

825.16
2122
v.1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爰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有不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賢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考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口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



31661 S00767

3279504 v.1

范忠宣公文集

藏書堂

世晚而謫。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
赴郡以家藏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
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
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
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
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
先生師友之益。發爲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
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
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求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
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
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鑰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

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
本於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闢域非淺丈夫
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於責
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
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
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
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
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
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相
位它日哲宗召公黃門從容爲解黃門謂公爲佛地位
中人章子愿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

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時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寤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邪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重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爲義存君親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貫其死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貶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寘新州於死之力

也汲公輩初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言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已爲怨讎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次寤恭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微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瞽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平倘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

既去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心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病早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紹世科實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先忠宣公國論彈事外有文集二十卷未曾版行零陵實謫居之地僅刊言行錄今史君沈公到闕奏事因過訪語及慨然欲得鋟木尚友前賢深所敬歎即以家藏本屬之仍附以國史本傳及李姑溪所述行狀且識歲月於後云嘉定辛未上巳日元姪孫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謹書

忠宣范公昭代之名臣耆德也作爲文章讀之使人起敬起慕然每以未見其全爲恨圻後次零陵己巳仲冬入覲過都得其元姪孫侍講司諫家藏全帙跪受以歸辛未莫春到郡靖惟零陵寔公舊寓之地自元符迄今餘百年邦人尚能言之且堂而思祠而視圻既得其文不敢祕因與同志精加訂正命工鋟梓以永其傳嘉定壬申元正日朝元大夫權知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吳興沈圻書於思范堂

視竊以元祐丞相忠宣范公之文行於世猶桑麻穀粟之於日用也百有餘年猶未盡見今中書舍人公以家藏集屬零陵守刊於郡齋而大參樓公爲之序引示學者以歸宿之地鉅公之惠天下後世渥矣士大夫於出處語嘿之際苟不以忠宣公之心爲心則其見是書也烏得無媿嘉定壬申六月既望承議郎權通判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永州事廖視再拜敬書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以太上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魯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君子謂之不朽嗚呼士君子一言之善猶足以詔後世而貽方來况夫功與德炳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乎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學有朝夕斂襟肅容起敬起慕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侍讀脩史紫微先生克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鈺板郡庠俾宗衛是正訛舛而又得今大參樓公爲序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繹此書佩服忠恕誠一之學屬厥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爲君子之歸此其用心廣大宏博可爲千百年不朽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清源陳宗衛再拜謹跋

范忠宣公集目錄首

文集二十卷

趙希弁讀書附志曰右范忠宣純仁之文也後三卷乃國史載公本傳及行狀公字堯夫中皇祐元年進士第再相元祐之間元符末自潁昌以大觀文中太一宮使召以疾不赴薨上覽遺表震悼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賜墓碑曰世濟忠直曾文昭公銘之四明樓鑰序其文別有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二十卷又在此文之外今原本同

陳氏曰丞相忠宣公吳郡范純仁堯夫撰文正公之次子也文正子四人長純佑尤俊有賢行早年

病廢以死富文忠志其墓近時禮部尚書名之柔者其四世孫也次純禮純粹皆顯用至大官

彈事五卷國論五卷今原本編奏議二卷

言行錄二十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其家所錄也今佚

總目

文集二十卷

宋樓鑰序 族孫之宗沈折廢視陳宗道跋

奏議二卷

遺文一卷

附奏獻侍郎遺文

附錄一卷

補編一卷

范侍郎公

奏議二十五卷

陳氏曰龍圖閣直學士范純粹德孺撰文正公之子也叔子純禮彝叟至尚書右丞純粹守邊有將材文正嘗謂仁得其忠禮得其靜粹得其畧其長子純佑天資尤英悟不幸病廢早世富文忠深惜之為作墓誌今奏議全本俱佚附編忠宣遺文共十九首

范忠宣公集目錄

卷第一

古賦

秋風吹汝水賦

喜雪賦

古詩

北遊寄崔象之

寄謝師直

陳東父示及新文

休心亭

累約舍弟純禮以職事未至

會師宰

久雨

道旁柵

遊漢川石橋

暑雨

寄友人

謁辛化光

留別洛中諸友

同成都尹吳仲庶運判韓持正會飲

寄趙大觀度支

秋意

題楊希元朝議南軒

和子駿

王安之朝議蛙樂軒

和君實病中子駿招

不往

君實南園飲罷留宿

二首

次韻景仁寄君實決

樂議之作

歷陽彭衙字明微棄

官養母築堂名曰壽燕取壽老燕安之義
得古人養志之道作詩以紀實

自警

自砥

次韻曼叔見寄

同王弱翁宿廣化寺

龍門行

梁睨之惠酒分餉張

伯常朝

和君實同年會作

和王微之同赴韓持國燕集

卷第二

律詩

早行

遊嵩山與王弱翁聯

句

賈文元生日

清輝閣

寒食日泛舟

贈師宰

送別

和韓侍中上巳日會興慶池二首

觀終南採冰

和江東運使韓子文

見寄

和韓子文題王摩詰

畫寒林

和毛維瞻郎中見寄

晚菊

和謝師厚見寄

和徐億郎中喜雪

謝師厚寄同黃塔魯

直唱和

和閻灝中秋賞月四

首

和聖美翟家原道中

之作

騎射

病起聞走馬宴同僚走筆戲呈席上

仲春寄二弟

酬羅道濟黃任道見

寄

僉判李太博靜勝軒

二首

和君實微雨書懷韻

寄伯康君實

寄伯康君實

酬安之罷赴真率會

和安之謝伯康君實

見訪

和文潞公席上

和安之喜雨

和范景仁蜀中寄牡

丹園

同張伯常會君實南

園

子駿君實約遊園遇

雨而止

子華相公同遊趙令

公園

和王端太中牡丹

和王太中遊洛述懷

和君實陪潞公子華

景仁宴集各一首

寄君實

寄王不疑朝議

喜雪

和張坊州

和微之湖亭席上見

贈

酬慶州五弟

寄二弟

目盲

謫居零陵

無書

覆舟

零陵重陽

零陵移居

零陵憶弟妹

零陵寄三弟五弟二首

送貫之兄被召爲御史三首

孔寧極先生拜官二首

龍門山二首

獨遊石巖寄諸友

寄香巖海僊上人

陳和叔遊龍門先歸

和王弱翁白沙道中

龍門馬上望雪

臨汝溫泉

與王弱翁遊龍門

許真君天誥

讀逸民傳寄孔寧極

先生

和曼叔閒書

又和早行

循吏

酷吏

聞鍛

和象之石磬

送賈春卿宰尉氏

赴鄭郎中宴集

卷第三

律詩

寄辛化光

和吳君平遊蔣山兼

呈王安國二首

和呂獻可江口見贈

和呂獻可牡丹

寄堯夫三首

呂海

和獻可龍峯寺見寄三首

和獻可丙午二月六日別臺中僚友

荆甘

充墨

寄曼叔

寄端老

和張統貫之同年

和韓侍中游興慶池

席上

和韓侍中垂蘿洞

和韓侍中上巳晚遊九曲池

和韓侍中春陰馬上
次韻韓侍中游興慶

池

和韓侍中登廣教院

閣

和韓侍中同賞牡丹

和孫曼叔北禪牡丹一蒂三花

和韓侍中西禪牡丹
和韓侍中初夏游興

慶池

與張靖學士遊華清

宮雍帥錢子飛端明以詩見寄次韻和

和吳仲庶龍圖西園海棠

贈眉陽致政程濬少卿

和吳仲庶遊禪樓大慈二寺

和吳仲庶上巳遊學射山

和吳仲庶晚春遊海雲

又和暮春蠶市

寄臨邛致政常郎中

寄持正都官按部嘉眉

以眉州綠荔枝寄吳仲庶有詩次韻

和吳仲庶江濱避暑 將出蜀次仲庶送行

詩韻敘別

寄李審言龍圖

酬張杲卿相公見招

和閻五秀才折海棠

見贈

宿州元太守北樓席

上

和吳伯脩洞霄宮

和滕中舍見寄

和李敷察推即席感

舊二首

送宋大卿歸澠上

和孔宗翰郎中見寄

和傅欽之見寄

和余周郎中見寄

章伯望郊居

和張掖侍郎見寄

金陵懷古二首

和元子發學士見寄

和王著作見寄

和李敷重九席上遣興

和謝師厚見寄

中秋賞月

和耿憲見贈

和徐侍郎柏枝甘露

和曹職方至日

和耿憲秘校喜雨

題李子高虞部園四首

和曹演甫中秋見懷

和閻灝屯田五十歲

元日感懷

和吳仲舉通判見贈

塞下追憶烏江之會寄李誠之待制

和閻灝重陽見贈二首

和曹演甫秋日見寄 王聖美太丞奉使西

來喜而有贈 和聖美觀騎士翫坡

和聖美壁間題 和聖美三全舖留題

蕃舞 觀疆人翫坡

和聖美華池感事 寄陳述古賓客萬壽

郎中二首

卷第四

律詩

和王定國見寄 和張伯常見寄

春日寄許州韓持國 和李康侯屯田見寄

韻二首 靈中池上

和管滂著作見寄韻 又和席上見寄韻

和任夔節推見寄 和王樂道西湖席上

和王定國見寄 病起和李康侯屯田

見寄 和郭昌朝寺丞見寄

二首 和王微之同持國泛

舟登樓 和鄭通議青州范公

泉 張揆侍郎讀書堂

和劉孝叔吏部見寄 和北都王宣徽贈覺

海大師 和黃康侯推官二首

以府會阻赴王安之招集次安之韻二首

和文太師真率會

上文潞公同甲會

送司馬伯康君實歸夏縣

潞國公生日

安之家庭甘結實三

首

子駿作真率會招安

之不至二首

八月十六日張伯常

見訪賞月四首

和子駿洛中書事

和君實姚黃玉玲瓏二品牡丹二首

元日分壺酒贈楊舜俞大卿

寄和浮光曹九章大夫

妙覺晚吟呈席上諸公

送伯常歸郢中

和韓子華相公同遊

王君貺園二首

和君實雨中即事二

首

君實邀遊南園雨止

子華相公應天院行香歸洛川

和君實南園獨酌三首

酬韓持國

牡丹二首

上巳泛舟酬子華相公

和文潞公歸洛賞花

文潞公謝事歸洛二

首

和子華陪文潞公宴

東田

效宮詞體上文太師

十絕

和子華遊韓王園懷

故園池蓮紅薇二首

再赴蒲津陪解梁張守安邑王宰遊靜林

贈張大夫

寄上文潞公

寄上子華相公

寄鮮于子駿西臺

和薛中散踏青詞

寄和子華相公賞梅

王園

題河中府名閭堂

寄題張運使先隴永慕亭

入河中府

謝張解州作名閭堂

記

秋日席上

遊寡阜廟二首

和韓持國見贈兼東

王微之

和持國

偶成

西湖四時四首

和微之以足疾不赴西湖賞雪

卷第五

律詩

挽詩附後

和持國贈微之

贈持國持國以瑞鵬

鵠歌之

和持國瑞鵬鵠詞

謝微之見贈

和持國光祿堂賞梅

兼寄彝叟德孺

奉寄西京玉汝相公

和持國聽琵琶二首

和持國謝見招遊湖

二首

和李微之正議

過洛謁文潞公游東田

送滕達道龍圖交代歸闕

秋晴思西湖寄韓少師

寄西京留守韓玉汝 九日遊西山開化埽

會柳溪示程憲 酬王定國

酬程定憲提刑 讀老杜憶弟詩寄二

弟 寄二弟

迎潞公再謝重事埽洛

送潞公遊河陽河清 洛花已開報潞公

贈蘄簞與潞公二首 病中寄太原韓玉汝

次韻持國謝送酒 龍門秋日上潞公二

首 三弟得告來完省

喜弟妹相聚 題潞公翰墨卷後

昔帥環慶爲部將所訟馮君學士被制鞠獄

而獲平反今相遇於洛

酬持國構具見訪之作

和劉公舒相訪二首 到漢東和張伯常六

首 神宗皇帝挽詩四首

慈聖光獻皇后挽詞二首

富相公挽詞五首 安州張大卿挽詞

首 張益孺學士挽詞

首 謝師厚挽詞三首

王安之朝議挽詞三首

程明道挽詞三首 司馬溫公挽詞三首



母清臣中散挽詞三首

盧通議挽詞三首

孫曼叔尚書挽詞三首

首

龍圖張公挽詞三首

鮮于諫議挽詞三首

申國太師呂公晦叔

挽詞三首

蜀公范公景仁挽詞

三首

李師中待制挽詞二

首

康國韓公子華挽詞

二首

李彥深哀詞二首

王樂道觀文挽詞三首

張揆龍圖挽詞三首

望日示康廣宏

原本在第十卷

司馬公詩序後康廣宏即司馬公五子名

卷第六

表

安州通判到任表

信陽軍謝上表

謝換朝散大夫直集賢院表

同天節進功德疏表

又

慰皇帝表

進南郊絹表

河中府謝上表

慶州謝上表

又

辭免天章閣待制表

又

賀立皇太子表

謝給事中表

又

謝對衣金帶表

又

謝賜萬年縣君冠被表

又

賀獲鬼章表

又

謝賜御書表

又

進節尚書論語表

穎昌府謝上表

謝賜詔書表

隨州乞致仕表

永州謝表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一宮使表

謝賜詔書銀合茶藥表

卷第七

表

謝賜銀絹宣醫表

謝歸穎昌私第表

謝賜國醫高章章服并批語表

乞致仕表

遺表

奏狀

辭免給事中兼侍講狀

謝牽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狀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乞免供職

狀

劄子

乞免吏部尚書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辭免樞密第一劄子

第三劄子

第三劄子

辭免密賜劄子

求退劄子

辭免右相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辭免大行太皇太后遺賜劄子

第二劄子

乞貶一小郡或閒局

差遣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乞罷相劄子

第二劄子

乞宮觀劄子

小貼子

第二劄子

乞宮觀第三劄子

乞國醫高章服色劄子

子

卷第八

啟狀

賀光州石郎中得替

荅門生改官啟

謝潘著作啟

謝王長官啟

回蔡州胡完夫史君啟

回時狀元啟

回王郎中

到京東監司赴西臺啟

到河中謝雍帥劉龍圖

謝延帥太尉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回同州知府朝請

謝陝州知府大夫

回新鳳翔知府范學士

回大寧知監張奉議

啟

到慶州謝兩府啟

左僕射

右僕射

右丞太中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樞密

副樞

賀左僕射蔡相公

賀右僕射中書韓相

公

賀樞密章通議

賀門下司馬侍郎

呂左丞光祿

回田總管黃走馬張機宜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回步軍苗太尉

賀秦州范龍圖

賀知河中府王待制

賀秦州吳待制赴闕

太原到任謝宰相執

政

回知鄭州陳龍圖

回延帥趙端明

西京韓相公賀冬

賀中書樞密劉相公

賀蘇右丞

簽書樞密王密學

回工部李侍郎

賀趙內翰

賀知定州許資政

回文太師

謝同知樞密院

又

卷第九

經解

進尚書解

卷第十

記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王尊道先生講堂記

序

司馬公詩序

完美集序

銘

布衾銘

鼎銘

青詞

祈雨

刑獄

禳謝

又

又

又

又

請死

疏

同天節功德疏

又

私忌疏文

慈聖周祥道場疏

又

奉旨詣河濱西海祈

福消災道場疏

神宗皇帝升遐功德

疏

又

坤成節疏文

又

坤成節開啟文

卷第十一

祭文

祭謝秘丞文

祭韓魏公文

與慶州官吏祭韓魏公文

祭廟文

脩文正祠堂祭文

祭廟文

祭終南太白湫文

祭呂虞部文

祭廟文

送太白湫水祭文

祭蔡資政文

祭監押劉供奉文

信陽軍脩鼓角門祭

文

祭張復禮提刑文

祭韓國富公文

祭河中宋司錄文

祭謝大夫文

祈雪祭文

祭程宗丞文

祭毋中散文

祭李運使太夫人文

祭閻朝議文

祭司馬溫公文

祭太中大夫司馬公

文

祭周朝散文

祭王中散文

祭正議大夫張昌言

祭文

祭康國韓公文

祭廣濟使君蔡承議文

祭申國司空呂公文

祭陳龍圖文

拜掃祭文

祭十九兄監簿文

祭鮮于子駿文

卷第十二

祭文

祭郭宣徽文

祭曹沂王文

祭蔡仲遠侍郎文

祭滕達道龍圖文

祭楚正叔待制文

祭司馬公休文

祭范蜀公文

祭傅侍郎文

祭張宣徽文

祭趙端明文

祭衡嶽文

告家廟文

祭王職方文

墓誌銘

秘書丞許君墓誌銘

觀察支使劉君墓誌

銘

比部杜君夫人崔氏

墓誌銘

許駕部墓誌銘

李水部墓誌銘

卷第十三

墓誌銘

范府君墓誌銘

蔡贊善墓誌銘

朝請大夫宋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謝公墓誌銘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部林侯墓誌銘

卷第十四

墓誌銘

朝議大夫王公墓誌銘

承議郎充秘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朝請大夫陳君墓誌銘

楊承事墓誌銘

銘

朝議大夫閻君墓誌

中散大夫王公墓誌

卷第十五

墓誌銘

司空康國韓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華州蘇君墓誌銘

尹判官墓誌銘

墓表

內殿承制閣門祗候衛君墓表

卷第十六

墓表

范大夫墓表

神道碑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神道碑銘

行狀

太中大夫充集英殿脩撰張公行狀

卷第十七

行狀

太師韓國公富公行狀

卷第十八

附錄

忠宣公國史本傳

范忠宣公行狀一

卷第十九

范忠宣公行狀二

卷第二十

范忠宣公行狀三

范忠宣公集目錄

范忠宣公集卷第一

古賦

秋風吹汝水賦

時作襄城宰汝州太守席上賦

歲作噩之窮秋兮策羸驂而獨征嗟旅懷之羈憤兮感時律之崢嶸遵汝流之縈紆兮背嵩峯之翠橫號霜風之僚慄兮肅天地而淒清獵葦葦于晚岸兮雜紅翠之搖旌脫林實於沙際兮浮瑣碎之秀瑩激回流之平迥兮蹙綃文之細輕涵夕照之演漾兮蕩澄潭之空明促東逝之滔滔兮方感概於余行縻王事以去留兮躋未安而遽更佩主人之眷勤兮服友生之意誠何會合之難久兮特離憂之易并儻丘園之可服兮將就濯其塵

行狀

太師韓國公富公行狀

卷第十八

附錄

忠宣公國史本傳

范忠宣公行狀一

卷第十九

范忠宣公行狀二

卷第二十

范忠宣公行狀三

范忠宣公集目錄

范忠宣公集卷第一

古賦

秋風吹汝水賦

時作襄城宰汝州太守席上賦

歲作噩之窮秋兮策羸驂而獨征嗟旅懷之羈憤兮感時律之崢嶸遵汝流之縈紆兮背嵩峯之翠橫號霜風之僚慄兮肅天地而淒清獵葭葦于晚岸兮雜紅翠之搖旌脫林實於沙際兮浮瑣碎之秀瑩激回流之平迥兮蹙綃文之細輕涵夕照之演漾兮蕩澄潭之空明促東逝之滔滔兮方感概於余行縻王事以去留兮躋未安而遽更佩主人之眷勤兮服友生之意誠何會合之難久兮特離憂之易并儻丘園之可服兮將就濯其塵

纓臻聖賢以相期兮惟道義之是營苟沒身以無愧兮亦奚事於成名

喜雪賦

余謫守於山城兮唯土瘠而民窮加農事之莽鹵兮仰雨暘之適中昧豐凶之迭有兮蓋天道猶張弓雖唐商之盛兮亦難恃乎全功賴睿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風偶愆陽之微疹兮候甫涉乎季冬既四聰之旁達兮復親覽乎奏封詔禱祠於羣望兮戒守牧以稠重邁成湯之憂民兮軫淵衷而有忭宜小臣之承命兮增惕懼而虔恭豈人子之失職兮煩慈父而尸饗走名山以展祀兮忘崖巖而谷穹致帝命之丁寧兮爰震起乎蟄龍矧聖人之先天兮固天心之所同降嘉雪於八紘兮與和氣而並充唯駿德之昭格兮方有變乎時雍寧止瑞于一朝兮獲麥黍之芄芄民既富而後教兮將神化之日隆當刑清而訟息兮士得委蛇而自公嗟一人之餘慶兮賚億兆以何豐

古詩

北遊寄崔象之

塵埃都門路羸馬復北首徘徊孤客心厭此行役久秋雲結層陰風葉下高柳解鞍止孤館斜雨入戶牖愁懷寫長川時運付杯酒回念宇宙間無一真我有功名聖賢事世味俗自厚行心弗愧天安俟傳不朽偶爲細故

牽還成浪奔走矧庇吾族繁折腰仰五斗營營百年內
此累難遽否田廬儻其完尚可歸老醜人事固莫定此
志誠不苟誦言成短章聊以告吾友

寄謝師直

去夏謁君時踏雨澗川路癯然泣相弔心苦別亦遽窮
愁但急急崢嶸歲還暮羈旅念友朋天寒感霜露孤懷
雜離憂紛亂疇可訴計我之官期迨君祥琴御邑館臨
通途車馬當迎還言笑釋所願此喜良可預欲致情抱
勤音書豈能敘

陳東父示及新文

世德鍾良士爽氣補清秋
文價伏時流近從計廷召暫爲梁苑遊
京都利名地趨謁先公侯
高情遠俗尚壯麗資冥揆
清尊破旅顏黃菊迎婦舟
佳藻盈大軸遺我蠲窮愁
正聲和羣心明珠炫雙眸
詞高不可繼惠重終可酬
愧君樂善懷行義愚當脩

休心亭

吾友明知士結廬汝水邊
名亭號休心休心師昔賢
將期一寸誠悠久如青天
我聞人最靈至性初純全
吉凶以情變善惡緣習遷
湍水決其防放蕩無由還
所以古聖師三絕窮韋編
曾子善守約孟軻養浩然
皆能保誠明千載光華傳
夫君真其徒墳史尤精研
恬然安粹靈外慮何由牽
進退固有道用舍豈必專
丘疾不俟禱類

樂無窮年寧同避俗者身迹空拘攣

累約舍弟純禮以職事未至

落葉猶同飛寒鳥猶竝枝我汝獨何負不得長相隨偶
爲細累拘跬步成天涯後日更遠適會合信難期尚願
家國寧且作干日離悠悠百年間幾別顏即衰從宦非
我志功名徒自欺誰言干寸祿坐使手足違逐末背本
心得一萬已遺我汝粗有識此事良同悲安得長洲田
清水稻百畦將汝入故廬親戚坐成圍幼弟就文史長
兄近矻鑿孝謹奉諸宗祭祀潔四時此外逐風月對酌
白酒卮畢世爲善人不負生育慈斯志儻未遂終爲路
人嗤

會師宰

憶昨相逢際風喧洛城春芳菲供愁眼衣袂借京塵艱
難各之適會合寧逡巡君歸來何時我約赴無因

嘗許往
謁師厚

自此還相望渴臆生埃塵晚歲留故丘山村寂無隣落
日送樵牧蒼烟起荆榛季弟自城至開顏慰天倫遽言
長者車相過止來晨茲遇出意表俟迎屢冠巾寒途馬
歷歷幽靡犬信信野夫競走報似能喜佳賓空堂揖顏
色和氣相氤氳開尊共燈燭笑語何諄諄朝遊禹門寺
暮歷清伊濱危龕儼金像遠波舒翠鱗石樓最清絕就
宿同凋茵灘聲夜逾急天然謝韶鈞閒淡盡物理至樂
還天真人生足羈束此會尤難頻所期道義心白首長

相親

久雨

季夏德陽盛炎赫恢洪鑑依然積陰來直掩造化樞蒸
雲滿乾坤澍雨傾江湖晝夜不停灑動植寧得蘇深虞
墊地軸遂恐沈日車火官弛權綱朱鳥憂沾濡薰風阜
民物反逢怒飈驅川盈浩無津龍卧埋深淤晦霧擁城
門驚瀾起康衢雖經禹力勤尚畏赤子魚叢蘭委泥滓
祥木掩蒿蕪罅漏生廣廈浸淫矧吾廬濕蘚上明鏡蠹
腐盈縑書牆茨漸衣繡網蟲競纓珠螺蚓恣緣繞蛙黽
爭謹呼幽人志自苦陰處情難舒憂頽詎安席避溺思
乘桴安得赤帝悟却使政令敷盡屏沴侵昏大明升震

隅六合仰清光九州免淪胥四序各有主一物長歡娛

道旁柵

鱗鱗田邊柵意欲全嘉禾不念大道隳輪蹄苦難過還
來踐旁畝害稼良愈多願以樹柵心治道夸險坡行子
得坦途羈旅遠詆訶芘芘滿隴翠誰冒蹊田科

游漢川石橋

英山富泉石翠巖吹清漣近可杖屨及寂無市井喧良
辰惜虛過幽尋忍空還幸接鴻鴈序愧在驂騑前一徑
入嵐靄遍野皆蘭荃洗耳慕潁曲散髮非伊川芳意動
宿楚暖脈通幽泉遙源發何所積流浩成淵斷岸矗蒼
壁澄瀛印晴天人稀石有約村遠魚無筌初開臘甕酒

乍減春衣絲風光入霄詠暄和臨禁煙柔莎當茵席輕
漪泛觥船天日正清潤水雲共澄鮮靈苗恣采擷古跡
皆窮研高會屏紛雜野具無葷羶繁英落如糝幽禽語
如絃嫩香小杏肥深碧新荷圓游鯈忽上下戲蝶時翻
翻芳樹蔭坐釣平石醒醉眠共得真隱趣勿爲豪華傳
滿目是圖画在處皆潺湲春風拂端袂暮景生吟鞭恨
不見山月月曉山南邊

暑雨

暑候積隆曠驕陽變重陰朱靈弛網權蒸鬱資霖淫驚
聲遽洶洶密脚羅森森階除垂玉雷朝暮無停音脩虹
掛明帶奔雲仆危岑雷電收震耀曦光久潛沈老火不
復炎淒颼迓柔金大道瀉溪壑窮巷多汗涔朝泥沈羸
屐夜氣凌疎衾腐耳帖朱檻美實墮青林蛙黽生意氣
螻蚓相謳吟嘉穀失耘耨坐忍萊莠侵白屋生罅漏工
女停機紆庭圃亦蕪蔓誰能辨蔓苓長夏方長養漸漬
所不禁伊予抱最靈咨戚何由惜安得排九閭感激露
至忱訴帝求陽明咄嗟破凝澆薰風阜萬物復將歌舜
琴天高不可達耿耿徒此心

寄友人

時君養多士本欲康生民服章與奉祿豈但榮其身士
昔志於學寧曰利欲親得位以行道脩己將安人夫君
青雲姿文行尤彬彬明主親選士往作諸侯賓茲義雅

所尚有懷竝松筠當令千載間炯炯尊儒紳

謁辛化光

濃陰結秋意疎林嘯松聲時節感壯懷挈酒慰友生友
生冰玉士節行映古清十五簪儒冠四十無華纓家貧
道彌富身困譽益榮殷勤數賓侶足趨顏巷輕高齋面
幽圃脩筠擁軒楹班班寒露叢竟吐籬下英食具簡且
潔盤蔬亦晶明飲適言笑和至樂不亂情郁然蘭芷芬
薰灼通心誠因嗟朝市間利欲空自兵

留別洛中諸友

少孤多旅遊解驂幸吾里親友皆賢豪相逢有餘喜世
事如浮雲離合寧暫止酒罷予其東幽蹤逐伊水

同成都尹吳仲庶運判韓持正會飲

宦遊鮮寧居未定即奔走踰年官岷峨較昔已云久所
喜風物繁聯職多舊友平生道義心相期各白首公餘
事招尋談笑共尊酒時方積雨歇涼氣生戶牖紅藥照
平池蒼烟羃高柳清歡正蕭散離思已紛糾後遇復何
鄉此樂能再不念初撫遐氓力薄顏亦厚飽歷風波危
僅脫虎狼口何當掛塵冠杖屨醉林藪俯仰適所願榮
利亦何有世故浩難必逍遙慕莊叟

寄趙大觀度支

上天生賢傑有意康斯民六十不大用徒勞何足云堂
堂趙夫子德與往哲隣嘗冠獬豸冠血面嬰龍鱗身輕

秋葉危大典虞湮淪予時忝同僚附驥願亦伸自爾均
出處荏苒十四春不肖罷蜀使迂謬衆所曠君獨憐其
心撫勞意益親特枉廉按車再宿驂行塵愧無管氏才
蒙此鮑叔仁蒼皇摻袂去分老江湖濱前年易邊麾揖
君東都門君方領部使迎遇謂可頻不作旬決別各走
西征輪後前數舍間音旨徒相聞到官但引領莫覲基
與中道大果難合稅免寧遠巡投劾勇自丐就養歸丘
樊君志固爲得我懷誰與論命駕適千里茲義古所敦
有守念繫匏空望南山雲

秋意

日躔回南陸炎氣徹厚地鬱蒸堆火雲飄雨良快意關
穴蟪蛄鳴濕翼玄蟬墜潛陰生早涼熇暑不得熾羈懷
感時節撫事增愁思倦遊老將至歸興勞夢寐

題楊希元朝議南軒

卜居俯澗瀝開軒面嵩洛迴占西都勝高據北邙脚千
門凝紫烟羣峯參碧落神皇夢回抱天闕誰開鑿朝陽
麗金碧半空橫殿閣灘聲夜潺湲雲氣暮慘錯春花敷
爛錦夏木成翠幄三川披畫圖八極開絳幕曾無登涉
勤坐享仁智樂主人富才識大隱當城郭早解郡印還
勇脫官檢縛清心對萬景真趣絕外錄可笑學神僊妄
意向寥廓

和子駿

夏木擁高陰微風蕩輕靄開軒延衆賓置榻臨爽塏清
談析妙理塵臆滌煩毒至樂從中來外物亦何待頻登
君子堂道義庶無餒

王安之朝議蛙樂軒

羣響本無異悲歎由感懷蛙鳴得其所人樂與之偕既
泯物我念寧煩絲竹諧誰能同此適應亦少朋儕

和君實病中子駿招不至

君子固無患雖有亦何病公偶無妄疾居養仁者靜懷
賢本心服非由譽望盛庶以德義風化此愚蒙性欣陪
杖屨遊晨夕不爲併暫阻如三秋斯言猶未稱屢詎期
勿藥敢怠走門徑

君實南園飲罷留宿二首

間從長者車名園宴初闕佳賓薄暮散歸鞍帶明月珠
玉良有德芝蘭香不絕夜久卧北窻魂夢亦清潔
繁花錦鬪鮮好鳥歌無闕逍遙涉其間豈獨娛歲月脩
竹色常佳清流不絕客散掩幽扉圓蟾正明潔

次韻景仁寄君實決樂議之作

餘生苦多難所向招詆闕前年失二子悲腸劇剗剗悻
冤念職守憂患何瀾漫叫閤輒自陳聞者爲辛酸朝恩
俯從欲幸忝留司官薄廩需甌釜尚愧遠祖丹西都多
巨公賢哲羅衣冠親炙挹高義朝夕陪清歡葭葭倚白
玉蟻蛭對層巒肴羞屢陳列桃李煩

鑽通作

翰林壺

冰潔祕殿朱繩端遠識固莫測確論宜不刊立行皆表
的析理亡髀髓從容及議樂辯論生酒闌相圍衆如堵
楚戰喘旁觀辭鋒奮銛利學海纓波瀾解帶拒班輸登
壇劫齊相焚舟却魏武火牛快田單守義若據險持說
侔執干當仁不相讓食馬幾及肝聽者如餒人得味皆
珍餐折衷無聖師簡編闕且殘誰能置輕重愈見制作
難兩家難未解宜僚徒弄丸辨璞待炎火知松須歲寒
善教已乃孚大器久始完人雖不我合留俾後世看行
道匪疆聒賢蘊寧遽殫用舍繫所逢明哲固能安樂天
復知命願養資廣胖

歷陽彭衛字明微棄官養母築堂名曰壽燕

取壽老燕安之義得古人養志之道作詩
以紀實

養親不擇祿昔有仕爲貧唯有席先疇足以供昏晨超
然舍祿位一志親耕耘既無王事鹽亦免費用勤雞豚
畜以時梁稻盈倉困處身但清約甘旨極鮮珍堂上垂
素髮含飴弄兒孫綵服不離膝終日常欣欣園中復構
室花竹圍四隣窻戶儼羅列開闔隨寒溫慈顏縱遊適
日涉不爲頻雅當壽燕名安康保靈椿門多長者車間
可延嘉賓講道資朋友德譽日以新孝誠動金石豈獨
化鄉粉顯揚久益大聖世求忠臣

自警

憶昔爲小官位卑職易營朋知喜其勤民口亦見稱中
間忝臺諫已覺言難行然賴識者恕尚謂無敬傾數年
忽遭遇用大過其能名虛稱不實任重力難勝具瞻不
可欺舉動招譏評士論固不與自知亦甚明祿厚難報
荅徒滋驕侈萌子孫忘艱難服用饒夸矜清白素風滅
冗長浮費增親舊多責望厚薄貽怨憎貧賤勝富貴古
語信可憑請病蒙罷免方幸憂責輕俄復統一道撫民
帥邊兵寇狂適偃蹇民疲未蘇醒勝負繫司命休戚及
羣民細務委將佐大事稟朝廷所稟有違從委擇有不
精差失雖毫釐致敗或丘陵殞身何足道誤國玷家聲
可不常惕懼臨淵履春冰庶幾免危溢書此爲心銘

自砥

人有好勝心當以善勝惡豈宜執人我與彼較強弱所
得無毫釐所失已山嶽事過徒自悔駟馬追不却况臨
衰暮年事尤資審度如人行遠道日暮將憇泊遵途益
須慎勿使趨向錯逆境是吾師苦口多良藥豈止人難
欺將爲鬼所嗾有病在速治姑以自砥灼

次韻曼叔見寄

予生三十愚且蠢樂善自許人難雙前年杞城拜夫子
似處幽郭逢明缸交情期與道義久第愧蟻蛭臨崆峒
兵廚得酒不自飲攜挈過我盈尊缸追遊頗縱山水樂
涼風皓月臨溪缸長歌高嘯助清景微曙未肯回解纜

別來節物皆一換秋風慘慄陵疎牕韓庵幽蓮墮紅粉
崔榭密竹森雲幢過從往往臻靜默兀坐終日如枯椿
得君新詩成杼軸目未窮紙心先降指摘萬象無不到
發慮百中如甘逢接情引思勉欲和賦溜豈合追湍瀧
念君懷道滯山邑誰者肉食居高龐龐高屋也方今明聖締
堂構采拔材榦恢鴻厖長松偃蹇卧澗谷梓匠誰與來
扶扛入登明堂柱九室氣象凜凜尊家邦復使天下貴
儒術頌聲千載長錚淙

同王弱翁宿廣化寺

能知真樂唯吾曹聲利外物誠無僥深山窮谷苟遂性
膚體不厭常枯焦况如佳景擅天巧會與仁友相追邀

龍門伊洛古今勝蒼巖翠壁雙岩堯疏鑿宛見神禹迹
懷襄既乂熙堯朝千龕萬宇變佛室鐘磬梵唄何喧囂
唐僧無畏號神雋當時聲勢尤翹翹開山撥壤盡奇秀
樓殿勢若風中飄高堯垂空插雲翼連閣跨路馳星橋
深沈神物潛擁護顯敞燕雀如矜驕接奇選勝幸避日
禪堂解榻眠清宵灘聲蕭蕭雜羣籟天真不啻聞咸韶
陵晨攜策度翠嶽竹溪深處從僧招融融朝暉射巖谷
雜花爛熳紅欲燒令人即欲置萬累百年盡向遊中消
乃知神僊有窟室我意已欲陵煙霄

龍門行

皇圖經野臨中天北有大河南陸渾陸渾之下伊之源

直走闔塞侵山根此山不斷亘坤軸逆爲汝海波濤翻
忽焉天意有不測臨開峽口流如吞長波萬練卷空過
貫都會洛風霆奔崖岸相嵌竦天闕此號鑿龍爲禹門
石道盤紆入幽邃杉松隱映皆祇園下窺朝市但塵土
不與人世同蹶喧天章閣老真相嗣詔委北陲嚴國藩
前驕驅弩聊盤栢憑高置酒臨巖軒是月嘉平臘將盡
春風料峭煙霾昏圭陰表日景漸正玉沙透水波先溫
杳杳端闈照宸極壯以峻函周轅轅超然宴覽動咨歎
坐預國論慚冥煩乃知公旦卜洛意根本繫時亡與存
法宮在今宜有制上憲太微尊至尊乘杓布政朝萬玉
莫如洛宅當乾坤三陵氣象貫星野慶雲祚百雲來孫

豈唯設險御諸夏亦以捍患安元元爲於可爲事乃濟
器大重遷咸有言賤臣幽退冒及此願對上前圖籍論

梁貺之惠酒分餉張伯常朝議

祝之時
爲此州

黃衣健卒肩乘壺口傳好語無緘書爲言八使致新釀
赤泥翠籠來兵廚軫予官冷乏斟酌補助不足均贏餘
殷勤拜貺興不淺對月開滕露華滿金波瀉出紫玉甌
珠光飛入琉璃醖獨酌雖甘少遺味懷友思賢動深意
走送城西詩酒家珠玉琅琅發清思李白一斗詩百篇
劉伶一石高七賢吏部興來卧甕邊賀公眼花并底眠
乃知醉鄉路安穩華胥有國無圻畛願君愷樂游其間
千秋萬歲歡難泯

和君實同年會作

詩酒相娛誠得策洛社當年有牛白况公同榜三四君
從宦天涯久相隔一朝把酒對春風餘花紅白猶堪摘
不鄙賤生年輩晚招延亦預尊前客清歡盡日信忘形
醉舞狂歌不知拍

和王微之赴韓持國燕集

潁川太守無羈束爲政課早纔第六里中耆舊六七翁
漸聞勇退皆高躅獨愧衰疲掌民社謾擁熊軒駕丹轂
身病何由安百姓才薄豈當尸厚祿巧匠居旁只坐觀
老手真能袖間縮唯有迥從相愛心青松不肯更寒燠
韓公開宴坐高堂帳密垂紅窻綺綠簾深不散玉爐香
夜長屢剪銅盤燭從容談笑雜笙歌爛熳肴烝兼海陸
翩翩舞態學鶯鳴嘹唳龍吟出橫竹與公進退晚相同
曾共憂勤參大麓酒量從茲減壯年豈復長鯨吞百谷
與來猶勉奉公歡金尊未醕先頽玉且同萬物樂時康
况慕諸君知止足

范忠宣公集卷第一

范忠宣公集卷第二

律詩

早行

夙駕冒輕寒身勞意自閒鳴雞起遙墅殘月滿空山水
落灘沙白林稀落葉殷東方上朝旭始免畏途難

遊嵩山與王弱翁聯句

靈境中天秀

辟疆

雄名古到今位尊朝列嶽

純仁

勢重壓

千岑靜鎖神僊宅

辟疆

高盤宇宙心孤棱標日月

純仁絕

仞倚戈鐔彩棟靈祠邃

辟疆

層壇淨刹深民祈傳覲語

仁國祀致君枕碑古苔生字

辟疆

堂虛畫靈金山呼曾薦

壽

純仁

神降即爲霖事怪塗山石

辟疆

形端玉女砧

范忠宣公集卷第二

律詩

早行

夙駕冒輕寒身勞意自閒鳴雞起遙墅殘月滿空山水
落灘沙白林稀落葉殷東方上朝旭始免畏途難

遊嵩山與王弱翁聯句

靈境中天秀

辟疆

雄名古到今位尊朝列嶽

純仁

勢重壓

千岑靜鎖神僊宅

辟疆

高盤宇宙心孤棱標日月

純仁絕

仞倚戈鐔彩棟靈祠邃

辟疆

層壇淨刹深民祈傳覲語

純仁

仁國祀致君枕碑古苔生字

辟疆

堂虛畫靈金山呼曾薦

壽

純仁

神降即為霖事怪塗山石

辟疆

形端玉女砧

峯巒排翠玉純仁灘瀨漱鳴琴蕙帳人誰繼辟疆金泥迹

可尋唐經藏寶妙純仁魏殿想鑾音會善寺魏文帝離宮雲作他方雨

辟疆松連別院陰谷泉長浸斗純仁山有七星泉頂路欲捫參探穴

寬潛動辟疆捫蘿力不禁箕熊分蟻垤純仁伊洛認蹄涔

鳥道樵夫去辟疆龍潭驛使臨衆僊停羽駕純仁頂有仙壇昔帝

儼宸襟山有玄宗御容選勝先看記辟疆乘危可作箴天門開四極

純仁山有東西二天門樹品冠雙林少林有則天三品松五品槐靈藥看苗劇辟疆香醪

挈榼斟道宮庭不掃純仁學館突無黔山有書院穞麥風搖浪

辟疆溪淙石聳簪雜花春爛熳純仁老木夜蕭森夕照河

光接辟疆晴嵐塔影侵深崖藏積雪純仁虛壑響幽禽溪

月寒登霽辟疆巖烟暮杳沈寺橋橫蜻蝀純仁禪磬擊瓊

琳拂壁題新字辟疆逢僧舉舊吟疲驂何處解純仁高閣

在崎嶇辟疆

賈文元生日詩爲侍中

寶運興王國真賢降帝庭乾坤深毓粹河嶽共儲靈慶

澤貽謀遠光華變世丁精心該古學夷步涉僊局虎變

騰彪蔚鵬飛絕竊冥曠占渭濱兆夢肖傳巖形姬旦興

周典桓榮授漢經四聰延放沃百辟仰儀刑金節臨全

魏天聲震北溟仁恩宣雨露威令肅風霆玉壘兼前好

黃樞冠舊廳出封仍袞職開國直龍廷樂育先儒學憂

勤察訟圖談賓延白屋衛劍匣青萍體貌師臣貴功名

史筆青朝廷方倚重民物僉圖寧大廈容棲翼共鍾謝

寸莛徒能繼輿頌傾意祝遐齡

清輝閣

使寄東南重提封舊國雄江山端漢節棟宇壓吳宮隱
几羣峯近穿梧一徑通竹陰搖檻翠橋影落溪紅響迸
荷心雨涼生水面風澄清多暇日尊酒喜時同

寒食日泛舟

合友逢佳節攜尊泛碧流溪風銷酒力煙樹入春愁羣
鴨開波練疏雲透月鈞平生懷古意最羨五湖游

贈師宰

君來寧素約我至自殊因義重緣應合心親見亦頻十
年無齟齬一遇有逡巡他日林丘去須爲白首親

送別

小雨郊原淨輕風生早涼歌聲散離思酒力壯悲腸默
計去程遠預知宵夢長鄉關足清賞一一寄詩章

和韓侍中上巳日會興慶池二首

波漲朱闌外山明綺席前画橈飛彩鷁紅旆照清連東
閣隨開府佳賓盡謫僊夕陽歸騎外芳草綠絲絲
故隄高柳綠毵毵花萼遺基映柳南啼鳥解招遊客醉
落花時有戲魚銜舟移羅綺添春色山破雲烟出曉嵐
後會陪公應更樂行看廟勝掃妖欂

觀終南採冰

凝結自太古蒼崖潛閤深炎蒸當六月皎潔正千尋金

益通珠液青蠅避玉礎焦勞方旰昃聊可沃君心

和江東運使韓子文見寄

歲寒君子意窮達見情均多謝江南信偏憐澤畔人明珠驚照夜寒谷頓生春白首論交地須看管鮑親

和韓子文題王摩詰畫寒林

摩詰傳遺跡家藏久自奇高人不復見絕藝更誰師木石生寒早煙雲結雨遲筆端窮造化聊可敵君詩

和毛維瞻郎中見寄

高賢煩出使妙策蓋從中紅旆臨江浦牙檣列岸楓頌條蘇舊俗弔古訪遺宮令信遺文簡刑平獄戶空九重天眷異千里物情通誠面烟波際論心氣類同斷金捐

吟域倚玉愧蒿蓬別思知何似秋雲日夜東

晚菊

幽叢有佳色不必趁時開冷豔霜仍借清香蝶自來晚芳情愈重醉賞可先回且伴芝蘭秀休嗟慕景頽

和謝師厚見寄

拙宦身何補謀生術不高履霜慚踐屐察俗念同袍獨鶴寒先警哀猿夜更號淒風獵蕙濃露濕蓬蒿故國荒三徑南冠數二毛使軺違右蜀賢里隔西豪吾友真時傑斯文敵楚騷一官曾共守多難適聯遭諷詠餐忘味賸酬夜費膏倦禽慵擇木涸鮒羨游濠交分窮彌篤相思夢亦勞未能拋假綬何計理行篋老去情難展憂

來首獨搔書勤空繫鴈河廣詎容舸郡僻稀民政科繁
屬吏曹飯粳吹玉粒嘗蟹擘金螯治性親黃卷蠲愁仰
白醪任真傾肺腑共醉沃醕糟夕惕持新禁年凶減衆
邀光陰徒汨汨懷抱慎怵怵歸隱輸陶令參禪學李翱
因君破蒙滯遣興彊含毫

和徐億郎中喜雪

君思猶視後喜雪驗時和山峙崑兼閩江迷汜與
沱圓糴花關巧林亞玉相摩立壑平無異蕭蘭惠不頗
野催農務急客醉酒家多裂素思團扇吹毛想太阿流
風疑漢舞黃竹詠周歌煙冷漁村遠表虜獵騎過穀登
期歲稔人樂免天瘡會待晴宵賞寒光混月波

謝師厚寄同黃堦魯直唱和

忽得穰郊信翛然病魄醒懷賢心獨在感舊涕偏零南
斗占神劍西豪聚德星卧龍看復起失馬顧曾經冰玉
清相照芝蘭遠更馨羸官應念我白首候戎亭

和闔灝中秋賞月四首

中秋氣清肅况復在邊庭月吐孤輪迴天開六幕青輝
盈疑白晝明極掩常星此夕鄉關思胡笳莫細聽
張筵賞秋月簫鼓沸公庭光泛露逾白輪高天更青遮
藏三讓客牢落庶民星節去人隨老杯行我但聽
萬里邊城月清輝徹北庭沙伴霜霰白圓失蕙蘭青影
亂林飾玉光長隙透星南飛有婦鴈羨爾故先聽

浮雲收絕塞金鑑躍天庭但願冰輪瑩何煩桂影青溪
心如瀉練杯面若涵星曩昔開元曲何人可復聽

和聖美翟家原道中之作

曉烟浮水白晴日透霞紅屈曲嶺頭路蕭條旗脚風主
恩覃塞外賢業滿胷中始信人聲遠歡迎到處同

騎射

雄兒矜絕藝勇氣厭天驕振臂聯驅馬縱身仰射雕回
旋驚電電奔突出塵囂武備并文教均脩是我朝

病起聞走馬宴同僚走筆戲呈席上

平日倦仍衰那堪更病羸賓僚聞燕集冠蓋阻追隨歌
筵宜嘉賞觥觴莫苦辭酒深緣意厚但看樂天詩

白公詩
云客知

生意厚分
數隨口加

仲春寄二弟

春鴈來時節飛鳴各有行弟兄俱遠宦秦楚久相望尊
席唯他士鶯花似故鄉何時遂歸計共醉湓湖旁

酬羅道濟黃任道見寄

明時頗得罪出處愧朝行音問通猶懶賡酬况敢望諸
公憐舊物遷客慣他鄉懷抱隨新月遙依紫塞旁

簽判李大博靜勝軒二首

開軒納清景爲吏似閒居佳客迹頻到主人心自虛琴
尊良有助時命固無如喧靜何能必中恬樂有餘

題軒名靜勝靜勝理何深自得歸根趣寧存較物心雜

花隨節候疊嶂互晴陰終日對圖畫應無塵慮侵

和君實微雨書懷韻

老畏風光速閒知日晷添惜春逢雨急病酒與愁兼採
榮蜂須溼銜泥燕背黏水聲淙曲沼花氣遞疎簾墜絮
柔鋪徑高梧翠倚簷清伊照牕碧少室插雲尖老蔓蛇
難蟄殘紅火不炎邀朋擬白社取友盡蒼髯僕具雖真
率賓儀去謹嚴主公紆繡袞詞伯玩書籤君實方條書陶冶恩
唯舊葭莖契偶露君實尊崇儲峻嶽高潔仰孤蟾社稷
勳無敵軻雄學不厭威聲傳異域名姓到窮閭賓主均
歡愛鄉閭化靜恬應憐孤客志粗守小官廉飢賴監河
粟貧無遺盜嫌清朝慚祿薄豐歲喜魚占識暗妨時用

心愚以古潛狂敢忘時首醉眼怯青帘東閣容疎放西
都慰佇瞻晴詩常愧拙負亦固非謙久玷題評末深蒙
道義漸虛舟不復繫所向可無嫌

寄伯康君實

平生親友分偏向二難深但念相從樂應知別後心西
牕棊罷弈南園逕慵尋不奈懷賢意香醪獨滿斟

寄伯康君實

明月照分袂離魂曾黯然禪公歸故里詞伯約新年松
竹荒三徑金蘭憶二賢向風無限意書札豈能宣

酬安之罷赴真率會

席上多佳客非君衆不怡詩詞雖有激誠意在相思朋

舊難疎間年齡合養願何如兩俱便快出莫推辭

和安之謝伯康君實見訪

矜壽當安逸炎蒸倦往還二難俱命駕三選始開關清
論應更僕新詩特解頰冥冥雙鴈序爲吏下雲間

和文潞公席上

夏木清陰合公當雅燕開前軒鳴脆管密席列英才坐
久風逾快歡多目易頽膺門榮一顧孫閣愧常陪繞客
燒銀燭垂蓮鬪玉杯醉歸應倒載遠勝習家回

和安之喜雨

驕陽逢密雨歲事可遙占灑涼甚喜通宵滴未嫌渠
淙鳴玉佩簷逗水精簾草木俱生念箱望已添炎蒸

俄盡滌秋意忽相兼稍霽循幽圃重尋晚筍尖

和范景仁蜀中寄牡丹圖

牡丹開蜀圃盈尺莫如今妍麗色殊衆栽培功信深矜
夸傳萬里圖寫費千金難就朱欄賞徒搖遠客心

同張伯常會君實南園

幽圃多清致人賢樂有餘游心同藝苑歸興若田廬畦
廣容栽藥門扃爲著書築臺占嶽頂鑿沼灑伊渠庵做
盧仝屋坊隣白傅居拂牀留倦客種竹蔭游魚弄水衣
襟溼遵流酒酸徐園翁名草木山鳥戲階除密席延商
皓高風適漢城西老詩伯獨免醉登車

子駿君實約遊園遇雨而止

不盡陪從樂端居若絆羈雨方添草色寒更展花期舉
目紅芳阻搔頭素髮垂清尊難獨酌終日起相思

子華相公同遊趙令公園

相君行樂處繁盛故王家聲遠歌喧閣香濃酒泛花瑰
材扶廣廈美植列甘祖彊飲頻中聖回頭畏麴車

和王端太中牡丹

盈尺吐紅房春叢占上陽佳名過百品絕豔冠羣芳嫩
玉舒韶臉鮮霞避曉光楚妃殊衆色洛浦謝濃粧露重
珠如綴風回麝不香倦游稀愛賞得此浣愁腸

和王太中游洛述懷

乘春尋洛社不憚路岐長盈畹花如笑傾都客若狂山

林多寂寞朝市太奔忙不似安車老優游適四方

和君實陪潞公子華景仁宴集各一首

始終全盛美今古莫如公華袞加朱紱安車撤畫熊建
儲宗社計破賊廟堂功身退謀猷壯宜哉帝眷隆

再擁平陽節麟符守洛宮禮賢多孺子交政得裴公寬

簡宜民化歡游與俗同行看堪宰席致主詠南風

莎轅安車穩花簪醉帽紅還鄉慰多士入洛訪諸公覽
德如威鳳歸鞍若去鴻清規傳後學信道不談空

種竹盈軒翠栽花滿圃紅著書評百代守節避三公皎

潔升壇玉孤高漸陸鴻清名若嵩少萬仞亘長空

寄君實

西臺無吏責道義得親依過宿睽談益中懷已恨稀何
情堪久別無翼不能飛愚直相知少非公誰與歸

寄王不疑朝議

松筠宜歲晚冰雪照人清無限相從樂空添別後情官
期何日滿歸計未能成不起思予念輸君道眼明

喜雪

久暘逢臘雪酌酒動歡誠密勢迷城郭餘霏冒棟楹河
光平曳練嶽色遠堆瓊已報豐年瑞三登賀太平

和張坊州

詞場同際過郡政接循良珠玉篇章妙芝蘭氣味長褒
言如袞繡雅意戒鴟梁老格松千尺清文水一塘賡醅

停筆久降歎舉幡忙當宁神兼武開邊洮與湟再叨藩
寄重難報主恩滂憂職思承教何由到訟棠

和微之湖亭席上見贈

曾陪湖上醉

持國詩云西君贈麥翁存黨紅菊
迴舟太監醉蓮雨君謂微之與僕也

一別十秋風向老

相知少追歡舊德同花香來席上歌韻徹雲中美酒盈
尊綠新粧映燭紅清時宜共樂白雪和難工便合歸休
去荒田附郭東

醅慶州五弟

仲氏居青瑣予而各大州報君當盡節省已合回頭繼
述將何有榮華過即休相期知止足里社早同遊

寄二弟

一日如三歲離懷不可忘宦遊難會合衰老易悲傷原
上鶴飛急天邊鴈序長如何名利役白首遠相望

目盲

肝膽輸將竭因鍾兩目盲小冠希子夏令色恥丘明青
白何曾變紛華舊不爭幸回觀物志都作反身誠

謫居零陵

過盡瀟湘景冥行固不分烏羊殮可飲白酒飲能醺自
息登臨興因無出入勤靈妃曾鼓瑟信有尚堪聞

無書

患難人皆恤誰能絕信音寧忘問生死可是盡浮沈信
子情無矯知予咎自深嚴冬見松柏爲有歲寒心

覆舟

始駭舟衝簸顛風振厚坤濤聲如壞屋雨勢若翻盆力
援煩舟子驚號閔稚孫全家脫魚腹應有未招魂

零陵重陽

衰年逢素節自卧桂江東應有登高會其如摘埴翁捫
杯難舉酒嗅菊不知叢白首跼僧室無煩落帽風

零陵移居

不起移居念全因廢兩眸門閭俱莫辨隘陋亦何憂
鳥離巢遠盲龜待木浮平生安穩少蓋乏指身謀

零陵憶弟妹

感秋懷弟妹憔悴客瀟湘他日常星聚

昔年兄弟姊妹五
人常聚于許

衰年

隔鴈行既盲難引望垂老易悲傷安得騎鴻鵠高飛向
汝傍

零陵寄三弟五弟二首

勿起還鄉念囊空不易居田租收素薄官俸奪無餘顏
困嘗求米丘貧樂飯蔬

顏魯公爲刑部尚書乞米於大夫孔子曰朱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門啟新第懸馨是吾廬

勿起還鄉念人多故與親舊通鄉里意皆仰俸餘緡望

縱諸家息情須一飯伸誰能悠久坐白眼絕朋賓

昔蔡氏女已婦

居許下日費自廣皆里人所知須於安復隨鄰間置少生涯俟可倚如棠命下漸就遷居亦可耳

送賈之兄被召爲御史三首

御史得言天下事吾兄清直副明揚方當旒宸勤開納

肯使江湖勇退藏賢者慮時心欲破仁人致主策須長
朝廷寬大生靈急只在忠臣振紀綱

憶昔先門陟諫垣正人風采動朝端家聲宜有琳琅器
兄職今我擢豸冠臺閣繼登時所貴忠賢得用古來難
浮榮未必吾儒志會把功名竹帛看

艱禍龍鍾百指存共全餘齒賴依仁鶴原方顧飛鳴急
烏府俄聞拔擢新此別宦遊須異地從今教撫更何人
他年莫負鄉關約明月扁舟白酒醇

孔寧極先生拜官二首

聖朝旌德向丘園紫詔頒恩到葦門鄉老始知爲善貴
競相廉讓教兒孫

先生操術本真儒進退恬然與道俱寵至不驚高節在
豈顓虛譽激凡愚

龍門山二首

雲擁樓臺雪擁川親朋行望舉吟鞭煙龕萬疊凌花霰
坐見金人變玉僊

松筠深處訪潛溪唐相當年卜隱棲必竟主人歸不得
只教游客駐輪蹄

獨游石巖寄諸友

亂石巖空聳翠稜攀蘿尋勝逐溪聲愛山懷友情無限
日暮巖邊獨記名

寄香巖海德上人

穰鄧相逢已十年想懷風格鎮依然身同幻境融都寂
心得玄珠照自圓倚錫靜眠松下石煮茶閒試竹間泉
利名識盡情猶熟終羨吾師絕世緣

陳和叔游龍門光巖

玉峯環照碧伊寒樓閣參差四望間散騎從游皆故友
一川清景徹南山笑言迴出塵埃外心意都如物象閒
夫子宮居慣追賞故饒諸客獨先還

和王弱翁白沙道中

共驅羸馬躡寒蕪景色鮮明近洛都出谷流泉春更綠
隔林幽鳥暮相呼伊川舊賞疑朝夢少室重看勝畫圖
從此便窮山水樂相從應不厭崎嶇

龍門馬上望雪

山開曉色千峯玉草映寒光萬點瓊爲我春游添景物
不教桃李獨鮮明

臨汝溫泉

山前陰火煖靈源昔日曾臨萬乘尊歷盡興亡只如此
不隨時俗變寒溫

與王弱翁游龍門

誰知造化擘巍峩千古伊流向此過四面寒松擁香刹
兩崖蒼石束寒波身閒愈覺良朋貴詩拙翻羞好景多
宜向諸方縱蕭散明朝望洛下長坡

許真君天誥

至人脩練久能成此誥嘗聞降帝庭寶墨森森聳鸞鳳
訓詞一一在生靈既將道行蒙幽顯奚必僊蹤到杳冥
鶴駕雲輶非我覲祇期探履學真經

讀逸民傳寄孔寧極先生

漢法忠賢有不容遂持名節隱蒿蓬生靈莫見真儒效
爵祿多醜戰士功燕市終難若美璞魚羅安得挂飛鴻
聖朝高士優游甚自有行藏繼祖風

和曼叔閒書

夫子天資過我曹兩兼才德屬人豪不求近譽聲逾遠
能處卑官道益高豈止一同裁美錦直須萬俗被重袍
由來康濟吾儒事撫遍瘡痍莫厭勞

又和早行

拂曙征人各向方
乍明林野更青蒼
雲頭漏日開秋色
馬足蹴沙破曉霜
時事罕聞心愈靜
故人不見恨空長
憐君素愛還鄉樂
行役雖勞肯暫忘

循吏

王化由來起一同
盡由守宰致平隆
坐移風俗爲能政
勤撫生靈是至忠
四境肅清民害去
一方和樂主恩通
吾皇有德真堯舜
唯待諸君共理功

酷吏

虐吏天資害物深
斯民無恥歎刑淫
只憑豺虎貪殘意
肯順乾坤長養心
骨肉盡將成怨府
君親何以致薰琴
終逢族滅令人快
智者爲謀豈待箴

聞鍛

萬籟蕭然送夕曛
鍛聲相應互成文
高隨晚吹驚愁耳
清入霜空透暮雲
始訝僧魚敲曉石
靜如山木響秋斤
五兵若可爲農器
此韻千家不厭聞

和象之石磬

誰向西山選翠琳
中含太古自然音
昔逢虞帝來祥鳳
今與陶家伴素琴
清越乍敲脩竹裏
堅方真合哲人心
一鐫名姓將難朽
千載知君道德深

送賈春卿宰尉氏

侍中之子

相君勲業冠朝端
愛子猶居字俗官
道德相傳家有法

功名善繼古爲難
清平足使羣情化
談笑能令萬室安
千里遠途今日見
願當仁政勿盤桓

赴鄭郎中宴集

卧錦仙郎久卜居
滿床書史日康娛
邀朋欲走趨齋閣
不厭塵埃俗客無

范忠宣公集卷第二

范忠宣公集卷第三

律詩

寄辛化光

疎閒心蹟久相親
一別江城兩見春
身若孤鴻長暮侶
道非尺蠖敢求伸
優游歲月空尸祿
明潤溪山不染塵
尊酒從容皆勝景
欠君來作席中賓

和吳君平游蔣山兼呈王安國二首

十年游宦阻朋從
尊酒俄欣二友同
單父能名推子賤
襄陽高節愛龐公
六朝山色空陳迹
十里松聲正晚風
聯騎追攀不知暮
却嫌歸路入塵中

錢塘山色飽相從
復此登臨景物同
舊國池臺餘草碧

功名善繼古爲難
清平足使羣情化
談笑能令萬室安
千里遠途今日見
願當仁政勿盤桓

赴鄭郎中宴集

卧錦仙郎久卜居
滿床書史日康娛
邀朋欲走趨齋閣
不厭塵埃俗客無

范忠宣公集卷第二

范忠宣公集卷第三

律詩

寄辛化光

疎閒心蹟久相親
一別江城兩見春
身若孤鴻長暮侶
道非尺蠖敢求伸
優游歲月空尸祿
明潤溪山不染塵
尊酒從容皆勝景
欠君來作席中賓

和吳君平游蔣山兼呈王安國二首

十年游宦阻朋從
尊酒俄欣二友同
單父能名推子賤
襄陽高節愛龐公
六朝山色空陳迹
十里松聲正晚風
聯騎追攀不知暮
却嫌歸路入塵中

錢塘山色飽相從
復此登臨景物同
舊國池臺餘草碧

夕陽樓閣半山紅當時言笑如朝夢今日心顏盡老翁
終愛巖間坐禪客能將萬事付虛空

和呂獻可江口見贈

世閱俱承父祖風又叨宦契十年中棠陰代領諸侯印
棣萼更聯御史驄

先兄實之已嘗與公同爲御史

白首相期唯信道清朝連

貶爲輸忠駑駘詎合參騏驎應合心能報主同

和呂獻可牡丹

去年仁政與春來真賞曾蒙醉目回紅旆已隨芝檢去
滿欄芳意爲誰開

寄堯夫三首

呂誨

江頭五日艤輕舟欲去遲遲更自留日斷旌旗暮天闊

龍峯峯上倚層樓

去年同作南遷客今日更持刺史權推挽試知民吏意
無因談會向尊前

碧草茸茸照綠波暮春啼客興如何滄浪應有清潭處
羞見漁人鼓枻歌

和獻可龍峯寺見寄三首

驅車日日望行舟目斷風帆不可留獨有召公遺愛地
蒼山重疊滿晴樓

丹心自許齋明主百謫那能避貴權此道方今誰復問
望公須向古人前

忠臣多快姦臣憤天意人情可奈何安得臯夔能致主

早聞堯舜復賡歌

和獻可丙午二月六日別臺中僚友

感時情緒已難禁
况復懷賢恨愈深
鴉噪晚林催遠客
雲藏夕照弄輕陰
松筠自信凌霜操
葵藿長傾向日心
同志飄零山館寂
欲沽芳酒與誰斟

荆甘

品珍方重寄來難
長憶東吳把酒看
笠澤煙閑排錦樹
洞庭霜老摘金丸
清香先透筠籠細
甘液俄通玉齒寒
不學荔枝遺國恨
曾煩驛使到長安

充墨

誰羨長松製作勤
輕煤勻膩雜蘭薰
中疑玄石無纖翳
外若靈犀有密紋
溪石乍研浮紫翠
蜀牋試寫落烟雲
會將點畫傳青簡
千古忠邪爲爾分

寄曼叔

他年嘗苦見君難
每一相逢百倍歡
正值風煙遙化邑
敢期塵土共羸官
夜談往往驚晨曉
鼓樂飲時時解醉鞍
遊遍洛陽佳勝地
須將歸興暫盤桓

和張統貫之同年

同榜同僚是別緣
所存相近復相便
性情疎懶忘官檢
襟抱平夷學古賢
仁者才謀當濟物
吾曹名利久推天
須知白首相逢日
不失初心始自全

和韓侍中遊興慶池席上

出郊尤喜雨初晴洗出川原物象明樓影半藏高柳外
池光遙與綠萍平鷗馴長近朱闌戲民樂爭隨畫隼行
主禮自忘台鼎貴芳尊盡日許同傾

和韓侍中垂蘿洞

勝遊今屬相君家臺榭高開碧水涯森聳綠梧常映日
縈紆寒溜曲穿花藤牽柔蔓垂長帶竹引新萌走蝥蛇
下吏不辭栽醉弁却愁歸污繡茵車

和韓侍中上巳晚遊九曲池

前朝池閣盡塵埃登覽慚無弔古才舊物祇餘蒼石在
斷牆曾識翠輿來回環竹徑穿幽鳥寂寞茅簷覆故臺
游客靜觀興廢迹利名心息若寒灰

和韓侍中春陰馬上

三月芳菲欲暮天可堪零雨晝連絲潤催隴麥將籠節
寒阻春蠶趁早眠疎柳拂牆難結絮嫩苔鋪砌已成錢
牡丹只待晴陽照看吐新花一尺圓

次韻韓侍中遊興慶池

兩奉清歡到碧塘再遊無奈惜春光莎勻古岸添新綠
蝶遶殘花採舊香佳木引陰交翡翠疎林迸筍補篔簹
從容賞遍西園景化國偏知日月長

和韓侍中登廣教院閣

兩陪千騎叩禪關每聽高吟解客顏吉甫壯猶方北伐
謝公高興在東山僧軒深閉芳菲靜春晝初長鳥雀閒

游覽不知歸，遲晚火城看。逐隼旗還。

和韓侍中同賞牡丹

秦地春光似洛陽，牡丹名擅百花場。巧鍾絕豔羣芳後，高翦紅雲萬葉彊。露滿金盤看國色，風回綺席識天香。酒酣只欲盈簪戴，聊伴衰顏照玉觴。

和孫曼孫北禪牡丹一蒂三花

三花駢蒂吐芳叢，曲盡東皇造化功。疑是神山仙子會，霞衣鼎立馭輕風。

和韓侍中西禪牡丹

秦川花品似伊川，真賞應同上苑看。衆卉先收推國豔，五雲高吐學僊冠。烟苞添色資吟筆，露蕊霑香滿酒盤。勻壓春叢千萬朵，欲歸猶復遠朱欄。

和韓侍中初夏游興慶池

池邊喜逐綵旗行，初夏亭臺照水明。筠籜乍開春後綠，林梢長帶雨來聲。新荷獵獵香風遠，深洞沈沈晝景清。珍重相君憂國意，宴游終亦念農耕。

與張靖學士游華清宮雍帥錢子飛端明以

詩見寄次韻和

金節煌煌使輶華，清勝絕許陪遊東。來渭水晴光動，西望長安翠靄浮。休羨青山供秀句，好歸黃閣告嘉猷。憶公何處偏回首，身在朝元最上頭。

和吳仲庶龍圖西園海棠

丹葩翠葉競天濃蜂蝶翩翻弄暖風
濯雨正疑宮錦爛媚晴先奪曉霞紅
芳菲劍外從來勝歡賞天涯爲爾同
却想鄉關足塵土只應能見畫圖中

贈眉陽致政程濬少卿

清節高風世所推秋毫名宦肯徘徊
勇拋朝市無窮事笑指林泉獨自來
吟榻未移溪月上醉巾長拂野雲回
塵衣欲作登門客几杖何妨許暫陪

和吳仲庶遊碑樓大慈二寺

錦城寒食最繁華游騎翩翩雜鈿車
烟染翠行環郭柳波搖紅影隔江花
長年已覺春如夢遠客唯應醉是家
回首鄉關行樂地風光正好路岐賒

和吳仲庶上巳遊學射山

天涯春色蜀川多勝賞相從到薜蘿
遶郭烟蕪深似染隔林山鳥靜能歌
花邊密擁青絲蓋陌上輕馳白玉珂
察俗自知無遠術祇於民樂驗時和

和吳仲庶晚春遊海雲

東郊行樂冠西州古寺峇嶺翠嶺頭
化俗文翁傳豈弟尋山謝傅繼風流
天涯尊酒欣相遇劍外三春得共遊
雅興直須窮勝賞年光難使隙駒留

又和暮春蠶市

古祠幽邃錦城隈千騎權游宴席開
盡日風光隨綠旆一方民樂在春臺
江頭佛寺藏深竹郊外人家蔭綠槐

已奉更書催別緒肯辭清賞屢追陪

寄臨邛致政常郎中

東海拋官勇退時邦人留止任牽衣三朝報國丹心盡
萬里還鄉一棹歸身向清閒添壽考德因潛隱更光輝
常思把酒親高議何日單車遂扣扉

寄持正都官按部嘉眉

使者觀風過晚春逢山應暫祝征輪雲埋雪嶺鋪銀界
日射金仙照碧津千里謳謠民足食萬家水竹地無塵
未能結駟相從去簿領空嗟絆此身

以眉州綠荔枝寄吳仲庶有詩次韻

嘉川荔子著芳名攜從歸鞍到錦城馳驛幸無唐日貢
甘芹聊致野人情丹砂結顆藏膏露楮殼爲囊貯嫩瓊
京洛不須圖畫去得公佳句自分明

和仲庶江濱避暑

古祠清燕敞虛堂喬木森森晝景長池西雨來荷助響
席間風細篆生香烏紗傾側朋簪樂翠轂翩縱舞袖長
牽俗自嗟行役去阻陪千騎醉瑤觴

將出蜀次仲庶送行詩韻敘別

遠客親仁豈素期况陪文酒復經時自慚拙宦多遷逐
每歎良朋易別離白首馮唐空已老清秋宋玉不勝悲
仰公早展經綸志百辟方今待允釐

寄李審言龍圖

英風一別幾經年尊酒相逢意灑然欲報重知慚國士
喜同清議屬真賢武侯方屈南陽卧蕭相曾封漢水邊
好及新春頌惠化行藏吾道合推天

請張杲卿相公見招

先君同榜更何人教育偏蒙契義親孔氏繫匏暫滯迹
遼陽歸鶴羨閒身四朝盛事渾經眼千日濃醪好入脣
箕穎更無高放客只應梅柳爲公春

和閻五秀才折海棠見贈

蜀國海棠春最妍萬枝紅錦憶曾觀鄉人折贈情尤重
肯與羣花一等看

宿州元太守北樓席上

七月高樓暑氣回荷香細逐水風來翠蛾細袖歌聲遠
綠野蒼山醉眼開羈客秋懷追屈宋主人交義繼陳雷
他年林下相逢去詩酒何妨許重陪

和吳伯脩洞霄宮

三朝勤瘁不謀身今日官閒與道親紆組還鄉宜最樂
居山得祿未全貧性情有暇窮真理門館無權少俗賓
會待收蹤歸畎畝就君同醉洞天春

和滕中舍見寄

斬水分攜自昔時六年奔走困長岐人憐家世三朝舊
身在風波一葉危白髮星星驚歲月丹心皎皎仗朋知
林泉早晚歸休去廩祿無厭愧漏卮

和李數察推即席感舊二首

相逢同榜盛當年喜復君來對此筵花下莫辭頻把酒
月中曾是共登仙左遷還有癡官樂晚達何妨秀句傳
得失已看如塞馬苦心勞力亦徒然

一榜登科二十年江城偶得共盤筵鄭公雅喜中都職

鄭谷作都官
有詩自賀

梅福曾由邑吏僊

李兄自成
都拜幕官

白首相期情契厚素

風猶待子孫傳狂歌醉舞形骸外吾道從來况坦然

送宋大卿歸泚上

眉壽康寧位九卿人間五福最難并丹心報國冰霜潔
白首還家里社榮化日盡輸高世樂野雲應似出門情
淮淝美事傳千載何止孤風激後生

和孔宗翰郎中見寄

聖人流澤到真賢直節清名奕世傳惠政謳謠騰楚甸
醉吟風月滿江天嗟予濫典劬音農印歸老幾無坐客
藪一得新詩消百慮黃梁未熟且安眠

和傅欽之見寄

至道潛心信有功目前超悟忽圓通三身不在諸塵外
萬象全歸一照中念絕去來隨處樂法無取舍自然空
護持雅屬當仁力枉問麻陽懶鈍翁

和余周郎中見寄

宦遊從昔各艱難方寸寧禁百慮千憂患早催顏鬢老
風波回念骨毛寒詞場久託平生契酒席方陪此日歡

致主庇民嗟晚矣只堪相約挂塵冠

章伯望郊居

獨愛高居遠市廛簷楹軒豁對江天門前一曲平橋水
舍側千畦附郭田鷗鳥漸能親几杖兒童應解愛林泉
朝廷方待忠賢急莫厭京塵撲馬韉

和張揆侍郎見寄

戀德懷賢出禁城片心長挂若搖旌留侯老棄人間事
白傅詩傳海外名瀟灑琴尊資上壽太平風月屬高情
已知世故無關慮佳句猶煩訓後生

金陵懷古二首

天兵從昔度長橋四海干戈一戰銷江叟豈能知帝力

醉憑漁艇亢秋潮

六朝文物今何在千里江山自宛然英武南征無殺伐
至今樵牧尚能傳

和元子發學士見寄

二紀區區宦遊相逢莫訝鬢先秋清時無補身空老
往事難追涕旋流舉世交情憐我少經旬行色爲君留
何時歸去江湖上風月同尋范蠡舟

和王著作見寄

疎慵齋閣晝常扃忽喜君來病魄醒走訪禪山諸洞穴

同祈山客禪山
百里一日往返

醉吟詞客舊林亭

陳賢本乃張
大龍舊宅

十年多難頭俱白

四友相看眼共青別後新詩收滿軸芝蘭雖遠有餘馨

和李敷重九席上遣興

謫居閒僻少朋游，珍重征帆肯暫收。
多難共驚霜遠鬢，重陽還喜菊盈瓠。
樓前雨洗千山翠，天際江橫萬里秋。
節物相催人漸老，此身何日得歸休。

和謝師厚見寄

地僻官廳儔侶稀，鄉關回首隔殘暉。
鬢霜楚霧人空老，水落紅沙鴈自歸。
往事尋思都似夢，素期乖失謾知非。
東風送雨長西去，心逐輕雲日夜飛。

中秋賞月

碧落無雲玉鑑飛，淨中臺髮了能窺。
光隨酒蟻斟銀盃，彩瑩歌人發瓠犀。
露重已從中角墊，輪傾欲把斗杓攜。
醉狂直好探蟾窟，安得陵空萬仞梯。

和耿憲見贈

仕途名迹本幽遐，諫省俄登忝世家。
恩戴丘山宜盡瘁，言關社稷敢欬邪。
獻芹寧識羔羊美，抱甕徒爲智士嗟。
君子一言華袞重，此身被服愧無涯。

和徐郎中柏枝甘露

素液濃甘勝醴飴，偏零翠柏瑞明時。
何如溥作豐年澤，萬物涵濡被福釐。

和曹職方至日

宦遊將老愧蓬飄，逢節他鄉倍寂寥。
世網縈身難自解，鬢霜凝鑑不重消。
隨陽鳴鴈聞初急，向日丹楓惜半凋。

飽暖全家盡君賜忍看編戶獨無聊

和耿憲秘校喜雨

愆陽六月氣仍驟多士身勞思亦焦膏澤俄隨恩詔溥
螟蝗半逐野雲飄歲時敢望家聊給賦斂能供政有條
鑿井耕田忘帝力何當鼓腹播民謠

題李子高虞部園四首

今時難得是高人里社因君俗愈醇松竹漸成風月好
只應終日聽韶鈞

脩鍊工夫合自然河車潛引玉池泉老君道德人難識
復見雲孫達二篇

全家歸隱似前賢碧酒醇釀白蟹鮮心欲生民常富壽

高歌會樂太平年

不教外物翳襟懷明合著龜亦信哉駑蹇自慚無駿骨
謾勞伯樂品題來

和曹演甫中秋見懷

去年對月憶良朋今夕誰同塞上情華髮蒼顏人易老
賞心樂事古難并成樓笛響千山迥沙漠霜寒萬里明
半夜歸鴻飛不斷好將幽夢到淮城

和閻灝屯田五十歲元日感懷

與子同榜同甲

君緣直道阻橫飛我愧無才振國威同榜同僚忝契分
使秦使蜀重親依累糧衣帛身空老學易知天志尚違
白首相期惟信義世情徒是亦徒非

和吳仲舉通判見贈

侍行曾見羽書飛，獨鶴歸遼想令威。
三紀家聲幾泯泯，重來民俗尚依依。
脫身負擔誠多幸，屏迹山林願正違。
主諾已繫賢者助，第承先業愧才非。

塞下追憶烏江之會寄李誠之待制

主人忘倦客忘歸，長憶江邊惜別時。
日下青山猶促席，風衝画鷁正躊躇。
詩盤堆白玉，鱸膾美手擘。
黃金蟹殼肥，今日相思孤戍裏。
塵沙滿眼鬢垂絲。

和閻灝重陽見贈二首

秋懷多感怯清笳，判向西風醉帽斜。
塞上星霜人易老，幕中談笑客偏嘉。
金英浮酒稠於蟻，丹葉糝林遠似花。
身健幾逢佳節在，登臨尤更惜年華。

登高宜不負良期，須信時光似隙暉。
碧穗引鑪香滿坐，黃金遶席菊成圍。
物華旋逐鳴颺滅，客思空隨去鴈飛。
莫訝尊前偏醉倒，醉鄉纔到便忘歸。

和曹演甫秋日見寄

九日天邊倚戍樓，他年江國想陪遊。
鱸膾滑與蓴絲薦，菊蕊香隨酒蟻浮。
別後星霜催老態，秋來顏鬢染鄉愁。
懷賢感舊情難盡，待向東西丐一州。

王聖美太丞奉使西來喜而有贈

賢愚雖間契稠重，科籍同兼甲子同。
省斂劭農明主意，霽威問俗古人風。
陽和煦物先春到，膏澤隨車大旱中。

感舊知恩誰最篤塞垣憔悴一衰翁

和聖美觀騎士翦坡

翩翩飛鞚發雲間壯士旁觀亦汗顏勢若投丸當峻坂
影如掣電下空山漢兵神速從天落楚騎颺馳取將還
聖主恩深懷廣俗謾教角逐向安閒

和聖美壁間題

胡憚天威自走藏腐儒焉用合還鄉駑駘戀主心終在
鼯鼠營身技不長晚歲冒襟成濩落故山林壑謾青蒼
進趨無術歸無計聊得君詩浣肺腸

和聖美三岔鋪留題

今日天涯同一笑當年澤畔共長吟

公謫上元不備
登陽村吟相接

還朝未

復中臺職報主長存國士心

蕃舞

低昂坐作疾如風羌管夸歌唱和同應爲降胡能蹈拊
不妨全活向軍中

觀疆人翦坡

蟻分突騎向高岑馳下危塗萬丈深獷俗輕生唯鬪險
垂堂寧復戒千金

和聖美華池感事

聖主憂勤百職脩忠臣那復作身謀遐方民力資周度
晚歲人情樂小休郭震能僵烏質脛陳湯解斬郅支頭
知賢獨恨官疎遠珠璧何時免暗投

寄陳述古賓客萬璉郎中二首

智淺才疎合竄流，生逢堯舜忍空休。
猶慙世舊垂青眼，未報君恩已白頭。
貴老何由操几杖，愛賢曾是繼箕裘。
先文正已與二公相知新春遙祝增眉壽，阻向賓筵跪一瓿。

欣欣萬物占芳春，對景那知放逐身。
粗守素風諧左宦，擬投白社愧高人。
漢疎蚤命東門駕，器之致仕已久商老方爲少海賓。
空辱忘年徵報稱，浪醅佳唱恃心親。

范忠宣公集卷第三

范忠宣公集卷第四

律詩

和王定國見寄

危蹤俄復累刑書，得喪情懷久已無。
憂道不知身竄逐，登山未敵世崎嶇。
巖軒無計漸疲馬，向日低飛作晚鳥。
虞世基詩云：薄祿未拋生事拙，涸鱗徒憶縱江湖。

和張伯常見寄

芳信初傳喜滿眉，開緘氣燄若長虹。
文牆目視曹劉短，詩將壇登李杜雄。
一別寒暄迷甲子，十年塵土謾西東。
知君善誘存先契，不欲疎頑墜素風。

春日寄許州韓持國

寄陳述古賓客萬璉郎中二首

智淺才疎合竄流，生逢堯舜忍空休。
猶慙世舊垂青眼，未報君恩已白頭。
貴老何由操几杖，愛賢曾是繼箕裘。
先文正已與二公相知新春遙祝增眉壽，阻向賓筵跪一瓿。

欣欣萬物占芳春，對景那知放逐身。
粗守素風諧左宦，擬投白社愧高人。
漢疎蚤命東門駕，器之致仕已久商老方爲少海賓。
空辱忘年微報稱，浪醅佳唱恃心親。

范忠宣公集卷第三

范忠宣公集卷第四

律詩

和王定國見寄

危蹤俄復累刑書，得喪情懷久已無。
憂道不知身竄逐，登山未敵世崎嶇。
巖軒無計漸疲馬，向日低飛作晚鳥。
虞世基詩云：薄祿未拋生事拙，涸鱗徒憶縱江湖。

和張伯常見寄

芳信初傳喜滿眉，開緘氣燄若長虹。
文牆目視曹劉短，詩將壇登李杜雄。
一別寒暄迷甲子，十年塵土謾西東。
知君善誘存先契，不欲疎頑墜素風。

春日寄許州韓持國

湖上春游阻重陪朱轡紅旆想徘徊鸞花對席應相覓
不見頻攜醉客來

和李康侯屯田見寄韻二首

心爲積仁唯豈弟官因任直少升遷處常自享榮期樂
早退皆輸白傅賢官路風波今免矣善人福壽固宜然
謫居未遂歸田計猶欲希風向暮年

仕途三黜信多難名迹常憂不自完幸賴聖恩寬罪戾
敢辭閒地儘盤桓孟生墜甌何能願貢禹塵冠豈復彈
俸入雖貧家世事釜魚前世已稱丹

雪中池上

碧玉爲池白玉疑千林萬木盡花開攜賓欲覓開尊處
祇得清香辨野梅

和管滂著作見寄韻

生平迂拙畏非葬苦愛曾顏道甚奇麋鹿豈堪嬰組紱
漁樵只合在山陂遭時不救馮唐老忍恥空慚鮑叔知
盈紙更煩佳句贈難惜深辱俗難窺

又和席上見贈

官舍荒涼近古城園林七月起秋聲偶來嘉客從芸省
似對清冰滿玉罍談笑從容減吏隱逢迎疎野愧朝英
田廬未得長歸去山鳥知人半夜鳴

和任夔節推見寄

暗拙行身是險巖青雲有路敢思攀學承詩禮難窺奧

仕偶唐虞樂抱關掌諫何能裨
衰職護邊無術勒燕山
風波忽起人情外瓜李終由自
處間白髮報君嗟已晚
清朝謫宦愧多閒夫君年壯才
方劭豈合迂遲與我班
和王樂道西湖席上
春湖景物画園中朱閣偏宜翠
柳籠上客縱談髯奮白
佳人醉舞臉舒紅鋪張錦繡花
邊日堆疊琉璃水面風
民俗歡游魚鳥樂主人合代天
工

和王定國見寄

謫居終日省愆尤貝錦雖成職
我由萍梗屢嗟羅放逐
風波更險信沈浮生還故里誠
多幸坐廢明時敢不憂
自是無才速官謫非關有命壓
人頭我亦有數奇信
自將命命之可

病起和李康侯屯田見寄

養生不達嵇康論知止聊遵老
氏書左宦行將三歲許
羸病復卧四旬餘手扶瘦竹形
相稱鬢擬新霜色一如
獨枉故人詩意重涅磨無改是
璠璣

和郭昌朝寺丞見寄二首

岷峨秀氣入京華鶴翼搏風勢
莫涯崑玉照人呈美璞
楚蘭芬畹擢新芽朝廷遷陟先
諸彥君於同榜
先及京秩問里光榮
在一家不鄙義陽疲病守肯來
同醉岸烏紗

言路再居無少補護邊三歲乏微
勛非才自合投閑地
竭節終期報聖君老去年光流似
水病來世味薄如雲
讀書記一將忘十少壯誰教不自
勤

和王微之同持國泛舟登樓

故人還喜笑言同把酒相看似夢中老去卜隣逢晏子
從來解榻賴陳公画船穩泛平溪淥層觀高橫落日紅
莫訝狂歌先盡醉預愁羈旅向山東

和鄭通議青州范公泉

勝概因人得久存此泉疏鑿自先君發源不負當時意
清影猶涵昔日雲養正迴當深澗下朝宗應與衆流分
今逢賢帥光陳迹名逐新詩海內聞

張拱侍郎讀書堂

三紀仁皇侍從臣當時文學動簪紳高明已入儒林傳
舊室長存歷水濱覓首崔嵬留王粲宅香山猶識白公眞
他年遺跡應無廢不墜詩書世有人

和劉孝叔吏部見寄

一自淮陽阻見賢俄驚壯齒變衰年宦游嗟我身名玷
早退輸君福壽延別後童顏應不改何時醉袂復相連
白頭猶忝山城守常愧君恩未盡宣

和北都王宣徽贈覺海大師

心鏡如如絕斷常人天魔怨詎能傷本來面目超諸相
自在威儀遍十方石火電光隨事過龜毛兔角竟誰長
眞風到處堪行化何必江西選佛場

和黃康侯推官二首

得請西臺鬢已斑便乘驄馬出齊山舉頭桑梓休懷土

信脚伊嵩勝抱關
憔悴精神宜早退
太平官職自多閒
三公天下稱人傑
名迹何堪比數間

時若實鄭公文
路公皆在洛

少多狂拙老慚非
富貴功名得已遲
六秩筋骸難任事
十年臺閣謾逢時
聖朝貧賤雖堪恥
吏隱優閒合作知
回首螭頭嚴近日
恍如曾夢到龍墀

以府會阻赴王安之招集次安之韻二首

西都風物最繁華
真率相延有幾家
遊賞直判連日醉
幾春可忍負鸞花

洛陽春色古稱奇
况復名花世所希
偶阻嬉遊同一醉
任從麗朝暉

和文大節真率會

賢者規模衆所遵
屏除外飾貴全真
盍簪既屢宜從簡
爲具雖疎不愧貧
免事獻酬脩末節
都將誠實奉嘉賓
豈啻同志欣相照
清約猶能化後人

上文潞公同甲會

潞公程珣中散席汝言司封
司馬旦大中各年七十八

四公眉壽復均年
此會前脩未省傳
筋力輕安同少壯
風標蕭灑似神僊
分司東洛榮難並

白樂天詩云今
年四皓盡分司

聚德西

豪事莫肩今夕天
官應有奏老人星
彩近台躔
送司馬伯康君實歸夏縣

舍昆玉季老相親
孝弟傳家四海聞
白首還鄉疑廣受
清朝得志異機雲
頃篋迭奏聲相應
鴻鴈連飛翼不分
一夜西風響黃葉
蕭騷助我數離羣

潞國公生日

一陽將復昴當躔毓粹儲精降巨賢
放迪先朝承大統贊襄仁祖格皇天
備膺百順人誰擬達有三尊我獨全
嵩嶽穹崇河水遠高名遐壽與之肩

安之家庭甘結實三首

溫甘移種自君家香雪年年只吐花
結實定非江北枳新詩先費主人誇

遮藏霜雪免摧殘綠實初垂未滿欄
想見主人珍惜意一回出戶一回看

花果從來盛洛都黃甘結實古來無
分金未足均閭里就賞應須倒百壺

子駿作真率會招安之不至二首

鄉閭貴老寧牽彊德齒俱尊合便安
况是耆英會中客須同八十主人看

齊眉舉案人誰似異膳常珍必自調
真率攀邀宜莫應蚍蜉大木固難搖

八月十六日張伯常見訪賞月四首

空庭待月喜佳賓杯杓頻傳酒易醺
長笛悠揚侵萬籟圓蟾激灩出重雲
辭榮風節輕三事破的功能伏一軍
高興未闌天宇靜笑談不覺夜將分

老來尤喜見朋游况是才名第一流
今日偶逢甘共醉他年相憶苦三秋
高吟灑落過千首遺愛深濃在幾州

我亦官閒少拘檢留連寧復問更籌

白首相知有幾人良宵難惜醉醺醺此心直欲清如月
外物何妨薄似雲飲若長鯨吞巨浪詩如老將納降軍
過從幸得閒中樂好惡榮枯莫彊分

今夕無煩秉燭遊露華垂葉若珠流翰林偏愛尊中月
詞客休悲洛下秋金谷池臺多勝概伊川山水近神州
從茲只合追清景世故何煩妄計籌

和子駿洛中書事

周公作邑遺成康玉帛從茲走萬方四向山河圍殿閣
千家花竹間田桑遊人選勝停車馬詞客尋春雜詠觴
幸得閒官陪几杖欲詩佳句愧荒唐

和君實姚黃玉玲瓏二品牡丹二首

洛城花美四方歸獨有姚黃得見稀曾入黼闈參近侍
分明新染赭黃衣

花得新朋自我公潔如明玉狀玲瓏芳心有待人難見
小圃深藏洛水東

元日分壺酒贈楊舜俞大卿

一別年光已浹辰相逢重憶蜀江春欲知盈榼分甘意
旨酒思柔屬故人

寄和浮光曹九章大夫

賢守班條俗易從戴其仁厚服其功虚心足以求民瘼
實效應須東帝衷繾綣交情由道合連縣榜契復官同

當時賜第今無幾共喜優游作老翁

妙覺晚吟呈席上諸公

半生奔走困塵埃晚得優游掌舊臺
庭柏歲寒青獨在林鳥朝夕倦重來
閒霑薄祿誠多愧老向清朝信不才
唯喜洛城儔侶盛從容相遇即銜杯

送伯常歸郢中

穰鄧相看少壯時中間薄宦阻親依
幸君西洛休官早值我東齊謝病歸
春色滿城游騎縱月光照席酒觥飛
遙知漢上幽樓樂飽暖全家卧翠微

和韓子華相公同游王君貺園二首

偶陪旌旆縱春游好景偏銷倦客愁
紅杏都開如趁賞天桃欲坼尚含羞

善政多聞若解牛尋春選勝適深幽
紅芳翠竹圍松鳥彊醉清尊蓋自由

和君實雨中即事二首

放盡羣花春欲竭惜春遊樂幸相依
不堪風雨成睽阻卧聽蕭騷灑竹扉

熟寢穢知計慮長閒齋一枕事都忘
自然便是無何境夢到華胥亦異鄉

君實邀遊南園雨止

名園選勝許參陪游騎俄衝急雨回
花裏不聞鶯弄舌甕頭空愛蟻浮醅
寒雲重結三冬雪暖律虛飛二紀灰

深恐羣芳便彫落主人還引上春臺

子華相公應天院行香歸洛川

春色鮮明滿洛川青蕪白鳥望中間千門金碧明初日
四面煙嵐簇遠山橋偃長虹當上苑水淙鳴玉過通關
乘驄幸託車塵後時賴清尊破客顏

和君實南園獨酌三首

晚年光景更關心尤向芳時惜寸陰每到園林花好處
常思貫醉解貂金

寒食三春氣候深落英榆莢滿牆陰未甘密葉成翠幄
不愛黃花如散金

累日懷賢瘁寸心誰知獨酌醉花陰公詩字字如珠玉
併得三篇勝萬金

齋韓持國

獨想當年春宴遊湖邊日日醉金甌三年阻作登龍客
不謂相思已白頭

牡丹二首

牡丹奇擅洛都春百卉千花浪糾紛國色鮮明舒嫩臉
僊冠重疊翦紅雲競馳絕品供天賞旋立佳名竦衆聞
園吏遮藏恐凋落直斂青蓋過殘暉

夸盡春光勝盡花都人巧植闌鮮華摻奇不憚過民舍
醉賞唯愁污相車密葉攢心承曉露繁紅添色映朝霞
何妨縱步家家到園圃相望幸不賒

上巳泛舟醅子華相公

佳節仍逢善政初熙然民物在華胥龍樓影裏回仙棹
隼旆光中從相車明媚山川鋪晚照凋啾絲管響清虛
太平應似義皇世早晚重看洛出書

和文潞公歸洛賞花

公從帝所享鈞天婦及三春景物妍洛鯉烹鮮隨玉饌
姚黃開晚待瓊筵身同五福居周分心似南風助舜絃
花木只堪供暫賞直須萬少伴長年

文潞公謝事歸洛二首

雲漢成章湛露晞都門宴餞羽觴飛謝安不復東山起
爭似阿衡得謝歸

相國東郊迓帝師紅幢交映碧參差都人共喜安輿到
正是餘花可惜時

和子華陪文潞公宴東田

湍流澹澹走平田清曠園林未暑天遠圃曲堤都種竹
泛舟雙沼不栽蓮沙邊白鷺翹來靜叢上幽花晚更妍
乘月陪歡忘夜久莎間潛有露珠圓

效宮詞體上文太師十絕

三紀中書更有誰致君堯舜似皐夔頻年力請方歸第
天子臨軒冊太師

太師還政異尋常前殿鋪張冊禮忙入對誰知年八十
身輕拜舞謝吾皇

吾皇重喜見儀形對御排場結綵棚纔見罷時先賜宴
御前親勸一金觥

上前一飲醕金觥侍宴羣公喜且驚呂尚鬻熊今復見
神仙不必在蓬瀛

蓬瀛聞說有仙居甲第園林想亦如遶圃琅玕抽翠竹
平流瑟瑟走清渠

清渠瀉水灌東田十頃方塘不種蓮白鳥往來明鏡裏
画船安穩坐青天

天上雖傳周伯星應期爲瑞有常經未如全享康寧福
訪水尋山到處行

行樂心清日日添詩豪酒健獨能兼從容對客忘威重
自是天真不是謙

謙虛久已得民心三尹西都惠愛深一自安車朝闕去
萬人側耳聽歸音

歸日天恩賜画船傾城士女盡迎觀園家連夜擎筠籠
爲趁明朝獻牡丹

和子華游韓王園懷故園池蓮紅薇二首

丞相園池冠壁田娉婷次第坼紅蓮主人居守麟符重
誰見新粧照水妍

鮮葩嫩葉吐香濃千朶妖饒顫晚風却想許園僊品盛
姝衣輕透玉肌紅

再赴蒲津陪解梁張守安邑王宰游靜林

千騎翩翩逐郡侯，條山重繼昔年遊。
翠深疊嶂煙嵐晚，綠滿長郊稼穡秋。
勝概不知行客老，征驂聊爲主人留。
預思別後登臨處，應見黃河入海流。

贈張大夫

白首衰顏復來時，當時懷抱向誰開。
登臨髣髴驚前夢，遊賞從容憶舊臺。
旨酒欲斟懷老伴，高吟難敵想天才。
會須早逐君歸去，茅屋荒田半草萊。

寄上文潞公

孫閣重登愧玳簪，情同倦翼託高林。
嵩邨未敵仁基厚，河洛寧如福海深。
善教每聞當鑠骨，重知難報欲濡襟。
至誠懷德逾飢渴，不比尋常勢利心。

寄上西京留守子華相公

疎頑曾是費鑪錘，從昔叨蒙國士知。
一阻門牆驚歲月，幾回魂夢到嵩伊。
神僊容佩黃金印，燕趙人斟白玉卮。
薄宦浪拋東閣去，君恩未報歎衰遲。

寄鮮于子駿西臺

僚友難逢不世賢，洛臺經歲共清閒。
蒹葭豈合依良玉，培塿何能望泰山。
直道難堪從俗尚，清新人間期君致主登廊廟。
茅屋荒田我自還。

和薛中散踏青詞

遠郭依依柳漸青，綺羅深處畫船橫。
坐中唯欠賢鄉老，把酒向風無限情。

寄和子華相公王園賞梅

玉豔霜葩萬朵攢，曾陪宴席醉中看。
西州縱有尋花處，亦待頑童格舞干。

題河中府名閭堂

誰擘中條太華開，萬家填郭聳樓臺。
嶽呈仙掌日邊見，河瀉龍門天上來。
煙靄遠分秦甸闊，山川都抱舜城回。
堅碑應是當年石，重見吾皇詠起哉。

寄題張運使先壠永慕亭

武夷山色倚天青，中有賢儒謝世榮。
自以高名傳積慶，不教黃壤掩清名。
構亭傍壠同虛寂，陟岵無時見孝誠。
寧獨顯親由富貴，還能厚德庇羣生。

入河中府

道傍禾黍穗交垂，旌旆紛紛曳綵霓。
山夾兩河嗟地險，雲埋萬堞覺城低。
十年不到身如夢，五馬重來路欲迷。
却據歸鞍下長坂，轅門迎謁引行齊。

謝張解州作名閭堂記

氣如巨浪瀉長江，清似寒冰滿玉缸。
幾與賈生摩壁壘，未令張子見麾幢。
色絲幼婦宜傳久，肉袒牽羊合亟降。
欲近雲章刊翠石，却憂染翰孰能雙。

秋日席上

邊霜肅肅滿川梁，無限秋懷付一觴。
白酒聊同佳客醉，黃花不減故園香。
民兵已許歸南畝，聖澤行聞赦叛羌。

得脫征衣歸里社大能酩酊樂時康

遊寡阜廟二首

古祠東北據孤峯臺殿岌岌出半空
屋市縱橫碁局布雲煙重疊畫圖中
登高覽勝慚吾祖放意尋山憶謝公
却愛夕陽照歸騎翩翩旗旆滿川紅

逾旬積雨喜新晴民物熙然百穀成
風葉蕭騷林野薄霜天寥廓日華清
千山甫隔烏延塞兩水傍臨不窟城
但得年豐人足食犬羊餘種豈須平

和韓持國見贈兼簡王微之

身由疲病難從政性本顛愚不學禪
到老豈能成一事飢飡渴飲謾隨緣

和持國

時奉清歡消鄙吝真同寒水滌塵沙
尊傾玉粒醅浮蟻叢合金英菊有花
湖面烟霞如澤國波心亭館似仙家
四時風月皆堪賞不獨霜前愛物華

偶成

橫笛佳人用意深數聲高起溟湖陰
梅花落盡還堪惜留取殘英伴醉吟

西湖四時四首

白鷺文鴛鑑裏飛紅橋朱閣影參差
疎林密雪皆堪賞不特尋芳避暑時

萬頃琉璃感翠鱗日遲風暖物華新
千花百草遊人路

應謂壺中別有春

深堂高閣放清風舟泛荷香柳影中日月待公逃暑飲

官無拘檢是琳宮

持歸微之皆
領法不福宮

夕陽照水晚登樓皎月涵波夜泛舟珍重前賢開展意

中年長願守開州

宋相詩願賜
開州不許年

和微之以足疾不赴西湖賞雪

年來遇景彌追攀長恐身衰興易闌八十康寧天下少
四并聚會古為難客塵隨念須頻拂世網縈人且自寬
布政未能躋樂俗愛賢猶喜共清歡湖光映雪凝深碧
野色當軒展素紈心似白公何慮脚

白公詩云既布
心前何用脚

燕堂深

暖小安禪

范忠宣公集卷第四

范忠宣公集卷第四

恒

245.15
u.2
v.2

范忠宣公集卷第五

律詩

和持國贈微之

元老邀賓樂事并每居右席愧羣英里中者舊唯公長
微之年
最長醉裏篇章映古清柔袂緩舒鸞鶴舞短簫輕引鳳
凰鳴莫嫌尊酒過從數向老交遊更有情

贈持國持國以瑞鷓鴣歌之

三十年來解榻賓今朝重喜奉陳蕃松筠雅操寒逾勁
膠漆深情老益敦槐位已慚同致主棠陰還許繼為藩
古今此會應難得醉飲休辭罄綠尊

和持國瑞鷓鴣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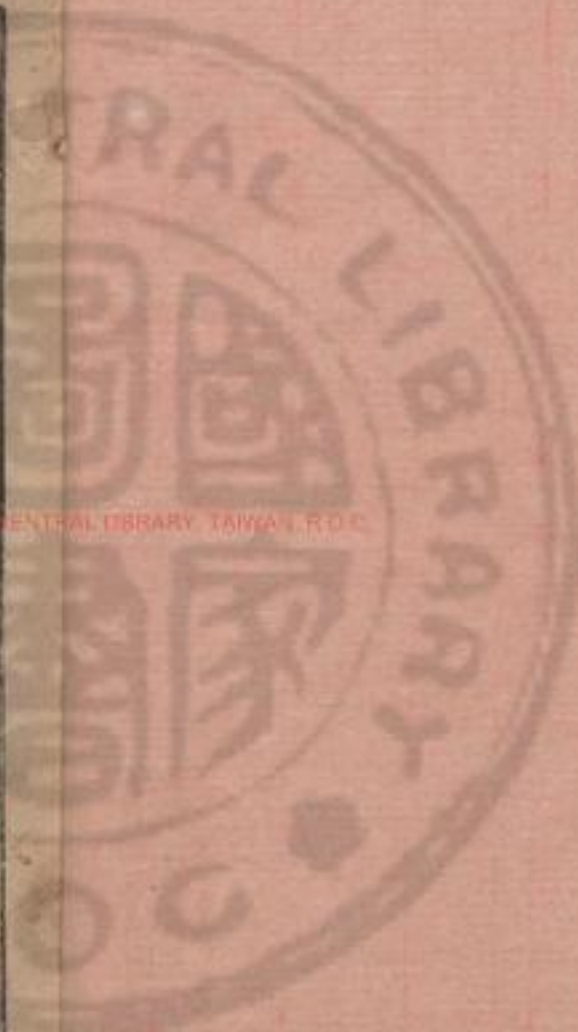
范忠宣公集卷五

歲寒堂



8168
S00768

3279505 v.2



臘後春前暖律催日和風軟欲開梅公方結客尋佳景
我亦忘形趁酒杯添歌管續尊疊更闌燭短未能回
清歡莫待相期約乘興來時便可來

謝微之見贈

屬邑逢公喜望塵便陪將漕向江濱當時早重朋僚契
晚歲重敦道義親華袞已慚無德稱琳宮彌羨最閒身
相過無惜頻歡醉八十康寧有幾人

和持國光祿堂賞梅兼寄彞叟德孺

叨榮報國老無成辭疾還鄉負物情身近良朋如倚玉
心懷諸弟若搖旌成行每羨隨陽鴈得友何慚出谷鶯
光祿官閒容謁告掃除門巷待同行

奉寄西京王汝相公

三紀榮途愧彙征數逢憂患見交情每遇濟國病
煇全憂心江兵切喜

陪經席同物李太白
白講禮關陝還容竝使旌大尹綵旗方畫隼上

陽喬木欲遷鴛銅駝金谷春遊盛誰伴朱輪五馬行

和持國聽琵琶二首

美人成列抹朱絃勸得嘉賓醉滿筵却笑西湖遊賞處
村歌社舞謾盈船

須知絕藝好娛賓能使知音作伯倫累月應將筍樂籍

退之詩云累
月管其兒恐公重作獨醒人

和持國謝見招游湖二首

樂天向老占青蛾裴令高年欲聽歌擬假紅粧助歡醉

莫嫌賓主白髯多

白傅歸來西洛宅

謂微之

裴公居在永豐坊

持

好歌愧乏牛

家妓不見淳于醉後狂

白公與牛相詩云君家有美酒君家有好歌大都兒醉莫留住住住即恐君無奈何

和李微之正議

致主唯將盛德臨世推文定總朝簪先門自昔蒙知早
開閣當時用意深功業所存皆國計忠賢有後見天心
冢卿耆德承家慶福壽康寧映古今

過洛謁文潞公遊東田

東田不到幾經年孫閣重登荷眷憐清世莫尊唯尚父
朱顏難老是真仙四朝弼亮賢業八表昇平賴化權
門館舊生彌幸會丹墀几杖向林泉

送滕達道龍圖交代歸闕

三紀分攜念友生天涯相見眼重明詔恩幸忝交承契
尊酒聊伸故舊情我守塞垣華髮短君歸鄉國錦衣榮
何時共老江湖去雞黍相過樂太平

秋晴思西湖寄韓少師

樓閣參差霜葉紅湖光秋色畫圖中移船影動波心月
橫笛聲隨水面風當日席間先醉客如今塞上獨衰翁
思君情緒兼歸興暗逐汾川日夜東

寄西京留守韓玉汝

四朝出處久親依共上青雲更復誰里室相隣同晏卜
廟堂曾忝奉蕭規恩榮過分知難報憂患頻經覺早衰

一意待公還宰席放婦箕穎養癯疲

九日遊西山開化婦會柳溪示程憲

登高觀稼適同時賓從喧闐逐隼旗
殿閣崔巍初日照林巒蕭索曉風吹
山空笳鼓穿雲響徑險車徒出谷遲
坐阻車公婦興速却尋黃菊醉西池

請王定國

守麾猶得長諸侯全晉提封二十州
画角悠揚高戍晚黃榆搖落故關秋
防邊戰士多鄉思竝塞胡兒學漢謳
早晚罷兵容請老邀君同醉湫湖頭

請程定塞提刑

衰疲敢憚守邊州老去光陰似水流
塞馬春深無苜蓿

田家雪足望麩麩清笳只解添鄉思
白酒聊堪解客愁獨喜平刑賢使者
能將德慶紹箕裘

讀老杜憶弟詩寄二弟

昔賢遇亂多分散我汝逢時各宦遊
乃信人生歡聚少安危俱不免離憂

寄二弟

宦名驅役費光陰寒暑憂勞晝夜侵
多病形骸衰易感無涯思慮老難禁
離羣終日嗟予季聚首何時獲我心
精力已疲思未報懷婦體國念俱深

迎文潞公再謝重事婦洛

河陽洛下春遊盛兩處風光屬一家
不獨都人瞻几杖

笑迎唯有滿城花

洛人獨以牡丹爲花

送潞公遊河陽河清

安車乘興賞春妍榮盛歡康世莫肩舊舍訟棠重蔽芾

河陽公舊治西合子丹領

昔遊畫錦復蟬聯

河清公待行之地合子合孫又守此宮公每再遊

子孫擁節

迎家府稚艾爭途看壽仙堪歎三川疲病守陪公不及望公還

落花已開報潞公

花開朝夕望車塵花意慇懃恰似人晴日暖風催更急看看開遍洛陽春

贈蘄簞與潞公二首

雙文封卷如筒小六月鋪張滿榻寒曾是吐茵狂醉客

敢塵齋閣助清歡

涼簞資公逃暑用東池應伴淥波寒高眠宜享華胥樂曾致皇家奠枕安

病中寄太原韓玉汝

弱柳何由羨老松衰姿勁節本難同河南羸卧漳濱叟塞北鷹揚渭上翁多病未能謀早退壯猷方看策元功幸公再致唐虞化庶託餘生壽域中

次韻持國送酒

重九思公向洛陽三秋此日念何長心隨白酒聊相寄頭插黃花想共嘗盈幅忽慚瓊玖報開尊應伴綺羅香明年花好能來否元老同期醉壽觴

潞公已約馮當世來春看花彌思持國之來

龍門秋日上潞公二首

龍門秋色勝春時，新霽登臨景更奇。
二室峯巒侵碧漢，兩涯樓殿照清伊。
鳴泉亂瀉香山道，翠柏深藏白傅祠。
獨恨不能陪杖屨，思公空作寄公詩。

郊原經雨絕纖塵，短麥蒙茸蓋壠新。
霜葉糝林成錦段，溪風吹水作龍鱗。
秋山蒼翠濃如畫，晴日鮮明暖似春。
遍叩禪關止三宿，猶慚高退自由身。

三弟得告來見省

一門遭遇世應稀，詔許尋兄荷主慈。
屈指共驚游宦久，差肩却想事親時。
慚卿才識加昏耗，嗟季情懷畏別離。
報國爾曹心尚壯，無能唯我復先衰。

浙卿用東漢陳寔公慚卿事

喜弟妹相聚

宦遊離索每相望，弟妹俱來喜莫量。
言笑從容忘世味，盤筵簡率任家常。
清朝幸免鶴原急，白首欣逢鴈序長。
安得身閒歸里社，一尊共醉樂時康。

題潞公翰墨卷後

四朝勲業載旂常，九十精神正壽康。
燕翼自當傳百世，豈徒書法付諸郎。

昔帥環慶爲部將，所訟馮君學士被制鞠獄。
而獲平反，今相遇於洛。

忠臣守正不謀身，處已雖危道益尊。
直爲冕旒宣聖訓，豈唯囹圄被寬恩。
陰功自可資耆壽，餘慶猶

若受命而被德音必見史冊

當見子孫徒有愛賢無所違行將歸老愧難論

醜持國攜具見訪之作

兩家契義世難倫老去相逢意愈親
衰暗豈能宣上化高閑空惜致堯人
論交白社逾三紀接武黃扉近十春
終日追陪何所樂從容言笑盡天真

和劉公舒相訪二首

嘉賓嘉景喜相陪况有良朋冒雪來
湖漲碧波三十頃枝糝玉蔭萬千梅
白頭道舊情難盡淥酒相期醉幾回
衰暮若非君顧我平生懷抱向誰開

上庠英妙已相陪

同在太學

隨計觀光亦竝來給札偶容親硯

席

設同案席

掄才同是中條枚他年闊別常千里此地過從

只兩回衰病從來游宴少爲君尊酒喜頻開

到漢東和張伯常六首

道義相期久益芳忘年敦契自南陽
榮公三樂今誰似李白千篇敏異常
願見却須煩枉駕奉歡先已闢東堂
故情新約知無改松柏從來耐雪霜

寵榮踰分自顛躋珍重高人早拂衣
山郡經時無好客鈴齋終日敞閒扉
瓊瑤獲報欣情重酒醴將誠愧物微
道義充盈文筆健應容殘朽再親依
思君目日上高樓心逐西南漢水流
側聽車音常有待互疇詩興未能休
高陽簪履成陳迹西洛衣冠散舊遊
獨有地僊年八十逍遙林下笑公侯

浮名驅逐阻音塵一別伊川十二春
顧我衰殘如槁木羨公矍壽若靈椿
寒梅乍吐香尤馥白酒新篘味頗醇
對景便思同一醉都忘衰病在漳濱

高標早與利名疎獨向先門肯曳裾
舉眼正無羈客伴解頰頻喜故人書
相期消息應端的久別情懷待展舒
聞說山城春色早安車乘興莫徐徐

詩筒相續到隨城練句揮毫老益精
尺素屢兼雙鯉贈

公累寄嘉魚

一言相諾百金輕酒思佳客忘懷飲
梅吐新香撲

鼻清但得安車尋舊約敢施行馬待先生

神宗皇帝挽詩四首

舜孝高千古堯仁化萬方
睿文超聖域神武振皇綱
典

冊辭徽號山河復舊疆
玉輿悲晚駕陵路柏蒼蒼

應運千齡契持盈七閩間當年叨法從
終日奉威顏鳳輦知何往龍髯杳莫攀
深恩無路報慟哭向橋山

紫塞持戎節青蒲職諫垣
囊封於外直牘背辨深冤終賴重瞳顧
難忘再造恩微軀如獲殉黃鳥不須論

祖祭連馳道宸儀出殯宮
旌旆縈曉露笳鼓咽悲風
雨泣千官送雲奔萬國同
丹心隨籠水先到裕陵東

慈聖光獻皇后挽詞二首

帝圖綿永合無涯天降真人動魯沙
兩奉離明來繼業久膺舜養似重華
徽音遠過周文母儉德深懲漢外家
仙仗忽遙靈寢閉悲風空引戟幡斜

畫梁歸燕拂輕埃慶壽宮花亦盛開平日仙蹤何處覓
今年春色爲誰來寢門永隔慈孫問陵路俄瞻吉仗回
聖主孝思刑四海千秋萬載詠烝哉

富相公挽詞五首

河嶽神靈降唐虞景運開致君優聖域躋俗在春臺天
上台星坼人間梁木推霜風咽笳鼓繼續送餘哀
二紀經綸業三朝翊戴勲忘身裨庶政憂國見遺文東
閣散羣彥北邙歸大墳邦人仰旒旒灑淚向寒雲
千齡遭際盛五福始終全還政周星紀懷忠入夜泉華
夸思舊德河洛遠新阡空有云亡歎何由止逝川
皇天不憖遺聖製極哀榮遼海千年去明堂一柱傾赤

松違素志白日閉佳城康濟無窮事皆爲後世程
北走單車馴獬豸東徂萬室活飢羸謀深先帝承祧日
功在仁皇與子時英氣不隨鐘漏盡高名長與日星垂
登龍孤客懷知遇慟哭秋原欲訴誰

安州張大卿挽詞三首

廉良漢循吏清簡晉名臣五福端休日三朝盡瘁身潛
心窮聖典遺德化鄉人燕翼看賢嗣才名服搢紳
瞻風從漢上託庇在襄城開豁心相照推揚義不輕俄
嗟黃壤隔莫展素車情空望涓溪月淋浪涕泗橫
寒風咽笳鼓曉月帶旌旛觸目傷陳迹書紳記緒言應
山藏石槨夢澤對松門逝水何由止清名後世存

張益孺學士挽詞二首

儒業高羣彥詞場第一流能聲喧幕府穩步到瀛洲書
繡臨鄉郡紆朱葬舊丘他年文苑傳應有盛名留
官曹曾共職友益賴多聞信道甘違俗同心獨有君漳
濱俄感疾泉下忽脩文致主平生志蕭條掩一墳

謝師厚挽詞三首

妙年辭筆已驚人不謂明時阻致君白首郎中歸白水
青衿弟子到青雲翰林賈直孺公之門弟子淵明雅有歸田興賈傅空
留弔屈文千載定應無孔孟一言誰爲誅孤墳
天地鍾奇秀公應爲世生何怪一老遺遽奪萬人英千
古長齋恨重泉不掩名繆當幽窆誌深愧色絲銘

侍行游鄧學纔喜識荆州一顧蒙青眼相知到白頭坤
維同謫後星紀等閒周不意終天別交頤涕不收

王安之朝議挽詞三首

行已無瑕玷終身樂太平人間五福備宦亞九卿榮冠
蓋傳風範鄉閭憶老成幽窀窮厚地不掩是清名
族望高全蜀文游華衆賢退身將一紀遺德滿三川雅
道何人繼家聲有子傳爲文慚幼婦謬諾誌新阡
多難求分務相依得古人道心閒裏契友分老友親不
謂終天別纔離一月新無由瞻几杖灑淚向秋旻

程明道挽詞三首

綵衣方養志諫省遽翹英短命嗟顏子長星喪孔明臨

津失舟楫支廈闕梁楹各節同伊水滔滔萬古清
天乎喪吾道命矣歎斯人後學隳梁木明時奪國珍孔
懷存愛弟皓首奈慈親唯有延陵誌斯文久愈新
素忝金蘭契情由道義親聖時方際遇英氣忿沈淪琴
在無鍾子斤存失郢人遙聞婦葬日清淚滿衣巾

司馬溫公挽詞三首

精誠皎白日利澤漲滄溟志苦生靈樂身勞社稷寧人
間失軒鑑天上坼台星唯有真儒效長留簡冊青
竟因勞瘁沒誰翊太平基哀訃驚朝聽嚴禋罷慶儀梁
摧大廈日舟失濟川時千古商巖畔應陪傳說祠
兩宮思舊德異禮賁忠魂翠輦親臨後蟬冠錫命尊霜

傳巖在公鄉邑

風咽笳鼓寒日慘旌旗不獨知心客徘徊哭寢門

母清臣中散挽詞三首

先府西征日高賢進謁時驂騶神異骨丹鳳羽毛奇外
計留關決中朝失表儀濟時才不展已有令名垂
奉使頻聯職寬條喜共頒蒹葭倚白玉培塿對高山勇
退輸先識榮歸得早閒塞垣聞訃日感舊涕潺湲
鄉里尊耆德朝廷重老成銅符辭寵命琳館遂高情天
下三尊盛人間五福榮豈唯身獨享有子紹家聲

盧通議挽詞三首

耆舊今多少唯公景德人家隣吳市卒名重漢廷臣路
在猶耕月門閒似送春空堂餘画像髮鬢舊精神

教子生前貴休官物外榮去家金節重開戶玉棺輕江
水元如舊松林長未成祇應山鳥恨長向壠頭鳴
誰記先生事聲名五十年素風人不及陰德世相傳氣
與詩流合官隨子舍遷門問迷故客悵望白雲天

孫曼叔尚書挽詞三首

少海風雲會先朝眷遇隆直辭裨袞闕妙翰照琳宮未
展陶鈞手徒高羽翼功卹終皆盛典傷盡出宸衷
彼俗爭同好唯公恥妄隨青松寒不改白玉涅難淄梁
壞營居日舟沈欲濟時空留良史筆長俾善人思
交分逾三絕官路歷四朝心知俱白首接武近青霄逝
水嗟何及英魂恨莫招空悲柏城路風雨暮蕭蕭

龍圖張公挽詞三首

儀鳳來丹穴麒麟瑞聖時壺冰凝雅操冠玉聳英姿敦
閱今儒將循良古吏師未登台鼎貴胡不到期頤
四紀澄清志三朝盡瘁身寒帷躋雅俗緩帶息邊塵聖
世殲民望中原喪國珍千秋仗良史直筆紀賢臣

兄事兒童日情親五十年西州官共久予兩為陝西帥時安公亦西為陝西帥熙寧
畿邑政相連公歸于寧親也才隔一政謫籍孤蹤遠亨衢衆望先那知不

復見一別遂終天

鮮于諫議挽詞三首

左蜀稱多彥唯公第一流青蒲曾悟主白首未封侯名
節傳千古英靈掩一丘平生僚友分懷想涕難收

命矣纔中壽天乎喪哲人逢時身已病達晚志難伸清
儉貧彌樂文章老更醇貽謀有餘慶孫子自振振
曾向西都陪白社同爲御史帶烏紗盤筵真率無多品
歌舞相參作一家連日賞窮伊闕寺乘春看盡洛陽花
那知遙作終天別不預鄉人挽葬車

申國太師呂公晦叔挽詞三首

冢宰傳三世元勳輔六朝承家同鄭武致主必唐堯梁
壞將何仰川流不可邀新阡人散後林柏暮蕭蕭
儀物羅西甸恩榮葬上公悠揚蒿里目慘淡柏城風河
嶽收英氣旂常紀茂功傳家多令子將復繼遺忠
達尊推國老雅量寔予師世翊千齡運哀聞二聖悲傷

心瞻傳象竭力奉蕭規多少忠賢淚非唯哭已知

蜀郡范公景仁挽詞三首

翰苑文章伯金華侍從臣四朝行直道一意在生民白
首唯憂國青雲早退身囊中有遺藁不學茂陵人

伊洛相逢日忠賢盛集時游從敦氣義唱和若損簞漢

嗣資商老

公在朝首上
建儲之議

堯章憶后喪

公嘗進
新樂

云亡時共惜不

獨故人悲

新阡近箕穎故國遠岷峨禁從同儕少門風吉士多笑
言如昨夢身世逐頽波唯有高名在千年不可磨

李師中待制挽詞二首

才識無前輩文章有古風愛時甘屢黜報國仗孤忠夙

有請纓志竟成標柱功子孫傳善慶不獨在其躬
歷陽相遇日流落喜俱存不起騷人歎唯知聖主恩蟹
膏紅滿筯蟻酒白盈尊豈謂江邊別深情不再論

康國韓公子華挽詞二首

棣萼聯三事台星聚一門誠心多士服德望四朝尊傳
相騎箕遠蕭規與漢存兩宮臨奠日哀慟見殊恩
弟兄俱是龍門客數載難忘國士知疲馬每憐諳遠道
焦桐竟待掛朱絲青雲空費提攜力白首應無報稱期
未到柏城持葬紼祖庭長慟涕淋漓

李彥深哀詞二首

妙年親研席壯歲各西東場屋騰文價鄉閭振義風不
違顏卷陋竟哭阮途窮賴得賢夫子遺駿爲送終
汲汲親師友翹翹絕輩流讀書求體要知命釋窮愁清
白傳三世才華掩一丘平生懷舊淡爲子獨難收

王樂道觀文挽詞三首

久間失詞伯天上落文星商皓終辭漢桓榮厭授經重
泉齋志業喬嶽返英靈身後千年事空留竹簡青
秘殿承新寵儲宮冠舊僚從龍登紫極扶日上青霄暝
壑移舟遠長川閱水遙瞻懷柏城路丹旄去飄飄
纓罷荆州市俄歸萬里墳鹽梅失羣望羽翼有前勳浪
作登龍客慚無幼婦文辱知無以報灑淚向嵩雲

張揆龍圖挽詞三首

宣力三朝舊於身五福全家風良將後經術古人前丁
令終辭世留侯定得僊貽謀有賢嗣素業盡能傳
江邊承訃日羈宦正摧頽早獲登龍便慙無附驥才寄
詩招憐魄引水活枯腮白首知難報長言致一哀
二紀金華侍從臣昇平看足作閒人身躋顯仕由稽古
世有陰功爲庇民但見朝廷方貴老那知河嶽遽收神
哀榮終始公無憾况有清名服搢紳

望日示康廣宏

此詩善在第十卷司馬公詩序
後康廣宏即司馬公三子名

清晨三綠袍羅拜北堂高積善因先烈遺光及爾曹勿
矜從事早當念起家勞脩立皆由已何人可佩刀

范忠宣公集卷第五

范忠宣公集卷第六

表

安州通判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依前朝奉郎守侍御史通判安州軍
州事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進思盡忠乃臣子之常
節退人以禮蓋君父之至慈儻仰戴天凌兢跼地中謝
竊以昔在治隆之世多求諫爭之臣謂聰明不足以自
勞故耳目必資於衆助仁皇嘗行此道以致太平先臣
適會茲時屢陳讜論洪惟繼統之始深慮守成之難方
求正人俾在言路而臣學非遵古才不適時非由左右
之薦揚獨以家世而掄選處之憲府加以法冠敢願已

宣力三朝舊於身五福全家風良將後經術古人前丁
令終辭世留侯定得僊貽謀有賢嗣素業盡能傳
江邊承訃日羈宦正摧頽早獲登龍便慙無附驥才寄
詩招憐魄引水活枯腮白首知難報長言致一哀
二紀金華侍從臣昇平看足作閒人身躋顯仕由稽古
世有陰功爲庇民但見朝廷方貴老那知河嶽遽收神
哀榮終始公無憾况有清名服搢紳

望日示康廣宏

此詩善在第十卷司馬公詩序
後康廣宏即司馬公三子名

清晨三綠袍羅拜北堂高積善因先烈遺光及爾曹勿
矜從事早當念起家勞脩立皆由已何人可佩刀

范忠宣公集卷第五

范忠宣公集卷第六

表

安州通判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依前朝奉郎守侍御史通判安州軍
州事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進思盡忠乃臣子之常
節退人以禮蓋君父之至慈儻仰戴天凌兢跼地中謝
竊以昔在治隆之世多求諫爭之臣謂聰明不足以自
勞故耳目必資於衆助仁皇嘗行此道以致太平先臣
適會茲時屢陳讜論洪惟繼統之始深慮守成之難方
求正人俾在言路而臣學非遵古才不適時非由左右
之薦揚獨以家世而掄選處之憲府加以法冠敢願已

以偷榮遂竭忠而論事朝廷方行於大典理必正名廟
堂欲遂於初謀惡其異已言皆不用分固難安投劾告
歸閉門待罪本忘身而徇義庶盡節以報君鼎鑊加誅
乃其始望雷霆收怒敢意復生尚作貳車之行仍居綏
服之近人皆閔其遷謫臣實謂之恩榮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睿知察微寬仁容物謂誠心可諒止於愚直以無
他雖怨敵在前不使毀傷而過甚保全至此感幸何涯
臣敢不益勵孤忠勉堅素節死而後已希先哲之遠圖
知無不爲禱聖君之大德臣無任

信陽軍謝上表

喧訟亟興駭人情而莫測誣辭終辨蓋天聽之難欺思

從推究之明感極矜容之大中謝竊念臣性資愚淺學
術迂疎仕緣家世而聞進之左右之助先帝慎臺閣之
選嘗被甄收陛下求諫爭之臣首叨東拔自謂大恩之
難報誓竭忠勤詎知適道而寡權動貽悔吝暨屢蒙於
器使卒無取於寸長僅同鷃鼠之五窮徒過古人之三
黜向由罪戾之迹驟當帥領之名詔命初頒已致有司
之駁議懇辭弗獲遽承中旨之促行果貽負乘之羞自
速簡書之謗內辜朝寄外辱將權省愆甘竄於遐荒屈
法至煩於全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雲溥覆湯網廓
開記憐舊物之微闕畧小臣之過止鐫閣籍尚畀軍麾
矧松檟之匪遙復土風之不惡田寬穀賤民樸訟稀虫

供布金之地但集勝因泰元增授策之休上帝永與齡
之福臣無任謹具功德疏隨表上進以聞

又

伏以朱明戒候真聖挺生前彌月之盛期效祈年之善
祝臣州符是守宸扆方遙仰望堯雲莫預大庭之列遠
陪嵩嶽徒稱萬歲之聲

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中書門下牒降到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
遺誥臣即時與本軍官吏舉臨掛服訖禍鍾長信哀激
中宸下逮蒼黔同深悲愴伏以太皇太后功超十亂德
厚三朝輔仁宗與子之明啟先帝繼天之業徽猷冠古

陰陽在民方期萬壽之遐奄棄二宮之養恭惟皇帝陛
下誠深舜慕孝篤天心痛問寢之長違悵陞僊之莫返
然而逝川難遏大化必遷伏望俯抑聖情勉從禮節寬
慈闈之至念副宗祏之永依臣以官守所拘不獲奔詣
闕庭

進南郊絹表

伏以大祀歲儀方盛禋天之報羣方效職宜脩任土之
誠前件絹歲賦所輸邦經攸羨媿乏筐織之美幸供庭
實之繁干冒宸嚴臣無任

河中府謝上表

伏奉誥命差權知河中軍府事已於今月十二日到任

訖養痾竊祿早蒙從欲之仁起廢叨榮再玷惟良之選
大恩曲被感涕交零中謝伏念臣生偶昌期幼承先訓
才疎學淺志廣識微荷先帝之誤知擢居言路遇大明
之繼照首玷清班嘗簪筆於螭頭復建牙於玉塞曾乏
涓埃之報旋貽負乘之羞奇薄易艱疎拙多罪每蒙容
覆未即竄誅頃以積瘵招殃私息多故由賦情之滯塞
至得疾於悲傷疲駑雖切於戀軒荒忽詎任於陳力冒
至慈而瀝懇獲閒局以偷安甫閱再暮忽更優寄矧河
中古郡陝右與區表裏山河地交馳於使傳足給兵食
民薦困於賦輸宜得名臣倚爲良翰豈容屏芥可副東
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度包荒至明燭遠如堯仁而
天覆邁湯聖之日躋憐舊物而弗遺無一夫之不獲有
如羈賤尚在采菽敢不策勵昏愚罄竭忠義頌宣聖澤
撫養疲氓誓於捐糜以爲報稱

慶州謝上表

伏奉詔命特授臣直龍圖閣權發遣慶州軍州事兼發
遣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公事已於今
月初三日到任訖內閣圖書復登於顯地藩方印紱還
守於故封恩榮曲被於訓辭瞬息但驚於歲月彷徨自
失踣躄難安中謝伏念臣樸樾散才迂疎淺識因緣世
闕遭遇聖時鼯鼠多窮徒施於五技鶴鶴自足常守於
一枝入踐諫垣出持使節雖數更於眷任常抵冒於譴

訶求散地以置身荷公朝之從欲自安遲暮絕望進升
假守河壩方愧麾符之寵統兵塞上俄兼連帥之權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授睿文日躋俊德善貸不遺於舊
物噓枯特借於殊恩衰拙無堪齒髮僅同於蒲柳忠勤
自效涓埃覬展於桑榆

又上詞詞前

太皇太后殿下保佑皇家統持大業政自脩於帷幄德
已被於海隅噓枯無間於寒荻求舊不忘於遺履故茲
衰晚亦預東求臣敢不宣布上仁懷柔遠俗奮揚弱翮
乘時猶待於一鳴策勵駑蹤竭力尚期於再駕

辭免天章閣待制表

今月九日都進奏院遞到誥命授臣朝議大夫充天章
閣待制差遣勳賜如故者斗筭之器常懼滿盈天地大
恩豈宜忝冒中謝伏念臣秉心拙懦涉世迂疎託先臣
之緒餘叨聖朝之祿仕偶超末路獲玷清途當英皇御
極之初擢居言職會先帝承統之日復在諫垣一無建
明再取罪戾起廢旋霑於雨露包荒實賴於乾坤預八
使以觀風假一麾而出守俄升內閣俾治西州雖夙夜
以在公終負乘而致寇尚蒙善貸得追嚴誅去國累年
屢轉萍蓬之迹愛君一志常傾葵藿之心遠水猶冀於
鶴歸荆山遠悲於龍去皇明嗣統聖治惟新適當兵賦
之餘尤重邊防之奇特還故職再領舊封任總連城時

方累月遽膺寵數遂越衆人况素乏於事功恐難堪於侍從雖大君之命義不當辭然匹夫之誠志有難奪伏惟皇帝陛下聖文天縱睿智日躋邁虞舜之聰明繼商宗之恭默正人彙進率土阜安豈茲孱微敢當東拔非矯情而固避懼過分之難勝仰祈宸嚴追寢成命力小任重實畏於官箴天高聽卑願從於人欲

又

太皇太后殿下坤儀厚載天德高明化已冒於海隅政允脩於帷幄正人居位多士向風豈茲孱微敢當東拔非矯情而固避懼過分之難勝仰祈宸嚴追寢成命下

賀立皇太子表

離明有繼震器攸端正朔所加歡愉遐暨中賀古以降謳歌或尚於婦賢逮夏而來歷數丕承而與子恭惟皇帝陛下憲天立極體道宅師以謂下武繼文有以終光華之運唐堯授舜使之繼魏蕩之勲爰因冢嗣之良肇峻青宮之志問安視膳日滋孝友之聲監國撫軍允係天人之望璇源疏衍烏奕靈長臣限守方州久叨睿睠阻趨丹陛徒溢深衷

謝給事中表

去國彌年方再臨於西壘還朝不日遂升隸於東臺仍參帝幙之游以待聖謨之及衆知其寵臣則甚慚中謝伏念臣生匪異材長唯拙守在官論事既無經遠之謀

爲政治民又乏可書之績徒以朝廷之樂善或緣家世以用人已廢復興雖窮若達逮四方之承化與萬物以歸心忽於鼓舞之中荐被甄收之渥黃扉嚴近遽使叨居黼座燕閒獲從勸講器能甚薄職守過優豈聖世之乏人迺宸衷之念舊懇辭弗獲虛受爲慚此蓋伏遇太皇太后殿下淵懿內充聰明旁燭酌民言而布政公天下以爲心致使衰遲亦蒙東拔敢不深思官守屏去身謀務通中外之情勉究聖賢之蘊腐儒已老雖非適用之材善政日新姑盡可陳之力

又

瑣闥要官經帷異選自唯衰晚猥玷詳延既辭命以靡

從遂冒恩而居次

中謝

伏念臣受材迂拙臨事闕疎祇

由門戶之相傳得與衣冠而竝進謬更煩使寢步清塗志敢望於有成言以狂而無補謗雖不免寵亦繼來知無後效之可圖每愧先朝之再造及陛下重明委照麗澤旁流方悉力以乘邊敢萌心於處內既升要近復賜召遷新政方行已喜朝聞之道舊游如夢更分夕拜之榮俾入講於金華將親承於玉色其爲幸會遠絕尋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道生知孝思善繼緒正朝廷之大體述成祖考之遺謀布政之初以人爲急如臣不肖被瞻尤深父子遭逢雖在一門之內君臣際會凡叨四聖之知施及衰年併蒙殊獎內惟白首殆種種以無堪

顧有赤心尚惓惓而自奮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表

睿思申命顯服頒榮冒寵無堪撫躬增愧中謝伏念臣性資淺陋學術迂疎備官無補於涓埃竊祿分甘於冗散遽陪法從復假徽章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嚴下發政惟新用人求舊持隆異數加惠邇臣拜賜知榮益勵竭忠之節捐軀圖報冀無虛受之羞

又

便蕃寵命過推三錫之恩煥爛徽章加賜九鐶之帶德非稱物慚已厚顏中謝伏念臣鼯鼠之技易窮駑馬之才屢試起之散地遽分守將之權收寘近班復玷從官

之列重頒異數併示眷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借寵光增輝樛櫟拜而受服敢忘彼已之譏求以立朝益勵匪躬之節

謝賜萬年縣君冠帔表

誠意冒聞睿慈下逮靡從改授曲示匪頒顧同產之遭逢見異恩之特達中謝伏念臣早緣忠教寢服榮階尸祿已多在公奚補雖弟兄之竝仕願姊妹之寡存偶因可請之恩願易從中之賜敢圖聖念深軫私門遂使遺嫠坐蒙華寵被之首服可慚圭竇之卑煥若霓衣如自璇霄之降榮逾所望感極何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殿下體道安民示慈愛物靡間幽微之賤兼存衣被之功

更以先臣賁其遺體寵均在筭置私室以光華徒有同胞望公朝而感泣

又

恩在令中方瀝肺肝之請寵由意外遂霑手足之私雖加美於一身實增光於兩族叨榮爲幸報賜何階中謝竊以御人臣之衆而知念其私家憫公卿之勞而不忘其後世求之在昔已曰希逢而况事非出於故常澤徧加於內外實爲殊遇蓋異泛恩唯是女兄最然嫠婦佩紛卽事早悲託體之同恤緯在庭未遂飾身之請微誠仰達聰聽下臨特頒冠服之華不易衣裳之賜恩由上出榮可家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與人同聖由天縱

親奉神宗之遺澤緬思仁祖之任賢念及寡居曲爲華飾庶家聲之不泯知德賞之有由唯是孤臣將何報國拜天子之命幾顛倒於裳衣比大夫之妻更增華於車服臣無任

賀獲鬼章表

臣某言伏覩熙河經畧司奏今月十九日洮東安撫種誼領兵至洮州擊敗鬼章軍活捉到鬼章者天威昭赫師律訓齊窠入妖巢生致渠首中謝竊以喬夸小醜獷獸爲心蒙被國恩不加報復侵犯邊圉數有震驚遂敢交通種羌結爲黨與解仇合意伺隙成謀賊傷屬國之人竊據乘障之地先朝所不忍賞聖算嘗此留心至于

罪稔禍盈天棄神怒偏師纔出元惡就擒昔高宗鬼方
至于三年漢元郅支遠在萬里而皆斬馘血刃之功率
非係頸獻囚之事矧其稽積歲月勞勩師徒豈如廟畧
無遺虎臣思奮曾未旬浹已報翦夸吉語亟聞戎捷交
上雪邊人夙昔之憤奪諸羌前却之心追視古先莫可
倫比伏惟皇帝陛下神武天縱睿謀日新任衆材而責
成因常德以立事運陶鈞而獨化其易轉圍罩上仁以
大同既思率服仰繫睿算逮此成功臣等叨預弼諧無
裨洪造奉承嘉慶徒切歡愉臣某等無任

又

天網無私本非好殺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偏師之

出疆遂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中賀伏惟
太皇太后殿下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
然柔遠之功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
陰相其業顧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
間誘陷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覲知恩爵秩兼隆賜予
不絕而迺潛結西夏攻圍南州傷奪動以萬計發
掘驅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富宇太息念疆
場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既接凶黨奔
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羌奪氣白首就擒即聽檻車
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托跋小醜憑恃解仇之謀猖
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脣亡則齒知難久臂解則肩不

自持料其破膽之餘類塞無日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黽勉備位仰依干羽之化庶覩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等無任

謝賜御書表

元祐丁卯九月十六日賜

右臣等伏蒙聖慈各賜御書一軸者帝謨濬哲有以知天縱之能宸翰昭回乃獲觀雲章之盛墨妙周於物觀聖心著於日新臣等叨備弼諧猥承睿睭雨露之澤方丘山而莫逾子孫之藏與鼎彝而增重臣無任

又

金華畢講宴需既示於深慈雲漢垂章宸藻嗣隆於厚睭窺聖造之超詣知天縱之絕倫繇慈訓之夙成審睿謨之日就臣等自惟近器得備邇隣荷寵賜之不貲循儒心而載抃

進節尚書論語表

臣伏觀今月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讀官御筵是日內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次日於延和殿簾前占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中別無所爲唯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伏思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今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願陛下念茲在茲以廣聖德臣職在輔導無能裨補輒於尚

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唯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干冒宸嚴臣無任

穎昌府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除授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知穎昌軍府事充京西北路安撫使已於今月九日到任訖者袞紱再紆尤積妨賢之咎錦衣未改更叨入里之榮復秘殿之隆名進治宮之崇秩恩私曲被感涕無從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微生遭千年之盛際立身寡與但遇聖明謀國何功遂諧丞弼乏勤勞之濟務徒內外

以尸官一昨召自鄉邦丹司政筆氣與神而俱耗老隨病以交侵瞻視不全識慮尤短譬木心之已朽安所取材顧鼎足之弗彊惟憂覆餗比以人言而自訟終煩聖度之含容待其疲極而不支然後逡巡而得請仍加異數付以舊藩兼出入之恩輝盡始終之體貌益爲僥倖有覲心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曲成上仁兼覆念嘗充位幸樸樾以無它雖或誤朝由衰遲之已甚不止奉身而善退仍容假寵以榮歸然臣被遇三朝徧更二府壯年遇事冀有補於萬分晚歲得君竟無稱於一善尚累撫民之寄徒懷去國之慚誓以餘齡更壽洪造臣無任

謝賜詔書表

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以臣上第三劄子乞宮觀不允所請者需章既上宜干僭黷之誅溫詔發中曲諭眷存之旨仰荷矜憐之及此不知涕泗之無從中謝伏念臣以空乏之資遭休明之運進預宰司之密勿退諧鄉閭之便安寵祿滿盈慮常憂於瞰室視瞻耗眊行幾至於索途內自省循義當屏伏俾安厥位有腆于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虞舜之聰明邁周家之忠厚隆使臣之異數廣成物之深仁肆令罪戾之餘猶竊循良之寄臣敢不虔遵聖訓祇服官箴恩愧未酬勉就承流之效疾如終廢即祈解組之歸臣無任

隨州乞致仕表

老及已昏固難尸事目盲當廢寧復成人雖居譴謫之中敢露肺肝之請覲天威之曲霽幸物性之獲全中謝伏念臣材乏寸長器非遠用徒承先闕被遇累朝曩緣聖眷之隆遂竊宰司之重立朝無補蓋鮮嘉謀出位有言自干明憲沐上恩之寬貸守邊郡之微闕而臣老病交侵雙瞳益瞽初猶粗分於白黑今則全廢於視瞻簿書盈前唯吏言之是徇賓客在坐須相者而後知詎堪率屬以長人何以承流而化俗輒冒冕旒之聽妾求田里之端然臣名在刑書身罹罪罟省愆報國當誓捐軀告老乞骸豈爲知退若非喪明於已衰之境尚當戮力

於垂盡之年審難自盡於涓塵故敢上訴於君父伏望
皇帝陛下回日月之照廣天地之仁矜其昔玷於鈞衡
憫其已儕於矇瞍許還故土俾養殘齡擿殖冥行已迷
於歸路回智反察終悟於昨非洪化無私餘生是託

永州謝表

臣某言准告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已於今
月十一日到永州訖屛愚誤國痛往咎之莫追聖哲當
天詎明刑之可逭曲從寬典止竄遐陬泣血銜恩隕心
知罪中謝伏念臣器能淺陋學術迂疎藉閔閱之餘資
竊朝廷之顯仕度才量力每深負乘之憂冒寵叨榮果
積山嶽之釁擢髮宜尸於兩觀分符尚玷於一麾未正

嚴科難逃公議諒惜陛麻之體特寬斧鉞之誅貸其桑
榆以禦魑魅身縈篤疾已傷兩目之盲舟覆長江僅救
全家之溺既緣自取爲幸猶多此蓋伏之皇帝陛下日
月照臨乾坤覆載法比漢章之約仁同湯網之開矜臣
簪履之餘曲加涵育憐臣帷幄之舊尚俾生全致是庭
殘苟延視息臣敢不刻肌遷善沒齒思愆永同湖海之
民均被唐虞之化餘齡向盡唯冀於首丘洪造未醅敢
忘於結草臣無任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一宮使表

竄逐餘生分永捐於荒服光輝旁燭遽復齒於清班望
溢中情恩踰再造中謝伏念臣學非經世智不逮人荷

累聖之深知躡羣髦而驟進召從藩國入奉宸居一秉
樞衡再參揆路人微責厚恩重命輕徒知竭盡於愚誠
冀或少裨於聖治恩忘分守冒進煩言亟蹈危機屈從
輕典屏居湖外屢易歲華疾病交侵疋羸就盡陛下昭
陞寶祚特霑鴻私嘉與物以咸新視前垢而皆滌悉收
故物猥及微臣顧罪戾之同時有死生之異趨如臣疲
病猶是生還荷大施之無涯畢此生而寧報何期眷意
益服便藩寵還秘殿之名兼以殊庭之職招驚魂於百
粵薰嘉氣於長安心游魏闕之前夢入甘泉之仗然臣
雙眸俱廢寧瞻舜日之光一體偏枯永絕堯階之奉自
憐衰薄徒際盛明濫被休光唯知感涕殊常之過既下

敢以飾辭迫切之情亦少祈於俯徇伏惟皇帝陛下天
地大德日月兼明欲從不違所私官使必量其度恢其
餘照鑒此衷誠許令養病於丘樊尚期擊壤於聖世

謝賜詔書銀合茶藥表

使華臨降有問勞之寵書天語甚溫錫扶衰之珍劑菟
魄稍收於去幹體貌已同於近司恩眷逾涯感傷繼泣

中謝

伏念箕裘世業帷幄舊臣竊過實之虛名冒公朝

之重任每欲輸誠而許國不圖違衆以誤時愛君不敢
殺身省咎但知闔戶偶逢興運復振孤蹤特還秘殿之
名俾使殊庭之職寵榮已極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全度包荒常善救物默運聖神之造遠追堯舜之

隆知臣盛壯之時察臣朴直之節猶於衰朽欲備諮詢
而臣步趨甚難豈足班於廣內視瞻已廢甘絕望於清
光敢丐殘骸歸休故里桑榆既暮難效力於明時鐘漏
有期徒懷忠於晚節臣無任

范忠宣公集卷第六

范忠宣公集卷七

表

謝賜銀絹宣醫表

臣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銀絹五百疋兩及宣押醫
官醫治者膚使倏臨挾侍醫於帝所中金加錫副縑帛
於篚將寵至而受之若驚感極而繼之以泣中謝伏念
臣識非致遠學昧知方志徒類於畫墁名猥同於畫餅
旋貽罪戾卒玷公朝將九死以是濱豈三已之爲愠仰
銜矜貸復俾生還載去炎陬悅游赤縣使車還至恩禮
彌隆眷蔭室以生輝愧微軀之匪稱醫治問勞戴天地
之殊私衣被駢蕃佩聖神之深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隆知臣盛壯之時察臣朴直之節猶於衰朽欲備諮詢
而臣步趨甚難豈足班於廣內視瞻已廢甘絕望於清
光敢丐殘骸歸休故里桑榆既暮難效力於明時鐘漏
有期徒懷忠於晚節臣無任

范忠宣公集卷第六

范忠宣公集卷七

表

謝賜銀絹宣醫表

臣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銀絹五百疋兩及宣押醫
官醫治者膚使倏臨挾侍醫於帝所中金加錫副縑帛
於篚將寵至而受之若驚感極而繼之以泣中謝伏念
臣識非致遠學昧知方志徒類於畫墁名猥同於畫餅
旋貽罪戾卒玷公朝將九死以是濱豈三已之爲愠仰
銜矜貸復俾生還載去炎陬悅游赤縣使車還至恩禮
彌隆眷蔭室以生輝愧微軀之匪稱醫治問勞戴天地
之殊私衣被駢蕃佩聖神之深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本堯仁之蕩蕩掩舜功之巍巍不徧其為急先所務詳於禮賢而寬其轡策周於養老而簡其功程故此衰遲猶膺眷注臣敢不勉親藥石益適寒溫冀保餘齡仰酬洪造庶幾體大君之愛育將以刑列辟而勸忠臣無任

謝歸潁昌私第表

忱辭屢貢浥颯汗以方滋綸旨再頒奉恩俞之至渥中謝伏念臣授材苦窳賦性顛蒙猥遇昌辰爰膺柄任肆調商鼎思謹法以致和祇適漢規敢厭常而易作卒緣昧陋深負東求再去巖廊迄投荒徼曷期晚節益被殊私然臣疾病侵陵精神淺落寵還舊秩愧竊叨榮矧以庸虛更蒙欽佇唯君子之懷道譬韞玉以待沽逸千載

之或逢豈一朝之可偶所以渭上之老養黃耇而方來淄川之儒雖白首而猶起冥心故沃致時熙平士所願為人寧自廢以臣遲暮殆類昔賢如臣遭逢豈謝前輩然嬰羸瘵莫副詳延悵時命之多屯繁風雲之難會徒仰休明之治阻陪英俊之躔貪戀聖時唯知彊飯何臣功之眇末重天德之溥臨盍趨召節而駕不俟行輒籲皇穹而辭非獲已深蒙假息弛鞭策於既疲當佩隆恩指丘園而自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恩仁博洽盛德敷施本二帝以親賢憲三王而養老憫勞以事不程其功命豈非常情知忝冒捐軀報國嗟朽質之無堪雅意本朝尚精誠之未泯臣無任

謝賜國醫高章章服并批語表

私旨冒開蓋恃聖君之含貸特恩如請更窺天語之溫
純曲被丁寧唯深頌越中謝伏念臣頃緣遭遇過竊寵
靈不戒滿盈自取顛覆擠九淵而難拯視萬鬼以爲隣
伏遇皇帝陛下纘服當天體仁澤物務爲蕩滌施及甦
殘拔之於既死之中還之於絕望之後官名悉復里閭
得歸因遣侍醫隨療沉瘵既更生而爲德仍起廢以推
慈力盡出於公家心靡遑於私室輒殫危懇妄有哀祈
敢謂聖神重矜朽德與收湯熨之勤效且非藩飾之常
恩併受訓詞示存眷待俾在桑榆之境天効芻蕘之忠
况臣世忝簪裳心非木石雖抱積衰之恙敢忘再造之

仁伏枕待終將何裨於君父捐軀報上當更勅於子孫
臣無任

乞致仕表

聖神撫運雖盛世之罕逢耄耄臨年顧羸骸之難強况
此沈痾之久始獲故里之還安敢叨逾更貪寵祿輒上
乞身之請願推從欲之仁中謝伏念臣材匪他長器止
近用豈識古人之大體徒慕先世之清芬遭遇聖時寅
緣撫仕力小任重既非先覺之明福過災生遂致疾顛
之咎竄投窮微羈愁累年敢晞社櫟之終全已分江魚
之同葬忽遇皇帝陛下資始以出庶物繼明而照四方
枯荄再榮幽蟄盡起曠然大宥全以至仁寄優任於真

宮兼寵名於秘殿復玷惟新之渥愈光殆盡之軀然念臣疾病交侵精神久憊媿君恩之過厚慮神理之害盈願掛朝紳就棲農畝伏望皇帝陛下道隆善貸德務曲成不奪志於匹夫能有容於一介閔茲誠確特賜俞從倘垂暮之桑榆俾安退跡類向陽之葵藿終亦傾心臣無任

遺表

臣聞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難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

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游忽遭睿聖之臨朝首圖織介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嚮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沈迷或少紓於報効今則膏肓已迫氣息僅存泉路非遙

聖時永隔恐叩閣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
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以無它臣若不言
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已便民違孝道
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審察邪正之歸
搜拔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
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
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
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敘
尚使存沒猶汗瑕玼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
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
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惜者宗社無

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
神逝

奏狀

辭免給事中兼侍講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閣門告報除授臣依前官試給事中
兼侍講勳封賜如故者臣竊以門下封駁之職實惟機
要出納之司苟非公忠正直之人無以振舉綱條論議
得失選任所重實難其才伏况陛下日親儒臣啟發聖
學勸講帷幄敷陳典訓必得經術行誼之士厚重端方
之臣緝熙光明陪侍左右臣久去朝廷待罪外官識智
闇淺記問涉獵加以衰遲心神耗廢學憂不講經患不

明將何以供奉禁密仰承訪逮兼是二職皆非所堪聞命震慄靡所容措又臣與司馬光舊爲姻戚臣隸左省義亦有嫌伏乞天恩特許引避亟收誤寵遊東衆賢必得時髦以副眷委所有告命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謝牽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狀

老臣流竄餘生衰羸待盡甘斃荒微絕望聖時伏遇皇帝陛下特賜矜脫其罪畧復還爵祿許就田里既骨而肉恩實再生然臣犬馬已疲報國無路歸骸有日結草是期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乞免供職狀

伏奉誥命授臣前件職任已於當日望闕祇受訖兼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供職臣聞命惶恐感涕不已伏念臣遭遇累朝寵祿過厚才德不稱自取顛覆昨在湖外綿歷歲時侵冒炎蒸損耗氣血日就羸弱濱於死所戴盆之下絕望於天豈謂恩光照臨復還爵秩許歸鄉里在於老臣已踰分願更蒙寵增秘殿之名兼領殊庭之職仰惟聖恩糜殞難報臣固當勉彊趨赴闕庭一聆德音然後退就丘樊死無所恨然臣才短分薄福過蓄生昨六月內到鄂州忽患左手足不舉至今醫治未見痊減重念臣素來氣弱齒髮早衰加之垂老之時歷殘日甚一體偏廢兩目全瞽雖欲驅策疲蹇有所不能

伏望聖慈曲賜矜憐俯加恤察特免供職許歸鄉里以
養殘年臣若萬一尚延朝露猶與農夫田父歌詠聖化
臣無任

劄子

辭免吏部尚書第一劄子

臣昨日竊觀中書錄黃忽蒙聖恩除臣吏部尚書臣端
分驚惶通夕不寐伏念臣資性愚短學問荒疎偶遭聖
明獲踐臺閣終緣狂瞽屢觸憲章陛下拔臣於罪戾之
餘置臣於清要之地使與名儒耆德接武聯裾人皆指
臣叨塵臣亦自知慚惕若復超越資序過被寵榮臣獨
何人而敢安處况吏部天官之職尚書文昌之貴非得
賢傑難副東求豈伊愚臣可當劇任伏望陛下憐臣寡
薄察臣懇誠特回誤恩以安拙分臣誓當糜殞仰荅恩
私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以近觀中書錄黃蒙恩除臣吏部尚書即具劄子辭
免尋准閣門告報命授告身臣回牒閣門居家聽命至
今累日未奉俞音臣以危迫之情固避再三之黷竊念
臣少無才識老更衰疲向以多難求閒即有歸田之意
先帝還其郡印陛下擢真近班曾未踰時入陪法從既
無報效固已厚顏豈意誤恩復加殊寵不唯衆譏其忝
冒臣亦自畏於滿盈况無德而祿者臣下之殃爲官擇

人者朝廷之美臣雖不敏此義敢忘伏望陛下曲徇物情特回天造寢臣新命俾守舊官則臣當誓竭愚忠死而後已臣無任

辭免樞密第一劄子

今月二十七日夜戌時閣門告報蒙恩除授臣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者聞命驚惶如墜淵谷伏念臣天資淺陋學術荒疎自忝近班未踰三月固無毫髮之效仰禱拔擢之私近除吏部尚書已是不遑寧處累黷天聽詔不許辭方將勉勵疲駑效勤銓綜庶逃尸素之罪免爲中外所嗤豈意聖恩復加大用况唯樞近之職隣於公相之尊預贊萬機寔司兵本宜得非常之士以副知人之求臣伊何人敢當斯任不惟臣自取顛覆亦恐上玷聖明臣之血誠蓋在於此方寸恐迫言不能文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第二劄子

今月初二日准學士院降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恩命事所請宜不允者伏念臣稟量至狹賦命數奇鼯鼠之技多窮鉛刀之銛易頓英廟擢居言路旋被左遷先朝累玷要官曾無微效近日遭逢之盛已懷盈滿之憂若復過被寵榮則必速貽顛覆失微臣素守之分累陛下知人之明內負寸誠外愧清議臣之勤請蓋在於斯伏望陛下深察愚衷亟停新命俾圖實效不采虛聲豈獨

微臣受恩誠亦有勸多士

第三劄子

今月五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閤安封回臣所奏辭免劄子仍宣聖旨已行之命不許辭免者中使及門隣里驚歎奏章還賜詔旨丁寧恩寵逾涯感深涕下伏念臣本無儒者難進之節非有古人廉退之風但以素乏長材不可遽當大任必速負乘致寇之辱將招折足覆餗之憂上玷國恩下貽身咎所以披瀝肝膽固避譴誅庶幾螻蟻之誠感動高明之聽伏望特回睿眷曲徇愚誠亟寢殊恩俾圖漸進則臣當誓竭既衰之力仰禱從欲之私臣無任

辭免密賜劄子

臣今日晚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以臣於邊事勞心賜臣酒果及御封合物仍不許辭免者臣才識無取齒髮衰殘報國雖竭於疲駑臨事未免於疎闕今來鬼章就獲皆由聖德所加臣獨何功曲蒙天獎密賜御封合物尤不敢當承命震惶殞越無地况今西夏猖獗尚聞點兵方將動衆行師可謂主憂臣辱臣當待罪自劾豈宜復受異恩伏望聖慈察其至誠追回所賜庶幾不至顛覆亦使愚分少安若將來西事午寧臣亦受賜未晚所有御封臣不敢開專俟回進取進止

求退劄子

臣自蒙聖恩拔居宰輔日思報效幾忘寢食然而才薄望輕任逾其量思慮差錯過咎滋深負陛下知人之明失衆人責望之意加自去秋以來衰病相仍日就羸瘠雖勤醫治終未復常蓋緣器小易盈祿厚殃至若不量力自請必恐愈致顛覆伏望聖慈特矜危懇曲貸餘生許解繁機假以便郡尚覲桑榆之效仰禱天地之恩臣無任

辭免右相第一劄子

臣今日聞已降制命除授臣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臣前日蒙延和賜對在臣榮幸已深晨葵藿就日之誠獲犬馬戀軒之願但以未知驅使去處不敢別敘懇私豈意上誤眷懷遽爾復加圖任竊念臣虛名過實多病早衰當兩宮臨御之初與羣賢接跡而進旋蒙聖獎驟寘台司曾無輔翼之功竟以疲羸去位俄膺闔寄復敗邊謀尚屈國章俾司宮鑰重以精神昏耗方求閒僻自安忽蒙賜詔召還敢不力疾入覲目盲齒豁形瘠體羸聖念亦必矜憐在廷之所共見豈可彊顏冒寵據位養病將何以稱副具瞻表儀羣辟不唯取笑中外當須別致人言伏望聖慈特回容恩收還新命除一便郡俾養羸軀全陛下知人之明遂微臣量力之分

第二劄子

臣昨日入劄子辭免新命未蒙俞旨今日再蒙差中使

傳宣令臣四日供職竊以宰相之任繫國重輕得人則天下平康曠職則彝倫失序故大車克載者積中不敗鼎足可任者美實不傾所以人主慎於旁求臣下豈容虛受愚臣向蒙東掖亦嘗濫處此官報君無毫髮之功負責有丘山之重僅能逾歲出守外藩去國又將五年臣已倍增老態加之精神昏耗衰病支離當時已見非才今日曷堪復用蓋負重致遠者先須量力毀瓦畫墁者安得食功在於賤藝擔夫亦須審已而受况於清朝輔弼寧當忍疾冒居伏望聖慈察臣至誠憐臣知分特回寵命別擇賢能用昭則哲之明以輔無疆之美臣無任辭免大行太皇太后遺賜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梁貫之等頒及大行太皇太后遺賜伏緣太皇太后上僊臣子之情方深推慕更復何心忍當厚賜况今脩奉山陵賜資兵衛溥及羣臣費用極廣臣忝居輔弼尤當體國伏望聖慈特賜追寢臣無任

第二劄子

臣昨日晚輒具劄子陳免大行太皇太后遺賜伏蒙批降聖旨不許辭免伏緣臣方自外藩入居宰席纔及兩月勞效未施難與同列諸臣均膺重賜况臣賦分寡薄貧素久諳近於忝命之初已蒙寵賚甚厚今若併有叨竊寔恐別致咎殃臣今欲乞獨將所得回納或恐可助脩奉山陵萬分之一伏望聖慈特垂開允俾臣少安愚

分不至顛殞臣無任

乞貶一小郡或閒局差遣劄子

臣自秋初叨蒙召命俾復宰司尋曾量力自陳再三不敢就位實慮別致人言上玷恩獎累蒙中使宣召不許辭免逼於兩宮詔命輒冒寵榮力疾領事昨日方聞先時果有臣僚章奏糾臣咎愆臣若自知稍明必須即時堅避度德不審竊位至今又况臣之衰殘近日愈甚臨事昏錯往往自慚必知無補聖猷豈當尚妨賢路臣之罪戾愈久愈深伏望聖慈推覆載之恩廓保全之賜貶一閒局或小郡以安微臣之分以懲貪冒之非臣無任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恩特遣中使賜臣詔書以臣乞貶一閒局或小郡特賜不允并宣諭臣不須再入文字者伏念臣才輕德薄多病早衰自叨宰執以來益爲職務所困竊位已將五月輔政訖無寸長厚祿寵名曾微補報日增月積漸致愆尤上辜陛下東求下愧士民責望又况受命之始已招彈擊之言自揣不明以至今日若更苟自容養則是靡顧廉隅將何以贊翊聖猷表率多士伏望聖慈縱知人之哲推從欲之恩察其至誠退之以禮俾居閒局幸延殘朽於桑榆儻獲一麾庶蒼生成之毫髮臣無任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一閒局或小郡特降中使賜臣詔書及宣諭已指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所乞必不允從者衰病之臣進退無取累煩天聽義不容誅尚蒙詔諭丁寧未忍遽行黜免仰戴睿眷慚懼交深然有未盡之誠難避再三之瀆竊以宰相之體當以名節自持庶可表率臣民助揚教化未聞爲人彈擊而敢晏然自居況於本朝多有故事臣嘗親見仁祖以來杜衍以諫者所論即時外補文彥博爲唐介面奏旋守近藩蘇頌得守閒官猶爲近例彼皆任用未久但以人言而去况臣實有疾病不比前人只緣不早自知所以今方請罪非敢輕懷去就別有邀求在臣懇切之至誠質諸神祇而無愧臣若即今罷出猶能存措紳廉恥之風若更冒昧偷安必將貽聖明圖任之悔伏望陛下曲全士節循舉舊章不容疲暗之愚臣有屈朝廷之常典察臣陳請特賜允俞誓殞微軀仰禱洪造臣無任

乞罷相劄子

臣去年六月蒙恩嚴召賜對崇政殿嘗以衰病自陳數日之間再叨宰弼尋亦累奏辭免情懇備至不獲俞音黽勉就職僅將一年迄無寸長上禪聖政而自今春以來衰病浸加形體疲羸飲食減少職事繁劇難以支持又况神識昏耗思慮顛錯事多遺忘耳目不明自慚尸素朝夕惶懼伏惟皇帝陛下天縱睿明卓然上聖宜得

非常之佐以輔太平之基衰病之臣將何所用伏望聖
慈特賜罷黜少逭愚臣竊位妨賢之罪臣無任

第二劄子

臣前日以衰病無補乞賜罷黜伏蒙聖恩持降中使賜
詔不允者伏念臣忝命之初已縈疾疢竊位之後寔覺
衰殘蓋由任過其能名浮於實憂勞倍切思慮愈昏至
於神識俱疲氣血耗散歷使醫工診視皆云心脈短虛
又云心爲天官不可少有勞損諸臟之病莫不由之臣
亦自思其實如此緣臣職兼兩省日贊萬機心氣既虧
何以任事不敢自求生理唯恐上誤朝廷須至瀝懇自
陳必祈罷免臣方獨當宰柄不容連日養病伏望聖慈
早賜俞允臣無任

乞宮觀劄子

臣昨以衰病乞補外郡伏蒙聖恩差知潁昌府地近事
簡深爲優便而臣自到任以來私家蓄撓喪亡人口而
臣因此愁惱腹疾屢作又臣素患右眼青盲近日漸侵
左眼視物茫茫如隔重霧凡案牘詞訟文字稍小皆不
能辨若更勉強職事必恐漸至喪明若自求安養又恐
上辜委任伏望聖慈特除臣一宮觀差遣尚俾叨竊祿
食稍得將養仰覲天地之恩曲垂矜允臣無任

小貼子

臣之右目失明已久衆人所知因左目苦於獨用遂亦

昏暗醫方有說謂當閉目不視久之方可望愈若蒙特
允所請俾得稍遂安養則庶幾不至盲廢唯望聖慈矜憫

第二劄子

臣七月三十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以臣乞宮觀
差遣不允所請者愚臣殘朽輒自請於便安聖詔丁寧
廼優加於訓諭恩私曲被感懼交深尚餘迫切之誠罔
避再三之瀆竊念臣右目全瞽衆人共知比日以來左
眼復暗凡有奏報文字皆令子弟代書至於牒訴狀詞
亦須人吏傍讀顧職務之多曠在官守以何安仰恃至
仁敢求開局製脫簡書之畏易圖醫藥之功庶幸痊除
稍存瞻視伏蒙皇帝陛下曲全體貌猶示眷留或唯君
父之慈捐軀莫報第以藩宣之寄力疾難居儻容竊祿
以養病或免坐育而終廢必祈矜憫特賜允從

乞宮觀第三劄子

臣屢請開宮實緣衰病再頒溫詔特示矜容戴上聖之
深慈在愚臣而曷稱凌兢失措踟躕無容臣久積愆尤
近蒙寬貸仍叨重寄靡易寵名方圖竭節以報恩詎敢
偷安而避事但以綱條所領省視爲勞恐將治之失時
或盲瞽而遂廢尚貪祿食未即退休猶恃至仁曲憐舊
物儻俾琳宮之散局得爲聖世之幸民誓殞微軀仰酬
洪造臣無任

乞國醫高章服色劄子

臣近蒙聖慈憫臣還自炎州久嬰疲瘵特降中使宣押
醫官高章用藥醫治臣上荷聖恩專於服餌雖手足未
遂而臟腑稍安飲食甘美已見功效臣私家亦嘗薄備
錢物延侍本人而章自言恭被聖旨不許承受臣察其
日夕究心糜費湯劑實不遑寧所有臣將來伏遇天寧
節合得冠帔恩例欲望聖慈許與本人改換章照便臣
稍報其功俾之醫治冀獲痊平然臣方起罪廢輒冒聖
聰雖深僭越蓋恃恩仁儻其肯受私家錢物臣亦不敢
更有塵瀆區區之誠覲遂矜允干犯天威臣無任

范忠宣公集卷第七

范忠宣公集卷第八

啟狀

賀光州石郎中得替

伏審解符劇郡奏課中宸方脂牽之有期阻班荆而伸
餞矧久隣於封壤復幸託於葭葦深荷庇存殊增感戀
伏惟某官清規表俗雅量鎮浮屢更共治之權藹著于
蕃之績鋒車入覲宜多獻可之謨芝檢頒恩佇被陟明
之典炎敲在候保練是期嚮往之勤敷陳曷罄

荅門生改官

某啟向以輕言輒揚善最果遷美秩彌慰下衷馳慶幅
之未遑辱華牋之首及感銘交至敷敘奚殫

范忠宣公集卷第七
臣近蒙聖慈憫臣還自炎州久嬰疲瘵特降中使宣押
醫官高章用藥醫治臣上荷聖恩專於服餌雖手足未
遂而臟腑稍安飲食甘美已見功效臣私家亦嘗薄備
錢物延侍本人而章自言恭被聖旨不許承受臣察其
日夕究心糜費湯劑實不遑寧所有臣將來伏遇天寧
節合得冠帔恩例欲望聖慈許與本人改換章照便臣
稍報其功俾之醫治冀獲痊平然臣方起罪廢輒冒聖
聰雖深僭越蓋恃恩仁儻其肯受私家錢物臣亦不敢
更有塵瀆區區之誠覲遂矜允干犯天威臣無任

范忠宣公集卷第八

啟狀

賀光州石郎中得替

伏審解符劇郡奏課中宸方脂牽之有期阻班荆而伸
餞矧久隣於封壤復幸託於葭葦深荷庇存殊增感戀
伏惟某官清規表俗雅量鎮浮屢更共治之權藹著于
蕃之績鋒車入覲宜多獻可之謨芝檢頒恩佇被陟明
之典炎敲在候保練是期嚮往之勤敷陳曷罄

荅門生改官

某啟向以輕言輒揚善最果遷美秩彌慰下衷馳慶幅
之未遑辱華牋之首及感銘交至敷敘奚殫

謝潘著作

伏審奏課宸庭陞華芸省伏惟慶慰某官清規表俗雅望映時果膺當宁之知峻被出綸之命佇騰驥步別迓龍光先沐榮音采深感素

謝王長官

言念高風久阻牢想空馳幸茲官守之隣稔服民謠之美徒懷矜式闕奉音題豈圖謙眷之隆特貽長牋之貺愧銘交積敷敘奚殫

回荅州胡完夫史君

某比者官忝新名職還舊物恩榮併至衰拙何堪荷瀕滌於君仁賴吹噓於朋好此蓋知府學士道充在已恕及於人悠同志而不遺借片言而爲寵致茲朽質復玷清途深蒙引重之私莫識醕知之地仙山重到恍如丁令之歸宣室召還行聞賈傅之命尚賒瞻晤更冀保願

回時狀元

伏審射策明庭冠名多士伏惟慶慰狀元廷評識臻道與學洞聖源旦暮昌辰超騰奇路仁義之澤將兼善於斯民金玉之聲已聳聞於海內承風竊抃馳慶未遑辱牋問之先臨荷謙私之過厚佇膺大任以耀吾儒瞻頌之勤敷宣曷究

回王郎中

右某言念幸居仁里久服於聲猷逸守官箴阻親於風

矩徒積懷賢之素闕伸置牘之儀豈意搗謙遠貽榮翰
欣審頒條之暇妙臻視履之祥恭惟某官才識高時公
忠奕世屢領蕃宣之寄浸深旒扆之知側聽褒遷式符
瞻頌披承尚阻保鍊爲宜

別京東監司赴西臺

右某啟綿力支離輒露投閒之請綸言溫厚遽推從欲
之恩事與願諧感深涕下伏念某賦性迂闊遭時盛明
徒以家聲早塵器使諫垣將幕曾屢試以無堪澤國山
城迨三黜而何補以勤禪拙沈迷簿領之勞有過知非
憔悴風濤之險尚獲神明之矜再罹嗣息之殃悲苦纏
心驚惶失志畏郡條之痕曠累部使之庇容陳力知難
叫九閭而瀝懇量能授職叨一札以頒榮解劇東藩分
班西洛身閒名美猶肅臺儀祿厚責輕真同吏隱此蓋
某官義均錫類德重包荒曲全衰晚之蹤得道譴訶之
域青泥脫翼敢忘吏部之仁斗水活鱗永識監河之賜
載思感遇罔罄敷陳

到河中謝雍帥劉龍圖

右某祇奉朝恩誤膺州寄獲依大庇竊拊下風恭惟某
官盛德映時英猷冠古夙蘊致堯之業暫膺分陝之權
化茂棠陰已坐康於疲俗寵登槐府行入贊於重熙某
受命云初棲蹤有幸尚祈葆輔式副傾瞻

謝延帥太尉

右某祇受朝恩誤膺州寄獲依大庇竊拊下風恭惟某
官勲業光朝公忠映古顯被凝旒之眷寵分推轂之權
仗鉞專征久已寬於宵旰追鋒促召行入贊於樞機某
受命云初趨承尚阻更祈葆輔式副傾瞻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右某祇奉朝恩誤膺州寄獲依大庇竊拊下風恭惟某
官蹈道深醇賦才英敏夙蘊經綸之業早膺簡注之求
攬轡宣風已坐豐於邦計泥封促召行入踐於禁林某
受命云初棲蹤有幸尚祈葆輔式副傾瞻

回同州知府朝請

某忝恩移郡揆日頒條隣大國之樂封託洪河之餘潤
恭惟某官清規表俗雅望映時被乃聖之深知膺惟良
之優寄佇還近侍式協僉言某脫駕方初瞻風徒切未
伸竿牘之懇遽貽金玉之音愧荷所叢敷陳固罄

謝陝州知府大夫

某比者蒙恩假守取道之官既獲望於下風復驟承於
異眷伸講故人之好盛敦主禮之優逮爾暎違徒布龔
黃之治入參近侍行竝徐嚴之游某方稅單車適遙外
屏未綴荒蕪之懇先垂華藻之音愧荷所叢敷陳固罄
回新鳳翔知府范學士

某分符守郡竊愧誤恩揆日頒條獲遵成矩內惟天幸
益仰賢標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才名世早升華於禁

省已深東於帝心屢殿大邦萬間佳政側聽鋒車之召
入陪法從之嚴某稅駕方初瞻風徒切置牘之儀未展
摘華之問遽臨荷謙眷之過隆祝珍調而倍切載惟欽
頌曷罄敷宣

回大寧知監張奉議

右某分符守郡揆日頒條懼衰拙之疎官愧朋知之爲
地未馳謝懇遽辱榮音荷謙眷之載隆企賢風而增慕
方賒晤對更冀保調佇迓寵休式符言願

到慶州謝兩府啟

左僕射

衰年屏迹漸謀三遠之端邊鎮分符誤被一麾之寄寵
還近職榮屆舊邦光輝已逮於覆盆歲月徒驚於過隙
載量忝冒唯極震驚伏念某錄錄無能規規自守涉世
但憂於蒿目觀時獨苦於蓬心入備諫臣言未良於藥
石出宣使指功莫著於涓埃幅巾將遂於息肩窮巷惟
期於沒齒假麾便郡聊燕息於河濱易地名藩使折衝
於境外此蓋伏遇某官夾輔王室澄清化源端委巖廊
大任方隆於柱石和調鼎鉉元功已格於鹽梅啟沃清
衷甄收舊物顧未捐於弱植誠有自於洪鈞晚歲無聊
從事已逾於三黜壯心未已乘時猶效於一鳴過此以
還未知所措

右僕射

河濱樂土方忝於郡章閫外名藩遠持於兵柄念流年
之遲暮還內閣之榮華固陋何勝彷徨失措念某伎能
譾薄藝業迂疎學未啟於斷輪才已慚於投刃涖官行
法苟全叢爾之軀問舍求田常有終焉之志偶蒙收用
未忍棄捐禁闈圖書重討論於簡牘邊陲斧鉞方鎮遇
於羌戎此蓋伏遇某官一代名臣三朝耆德廟堂決策
忠言切於借籌寰海具瞻大任隆於調鼎不忘疎賤獲
被褒升過蒙雨露之恩寔自坯陶之力窮通守節志益
固於胷中夙夜服勤功庶期於毫末

右丞太中

憂患飄零分安於退處寵光稠疊特冒於遷升俾還內
閣之華復任連城之重年鬢但驚於晚節山川無改於
當時恩大莫量懼無以稱伏念某才非應變學昧向方
得從諸彥之游適際千年之運擢居言職未能補過而
拾遺彊赴吏功不事循名而責實空踰二紀無補萬分
乞身猶幸於息肩固位敢希於投足盛時易失久絕望
於彈冠舊物不忘猶見收於墜履此蓋伏遇某官保佑
一德協和庶方獻納嘉謨奉兩宮之清問弛張夫政宜
四海之具瞻英賢方處於廟堂朽質誤分於印組桑榆
暮景雖自愧於衰遲金石素心誓不忘於顛沛

門下侍郎

司文禁閣載領於簡編假守名藩謬分於印紱過隙但

驚於歲月據鞍重攬於山川自顧瑣微何勝眷任伏念
某粗觀章句偶繼簪紳賦蕞爾之小才乏超然之遠識
一從吏役常寄迹於萍蓬久負歸心欲置身於桑梓衰
颯已隣於暮齒施爲何益於秋毫出守蒲津聽訟唯期
於卧閣統臨榆塞親風遽效於褰帷此蓋伏遇某官望
重本朝功深名教道兼資於文武學洞達於古今歸卧
里閭謝萬鍾之厚祿進登廊廟爲一代之宗臣某愧慙
悴之餘生沐便蕃之異數宣揚明詔思惠養於疲民推
廣上仁務懷來於遠俗

中書侍郎

退安散地雖自棄於明時假守舊藩蓋曲頒於異數職
載升於禁閣任兼擁於連城內典圖書出持符印故物
未忘於墜履餘光俄照於覆盆伏念某學未知方寸非
周用投身斥澤豈慕於鷓鴣竊食太倉僅同於雀鼠久
叨任使何所建明流年漸迫於桑榆衰髮已先於蒲柳
出麾河上安閒頗類於幽居促駕塞垣委寄獨司於戎
事此蓋伏遇某官發揮王度裁決政機治達本源兆姓
共勤於農畝謀無遺策四方咸偃於德風致此孱虛竊膺
褒異保完瘡痍固無間於邇遐勉勵筋骸敢自寧於夙夜

樞密

優游便郡乞身將賦於歸田繁會名區受詔俾專於持
節翰墨方還於近職旌旗復指於舊邦揣已若驚不寒

而粟伏念某學未窺於堂室器自局於斗筲誤被選掄
久更任使驅馳郡國不知髀肉之消荏苒歲時但覺鬢
毛之改數罹憂患自請退閒息駕河濱得逍遙於外補
守藩關外俄統制於中權此蓋伏遇某官平格治功裁
成武德講明萬化常進對於前旒討治五兵欲懷來於
左衽顧茲重鎮尚畀非才莫量天地之私實出陶鈞之
力發生朽質終有待於再榮淬礪鉛刀用或堪於一割

副樞

專城假守方退食於河濱內閣升華遽剖符於關外遲
暮但慚於白首褒遷更累於清時伏念某固陋鄙人飄
零疎跡悟意濫階於朝臣本出於儒家游宦積年
坐費太倉之粟躬耕有日行尋負郭之田厭俯仰以隨
人聊優游而卒歲豈宜疎遠輒冒寵榮此蓋伏遇某官
協贊九功輔成一德干戈不試獨先堂上之兵夸狄來
庭潛契幄中之算顧惟邊寄尚付瑣才方隅得預於守
藩麻廟實資於推轂高臺未輟收功終累於九層末路
爭先駑力尚期於十駕

賀左僕射蔡相公

伏審進被命書首登宰席顯赫上公之任澄清大政之
原羣生成賴於陶鈞盛禮方脩於典冊伏惟慶慰恭以
僕射門下相公學臻聖闡道協昌期久平格於泰階實
勤勞於王室居調玉鉉已寅亮於九功榮被袞衣永總

司於百揆某誤分印紱久沐陶甄三事登朝喜平津之
開閣一麾出守阻魏勃之掃門

賀右僕射中書韓相公

伏審寵膺冊命進位鈞衡內親附於兆民外懷柔於四
國大賢登用衆望攸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學洞九流
智周萬變久居宥密克壯謀猷光華果陟於公台感會
潛符於夢卜君臣堂陛素尊用於鼎司伯仲墳簞遂同
陞於袞職某侵尋末路瞻企餘光假守西陲偶坐縈於
符竹緬懷東閣阻進預於簪紳

賀樞密章通議

伏審進被寵榮超升宥密內以講脩於七德外將震疊
坐費太倉之粟躬耕有日行尋負郭之田厭俯仰以隨
人聊優游而卒歲豈宜踈遠輒冒寵榮此蓋伏遇某官
協贊九功輔成一德干戈不試獨先堂上之兵夸狄來
庭潛契幄中之算顧惟邊寄尚付瑣才方隅得預於守
藩廊廟實資於推轂高臺未輟收功終累於九層末路
爭先駑力尚期於十駕

賀左僕射蔡相公

伏審進被命書首登宰席顯赫上公之任澄清大政之
原羣生咸賴於陶鈞盛禮方脩於典冊伏惟慶慰恭以
僕射門下相公學臻聖闈道協昌期久平格於泰階實
勤勞於王室居調玉鉉已寅亮於九功榮被袞衣永總

司於百揆某誤分印綬久沐陶甄三事登朝喜平津之
開閣一麾出守阻魏勃之掃門

賀右僕射中書韓相公

伏審寵膺冊命進位鈞衡內親附於兆民外懷柔於四
國大賢登用衆望攸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學洞九流
智周萬變久居宥密克壯謀猷光華果陟於公台感會
潛符於夢卜君臣堂陛素尊用於鼎司伯仲墳簞遂同
陞於袞職某侵尋末路瞻企餘光假守西陲偶坐縈於
符竹緬懷東閣阻進預於簪紳

賀樞密章通議

伏審進被寵榮超升宥密內以講脩於七德外將震疊
堪豈意謙私首貽榮翰辱寵褒於華袞荷重惠於象金
展晤匪遙保願爲祝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比者叨奉上恩併還舊秩棲迹尚叨於封部茲行誠賴
於廕庥揣拙分以逾涯奉訓辭而曷稱此蓋某官義深
錫類德盛包荒軫舊物而不遺借片言而爲寵致茲衰
晚復被東求社木百圍既久慚於無用鉛刀再割諒難
必於收功屬便道以之藩阻趨塵而拜賜載惟感戀曷
罄敘宣

回步軍苗太尉

右某比者誤被朝恩再膺寵寄邑里尚存於故老山川

復覩於舊封顧遲暮之何堪蓋獎存之有自伏惟某官
沈潛妙算卓犖英才擁旌久握於帥權出塞屢分於將
鉞折衝萬里指點虜於掌中制勝兩楹出奇兵於堂上
職嚴武衛任總師千軫舊物而不遺借片辭而爲寵致
茲忝幸曷稱眷私未遑置牘之儀先辱貽音之及載惟
感頌曷罄敘宣

賀秦州范龍圖

伏審光被命書出臨藩閫飭轅門之三令懷屬幕之諸
戎側聞屏翰之賢深協搢紳之望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才兼文武學洞古今衣冠有待於宗師宇量素懷於遠
業麟符守土已載領於旌麾虎節治兵果嚴持於斧鉞
巨鎮昔推於秦隴提封密邇於河湟壯樓堞以連城列
韃橐而夾轂某幸聯末契竊慶異恩屬部歡迎望朱轡
而入境故人登用思白首以彈冠瞻詠之勤敘陳難既

賀秦州吳待制赴闕

伏審光膺詔札入覲宸廷造朝榮踐於文昌解組遽違
於邊服伏惟戶部侍郎誠開金石文麗丹青啟密勿之
嘉謀處光華之近列分權龜紐時未歷於再朞賜對龍
墀顧已深於三接未遑贊善先沐惠音聞六轡之啟行
屬九秋之方晏勉其保嗇聊慰繫瞻欣戀至深序陳莫罄
太原到任謝宰相執政

右某啟比膺恩制就易師權仍增書殿之華適付屏門

之重辭榮莫遂彌劇愧慚涖職云初率皆忝冒此蓋某
官代工有體全舊爲心忘其齒髮之衰付以兵民之寄
初臨藩鎮唯祇畏於簡書夙恃鈞庥更仰資於廟略瞻
頌感激實倍常情

回知鄭州陳龍圖

分服鄉邦方慚竊祿易麾邊閫彌愧優恩宣上化以方
初企高風而徒切某官忠良挺操愷悌存心久翔侍從
之華屢寄藩宣之重未遑馳問先辱緘滕感佩攸深敷
宣罔罄

回延帥趙端明

伏審中權報政秘殿升華矧惟耆哲之賢益重專征之
寄高才映古重望冠時久參法從之榮夙寄長城之任
果膺異數益簡上心竚奉綸言別登初任顧慶儀之未
展辱榮問之先臨感愧兼深敷陳罔罄

西京韓相公賀冬

伏以陽德方升振嘉生於潛戶天端首正候祥氣於迎
雲恭惟某官望重累朝德尊元老方告猷而翊國暫均
逸於留都坐推及物之仁茂集履長之慶顧惟衰跡遠
託餘庥瞻頌攸深敷陳罔罄

賀中書僕射劉相公

伏審典冊告廷公台進位欽聆褒制均慰輿情恭惟某
官川嶽儲靈珪璋挺瑞懷久大之賢業際光華之盛時

出入三朝始終一節逮真人之訪落陪機事之贊襄德
合天心功符世賴具瞻隆於民望注意簡於宸衷果膺
夢卜之求入正鈞衡之任延登揆路升踐宰司論道經邦
告嘉猷於我后奮庸熙載下膏澤於斯民益隆乃聖之知
永輔太平之運屬居蕃服阻慶賓閑置牘翹誠敷文罔喻

賀蘇右丞

伏審光膺制命進轄文昌三事得賢萬方交慶某官德
器端重學術淵深體明哲之姿挺直方之操進退不更
其守言行必本於忠故沃聖心尊崇王度果繇中憲入預
政機蓋人望之久稽故與情之共快載惟欽仰倍越常倫

簽書樞密正密學

伏審顯膺制綽榮貳鴻樞簡自上心協千僉論某官高
才映世直道事君維古訓而是經輔聖猷而濟美果繇
天府入掌機衡躋侍從之清班未容溫席參弼諧之道
列寔慰具瞻某適遠賓閑阻通慶謁欣企之素敷敘奚周

回工部李侍郎

恭審光膺中詔進貳冬官當賢哲之彙征實朝廷之盛
事行登近列益副僉言未遑簡牘之脩先辱緘滕之貺
愧銘交至敷敘奚殫

賀趙內翰

伏審光奉制恩榮登翰苑豈特儒林之推重固宜國體
之增華邦寵既行朝僉胥慰某官器深且博德厚而淳

薰然君子之慈隱若大儒之效果膺芝檢入掌辭林典
章暫繫於發揮民物尚需於康濟顧未遑於脩慶愧先
辱於貽戕欣感攸深敷陳曷罄

賀知定州許資政

伏審懇辭機務榮嚴名藩爰擇剛辰已開盛府諒惟慶
慰恭以某官純誠亮直和惠敦方重望鎮時精忠體國
雅挾佐王之畧克成輔世之功名以盛而不居賢因勞
而思佚暫繫舊德坐鎮朔陲方布上恩已聞於美政再
調元化行副於具瞻竊幸衰蹤匪遙善庇方積懷賢之
抱先煩置牘之儀感愧兼深敷陳罔罄

回文太師

伏審連上奏封懇還政柄雖勞謙之曲至顧體貌之方
隆況已協於康寧敢與聞於去就伏惟某官道行當世
名軋古人早得位以濟時晚未忘於憂國奇兵不再建
宗社之元勳大節可書作邦家之盛福親輔三朝之治
尊爲萬乘之師會初政之清明因上心之恭默爰起大
老以圖久安天下想聞其風廷臣無出乎右長城在望
坐消邊境之虞寶鼎復來自使朝廷之重偶愆和豫稍
倦晨昏浩氣內融明神陰相不假著龜之卜已聞藥石
之功遽辱誨音願從高退然而公旦雖老不離成周山
甫就封永懷王室蓋義之所在則雖出猶處道可以進
則當止而行矧五詔之丁寧而兩宮之倚注欲立非常

之事方須不世之謀曾是弱姿徒煩委教再三加命雖
逾考父之恭九十在公尚覺鬻熊之少願回冲挹以就
太平

謝同知樞密院

右某啟輔弼之任必唯其人樞機之權尤慎所與蒙恩
忝冒撫已震驚伏念某賦命數奇受才不敏學古雖專
而疎於接物更事徒久而昧於趨時唯知義命之安敢
意功名之會值遭與運拔擢過優豈茲一介之微可陪
三事之列南箕之名匪實鼯鼠之技易窮自知甚明懇
辭弗獲莫回成命終冒殊私深虞竊祿之譏曷副經邦
之望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廊廟之間材
適長短之用陶鈞之內器無苦窳之嫌致此孤生驟當
大柄敢不勉濟協恭之議益堅許國之心仰稱茂恩册
醴洪造感銘之素敷敘奚周

又

比者祇膺告命獲貳樞庭越次而居殆非其分徒深形
於懇避終進冒於恩榮伏念某學古甚迂承家不克偶
緣際會亦預招延少也無成蓋乏適時之畧長而不偶
殆繇接物之疎空歷四朝未聞一善敢祈晚節併被殊
私進以美官還之要地清途入踐未逾三月之賒機事
與聞乃筮八人之列靖言非據靡自遵安此蓋某官道
可濟時心唯體國謂技能之雖少且事任之常更陰借

品題使階進用智謀非遠知難就於功名忠義在前敢
自羞於門戶庶幾小補永服下風

賀知河中府王待制

伏審光奉詔綸進居文閣既遷升於顯地復鎮守於名
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道極淵源學臻堂奧廊高明之
遠識挺卓越之宏才嘉謨沃於上心儒術施於吏事披
文禁闈遂從金馬之游問俗大邦方任銅魚之寄某久
嗟離閣載預交承向風但切於馳情晤語未期於促膝
喜聞持節莫遂造門思詠良多敬陳難既

范忠宣公集卷第九

范忠宣公集卷第九

經解

進尚書解

臣近奉德音俾將前世君臣議論諫爭之言編次進呈
臣以史籍浩博采掇未能遽就而君臣之際莫盛於堯
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關於治道者
錄爲三十章仍於每章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意
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伸裨補之誠幸陛下
赦其愚而少垂采擇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堯典

堯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品題使階進用智謀非遠知難就於功名忠義在前敢
自羞於門戶庶幾小補永服下風

賀知河中府王待制

伏審光奉詔綸進居文閣既遷升於顯地復鎮守於名
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道極淵源學臻堂奧廊高明之
遠識挺卓越之宏才嘉謨沃於上心儒術施於吏事披
文禁闈遂從金馬之游問俗大邦方任銅魚之寄某久
嗟離閣載預交承向風但切於馳情晤語未期於促膝
喜聞持節莫遂造門思詠良多敬陳難既

范忠宣公集卷第九

范忠宣公集卷第九

經解

進尚書解

臣近奉德音俾將前世君臣議論諫爭之言編次進呈
臣以史籍浩博采掇未能遽就而君臣之際莫盛於堯
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關於治道者
錄爲三十章仍於每章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意
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伸裨補之誠幸陛下
赦其愚而少垂采擇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堯典

堯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臣某曰堯知鯀方命圯族而終以四岳之言而用之至于九載然後殛之可以見聖人不以已之智識出倫過人而違衆獨用也又不以一鯀不職而遽易三考黜陟之法也蓋人以久則可責其成功若歲月不久而中易不唯大功不成而黜者亦得以爲辭然非堯德之大孰能容之故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

大禹謨

禹言於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注云帝謂堯也

臣某曰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又君牙曰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故雖舜禹在上而不敢忽天下之務復相戒以艱難信乎君臣之不易也善言不隱則賢者皆進用衆捨已則君上無過困窮不廢則不困窮者可知以舜之大聖而稱此可見惟堯爲能又見乎爲君之難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固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某曰有憂虞而後戒捨法度而自任留心于樂
逸任人以疑貳忘道以求名違衆以徇己皆中主
之所不爲而益以戒舜可見古之君臣相戒深切
而益能盡言舜能善聽也匹庶不以善鬪服隣里
王者不以善戰服戎狄唯無怠荒庶政脩舉則夷
狄自賓

臯陶稱舜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唯輕功疑唯重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
有司

臣某曰孔子曰寬則得衆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
能有以見居上不以寬則刻急而鮮仁臨下不以
簡則叢脞而害政唯好生之德可以服民心民心
服則有恥而從化自不犯於有司矣

舜曰咨禹唯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
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祗再見替眚夔夔齋慄替亦允若至誠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某曰禹受舜命徂征有苗聞益之言遂拜而班師信乎能取善而不以己智自任矣舞于兩階而有苗遂格信乎文教之可以服遠至誠之可以感物矣後之人君有興甲兵危士民與異類爭一旦之命使生靈肝腦塗地而欲安民阜俗不亦遠哉

皐陶謨

皐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敦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兪受敷施九德咸事

臣某曰夫脩身必在慎思久行慎思則無悔久行則人信然後可以厚族人而善人皆勉思翼戴矣自近及遠之道在此而已知人之難宜察以事而象恭滔天巧言令色者聖人尚或畏之取人之道不可不廣故於九德各取其所長但人君能合而

用之則九德皆見於事爲矣

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某曰夫幾微之不可以不慎也以舜禹之聖尚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而至萬事矧後世之君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臣某曰聖人以民之視聽爲天之視聽故萬事不可不察於民也則民之可畏如畏天矣故曰可畏非民則君之施於民者可不慎哉

益稷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哉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臣某曰夫止者所以制動也人君不先自安所止則好惡無節矣是以君正則臣直先安其止而動則天下大應之然後可以明享上天之休命夫君臣相親則萬事治宜其舜之再言而喻以手足耳目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臣某曰萬國衆賢皆帝之臣在帝能舉而用之爾

進之以言試之以功然後賞之以車服既明試之
有法則羣臣孰敢爭先而進乎孰敢不謹奉於職
乎向若舜不如此施爲使賢愚同進則宜其無成
功矣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某曰股肱之臣喜於任事則君德日起而百官
安職矣臯陶復戒舜以興作宜慎法度而屢加省
察廼有所成君有明德則良臣獲進君道煩細則
萬事墮惰此有虞君臣相戒之言萬世之成憲也
可不慎哉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
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

上者奈何不敬

臣某曰孟子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則民爲邦本也宜矣又曰得其心斯得民矣則可近而不可下也明矣夫人君處於億兆之上而安者非力能制億兆之人也所恃者上下之分君臣之義耳以分義之微而馭兆人何異朽索之馭馬哉苟君失其道則匹夫皆可以勝之矣大凡不明之怨其怨必甚故杜牧言秦民不敢言而敢怒也故聖人達民之情而宣之使言所以圖怨於未見之前也禹不獨行於其身又以訓後嗣慎哉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臣某曰夫聲色貨利人皆好之惟聖人爲能無欲用人如已則心一而無疑間故動有成功夫以成湯之德不以無過爲美而以改過爲美不以法令服民而以寬仁彰信於民則聖王所行與夫申韓雜家之說異矣

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某曰聞善不懈則德日新矣謂人莫已若則士

自滿矣以義制事則不自任矣以禮制心則無暴慢矣屈已取人則能自得師矣故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若謂人莫已若則人之善言皆不可入矣人之善言不可入則過失雖多而不聞矣怨怒雖盈而不恤矣如此者不亡何待好問而行則合取衆智而過不在已豈不裕哉自用則專其私意而過必歸已豈不小哉

湯誥

湯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臣某曰孟子謂治人不治反其智夫金不成器由陶冶之不良也民不爲善由教化之未至也故萬方有罪罪不在民而由上之德有所未孚爾然則禹湯罪已亦其誠矣

伊訓

伊尹訓太甲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臣某曰夫從諫弗拂而古人是若則君道明矣與人不求備則能任人之長檢身若不及則喜聞已之短任人之長則人盡其才聞已之短則已將無過夫爲人上使已無過而人盡其才天下安有不

治者哉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某曰君不厭小善則可以成大德故爲天下之慶不恤小惡則可以成大禍故墜厥宗有以見人君不可以小事忽於聽納而憚於更張也

太甲中

伊尹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臣某曰傳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人君不脩身則百姓不信其命令故須先脩身使己之德信於天下則民從而化之迺爲明主

又曰無時豫急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臣某曰見近效而忘遠圖視不明矣聽近習而疑君子聽不聰矣惟能見遠大者爲明能聽有德者爲聰則君道之美垂無窮矣

太甲下

伊尹訓太甲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臣某曰升高自下陟遠自近蓋言人君之德以積

累而成庶事皆有漸也夫民事至重不可以輕舉
尊位至危不可以驕處凡人之情喜於合已故迎
合之人易進惡於異已故忠直之言難入苟非明
君以道而求其心則邪正亂矣君好以辯言拒臣
下則臣下之情不能盡臣下之情不盡則政斯亂矣
咸有一德

伊尹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
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千萬方
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
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
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一

臣某曰聖人久於其道則爲常德在易常卦之初
則曰浚常正凶象曰浚常之凶始求深也故人君
欲行常久之道不宜深求於其初則人情不擾而
位可保也夫君臣一德則動而獲吉能當天心故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又曰予有臣三
千惟一心致一之道在人主推誠待下無偏無黨

則衆心咸服故能一矣

又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臣某曰人君自廣以狹人則羣下之情不通一夫一婦不能自盡其情人君猶不能成功况士大夫乎

說命上

高宗命說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臣某曰人君不以納諫爲難而以從諫爲難能從諫則羣臣之善皆歸於君矣合天下之善以爲政

安有不聖乎

說命中

說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

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
成德

臣某曰天之聰明廣大含容故人君當法則之夫
號令不慎則貽羞辱甲兵不慎則召寇讐衣裳當
擇人而後賜干戈必省已而後動君能信此則無
不休美夫官及私愛則士不勸爵及惡德則民不
安慮事不可以不善舉動不可以不時矜能眩智
者自滿之道事事有備者消患之本寵小人者欺
罔之言日進非納侮而何志欲革俗而嗜好不免
同俗非恥過作非而何傳說陳此言高宗信而服
行之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可見賢臣戒君之

深切也行此數事而中興商祚可見王道之簡易也

說命下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
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
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乂列于庶位

臣某曰夫人君不可不學不學則聞見狹而智不
明聞見狹則遠大之言不能用智不明則邪佞之
說易以欺况天下之廣萬務之衆不可率已意而
治之必當稽先王之成法莫大乎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之道人君信懷此道積于其身使邪說異行不能惑亂然後廣用賢俊列于衆職而王道成矣

洪範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熒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臣某曰人君立大中之道則政化平均民不窮天而俗皆好善是錫五福于天下也上無偏政則人無朋比而咸趨大中雖有不合于中但未入於咎惡皆可容而納於中道故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此之謂矣夫有才有爲之士患在行不羞進行不羞進則挾才爲姦足以亂國進其行則其才可用足以興邦人君又當脩德使正人好于我家然後人陶善化而下無罪辜人君之心當如止水不作好惡偏黨其邪正自辨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旅葵

召公作旅葵訓于成王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固以盡人心狎侮小人固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臣某曰孔子謂使民如承大祭則君之盛德在不狎侮而成也人之聰明志意惟可用之於道不役於無益之事則百度斯正當以賢者爲寶不以珍奇爲寶又能不忽細微則大功可成君或不恤小過而憚於改爲終將虧損大德九仞之山起於累土或闕一簣則妨成功况甚於一簣者乎

無逸

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臣某曰聖人欲聞其過如此之急也其反身克已如此之深也雖聞怨詈之言不止不怒而又自脩恭德曰朕之過信如此宜其見美於周公而爲法

於後世也有不信此道之君爲人壽張幻惑則信而怒之矣

君陳

成王命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臣某曰上之化下如風之偃草則上之所向不可不慎也凡有廢興出納之命必與衆人虞度俟其議同而後行之夫忍小則可以成大容衆則可以成德舉直而錯枉則使枉者直民之從上惟視其所好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以命令驅之而身不自行則民終亦不從也

罔命

穆王命伯罔爲周太僕正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臣某曰僕臣王之賤官而皆必用正人可見人君左右不可以便辟邪媚之人爲僕侍也後世宦官僕侍既乏正人吉士而人君朝夕與處或訪以事

則以淺狹憎愛之言開導人主又豈止非先王之典也可不戒哉

右臣竊觀二帝三代君臣議論之際皆言切而意遠宜於後世治亂無不關也而輒釋以愚臣淺陋之言固不能發明奧義惟陛下稽古博達深求其旨則益遠益大將可以比隆虞夏商周之盛矣惟陛下留神愚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范忠宣公集卷第九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

記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

予自少喜爲山水之遊凡所至有各山勝槩雖遐險必造焉治平二年自侍御史責倅安陸安之西有金峯山山有古白兆僧寺時道人垂素爲之長老而衆皆稱其名德寺有本朝列聖御書歲時郡遣從事檢校予到官纔數月遂自求以往至則愛其林泉幽茂壙谷深邃周遊登覽而邀素從焉惟法堂土木新詢之則素所營也予益嘉其必善又至僧堂北隅有老屋若殿而小視其榜則經藏也素指謂予曰此雍熙中所建有龔御史石

則以淺狹憎愛之言開導人主又豈止非先王之典也可不戒哉

右臣竊觀二帝三代君臣議論之際皆言切而意遠宜於後世治亂無不關也而輒釋以愚臣淺陋之言固不能發明奧義惟陛下稽古博達深求其旨則益遠益大將可以比隆虞夏商周之盛矣惟陛下留神愚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范忠宣公集卷第九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

記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

予自少喜爲山水之遊凡所至有各山勝槩雖遐險必造焉治平二年自侍御史責倅安陸安之西有金峯山山有古白兆僧寺時道人垂素爲之長老而衆皆稱其名德寺有本朝列聖御書歲時郡遣從事檢校予到官纔數月遂自求以往至則愛其林泉幽茂壙谷深遠周遊登覽而邀素從焉惟法堂土木新詢之則素所營也予益嘉其必善又至僧堂北隅有老屋若殿而小視其榜則經藏也素指謂予曰此雍熙中所建有龔御史石

記在焉然地址隩僻蠹腐所滋遊禮者或不能至將徙而置于大殿之西爽塏之地而新之予詢其期則曰釋子舉事待信施而集雖志於有成未可必其期也予移官去後一紀謫守義陽距安爲近地僻少賓友思得素談老莊而聞其老益高介棄其寺而庵居罕與俗接子謾以書招之書未達而素已惠然見訪矣語道之暇因曰昔者欲徙之經藏今已成矣自治平三年冬十月經始至熙寧四年夏五月告畢計用檀施之財八十萬將刻石以記歲月願公爲我書之予曰師嘗自謂傳達磨之宗不立語言文字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奚取五千之書而復新其藏爲又以一切有爲皆如夢幻已則忘之

何用歲月名氏之記而求知於後人哉師曰不然夫衆生靜明真心與佛齊等由情著於物故醫而爲病佛猶良醫知病之本皆稱其淺深緩急爲藥以治之今之經猶對病之藥也物之感情無窮故衆生之病無窮則其所治之藥亦無窮此五千之書所以必有也今之經藏猶藥之府也則其棲貯不得不嚴將以應夫病者之求則亦藥之肆也其置設不得不顯此藏之所以必徙而新之也夫凡前人有爲必告後人以爲之之意則庶幾其守而不墜矣此記之所以必作也予聞師之言愛其有理故爲之書元豐元年冬十有一月壬申記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蒲舜都也秦分爲河東郡地沃人富自漢唐至今爲秦
晉之都會固宜人物之多奇也薛氏爲河東著姓世有
顯人皇朝樞密直學士樂安公以清德直道事太宗及
真宗皇帝門族尤盛今中大夫公即其第幾子也象賢
繼世詔封五郡三領部使四典巨鎮高識懿行爲時名
臣六十丐閒七十請老以三品歸第乃於郡郭之東北
披岡帶河擇爽塏之地遠城市之喧築室以居焉因所
封之郡名之曰樂安莊前啟重門內曰含幽閉關却掃
非幽人佳客履迹罕至南北分爲二園其西種杏數百
中曰靜居內外重寢妍華芳卉交植於庭疎竹蕭蕭書
石雪頂開軒對之各以爲名其北曰逸老堂乃公寄傲

宴息之所也其東曰三經堂以藏儒道釋氏之書公以
寄懷於簡冊也其西曰無無堂公自以無欲無營又取
夫莊生之言而名之也東南構亭築址數仞中條太華
列峙如屏其最近者有五老峯因名曰五老榭次東爲
臺登覽曠迥清宵月明千里如畫名曰日月臺莊西北
隅據垣乘高下列蔬圃時使老圃村童引水溉畦名曰
瞻蔬臺積土踰尺周植美楸春花夏陰如幄如蓋名曰
楸壇芳條雲布繁英玉坼垂架飄香深若洞戶名曰醱
醱塢脩篁擁徑翠影蒙密新筠解籜嘉色如染名曰猗
猗塢衆木交陰晝不見日清風自來好鳥時下名曰翠
陰塢鑿井轉車以汲甘泉或沈浮瓜李揮弄冰雪或烹

茶茗蔬飲啜醴外設客舍庖廩廐庫殆將百楹其締
構製作儉而適用潔而不華夏無蠅蚋之苦冬無風霰
之患其服用皆陶器藁床褐裘葛衣俾君子有以取法
小人無所可欲蓋盡得夫郊居之道或霽色澄明開軒
極望或落花滿徑曳杖行吟或解榻留賓壺觴共醉或
焚香啟圖書自娛逍遙遂性不覺歲月之改而年壽
之長也此其遊適之樂居處之安又稱其莊之名矣今
士大夫或身老食貧而退無以居或高門大第而勢不
得歸自非厚積累之德鍾清閒之福安能享此樂哉愚
將老矣固將做公而退也以人事之難必姑識公之善
處以自勉云公名倅字肅之

王尊道先生講學記

古之哲王一道德以同俗故自鄉黨至于國都皆設學
校以教其人凡爲士者自少至長必處于學其所學者
惟先王之道則在乎先誠身脩已而後有施于人故其
仕而立于人之朝也則用其所學以事其君而治其民
故其君之所聞者皆先王之道德民之所服者皆先王
之教化然後君得以爲堯舜之君而民得以爲唐虞之
民矣自周衰秦漢而後學校養士之法既廢則士之所
學不必誠身脩已而各務肆其所爲是以邪說怪行得
以眩亂乎其間故仕於朝者非一道也致其君者非一
術也施於民者無定法也甚則至於國異政而家殊俗

矣而欲致其時於堯舜三代不亦難哉今之爲士而知斯者有矣患無位而不得言也有位而言者有矣患乎不能行也若其林野丘園之士能自奮勵篤信先王之道不待上之教化而推其所學以教導於閭里如古之所謂庠序者則見夫滑之胙城尊道先生焉先生讀聖人書窮之三十年五經之旨卓然自得不爲諸儒傳注之所牽其言行淳質亦未嘗有繆於道故滑之學者多歸之先生乃爲之講解俾識其所趨向又作室以延之而名曰講堂俯堂之北則其先君之墓也或者以爲非絃誦之地先生曰吾聞立身揚名所以顯揚也吾孜孜於是道勉其身於君子之途者是使吾親爲君子之親也顯孰大焉苟吾親有知聞吾朝夕講聖人之言於此顧不樂哉又况使鄉里之人瞻斯堂則知吾先君之墓則吾親之名蓋亦不朽矣先生以是言語予而欲記焉予昔先生之青衿也其言雖不足發明先生之道而且不敢以辭故因感學校之廢復樂先生能自奮勵以先王之道教導其鄉里而爲之記云先生姓王氏名大中尊道即其字也時治平四年九月記

序

司馬公詩序

古之君子修身以齊家然後刑于國與天下蓋其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幼而視之長而習之不爲外物之

所遷則皆當爲賢子弟猶齊人之子不能無齊言也書
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由此
道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重天下其脩
身治家動有法度其子弟習而化之日趨於善蓋亦不
言之教矣又伸之以詩章俾其諷誦警策則其積善貽
謀之道可謂至備宜其子子孫孫世有令人苟尚不能
自脩而入於君子之塗者則其人可知矣宏予之子壻
也持公詩求序於予予樂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之熙
寧八年月日高平范某序

舊本後有堂日示康廣宏
律詩一首今附入第五卷

完美集序

自古國家將興隆平之運建不拔之基者則必上天爲
生賢傑之佐啟佑其主戴翊其世而成非常之功故有
商之興也湯得伊尹高宗得傳說周之興也文王得呂
尚宣王得申甫漢之興也高祖得三傑光武得寇鄧唐
之興也太宗得房杜肅宗得郭李故皆能光啟皇圖成
中興王業至于我朝仁宗皇帝垂拱無事久道冠百王澤
浸四海純誠駿德格于皇天故天將錫我宋以無窮之
祚是生良弼以贊襄大議定策元綱蓋天下於泰山之
安神道有履孟之固時則有若康節張公以清德直道
奮於寒儒歷職試位由河東轉運使入爲御史知雜正
色抗論以肅朝政仁宗從諫知臣眷公甚厚公感上知
遇夙夜思報于時國本未立公因啟建儲之議事未果

出典外藩及拜御史中丞復進前說仁宗益愛其言而將行之遂用公爲執政至嘉祐末公既爲樞密使長西府會韓魏公爲元宰二府協力以贊丕命英宗皇帝遂繼大統公之勲烈輝映萬世乃退身養道十有餘年康寧壽考薨于正寢而朝廷贈有誥謚有議士大夫慕公之德者哀有詞祭有文及銘於壙紀於碑而狀於太史者皆所以述公之功德然尚得其髣髴而未之盡也至令上特題其碑之額曰清忠舊德之碑然後公之大節於是乎稱矣國家崇德報功之道於是乎備矣天下脩己爲善之人於是乎勸矣一舉而三善從之可不謂之美歟在昔人臣立大節成大功爲天下士民之所稱愛者未必見知於時君居高位席盛寵蒙遇於時君者未必見稱於士大夫善其初者未必能保其終盛其名者未必能安其身如公者兼得而竝有之可不謂之完歟嗣子虞部君集公之贈誥謚議哀辭祭文行狀碑誌爲上下二卷以藏于家以傳于世蓋孝子繼志述事之一端矣屬某名其集而爲之序某以先君文正公有同榜之契而知公行事爲詳義不得辭請名其集曰完美因以公之大節而敘其說云

銘

布衾銘

藜藿之甘縑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

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
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
然顏樂箠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
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鼎銘

河內之范文正之嗣以薦以享子孫勿墜

青詞

祈雨

天心仁愛遂羣物之長生神道聰明感至誠而善應下
國方罹於耗斁真科曲示於祈禳敢瀝懇以求哀冀轉
蓄而爲福伏念臣欽承君命假領帥權爰當莅職之初
適遇荐饑之後盜賊盈獄餓莩蔽塗賑發將竭於困倉
疲瘵尚虞於溝壑近從初夏復遭亢陽田野焦枯公私
窮蹙豈斯牲之敢愛曾靡神而不宗徒罄羣心未蒙嘉
澍臣之危懼日甚焚悞疾慙虐之方揚嗟民命之近止
叫闕無路踏地何容是用祇叩琳宮虔遵寶籙降九天
之真聖延三界之靈神恭備豺獮之誠仰致潢汙之薦
敢冀高穹悔禍上帝垂慈霈爲三日之霖滌此一方之
沴不違物願咸繫鴻私

刑獄

元功默定願動植之難量天德好生諒祈禳之可格既
昧效官之術敢忘謝過之心伏念臣領郡再期長人萬

室慎罰固遵於國典用刑恐戾於物情或因繫踰時或重輕失實或欺誣罔辨或疾苦不聞矧庶獄之繁興豈斯民之多僻蓋在位之移風之舉故編氓無遷善之由積痛憤于九幽貽凶苗於一境敢伸精禱庶格洪休是用恪奉仙儀嚴陳法供普祈衆聖延降上真伏願錫福庶民降康下土滌園扉之寃滯佐比屋之熙淳更願帝化所陶不犯晝衣之禁民知遠罪常無觸網之愚誓堅忠孝之誠仰荅乾坤之造

禳謝

大道難名默運生成之化至神莫測潛司禍福之權顧纖介之微軀沐堪輿之大賜敢忘報謝用致忱誠伏念臣幼服儒風早蒙道廢職免耕桑之苦身無飢凍之憂親遇聖明官居繁要姻族百口不逢天橫之菑仕宦四方常脫傾危之禍報國蔑聞於績效臨民有愧於循良自知祿厚而才輕惟懼福盈而禍至是用虔依秘範延降上真勉脩豺獮之誠恭備蘋蘩之薦敢望好生垂德福善敷恩保家國之和平遂性情之安逸行身迪吉爲道日新悉均動植之倫咸享康寧之福願堅善行仰荅鴻私

禳謝

大道難名默運生成之化至神莫測誕彰感應之方是以聖賢益務於畏天豺獮猶知於報本竊念臣生居善

族親遇明時由父訓以入官荷朝恩而尸祿罪雖多而苟逃禍謹德靡積而濫享休寧豈愚分之能招蓋陰騭之潛佑故敢恭脩薄薦延降上真嚴醮席於中宵遵立科之往範固揆幽微之品用伸禳謝之誠伏願諸聖垂慈明靈洞鑒察丹衷之懇懇錫多福之穰穰庶乎家族平康身心安泰長幼罔罹於蕃害公私常免於訟刑誓堅爲善之誠仰荅難謀之造

禳謝

大道難名運真功於不宰至誠有感通神化以無方敢稽金簡之明科延降玉虛之真聖恭脩薄薦庶達微誠伏念臣生遇明時幼聞義訓紹簪纓於仕族竊台鼎之榮名脩己安人既慚於成德代工理物固乏於周才常虞祿厚以貽殃每懼器盈而致覆衰疲感疾蓋盡瘁而弗勝旱暵興苗亦燮調之無效徒欲報君而竭節復嫌冒寵以妨賢進退惟艱憂思曷濟是用虔遵寶籙恭啟蘭場祈元造之垂慈覬上靈之敷佑庶俾道由天相輔聖化以無虧善克世傳守先猷而不墜然後閨門舉族共臻安泰之祥蒲柳餘生早遂退閒之福誓堅素守仰荅鴻私

禳謝

洪造無私雖不言而示化之神莫測諒有感而必通虔遵金簡之儀仰叩璇穹之聽伏念臣幼承道廡長遇聖

時荷恩眷於累朝叨顯榮於三事常念滿盈之戒每希
止足之心爰自去年得辭大政既免觸藩之困幸逃覆
餗之羞雖嘗違於蕃屯亦屢銷於禍釁用舍偶完於素
節退休將遂於本心豈愚慮之能周實神靈之陰相是
用罄伸丹懇歸命上真尚虞衰晚之多艱猶覬保全於
終吉更願身心康樂家國安寧子孫蒙德慶之祥骨肉
享安平之祉早遂引年之請咸蠲違道之愆俾於衰暮
之齡錫以清閑之福臣敢不服膺聖訓克意善經盡蒲
柳之餘生荅乾坤之大賜

禳謝

洪造難誌降災祥而在德至神莫測召禍福以唯人積
行累功當效聖師之久禱識昏情蔽敢云愚慮之無愆
故僊經開禳謝之科禮典有報祈之祀罔揆桑榆之景
輒脩豺獺之儀仰叩高真竭依妙教伏念臣生蒙道廢
品與最靈繼承慶善之門遭遇聖明之世歷塵仕路兩
玷宰司有位無能虛名過實既乏致君之畧曾微及物
之功矧復形憊而神消齒衰而耄及或刑賞之失當或
議論之過中流弊久長貽蕃庶自難知覺釁積纖微
尚逃尸素之誅獲全進退之分豈圖殘朽猶覲安全蓋
君父之深恩亦神靈之密佑敢不追循往咎懺謝前愆
誓堅止足之心永絕貪私之妄伏願上真降佑衆聖垂
慈護持向善之誠開迪自新之路完戰兢之晚節保閒

退之餘生更願家族平康子孫孝謹永賴昇平之化不
逢非橫之殃

禳謝

洪造難誌雖無私而示化至神莫測諒有感而必通靡
量微眇之誠輒覲高明之鑒竊念臣生逢聖世幼習義
方遭遇忝歷於四朝年齒將彌於六紀兩叨言路十領
郡符三總帥權五更使寄驟由樞筦再陟宰司或持生
殺之權或操刑賞之柄輕重固多於差誤施爲或爽於
中和冒榮寵以踰涯積咎愆而既久揣分每驚於盈滿
於身宜被於菑殃然猶享寵祿於近藩保行藏於善退
婁室危病旋獲痊安目視昏蒙幸無苦楚既乏功行之
能致莫原僥倖之曷從上由君父之恩容陰賴神明之
相佑是敢輒伸丹懇仰謝真功伏望聖衆垂慈羣靈延
貺更願乞骸遂志養疾如期保家族之平康完桑榆之
晚節誓師慈儉仰荅生成

請死

物居過盛必有虧頽器忌滿盈理當顛覆矧無才德宜
取危言猶可自知難逃天鑒伏念臣生蒙道蔭長遇明
時世習儒風存心必歸於仁義家傳聖訓立身咸倣於
詩書早承教於父兄晚叨榮於禁近再持宰柄十領州
麾今則感疾顛危垂年遲暮精神荒落手足萎蕤舉必
待人神將去體敢求延於鐘漏冀速返於泉扃伏望諸

聖垂慈上靈降佑且就匱盤之清潔靡羅牀枕之艱辛
而况平生絕施設之殃自信無潛藏之慝宣尼嘗曰丘
禱久矣釋氏有云我向則消臣謹當永結勝緣堅持正
念期爲慶瑞以福善人或有光靈仰禪神化

疏

同天節功德疏

右臣伏以西方妙教實資有道之因太上真文能益無
疆之算方正陽之盛月乃誕聖之昌辰延梵衆於精廬
肅道流於淨館潔伊蒲之饌奠調禦之等慈誦靈寶之
篇宜虛空之來相集多祥於帝所符善祝於封人竭螻
蟻區區之誠但瞻禮於北闕祝神堯魏魏之壽願獻頌

於南山臣無任

同前

右臣伏以露囊紀節星電標祥當正陽用德之辰祈上
聖無疆之算集法筵之清衆誦貝葉之真文天子萬年
願固岡陵之遐福封人三祝徒殫蟻蟻之微誠

私忌疏文

右伏以奉先追遠敢忘如在之誠供佛營齋庶備薦嚴
之福爰當諱日恭集妙因伏願慧日圓明智燈寂照悟
萬緣之非有了諸幻之無常不染一塵頓超十地

慈聖周祥道場疏

右伏以真遊遽邈奄及於暮周佛事致嚴恭崇於梵界

太皇太后德侔坤載世賴母儀爰當新穀之升始及收神之旦聖孫孝享昭格於天心率土永懷咸均於孺慕仰資僊馭式仗勝緣

同前

右伏以仙蹤既邈奄及於周祥佛事載嚴用伸於永慕式薦在天之福罄輸率土之心恭惟尊號皇后定策兩朝參功十亂高名輝於圖史陰賜被於華夸爰當厭代之辰虔設淨方之供伏願夙憑覺慧超證真乘悟圓妙之勝因佑延鴻之寶祚

奉旨詣河濱西海祈福消菑道場疏

右伏以金輪正覺確立正法降度玉鏡高真每應誠而孚佑至誠所達有感必通恭惟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恩霑動植擁百祥之大順錫五福於羣生以道乘禧自天垂佑宜享襲甌之吉旋臻勿藥之休仗幽贊於勝緣增無疆之睿算臣無任

神宗皇帝升遐功德疏

右伏以翠輦超升闕徽音於軒鼎普天追慕想睟表於堯牆爰憑十號之慈仰薦三清之福大行皇帝伏願常居金地安住玉京陪五聖之真游佑羣生於法界

同前

右伏以乘雲厭代悲仙馭之難留率土摧心攀龍髯而莫及仗金僊之妙教資玉鏡之真遊恭惟大行皇帝德

配乾坤恩霑動植新一王之制度復萬里之土疆方不
顯於基圖俄遽遺於弓劍華夸孺慕寰海震哀爰遵乾
竺之文廣集苾芻之衆香花嚴供鍾梵交音仰憑出世
之緣恭薦在天之果伏願逍遙寶地超悟真乘度沙界
之羣生佑鴻圖於億世

坤成節疏文

右伏以神光滿室共傳載育之祥梵印傳經遙祝無疆
之算寶花零亂淨域莊嚴周法界之三千質壽齡之萬
億太皇太后殿下伏願東朝奠枕南面垂衣如月之恒
爰照臨於四國擬天之運永覆冒於羣生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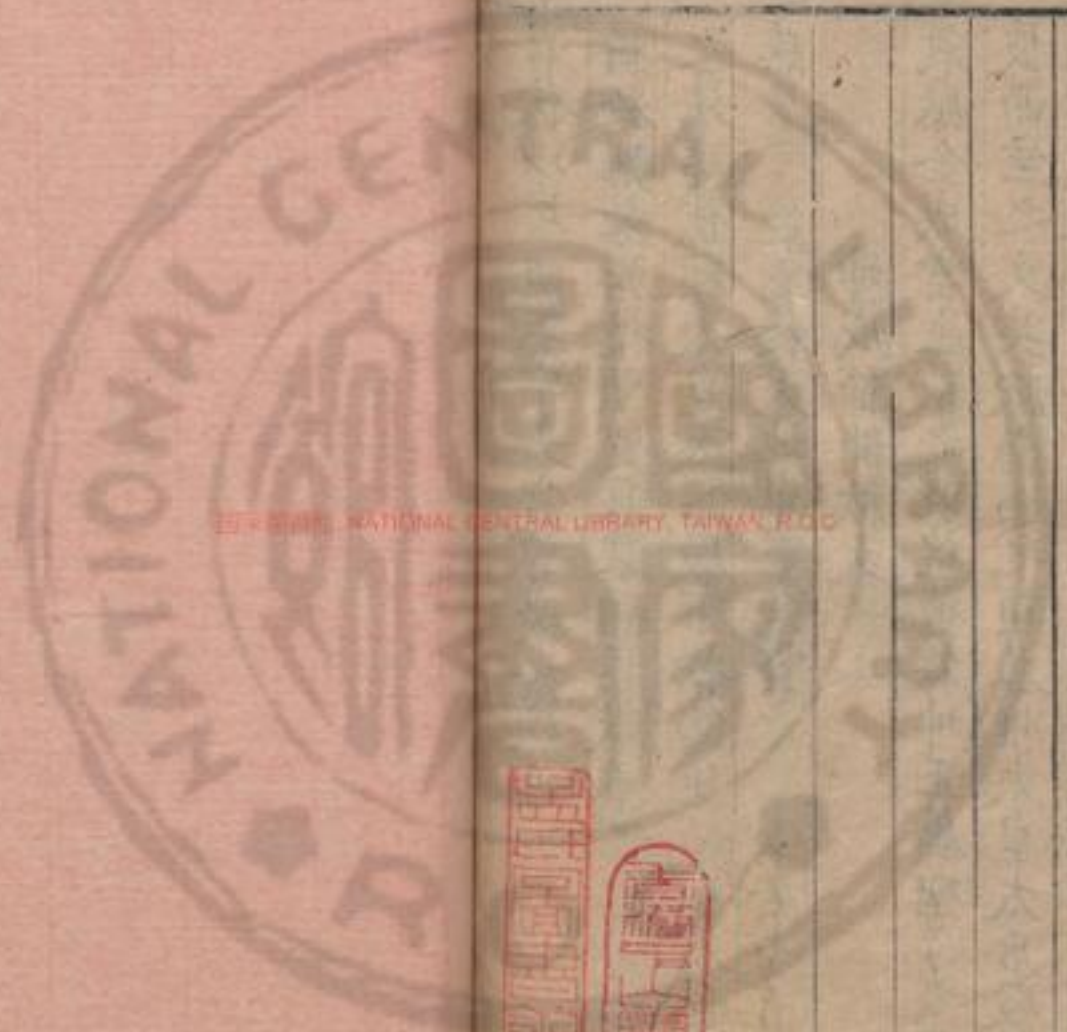
右伏以星流玉宇六宮曾慶於殊祥香散金田萬國共
祈於難老旃檀顯質貝葉翻經獻承露之仙囊布望雲
之法席伏願太皇太后殿下松筠比茂金石同堅房闈
燕居常範圍於天地車書共貫永帶礪於山河臣無任

坤成節開啟文

氣應金成當上秋之既望德符坤正屬聖母之題期肅
披西竺之文共獻南山之頌恭惟太皇太后殿下道隆
華渚慶邁層沙享榮養於先朝翊丕圖於興運式臨誕
節肇紀鴻名各臣等志切同寅誠深報上虔趨梵宇仰祝
椿齡所覲川至日升擁珍祥而有永天長地久頌睿算
曠祗欵能仁洞祈昭鑒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245.15
4422
v.3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一

祭文

祭謝秘丞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四月庚寅朔某日具位范某謹
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秘丞謝君師宰之
靈嗚呼師宰自天生德仁孝愷弟溫恭正直言參典章
動唯法則清靜寡私心如止水謙虛無我賢不自恃年
方及壯道已充已曾未設施疾以不起時惟聖師獨喪
顏子嗚呼哀哉識君之初君方幼齡龍駒鳳雛神骨天
成騰騫萬里誰測其程我之慕君聞道為先君之厚我
世舊以憐交深義合恩契綿聯情均手足幾二十年君



8166 300769

3299506 v.3

罷山陽我官東畿維舟相從淡日燕嬉君病東還我憂
惛惛執手相視忍涕而別孰謂伊人於斯永訣嗚呼哀
哉天之生君將澤蒸民君之不幸寧止其身朋友慟哭
善人悲辛嗚呼哀哉我從兄喪婦葬洛師纏哀在途銜
命東馳音問不繼承訃後時哭不瞻柩祭不及尸爲我
之恨終身孔悲千里馳奠誠過乎辭君之神明鑒此不
欺尚饗

祭韓魏公文

維熙寧八年歲次乙卯某月日具位范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司徒侍中贈尚書令魏國韓公之靈
唯公量包宇宙誠貫金石伊呂兼材淵騫比德降精星

辰瑞我王國在茂業與元勳信輝今而映昔仁祖夢卜
公秉鈞軸志扶社稷誓忘家族聖嗣勃興皇圖再續建
萬世不拔之基爲四海無窮之福非天下之至明則孰
定計之神速若夫三紀弼亮西顧顧囑習周慮遠仁深
義篤以名教爲己任俾多士之誠服功蓋天下而冲退
不居貴極公相而謙卑自牧恭惟萬壽以難紀詎筆舌之
能錄薨于晝錦贈典繁縟祠于太廟盛美完足淡遺愛
於華夸痛云亡於比屋昔我先君志同體均出處竝命
六借絲綸金蘭之契雖古罕倫矧伊不肖辱視猶子推
輓保全教誨飲食聞一善則喜見顏色憫獲罪則憂形
歎喟滲骨淪肌恩深莫計念初違離八年于茲移官鉅

鹿瞻拜有涯中途改轅志願復違守官之逸神寬坐馳
豈圖承訃畢世長辭驚呼沈痛不特以私爲朝廷惜與
蒼生悲生不能奉教於朝夕沒不獲盡哀于寢闈徒侑
奠以空言我公知乎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與慶州官吏祭韓魏公文

年月日具位范某遣指揮傅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魏國韓公之靈唯公道足以窮聖人之奧故關盛
衰而不倚德足以憲萬邦之重故踐文武而竝濟弼亮
三朝之盛扶登二聖之隆朝廷治忽伊尹所以自任邦
國若否山甫所以儀圖翊成隆平坐致熙洽哲謀肅乂
宜神理之助順昌熾壽臧固與心之善頌天不愆遺久

將安仰薨謝之計上深側於宸衷褒贈之章詔益進於
寵數名固耀於青史祀已躋於大烝哀榮所加夸夏增
歆唯斯邊氓早沐恩化爰從慶曆西討科役繁興綏輯
疲羸繫公是賴繼輟樞筦之責復將西撫之命厥後橫
山用武狂寇竊發公持四道之柄密授神算鎮以山嶽
之重迄臻安靜則唯茲土受賜爲尤凶問之來孰不揮
涕某久被鈞播方茲官守謹同吏民之情遠致薄奠報
德匪稱致哀無窮唯公英靈鑒此誠意尚饗

祭廟文 二首

年月日時具位范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祭于某神某
被詔守土唯禮是循事神之意不敢不謹爰伸祗肅躬

謁祠下尚祈聰明俯垂鑒佑

熙寧八年乙卯歲二月癸亥朔八日庚午具位謹遣指使侍禁郭進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方茲莅職宜新庶務廨宅弊陋將加繕完唯神相之宜無後害不日告畢敢忘神休

脩文正祠堂祭文

維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嗣子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慶州軍州兼權發遣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范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太師令公文正公之靈某蒙賴貽謀獲踐世職瞻仰祠貌哀榮交心唯是塑繪弗工羣情未厭爰加脩繕以傳無窮髮髯慈顏不任永慕尚饗

祭廟文

天久不雨禾稼將稿是用竭誠于神以祈濡澤薄奠屢陳未蒙嘉應大懼執事者不克蠲潔牲牢不肥粢盛不精而神不顧享夙夜惴畏不遑寧居乃涓日改牲再禱于神唯神歆鑒以施沛然之賜尚饗

祭終南太白湫文

比歲不雨被邊之民流離孳亡所不忍視今夏驕亢復甚焦灼涓禱羣望曾莫我助是用遠邀靈液以祈濡澤神既戾止遽獲嘉應早稼復蘇優渥霑足皆神所賜敢

不竭誠敢不腆禮以謝神貺惟聰明正直尚終沛施以庶乎有秋也尚饗

祭呂虞部文

維熙寧八年六月日具位范某洎諸同僚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通判虞部呂君之靈嗚呼惟君奮身經術潛心政事美績休聲聞於已試屈貳邊藩民懷吏畏綱領衆務興頽舉弊人方荐飢溝壑誰濟君實孜孜存養撫視憂勞成疾以至殄瘁仁者不壽天理曷恃邦失賢佐孰不揮涕旅櫬東還川陸迢遞一慟長別痛徹肝肺魂兮有知故此薄酌

祭廟文

熙寧八年三月二十日具位謹遣隨行指使庫崇禧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城隍土地之神某莅職之初廨宅是葺陰期攸相有禱于神衆工經營逾月告畢土木無變庭堂一新獲此安居允神之賴爰陳薄奠以答靈休

送太白湫水祭文

熙寧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太白湫之神惟神宅終南太白之巔出入變化濡澤千里環慶邊壤比年旱亢守土者惕然遠求一勺之靈以救枯槁神已賜之雨少有秋望不敢稽怠謹復遣供奉官楊正奉神以歸神其鑒茲終是嘉貺

祭蔡資政文

元豐二年六月日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諫議蔡公之靈嗚呼天生賢傑以翊昌時河嶽鍾秀星辰孕奇唯公堂堂王佐之資少掇詞科出賓侯幕才動羣公交章薦鷲歷職中外規模宏博按刑南服讎禁方愆兇狡冒利俗弊刑煩公拯其頽息賸人安畿甸置使公膺首選掌漕于西金穀以羨荐帥慶渭兵銳甲堅邊塞要地夸夏謳歡上新庶政注意鼎司公則大用文武是毗憂勞積躬位以疾辭分臺別都方優養願天平不慙明哲其萎昔我先門學多良士公實覩與許以重器公於不肖眷矚爲尤不鄙衰零姻婭是求自我別公于今五年訊問稠重日覲平瘞喪訃忽承悲徹肺肝謫居千里哭奠莫前嗚呼永訣抱恨終天

祭監押劉供奉文

年月日具位致祭于監押供奉劉君之靈惟靈勤儉持躬廉謹率職忽焉壽終孰不哀憫矧我同僚涕泗盈臆奠茲酒醴旅茲肴核魂兮來歆幽顯永隔嗚呼哀哉

信陽軍脩鼓角門祭文

軍雖小邦古亦建國門闕所設號令攸宣春惟樓觀之隳曷聳吏民之望度材有素更制未遑方卜日以肇新在前期而除舊土木無變工徒用安有望於神陰相厥事

祭張復禮提刑文

天生賢傑將翊昌辰聖運龍興多士雲臻侃侃張公才
識邁倫邑政殊尤超陞部使更典濟陰龔黃其治按刑
畿右察廉是職舉善如飢化姦以德三載忠勞熙然美
績盜發申郊戕民敗吏申無城兵比屋驚惴公來指蹤
織厥兇類千里獲安繫公是賴予方左遷始獲公遇推
借維持危乃弗仆軺車所臨謳頌洋洋天宜報公昌熾
壽臧胡奪民望而公云亡哲人之萎孰不痛傷家有令
子慶澤之長朝有令名後世之光公亦何憾歎此一觴

祭韓國富公文

嗚呼我公一代師臣始終名節玉潔金純策中大科王

佐之資入掌誥命朝夕論思慶曆西討師人財費北狄
驕慢乘我之匱命公往使仗節專對折其姦謀朔陞用
又進貳樞筦謨謀宏遠權倖交愆東藩是典易帥青淄
河北荐饑流冗百萬稚艾相攜鬼形烏面蟻聚三齊公
命羣吏築室止棲貸貲哺食如母憐兒卒逢善歲完飽
而歸孰謂公仁可敵天時仁祖命相公居冢席密議建
儲宗室是擇先皇繼明扶天之力功初不聞後益顯赫
今上御極首膺注意以疾避權還政居第上壽而終五
福惟備國喪元老時頽泰山天子震悼士民悲酸嗚呼
哀哉先君文正識公於微矧伊不肖復辱公知狂率抵
罪屢貽嗟咨軫其顛危憂見色詞既獲安全終莫瑕疵

情均父兄恩重山丘公今歿矣誰復顧周既百身之莫贖諒畢世而難疇嗚呼哀哉

祭河中宋司錄文

元豐七年十月十三日具位謹遣司戶參軍劉格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司錄宋君之靈嗚呼盛德之門文風孔碩唯君克世壽也奚壽瞻言昊蒼俾予心惻奠以告違君其來格

祭謝大夫文

元豐七年祭謝師厚

嗚呼嗟予生之多釁喪二子於濟南追殃咎以丐聞尚淚迹之盈襟奈何良朋之復失益知天道之難謀枉孝子之嘉命俾勒志于泉陰曾懇辭而莫獲愧才薄而弗

任敘賢業以直書之顯發於高深公有文以自傳既鏗玉而鏘金奚他人之復仗固光耀於來今念相親於疇昔辱洞照其誠心收蟠木以爲器憐舊物於遺簪端歲寒以見期寧燥濕而移音痛生死之俄隔邈標韻之難尋昔郢人喪兮匠石廢斤子期亡兮伯牙絕琴今我存而公歿悵星孤而月沉指蕭阡而一奠庶英魂之來歆

祈雪祭文

二首

爰自初冬時雪未降二麥虞枯稿之害庶民憂瘟疫之疾刺史之政不能召致和氣是用蠲潔酒醴有禱于神庶幾驅滌旱暵滂灑膏澤致民豐康繫神之賜時雪久愆宿麥不滋是用有禱于神以丐甘澤既浹日

矣寂爾無應豈刺史之誠不能感通神明而禮或不獨
而致然耶是用齋心潔醴再禱于神惟神聰明宜垂昭
鑒

祭程宗丞文

元豐八年祭程伯醇

天生賢傑必將濟時胡屯其位不俾設施復奪之壽天
豈徒爲伯醇之亡理蓋難推唯君之德顏氏庶幾唯君
之道孟軻無疵嘉言遠識後學所師進爲御史言直身
危退字蠻民如母憐兒再謫筦庫恬宴安卑伯仲孝養
親顏怡怡或祿或耕如堦應筦聖上繼明政推母儀選
登俊賢以輔邦基君首被召恭詔伸眉歎歎愛君心同
商伊如何邁厲梁壞山頽繫予不肖辱君重知夷吾多

罪鮑叔不疑君今歿矣吾道疇依身糜窮邊素車莫馳
遙陳薄奠寓哀以詞音容永隔畢世長思嗚呼哀哉

祭母中散文

母清臣元祐八年十一月

南山峩峩八川蕩瀟鄴杜之郊挺生人傑粲粲母公靜
深秀發徒步起家九卿是列澹然無營白首一節謝事
退居塵紛屏絕琴奕壺觴寄傲風月遠驚淪謝吞聲悲
噓平昔故僚契義稠結何以敘懷尊酒徒設長夜冥冥
音容永訣嗚呼哀哉

祭李運使太夫人文

猗歟夫人懿德如玉閨房之秀來嬪大族二子顯赫養
有榮祿千戶疏封是宜象服總帳俄垂風飄殘燭悠悠

素施去此華屋獨有壺觴陳于路曲嗚呼哀哉

祭關朝議文

元豐八年十一月

唯公仁孝愷悌稟乎天資精金美玉內外無疵力學登科甘貧樂卑教吏愛民如母憐兒出宰衛南警卒將叛匹馬往喻式曷其亂後遷代城築防禦患河水大至役夫奔散公卧堤上將死其難衆皆驚還死力救捍屹然功成千里咨歎將陵被水徒遠河濱部使薦公往宰其民邑人遮留城門晝關三日不行夜遁之官其狀上聞命公復還兩邑爭公白挺盈野諭以朝命哭不肯捨帝乃命公入佐大計非制之常以旌循吏時宰不合公則外補更符四郡人歌召杜博陵借寇久將變俗忽若使

者手披公牘鬼錄之姦四十有六陰君召公典司其獄無疾而終河朔所傳以公正直事或有然時方安民公則違世天不遺公來佐聖治豈公不偶人斯殄瘁交親之分金石相期官守遐阻婦緇莫持千里一奠曷窮我悲公乎聞乎永世長思嗚呼哀哉

祭司馬溫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九月戊戌朔二十九日甲申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范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贈太師溫國公之靈嗚呼天胙有邦俾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有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

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沈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
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寶圭大裘望之蕭然冬陽夏
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煌煌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
荏苒者木求直于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赫赫神考體
貌有德公獻其可嚴嚴翼翼言有未用不敢愛爵深衣
幅巾端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顛顛君子野人泊于他
邦聞風懷端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
四海一譽元豐之末國有大事穆穆文母佑我聖嗣爰
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廷其重千鈞士賀于朝民歌
于廛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燠爾懷寒養其飢辱無瘠於
肌無莠於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

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
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非人
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某不才辱公知深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唯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
或可使申固義好丘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
清洛獨樂之園嘉藥春敷脩竹夏寒清酌脩然我招我
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聽過寶備位樞機入與國論
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
勞傷生公既邁疾庶幾有瘳宰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
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走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永
違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

公身既脩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一或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我每念此紆心之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嗚呼哀哉

祭太中大夫司馬公文

字伯康元祐二年正月

唯公純孝愷悌剛明篤實精金璞玉混然天質致身三朝躋位九列終始無瑕險夷一節生于德族出逢累聖考貴而賢季則文正嫡配令壽化行閭門執笏垂魚父子與孫天下達尊公全其三洪範五福公則能兼予謫安陸公來守邦見賢就善我心則降公不鄙予定交忘年久要不忘婚姻有聯予官京師季相當朝公處于鄉將赴季招予亦思公心焉切切相以疾薨公不克來予

念公年羸不勝哀果聞訃音梁壞山摧嗚呼哀哉相知以心世莫如公死生契闊喪事弗躬天實爲之匪予負公既悲且恨終天莫窮嗚呼哀哉

祭周朝散文

字敦夫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生之有死是惟朝暮百齡大期鮮或能度間有促延孰識其故享非所宜悲用難措嗚呼敦夫生德則豐孝友自少仁義積躬純懿之行鄉黨式宗錯綜之文士服其工奮于清朝寔有成績所至必顯厥聞無數領使一道寬不容惡俗方察察君獨綽綽衆嫉君異君安我仁遠巡後時逍遙道真少尹西都監州朔方有政有議不柔不剛仁宜有年德宜有位曾未耆耄俄驚川逝越我士

夫痛此凶鞠曰天佑善胡斯不淑矧伊涼薄義忝姻好
稔君家行既久彌邵茲焉永訣孰均予悼寫哀於辭一
奠以告嗚呼哀哉

祭王中散文

字不疑元祐
二年五月

唯公國士之秀相門之英行著溫恭道惟直清老盡色
養外忘寵榮退就閒官沖淡無營夢奠兆凶逝川莫停
仁者宜壽公享遐齡德必有位公登列卿積善之報子
孫繩繩在公無憾善人咸咨矧其朋游涕泗交頤絕絃
有恨廢斤抱思祖奠弗躬葬緇靡持寓哀以言公知不
知嗚呼哀哉

祭正議大夫張昌言文

元祐三年

唯公植德忠厚立心醇和積其奧學奮于賢科樂行內
實不求世名畏人我知聲恐過情奉身清約布衣菲食
及其臨義坦不少惜委已有餘以活餒寒公之所易人
之所難氣夷色溫若無不容及所當仁未嘗苟同道行
則進言違則退去就蕭然莫能留礙武濟之論萬世所
偉河朔之奏百萬復起仁者必壽古聖謂宜公雖有年
不究期願士夫歎息民吏嗟咨家父征西公實從事忘
年見親漸磨以義遽喪良朋捨斤揮涕柩不引緇窆不
親臨寓辭寫哀尚想徽音

祭康國韓公文

元祐三年四
月十三日

嗚呼我公篤生大家不以世資奮于詞華甲科巍峩聲

名益夸遂躋臺閣論議蹇蹇忠亮實塞寬仁剛健憂國
愛君發于至誠知無不爲見於益爭一時建明或大或
細或既設施或梗而止然其大體一本公忠無有秋毫
介私取容樞府兵柄幽贊幾密遂相天子具瞻赫赫夷
險百途我心唯一憎愛萬變以義始卒尊重簡嚴陰消
邪慝衣冠堂堂稱是柱石閨門烝烝仁愛孝慈孰寡孰
鰥我與均之推轂善人不愛其力我任其咎無爾失職
祿賜萬鍾人不識富平生親交予求予取燕語笑談孔
樂無嚴賓客滿堂不知其尊唯是不肖待以國士豈無
知己厚孰公似我之蠢愚中遭擯斥推抵屏卻誰嗟孰
測公獨拳拳隻手引深以其進退爲己休戚守慶闕人

薦我貶所我誠負公不究任使婦來見公愧發於顏公
獨存撫知我過前延我室堂敦敘中外賢婦白髮命我
使拜遺親棄舊自昔匪今聞公之風實感人心告老去
位非天子意請不可奪三公就第公雖家居德義在人
山嶽隱然朝廷自尊具舟有司申伯信邁安車臨我握
手出涕謂宜百年黃髮觀齒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於穆
文母天子聖明兩宮來臨慟哭老成賻喪則豐贈官則
崇姑慰我心不能還公婦葬有期屬我以銘不腆之文
敢不顯明一觴在前如聞玉音嗚呼亡矣有涕如傾尚
饗

祭廣濟使君蔡承議文

元祐三年二月

唯君慶門之嗣清世之賢位不滿能沒於盛年天道難知善人咨歎人有所懷失則惘然况於死生親舊之間君少負才凌厲奮舉既將騫騰則復齟齬十年之間進退相補謂宜耆壽身顯名揚云何中道齋志而亡願既違矣人既非矣懷資抱器弗克施矣侑奠以言寓余悲矣嗚呼哀哉

祭申國司空呂公文

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嗚呼我公清淨寡欲足以革化鄙汙寬厚有容足以消伏訛慝其默也能服物而不乎其簡也能治煩而不惑嗚呼公能有餘於無爲而他人不足於竭力也羣言繁興辯者不給於口而公獨漠然而不唱大議未定智者

夙夜以思而公方安然而居息謂若後也而常先疑若失也而皆得此四方視之以爲表儀而二聖倚之以爲柱石也若其左右侍從密勿致君之謨與夫出入鎮守慈惠愛物之績於公之長曾不咫尺也唯其左右王室宰制萬物內尊朝廷外撫夸伙者庶幾究公之盛德也某中年流落白首秉國從何日羞顏色淡然其日親裕然而多益也其心之所向意之所宅某既恃公之相知而公亦了見其冒臆也嗚呼曷爲少疾而莫救一卧而永息也昨日揖於朝而今日哭於室也上公一品固公職也仁者必壽七十壽也嗚呼公乎小人之所望以革心而善人之所恃以取直也老成云亡君子弔戚

往者何憾而存者惻也嗚呼啟國備禮天子之澤休功
顯問史有筆墨唯予心之哀曾是莫抑也尚饗

祭陳龍圖文

紹聖元年十一月

唯公材猷膚敏學術淵通榜竝龍虎光垂蜺虹踐履要
路華外燁中所至可述名高實充宣力累朝服休四紀
臨劇而簡視難如易屢領使權十年近侍晚請琳宮告
歸故里昔我充貢已挹風規同年賜第竝拜彤墀仕宦
相望鮮合多離公居河橋我忝并帥假道來之再陪高
誼別未幾年訃音遽至我病辭位聞公遽凶往弔莫可
哀情曷窮竭來許下公穴將封敬陳薄奠聊寫初終尚
饗

拜掃祭文

考妣同

雨露既濡追遠增慕時享之禮敢忘虔恭謹陳薄奠以
伸拜掃

祭十九兄監簿文

雨露既濡對時興感薦享之禮敢忘虔恭謹陳薄奠以
伸拜掃

祭鮮于子駿文

嗚呼子駿居今之世志古之道白首好學耽玩易老見
於事業發爲文章治民則惠執義則彊柔亦不如剛亦
不吐邪則我仇正則吾與予昔使蜀封部實鄰聞其風
聲愛慕其人同分西臺晚益相親茂林脩竹美景良辰

杯盤草具笑語天真通家之好往事空陳年將從心乃
補衮職拳拳朴忠侃侃正色病不克施終古遺直告滿
三月退卧淮陽凶訃遽來我心隕傷歸于其丘實邇吾
鄉涕灑秋風醉此一觴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一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二

祭文

祭郭宣徵文

元祐三年
十二月

惟公奮由武衛宣力王家仁皇之朝扞城心膂被遇英
祖升贊樞機先帝經武緯文懷柔震臺中權之任屬之
於公西守南征海外有截敦詩闡禮想聞郤縠之風振
旅全師屢上充國之畧退卧西洛于今十年李廣數奇
功業未究英公賞鑒幕府多賢矧今邊備尚嚴蠻落猶
警思得名將以爲長城公今云亡豈不懷疚求其繼者
實唯才難嗚呼昔我先公拔公戎行待以國士及予之
世重以婚姻知公之深誰過予者莫哭罔及寓此哀詞



杯盤草具笑語天真通家之好往事空陳年將從心乃
補衮職拳拳朴忠侃侃正色病不克施終古遺直告滿
三月退卧淮陽凶訃遽來我心隕傷歸于其丘實邇吾
鄉涕灑秋風醉此一觴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一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二

祭文

祭郭宣徵文

元祐三年
十二月

惟公奮由武衛宣力王家仁皇之朝扞城心膂被遇英
祖升贊樞機先帝經武緯文懷柔震臺中權之任屬之
於公西守南征海外有截敦詩闡禮想聞卻殺之風振
旅全師屢上充國之畧退卧西洛于今十年李廣數奇
功業未究英公賞鑒幕府多賢矧今邊備尚嚴蠻落猶
警思得名將以爲長城公今云亡豈不懷疚求其繼者
實唯才難嗚呼昔我先公拔公戎行待以國士及予之
世重以婚姻知公之深誰過予者莫哭罔及寓此哀詞



尚饗

祭曹沂王文

惟王以懿戚之重元舅之尊位高而貌愈恭爵隆而志彌降謙溫和粹體之自然動作與居不蹈非禮出殿藩服有民社之勞入奉燕朝無夙夜之懈善守富貴克享康寧歷事四朝終始一節天不憖遺人之云亡二聖惻嗟萬乘臨奠賻卹交道恩禮有加某嘗同班聯實均休戚悵靈輻之首路痛永訣以終天聊陳一觴以薦丹懇

祭蔡仲遠侍郎文

惟公稟性粹和受材明敏利不苟得義無苟進黜仕熙朝出入忠盡帝眷滋厚尹正天府雖云浩穰衆務咸舉既代王言絲綸有序帥于邊方談笑尊俎夸畏其威莫予敢侮年踰耳順作貳卿列如何不淑遽失宗哲嗚呼哀哉奠莫持觴葬弗臨穴寄哀以辭傷哉永訣

祭滕達道龍圖文

元祐五年十二月

嗚呼達道英邁豪俊得于天資文章翰墨雄健而奇甲科上第名動京師平步清塗上所眷知視草禁林秉憲中司方圓不合出守一麾昔我先公樂育多賢才傑盈門君實居先我之得友喬木是遷中間契闊幾三十年比于易守君在晉陽交承道舊愈久彌光留不忍去把酒盈觴別未經時遽承公喪笑言在耳懷想痛傷嗚呼哀哉達道所蘊志在康濟道未大施而遽殄瘁朝野共

嗟親友垂涕唯有令名光顯後世我守塞垣君歿京師
棺斂弗親心往神馳聊伸一奠以寓予悲嗚呼哀哉

祭楚正叔待制文

元祐五年十二月

惟公立行脩潔起家儒素伯仲登科鄉里嗟譽昔我先
公西帥延安公時從軍首薦才賢奮職計僚領麾淮孺
外按邦刑庶獄不寃將輸數路才業彌宣擢升內閣歷
守邊藩鎮靜有方兵戢民安知足早退琳宮就閒太師
潞公宴集耆英公游其間福壽康寧予漕京西寔聯公
職僚契相歡親仁飽德予守慶陽復承公政倉儲豐盈
亭障安靜予官西臺公方懸車閒暇既多詩酒相娛司
馬溫公及諸名卿真率爲具不待邀迎伊闕溪山洛下

名園朝遊夕賞聯轡翩翩一時盛事人今尚傳季夏經
途再登公堂公嬰羸疾幅巾據床握手道舊笑言琅琅
別未逾時遽聞公喪身不獲往心徒悲傷遣奠千里終
天弗忘尚饗

祭司馬公休文

元祐五年

惟君志意脩立學行純固卓爲碩儒與時際遇早登金
華繼述賢父兼職諫垣秉筆史氏思忠憂國心勞形瘁
先正之澤未及蒙享佐王之術未克大施曾不中壽而
遽長逝兩宮震動多士嗟咨伊予與君既親且知爲國
惜賢彌劇傷悲嗚呼哀哉君嗣尚幼君室少孳上恩殊
特存歿有歸唯有令名萬世永垂遠致薄奠心誠俱馳

尚饗

祭范蜀公文

嘉祐之初仁宗弗寧國嗣未建四方震驚羣公戚憂寒
心噤舌孰不畏禍相顧莫發公爲諫官引義自當國之
憂危我以死嘗上章天子請選宗室擇賢而儲時不可
失疏入不報在旁股栗騰書大臣開譬禍福我擇死所
違他是卹非常之爲中外違違一進一退瞻相低昂公
心如山公語金石章十有七一意始卒言不時乎卒以
去職烈烈英考繼天而王嗚呼我公寔發其祥熙寧之
初有政有事有利有害譁然大議孰不知之孰克言之
匪言之艱而身孔危公曰我責上書列陳如彼著龜協

謀鬼神公言益切沮者益至公曰我愧身用言廢遂請
致仕沮者意行乘爲謗詆匪謗伊榮捨祿臥家纔六十
餘孰不事君包羞以居唯二大節人一有之足以不朽
而公優爲詞賦文章爲學者師清淨恬和無有吝疵二
聖急賢耆老咸仕起公千家公謝不至穆穆衆德獨公
弗臨唯俾搢紳化我遐心國樂無章郊廟弗燕公之審
音匪學自天推析毫絲至于窮年將沒之歲以樂來上
國有和聲實治之象道德壽老孰與公鄰不卒用公憾
有斯人某忝拙晚奉公游出處義同辱公我收于許于
洛燕歡徘徊一別不再聞訃而哀一時老成零落山丘
豈唯交知邦國之憂寫哀斯文涕泗橫流尚饗

祭傅侍郎文

中書侍郎傅欽之
元祐七年正月

惟公敦大宏遠渾然德備天之生公乃國重器克難于
初厥後益艱正色直節人之所難治平廟議公在諫職
挺挺守經甘心竄謫間關遠宦曾未還朝一廢十年樂
道衡茅二聖當天公以彙升乃丞中憲百辟是繩以道
去就尚求補外肆秉大政位實超拜在帝左右亦越再
暮天下拭目望公有爲楊公素望韋相清德未及大施
遽聞疾革嗚呼哀哉某辱公之知出處頗同屯遭流落
我則知公元祐進用公不我先位高德薄愧在公前笑
言從容睽離未幾秩秩德音今則已矣臨奠莫及寓誠
一觴公有典刑公則不亡尚饗

祭張宣徽文

元祐七年四月

嗚呼人生百年亦竟何有沒世昭昭是爲不朽唯公之
學包括古今發爲文章光耀百尋忠誠所蘊見之大對
仲舒據經賈生流涕豈徒言之亦既有行載翺載翔進
參宰庭入則造膝嘉猷是進乃所自許致君堯舜既退
雖勇惓惓不忘感激切直屢彰奏章二聖臨御圖任唯
舊謂宜來思胡奪之壽天不憖遺哲人其逝梁木之摧
孰將安倚某昔者荷知最深違遠積年莫承教音今則
已矣其恨何極辭以寓哀神庶昭格

祭趙端明文

丙

惟公以積學力行登進華要以宏才遠畧揚歷方面曠

俗懷向王猷允塞方將贊舞干之美化隆戢兵之高致
廣帝王好生之德永廟社無疆之休天胡不相亟奪其
年志崇山丘遺恨何極某昔恭交承實敦契好聞計之
初王事靡盬逮遷官守遽閱時序弔賻之情闕然莫伸
緘辭寓誠神式鑒茲尚饗

祭衡嶽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四月甲申朔十一日甲午責授
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范某謹稽首上啟南嶽司
天昭聖帝伏念臣幼承父訓長服朝紳從宦四十五年
歷官三十一任每願竭忠而報國常思懲惡以安人然
而賦性不明涉道未至智難周物事靡盡情長郡邑則

慮刑罰過中居臺諫則恐議論失當備使寄則有按察
不明而吏民受弊專帥權則有戢守寡謀而番漢羅破
及遭遇於兩宮遂叨塵於三事再爲真相各僅彌年然
而識昧幾微性資孱懦智及而仁不能守言出而躬不
遠行致君之效幾聞及物之功蓋寡知難而退冒寵尚
優負朝廷拔擢之私失士民期望之意德薄祿厚恩重
報輕積罪釁之浸深宜蓄殃之併至今蒙削除祿秩投
竄遐方適當垂死之年無復全生之望雙瞳矇瞶百口
流離同氣阻急難之情病妻乖將養之便屯難已極憂
懼未涯非人事之可圖庶陰靈之或佑今者奔之貶所
甫通靈宮是敢直罄危誠仰干神造伏惟某神鎮奠南

服司主離方分持造化之權平施善惡之報伏望察其
素志原其本心無造作邪險之愆皆暗懦依違之咎特
加矜宥少違誅微軀早遂於生還病室速諧於痊愈
兄弟獲會合之樂子孫享平泰之祥螻蟻之誠威靈是
託

告家廟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七月一日壬子嗣孫具位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四代尊靈伏念某前者受
國大恩輔政無狀流殃存歿獲譴幽明今則從坐邦刑
羞貽宗廟反身自咎泣血難追向以秋預三公享臻四
代而復祭從先志月設常羞令則遠竄遐取盡除真俸

官無封爵迹比縲囚自今顯考顯妣不獲時祀謹自中
元及將來冬至元正寒食四節唯享三代尚擬無田之
薦聊伸追遠之誠所有祭器食品勉從簡儉難守故儀
月朔常羞亦不遑設止祭酒果香茶又念某年逾掛冠
身罹篤疾莫獲朝衣而親事當傳嗣子以奉祠某止具
野服使人扶持陪位伏望神靈降祐祖禰垂慈鑒此哀
誠恕其往咎永保子孫之祿弗虧薦享之儀慙懼之誠
啟處無地

祭王職方文

惟君奮身經術潛心政事美績休聲聞於已試屈貳邊
藩民懷吏畏綱領衆務條目舉治歲方饑饉享不遑痊

救蓄恤窮君實勞瘁憂職成疾逾日而逝仁者不壽天
理曷恃郡失賢僚孰不揮涕旅櫬東還川陸迢遞酌觴
告別痛徹肝肺魂兮有知鑒此誠意

墓誌銘

秘書丞許君墓誌銘

君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也曾祖諱德恭終于華州
蒲城主簿遂爲蒲城人祖諱知岳父諱仁愿皆不仕君
少沈悟慨然思自奮勵以起其家讀書業文不舍晝夜
天禧三年舉進士擢高第爲原州軍事推官再調邠州
觀察推官移監鳳翔府太平宮歷興州軍事推官隴州
防禦判官權知天興縣又爲潤州觀察推官凡五爲從

事積十四考徒以無薦者不得遷而君益以剛介自守
亦不以人不已知爲愷孔子所謂君子者乎其罷天興
也嘗退居終南山下葬其三世既而以林泉爲樂者凡
五六年貧甚親友不堪其憂以義勸之遂強起官丹陽
時先文正自饒移潤適君在幕中遂知其賢因暇日問
之曰以君文行之高何知者之少耶君對曰相知之道
固未易也未嘗苟欲人知故人亦不知蓋聞君子病乎
無能不知非所病也文正公愛重嗟歎之遂薦于朝改
著作佐郎以不喜史事求監鄧州商稅又移監西京稅
遷秘書丞監嵩山崇福宮宮舊無監官文正公方在政
府以君高介之節不可勞以俗務故特奏置監官以處

君而與宦者不合罷去監鄆城縣稅年六十八告老于朝得以本官致仕文正公解賜帶以贈之今僕射富公亦遺錢十萬遂買山居於箕穎之間慶曆丁未歲七月一日以疾卒享年七十君疾中爲文二篇以示子孫其大旨皆窮理盡性之言嗚呼死生且不能累君之心况名利邪娶武氏屯田員外郎驥之女治家有賢淑稱二男長曰惟忠以君致仕恩累官爲德順軍判官後君若干年而亡次曰惟孝奉君之喪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潁陽縣醴泉鄉蓋祖里夫人武氏祔女一人適屯田員外郎薛仲恪孫男三人宗述宗逸宗遠孫女二人竝幼君性高潔而尚仁恕平居不妄言笑尤精於鑒裁其爲文章必本仁義而以教化爲主有文集十卷注文中子三卷藏于家嘗以所業授富公公以爲黜邪輔正崇立經術得孟韓之所存噫以富公之稱固可信其文矣以文正公之知固可信其行矣葬既有期惟孝持君之行狀泣來請銘予以先公所知義不可辭而爲銘曰

學臻乎原仕恬其進世不我知樂以自信金玉其堅芝蘭其芳潛英隱華久而迥彰位不克顯道則有餘嗚呼許君其君子儒

觀察支使劉君墓誌銘

君諱貽慶字天錫其先長安人曾王父諱著唐末避亂徙家金陵至王父諱元載仕僞唐爲刑部郎中開寶末

江南平遂復歸京兆故今爲京兆萬年人父諱溥雍熙二年登進士第任益州觀察推官李順之亂死于難太宗嘉之錄其後賜君神童出身仍賜今名祥符中陝西轉運使句克儉表君爲耀州參軍以養親不就職後起爲同官縣主簿丁王父憂遂退居不樂仕進幾六年以季父之命彊起赴調爲筠州司戶亳州司法二掾歷海甯二州錄事參軍遷武信軍節度推官移鳳翔府改靜難軍觀察支使秩滿至京師感疾而歸以皇祐五年八月五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二君性厚重篤實居官以廉平得人心在武信聲績尤著罷官郡人多以金帛贖行君一無所受至有假以餼藥而遺金者君亦却之故

當世賢公卿如天章沈公逸者十數人皆薦君于朝將用是遷官而君抱疾歸矣嗚呼命矣夫妻東平呂氏大理寺丞臯之女有賢行後君六年而終子五人景早亡方光常棠皆應進士舉爲鄉里善人女四人其二早亡一適文州錄事參軍溫宗顏一適清源王泰其子光將以熙寧二年二月六日葬君于萬年縣洪固鄉太王里夫人呂氏祔而以予先文正公守邠州君在幕中故求予銘銘曰行信于鄉能施于官出處無憾惟德之完位不克顯命也何言源深流長其在子孫

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誌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杜君名某之夫人崔氏以某年某月

某日卒于其子光州定城縣令儀之官舍熙寧二年四月某日比部君舉夫人之喪葬于某所將葬夫人之弟象之狀夫人之行以求于銘象之于之執友也故不得辭而銘之按崔氏之先出於齊丁公之後食采于崔因以爲氏積二十八世而至漢東萊侯業又二十三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休之弟宣遂分爲大小二族大崔之裔至唐尤盛冠于諸姓又十二世至夫人之曾祖諱某爲周兗州從事以慕容彥超之叛說以大義不聽而死周祖嘉之贈秘書監錄一子官爲殿直殿直諱某累贈某官生工部侍郎諱某以清德懿行顯于皇朝累贈工部尚書夫人即尚書之長女也少而賢惠爲父母所

鍾愛年十九尚書聞比部君有俊譽遂以婦之事舅姑至孝曲盡婦道皇姑福昌君以嚴鳴治內人不堪其勞而夫人奉順益謹諸姑方年少頗加譖訴而夫人引咎不較及其出適必罄奩橐以資之有喪夫而婦者撫之彌厚福昌君感疾累年手足不能自舉飲食鹽櫛皆俾夫人爲之而未嘗有倦色及暮喪哀毀動人有古孝婦之風歲時祭祀必親具薦羞極於精潔平居好讀經史佛書既曉其義亦必終身行之復間爲歌詩皆有清思善教諸子而均其撫養人莫知其有嫡庶焉以比部君登朝封萬年縣君改封壽安晚年又以季妹爲相國韓公元妃恩加冠帔時內外姻族多以華侈相尚獨夫人

布素自若左右或羞之夫人曰婦人之服當視夫之爵秩豈宜過奢自取失禮邪既寢疾謂諸子曰吾其終乎吾所遺汝曹者清白孝謹而已無他物也斂送之具悉使預備遂瞑目誦佛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幼爲淑女長爲賢婦其老也能盡爲母之道其終也能順性命之理可謂德之全而人之難矣子八人長曰偉池州軍事判官次即儀也皆廉直有吏能次僕試將作監主簿次侄早卒次偕任僱仝皆業文未仕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張瑛次適大理評事張及孫次適應茂材異等科張績諸孫及曾孫十人銘曰

夫人之德生與性俱孝于家庭以及舅姑古人之難我獨有餘積善之報福慶以隆壽夭命子順理而終納銘于壙以告無窮

許駕部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懷州河內人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兵部侍郎諱某之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同脩起居注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孫曾高而上世系所出我先君文正公銘刑部公墓載之詳矣君以兵部公蔭補試將作監主簿調潤州司法叅軍用部使者薦監婺州商稅丁兵部公憂起爲趙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朝城縣事改某官徙滄州鹽山提舉滄濱棣州鹽稅遷某官又徙成都在府郛縣遷比部員外郎以帥漕交薦就

知眉州事遷駕部員外郎秩滿通判成都府以熙寧七年某月某日終于官享年六十有一君爲人剛毅明恕事親至孝樂善好施仁於宗族初仕在潤州已能守法不阿轉運使杜杞奇之委兼他局至十數事益精婺州市征課久不登君主之逾年增課二千萬嘗攝東陽令民以明鑑目君其居喪雖貧甚非善人之賻皆避而不受在趙州有譖其守將于上官者君力爲之辨不以僚吏自嫌事因得解時人高其義安撫舊不薦部吏呂溱在鎮陽以君有奇才特薦之自此安撫使始得舉吏嘗建議廣某州南關城後數年朝廷卒用君言有部使者干君以私君守正不納使者雖怒而君清約無玷終不

能害朝城民喜爲盜由君善治而俗爲之變邑之徭役素重且不均君爲節省而均之民得以安時議廢清平縣唯君議不當廢丞相文潞公爲尹喜君公正以國士待之其治鹽山五年課增至萬萬邑屢逢河蓄民逋租田課積及千萬久皆流亡責及武人君上疏極論其事詔爲蠲免綦涉河決君築隄五十九里以障水患復鹽竈稅七百萬民田稅二百三十萬時滄州治州城科邑民輸大木君白俾民改輸錢而官爲市木省民費八千萬至於民間婚姻疾病皆爲立聘幣之數醫藥之法州將李壽劖聞而歎曰茲古人之政也邠人侈於遊觀君至教以節用而亦不廢其俗朝廷遣使講募役之法君

其以民之所欲爲陳之忤使者遂劾奏君而君處已自若朝廷亦不之罪在眉二年宣行詔令皆能體公上之意而民獨晏如建二堂繪兩漢循吏及歷代勸學之臣以爲長人者之規昔兵部嘗從事於眉有德於其人及君去眉民遂画君父子像而祠之及歿成都尹趙公抃尤深嗟惜爲之厚加賻贈君事上恭而不阿御下嚴而不苛事有利於人雖難必爲於其私雖小必慎當世名公鉅儒多喜其爲人而薦之于朝其所至必興庠序之教而其考課皆爲第一然其位不大顯亦命矣夫著治縣錄五卷藏千家凡四娶元妃德昭縣君梁氏丞相適之猶子繼室廷慶縣君趙氏仁壽縣君龐氏福昌縣君

滕氏七子長賁嘉祐六年登進士第方爲秀州推官知蘇州崑山縣丞次鼎早卒奉世咸損震巽皆舉進士六女其三適進士高徽鮑湜孫珏其一早亡二人在室七孫秉均秉文秉璋秉仁秉德秉禮秉彝諸孤將以熙寧八年七月某日奉君之喪葬于兵部公之墓次求銘於予予以先君文正公與兵部公皆祥符八年進士少兄事君又君之在郿及遷眉守時予方使蜀知君始終爲詳不可不銘銘曰

顯允許君良吏之師神明其政父母其慈歷官七邦吏肅民嬉爵不充德善人之咨慶貽後昆在理則宜太行之趾洪河之湄君之安宅萬年于茲陵谷有遷君名永

非

李水部墓誌銘

君諱庠字彭年唐郇王某之裔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
兵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諱某祖右諫議大夫贈司空
諱某考右諫議贈兵部尚書諱某君天聖六年用尚書
蔭補郊社齋郎爲萬年主簿棄官就養起爲耀州觀察
推官丁尚書憂終喪爲保平軍節度推官以母喪去職
授洋州觀察推官稱疾不行鄭文肅公戡帥河東辟掌
機事隨府罷改大理丞知藍田縣事又從涇原帥王公
素之辟遷太平中舍久之分司西京用大臣薦起監鳳
翔府上清太平宮遷殿中丞賜五品服加國子博士遷

水部員外郎會給事中王公舉充經畧環慶復奏典軍
機三辭不得免熙寧二年遂致仕以歸九年正月以疾
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君天資忠厚非仁義罕言既言
必思行之平居不妄喜愠對妻子常若賓客善睦族與
從父昆弟居人不知其非同產也家用有常節唯厚於
賓客而勇於周急待朋友以信義歿爲營葬及畢其孤
之嫁娶者甚衆故君之捐館友人多爲之制服其處鄉
里士子信而師之小人悅而化之尤長於吏事尚書在
真定有疑獄試以語君君一言遂決尚書之令名君有
助焉初佐萬年爲政必務室訟之原性恬於名利不喜
仕進第以知己感激故三就戎幕時之賢公鉅儒多力

爲之如相國韓公琦樞密使田公况章皆屢上嘗召試
學士院而君辭不就趙元昊反君爲西兵賦陳古今禦
戎之策甚備鄭文肅公以聞仁宗嘉納之在河東白分
諸將占地總兵使應機制敵各專其責籍戍兵以時更
代人皆便之時錢法驟變市絕交易兵民數千喧訴于
府府門閉不納兇勃者將倡以爲亂君遽白尹曰衆忿
難遏抑之懼生變請召而面諭所以尹從之衆遂退城
中賴以安漕原歲饑主計者以乏軍儲不蠲民租守將
爭不能得君請減邊兵就食內地租遂得蠲人服其通
太平宮官號閒散而君恪職無倦曰不然何以醕俸廩
耶時方饑省官之冗費以濟貧人所活甚衆環慶羗衆

逼境四路都帥遣使促本道兵擊賊君請堅壁清野以
困之可不煩興師帥用君言賊果去常贊諸帥宜嚴侵
掠之禁薄俘馘之賞以絕貪功致寇之患且曰使夸狄
之人知天子仁愛之恩則心皆柔服其首安能獨爲亂
哉此孟子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也故所至封守
爲寧嗚呼惜其志不大用於時戎夏不皆被澤也娶王
氏太尉文正公之孫封萬年縣君先君若干年而亡其
子燾高陵縣主簿一女適進士翟彥通燾將以其年夏
四月葬君于萬年縣洪固鄉少陵原尚書之墓次以予
與君爲友壻知君爲深俾爲之銘義不得辭銘曰
道足乎已仕不必顯行信於人唯言之踐彭年之德化

自閩閩閩里所資仁規義準三佐邊幕夸漢爲寧家邦
必達宣父則稱生不愧古名不欺後年幾從心葬從先
阜君可以爲無憾人尚嗟其不偶闕銘辭于幽堂庶貽
芳于永久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二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三

墓誌銘

范府君墓誌銘

君諱純誠字子明汝南范文正公族兄之子也五世祖
唐麗水縣丞諱隋之子曰太保諱夢齡即文正公之曾
祖也太保公有子五人第三子曰杭州餘杭令諱光謨
生同州朝邑尉諱埴朝邑府君生蘇州長洲縣尉諱鈞
即君之考也君九歲而孤事太夫人孫氏居于河南偃
師縣孝謹俊辯有成人之風文正公見而奇之未冠丁
太夫人憂其弟純眈方在童幼君撫育勞瘁情均怙恃
皆嗟其友愛文正公自西帥贊機務道由偃師遂攜而

自閩閩閩里所資仁規義準三佐邊幕夸漢爲寧家邦
必達宣父則稱生不愧古名不欺後年幾從心葬從先
阜君可以爲無憾人尚嗟其不偶闕銘辭于幽堂庶貽
芳于永久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二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三

墓誌銘

范府君墓誌銘

君諱純誠字子明汝南范文正公族兄之子也五世祖
唐麗水縣丞諱隋之子曰太保諱夢齡即文正公之曾
祖也太保公有子五人第三子曰杭州餘杭令諱光謨
生同州朝邑尉諱埴朝邑府君生蘇州長洲縣尉諱鈞
即君之考也君九歲而孤事太夫人孫氏居于河南偃
師縣孝謹俊辯有成人之風文正公見而奇之未冠丁
太夫人憂其弟純眈方在童幼君撫育勞瘁情均怙恃
皆嗟其友愛文正公自西帥贊機務道由偃師遂攜而

教養之及長才性通敏勤於文史奏補太廟齋郎爲娶
同年兵部郎中朱公實之女孫爲婦留居左右皇祐二
年文正公置義田于蘇州以贍族人因謂君曰非汝莫
辦吾事乃奏以爲長洲縣尉俾立規法以貽永久長洲
先有羣盜名聞于朝君至獲其黨有脅從者輒釋之故
賞典弗及曰殺人遷官非吾心也嘉祐初大旱請通烏
溪水東流以溉民田至今人以爲利上官才之用三司
薦監衡州茭源銀場惠工整弊歲課增羨以某年月日
卒于官臨終神意不亂享年三十有四子三人時尚幼
曰正倫正辭正邦朱夫人護其喪北歸守義訓子今皆
有文而舉進士君爲人慷慨多能曉達吏治善睦宗族
尤好朋人之急以此所至有稱而鄉黨宗族多愛信之
然其享年不永不克有施于世正倫以某年月日葬君
於河南縣萬安山文正公墓之北而文正公嗣子某銘
其壙曰

士會之後我祖相唐麗水四世文正迺昌振振茭源惠
于孩提教誨飲食文正之慈既仕而才將翼吾宗未究
所蘊甫壯而終有源者流有本者繁不享于躬其在後
昆

蔡贊善墓誌銘

君諱漸字進之仁宗朝參知政事文忠公之猶子也其
先世系昔我先君文正公誌文忠公之墓詳矣君之曾

祖諱某贈太傅祖諱某贈太師中書令父諱某以君伯仲登朝累贈太常少卿君用文忠公蔭補守秘書省校書郎五遷至太子右贊善大夫初監兗州稅丁母于夫人憂服除監鄆州鹽稅歷瀛州監酒開封府長葛縣稅知婺州金華縣事君廉平有守臨事不爲苟簡故所至有能聲雖當煩劇嘗裕如也上官高其才事多倚辦婺治金華而爲劇邑君能發姦撫弱豪猾屏息初至獄有數歲不決者君立爲辨明邑以大治嘉祐二年大水浸州城君身率夫工晝夜保護城得以完未幾得疾即棄官求醫至錢塘而卒享年三十有九君事親至孝尚義好施與人交久而益親娶李氏後君二十四年卒一男

諱舉進士一女適奉議郎知青州博興縣事裴綸其子將舉君與夫人之喪葬于潁昌府陽翟縣某鄉某里文忠公之墓次裴君求銘于余而爲之銘曰
維門之慶維才之令亦施有政所稟則厚所有則富不畀之壽箕山之原葬從其先以歸其全

朝請大夫宋君墓誌銘

公諱道字叔達其先館陶人後遷京兆復徙河南今爲河南人曾祖諱溫故任左補闕贈工部尚書祖諱泌任起居郎直昭文館越王府記室參軍贈光祿卿父諱緯任殿中丞通判撫州贈尚書右僕射公少孤事母彭城郡太君及兄大監以孝弟聞而力學自立應韜畧詔中

選補郊社齋郎調興州順政縣主簿旋登進士甲科爲
益州節度推官與弟迪同榜大監公題其學室曰雙桂
堂累遷秘書省著作郎句當御廚改殿中丞丁內艱服
除監楚州鹽城縣都鹽倉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
原州改都官英宗登極遷職方賜五品服轉屯田郎中
以勞降州上即位改都官郎中同提舉三門白波輦運
就差都大管勾廣濟河句催輦運改司封郎中提點福
建路刑獄公事歷知晉邠二州以大監公捐館於洛迪
坐三司火免官手足憂患不欲遠適請官京西以便其
私除都大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入爲開封府推官求補
外再除三門又請提舉鳳翔府太平宮起知同州會改

官制爲朝請大夫以年高倦于民政遂請閒職得提舉
西京崇福宮元豐六年五月丁酉終于洛之端仁坊私
第享年七十公性寬厚篤于慈愛仲兄早世養其孤如
己子居官簡嚴職務皆有條理恕於用刑故所至人樂
其政去而思之在益州攝犀浦令民有訴其子之不逞
者使其父先笞之苦楚已至然後懲以輕法其子遂改
過盡孝父語人曰吾有此子者宋君之賜也在鹽城詳
完鹽法利病歲課增損指其姦弊爲鹽政要錄一篇上
之三司多行其說時包孝肅公方主計舉公糴麥於太
倉纔一月登三十萬斛有詔褒之公嘗上五事一曰遣
使觀風俗以察守令能否二曰復武臣提點刑獄以觀

人才且使舉其類三曰復茶法以資國財四曰責官吏恤民憂以固邦本五曰增置沿邊弓箭手以省戍兵事多施行公在原州及歸朝凡五上言請倣古民兵之法籍編丁蠲其稅無費縣官而習山川之便可得戰士二十萬至英宗朝遣使陝西籍民爲義勇畧如公策焉又上言屬羌酋長久不補漢官部族滋多而統領者心不一倉卒恐爲賊用詔公與經畧使議其事凡公所建置皆從之又州城近賊境而虞備巨弛及密分樓櫓所占而籍居人之附近者十家爲保平時則主火備有寇則使登城以守民亦未嘗知也公自仁宗時迄上登極屢言邊事會朝廷輔臣宣撫陝西謀取朔方故地廼詔公

登對將使赴宣撫司議事及上問西事公曰師出倉卒非萬全計遂罷公行公在福建福之民林氏自刃死吏疑其妹殺之已証服將寘極法公而伸其枉而釋之治獄者皆抵罪衆服公之明在邠遇歲饑有司發倉粟賑民而拘以常數公請計口給食不當爲限朝廷從之所活者甚衆在同會出師西討調發嚴急公夙夜盡瘁事無愆素而不答一人時民憚隨軍輸糧雖直十倍無肯行者公下令聽以一畜代一夫人皆便之既行諸郡多如公法同卒有戍邊而逃歸者伏不敢出或聚而爲盜民不安其居公親出城遣其父母妻子招之使復其舊旬浹間得四百餘人以其事上聞於是詔諸郡皆如同

州一路迺安公晚居洛陽與名公賢士大夫遊善爲歌
詩玩釋老書其燕居泊如也夫人李氏封福昌縣君子
四人長曰子開早卒次曰子直舉進士次曰子明隴州
司理參軍次曰子堅真定府法曹參軍孫三人元亨郊
社齋郎次曰元才元衡孫女二人詣孤將以其年七月
壬申葬公于開封府管城縣敦義鄉大吳里僕射公之
塋以余忝公葭莩之末述其事來請銘其墓銘曰
陟位以才避劇以年壽終于鄉葬則從先有子有孫公
美其焉刻銘幽堂以永其傳

朝散大夫謝公墓誌銘

公諱景初字師厚謝氏本姜姓世爲陽夏人其子孫顯

於江左公之先出於江左之謝十世祖賓始居河南緱
氏六世祖希圖因官家吳越葬錢塘遂爲錢塘人自君
之考陽夏公始葬邵今爲邵人曾祖諱崇禮奉寧軍節
度掌書記贈尚書禮部郎祖諱濤太子賓客陳留公贈
禮部尚書陽夏公諱絳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司徒
公以陳留公蔭爲太廟齋郎再除試將作監主簿陳留
公遺表思爲守主簿初監蘇州茶鹽務不赴簽書武勝
軍節度判官公事中進士甲科遷大理評事知越州餘
姚縣九遷至司封郎中歷通判秀州汾州唐州海州湖
北轉運判官成都府路提點刑獄爲怨者所誣坐免司
封都官郎中又坐舉官免屯田郎中復除職方員外郎

以病求分司西京權通判許州不赴改權通判襄州復
屯田郎中會改官制遷朝散大夫以卒累勲上柱國公
少奇俊七歲能屬文十三從師受禮通其義講解無滯
陳留公語夏陽公曰此兒必大吾門時陽夏公通判河
南歐陽文忠公梅聖俞見公所爲文相顧而驚持以示
留守錢文僖公文僖公歎曰真奇童也十六遊京師赫
然有聲羣公共稱之翰林學士胥公偃一見公異之許
妻以女丁陽夏公憂陽夏公調急宗族之無依者幾百
口及捐館家無貲公撫給孤遺如陽夏公之存有田在
蘇杭歲入千斛悉留以給宗族之在南者在武勝時賊
張海擾京西屢敗縣邑而州無城與兵州官或稱疾避

事或疲老去郡公兼衆職不勞而治是時朝廷憂賊使
者旁午號令肆出人益勞擾公上書乞擇用守令精選
使人寬脅從以購首惡皆中時病朝廷始建北京公作
魏誥以獻士大夫爭傳寫李邕鄂公以文名天下深稱
重之公登科時宋元獻公較殿試尚以不得寘公第一
爲恨餘姚濱海民喜盜煮鹽利厚而法不能禁公明立
約束刑不加肅而民自戢鹽課羨於常歲又爲塘岸以
禦潮漲之患民得安居是時荆公王介甫宰相之鄞縣
知樞密院韓玉汝宰相之錢塘公弟師直宰相之會稽
環吳越之境皆以此四邑爲法處士孫侔爲文以紀之
浙東和耀之法官以錢與茶易民芻糧民既輸而有司

虐下不畀其直民以爲病公在邠州上疏極言其弊至
海州毀淫祠三百餘所時州郡敢輒羈置罪人公上言
乞加禁止於法當坐者亦限以歲年而釋之又言郡接
京東多寇攘而海路通夸貊宜增戍兵以戒不虞治平
中京師大水朝廷求直言公上章極言得失其辭見於
文集公在湖北吏有以公田租勞人致于他郡而求善
價者法雖無禁公移文喻之以革其心因請立以爲法
每歲五月下詔恤刑獨不及轉運司公以職兼刑賞乞
預賜詔熙寧初河北大水公上疏言蓄異之所致且緩
郊禮大忤建議者得以遠方凡大獄之疑者皆鈐轄司
專決公數上言此當奏獻于朝非臣下可專朝廷遂立

以爲天下法是歲劍門減配隸出關罪人之半鈐轄司
措置邊事多不關提刑司公亦論正之永康軍嘉州連
接蠻徼公請舉擇守臣成都路公田有無不均公請均之
以息貪競朝廷從之屬縣尉佐有皆以入貲流外得官
者不能爲政公因奏請縣唯許注流外若入貲官一員
初行苗役之法且擢屬邑宰爲之使而專其事公上言
遠人樂安靜願罷使勿遣及使至公諸其爲人因裁抑
其過當使者遂怨公誣公燕飲事上之執政乃公向所
忤者因入其言將置詔獄公恥於對吏乃自引咎及坐
免公逍遙里中杜門讀書未嘗以讒譎爲戚築室郊外
時遊息其中每歎曰詎知昨非而今是乎昨是而今非

乎因自號今是翁爲堂曰三疾曰我亦古之遺民也參知政事元厚之與近臣十人雪公罪于朝馮當世守成都還知樞密院又訟公寃及除襄州公不得已之官多以病卧家夫水州城幾沒公歎曰民如此我何病乎力疾以出築堤捍水城卒獲完公既少有才名天下皆聞風企服而性剛直不與俯仰遇事明銳勇於敢爲獎善嫉惡出於天資於書無所不該詳練本朝典故宋次道最爲博洽每歎以爲弗如爲文簡重雄深出言落筆皆有章采若不經思而人莫可及尤喜爲詩梅聖俞與公少長相陪而爲酬唱之友晏元獻公杜正獻公先君文正公皆器待之與之議論不敢以年少之公與人交始

終不渝窮悴者顧之益勤雖貴顯至於是非不少借也與歐陽文忠公劉原甫尤相善參知政事胡武平最重之屢薦于朝士人多從學公教人以明義理爲本而重尚氣節不妄許與故特立寡合平居罕笑語夫婦相待如賓幼喪母真定郡夏侯太君事繼母丹陽郡高太君至孝與兄弟深相友愛上之登極當遣子進奉而例得補官公舍子而昇甥李掖公自襄還鄧屬疾即戒左右治後事而妻子不知自疾至終語言情思如平常實元豐七年四月乙酉享年六十有五妻蘭陽縣君胥氏翰林之女子四人忱知海州懷仁縣惜鄂州長壽主簿棕蔡州汝陽主簿悱假承務郎女四人長早夭次適湖州

烏程主簿胥茂謨次適宣德郎黃庭堅皆先公而亡幼
未嫁孫四人元曾基一未名孫女七人有文集五十卷
諸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鄧州穰縣五龍山陽夏公
之墓次使以狀來請銘銘曰

申邑于謝氏自南國以及于公世有顯德英才異稟敏
學博聞百代典制心羅口陳爰自宰邑以暨出使落落
任職坦坦由義衆所畏縮公勇無難卒困于仇公則不
患公之所有百未一試齋蘊而終志士揮涕葬於穰郊
陽夏是從刻辭幽窆以諗無窮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林侯墓誌銘

侯諱廣字公遠其先莒人後徙萊州之膠水遂爲膠水

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終龍衛副指揮使以
侯貴贈左領軍衛大將軍侯少以材勇隸捧日軍擢補
殿前指揮使爲再任行門治平三年英宗臨軒閱試武
士以挽彊授內殿崇班充秦鳳路教押軍隊徙環慶路
經畧使蔡公挺奏充管勾東路都巡檢司軍馬西賊大
舉寇邊侯駐大順城諒祚率精銳攻城侯開門逆戰伏
弩中諒祚婦未及其國而死以功遷內殿承制四年今
天子即位以恩遷供備庫副使是冬率兵破華陽寨熙
寧元年徙北路巡檢使三年夏賊寇荔原堡李信戰不
利本道命侯將兵深入牽制賊勢遂破十二盤多娘大
原詐娘四寨遷西京左藏庫副使開淘印州賊堡兵數

萬來侵侯率所部奮擊斬獲甚衆遷左藏庫副使七月
攻白豹城賊敗不敢守遁去又與大順荔原兵各取便
道入賊境兩軍失期不會侯以孤軍深入遇賊數千人
戰敗之因擊至金湯城又大破走之因毀其城壘引兵
歸夜過洛河有賊來襲侯揚聲令軍中選彊弩數百列
岸側待賊實卷甲疾行賊聞疑不敢渡是月以兵護監
軍行邊至懷安鎮還將及烏雞川遽率衆由間道葦山
行道遇屬羌以路險遠告侯不聽衆莫測其意後果聞
賊伏烏雞川及聞侯已由他道還遂引去而屬羌來告
者蓋亦賊謀也軍吏皆悅服賊既不得侯乃益兵攻柔
遠初柔遠外城處屬羌賊攻外城急屬羌夜以老幼求

入保內城諸將議屬羌反覆不可信勿納之虞有他變
侯曰屬羌爲我籬籬久矣乃吾民也今有急棄而不恤
後且不復爲我用矣遂納之卒無他虞賊初圍城侯預
戒守者不得輕動雖火城中無輒擾已而果有謀發火
於蒿場城中寂然賊計遂不得行翌日賊至馬平川大
持攻具來攻城衆恟懼侯被甲引兵開它門示將出奪
其馬賊去城救馬侯復入遂得益脩守備因募屬羌敢
死者夜絕城下潛攻賊營賊數不利迺引去遷禮賓使
韓丞相宣撫陝西奏充環慶路將領駐慶州邠寧土番
兵據慶州北城以叛侯守南城自樓上望賊衆進退遲
疑有悔亂者侯乃身開城出賊後諭其衆以逆順衆多

侯之舊卒皆投兵爭聽命於是已有亂兵三百餘人出城去侯因謂曰亂者遜矣爾曹本非同惡且事我久能聽我不唯得活遂各有功不然死無救請先殺我因披腹示之衆感侯誠皆泣涕羅拜曰唯公令侯收集得百餘人入其營坐軍校廳事激勵約束授以兵器令反攻城下兵城下兵潰擒賊皆盡北城遂平亂兵三百餘人既前走侯復領兵追至石門山與賊遇未及擊侯語賊曰速降尚可全賊不聽方夜侯先約兩將扼其走路侯自後縱兵擊之賊迫遠方詣兩將降至謂曰爾不從吾言今窘急就死非降也俘至朝天驛一夕皆斬之遷崇儀使五年改六宅使六年詔乘驛詣闕既對上語曰金

湯石門卿功爲多所以慰獎之甚厚還任未幾陞本路兵馬鈐轄移鄜延路環慶經畧使楚公表請留之七年詔以本道兵二千五百人策應熙河攻踏白城斬首五百餘級遷皇城使果州刺史攻討洮州番賊斬首三百餘級加帶御器械權發遣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伐交趾侯再表乞自劾有旨令侯詣闕上諭曰南方卑濕間卿數苦足疾且西邊開拓不可乏人侯不敢復請時僕經畧環慶奏乞還侯元豐元年詔以侯再任就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有言昔年劉平因救鄰道戰歿自今宜罷鄰路兵相應援侯以謂諸路同力蓋國家制賊之長計苟賊併兵寇一路而鄰道不救

雖古名將亦無能爲也平之陷賊非援救之罪也乃抗
章力言卒得不廢二年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四
年遷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先是瀘南蠻寇邊殺戎瀘
將王宣等朝廷命涇原總管韓存實討之既而存實以
逗撓不進誅詔侯詣軍代之侯至乃講兵三萬合二十
將爲前後軍又以壯怯分人材爲三等日遣諸將分營
隸習擊牛享軍士皆樂戰威聲大振初蠻酋乞弟世爲
歸徠州刺史及叛天子赫然欲必致之侯遣人至賊所
諭禍福及求前王宣時所亡卒賊懼婦陷卒七人送書
乞降而身不至侯迺決策深入於是厚齎金帛行間西
南番雜其支黨使相捕擊未幾舊管諸夸長寧隴例消

州及生夸思義晏州等族皆內屬冬十月大軍啓行陳
師徒於瀘江之湄侯率將吏東鄉再拜誓以滅賊報國
衆皆感激爭奮既行以所降夸人渠帥及其質子皆在
軍復令其次諸酋各占所居地防援餉道諸夸畏恐不
敢輒息以是入夸境雖險遠而無寇鈔之患始軍有三
道可進自納溪移勢口至江門則近而險自寧遠至樂
共壩則回遠而夸平賊意官軍必出江門盛兵拒險而
大軍實趨樂共賊兵不能支賊皆遁逃侯乃分兵繞行
席帽溪掩江門後破賊隘降其斗鐵姓始其亦竝部於
是江門樂共兩道水陸運通糧饋不絕王師次落介綱
山西南番酋帥率其部族降者相繼落始堯山河徐池

部相率守三隘以拒官軍侯遣將攻之力戰未克侯從
亦進軍中有呼都使來士卒皆殊死鬪又分兵出賊背
賊驚三隘不守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十二月王師次
落婆遠乞弟遣人詣軍門貢馬請命明日乞弟擁千餘
人稱降侯從十餘卒出軍壘以待之乞弟猶豫不肯前
侯度其僞即發伏擊之賊奔潰斬乞弟弟叔酋豪二十
八人首三百級獲馬及鎧仗甚衆餘黨散走縱兵追擊
抵歸徠州擣其巢穴窮盡賊境遂班師於是築樂共江
門大洲鎮溪梅嶺五城寨降附生夸三萬餘人其旁近
諸蠻後蕃羅氏鬼主鋪永西南石門君長等皆願輸貢
職捷書聞天子嘉其功在道遷馬軍都虞侯衛州防禦

使又詔速上將功狀會西邊用兵侯復上章請覲面陳
方畧詔許之既至天子遣使者就第撫問及入見深言
邊防利害及攻守之策上皆嘉納於是環慶方宿重兵
即遣侯舊任行至閩鄉以疾終于驛舍享年四十八上
聞訃惻然遣中貴人往護喪事其孤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侯河南府河南縣北邙山宣武村之原夫人曹氏德
陽縣君生子三人琬琰琪皆三班奉職女一人早亡孫
一人舜卿尚幼侯少慷慨有大志初不知書年過三十
方從儒生文士諮所宜學遂通左氏春秋能臧否古今
將帥用兵成敗得失爲將持重長於料敵善御衆士卒
樂爲其用凡軍中之事必與衆共議而取其長聽受不

疑及成功則推以歸之故雖文士亦樂與侯共事而爲之謀還自瀘南以不能獲元惡即上表待罪及陛見復面陳奉使無狀不能副朝廷興師伐罪之意唯上稟宸算下資衆力故得不致敗事其言嘗閔存寶之難而未嘗及其失士大夫以此多之常撰陣法其變易分合疾速周密邊地或推行焉又爲隊號法每于行師各於衣幟人自爲別置陣之際行列速就又撰行軍約束百餘條皆列上之輕財樂施徇公寡私臨終猶以不死于邊陲爲恨僕帥環慶侯爲副僕嘗以其能薦于朝今其孤以銘文見屬故不得辭銘曰

將以武用難乎知權有謀有勇其材爲全

二字缺

林侯

迹自邊握兵制敵圖勝於先獠夸叛吏大將無功命侯往伐取彼頑兇近師瀘江萬里折衝鋤逆撫順皇威以隆仗節西馳亟以疾萎天子隱悼多士嗟咨邛山之原維侯之墓納銘幽宮以諗終古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三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四

墓誌銘

朝議大夫王公墓誌銘

元豐七年八月九日朝議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終於西
都某里之第享年七十有八其孤將以十月十九日奉
公之喪歸葬於河南府河清縣上店里之原祔先塋也
以門人所狀公之行事來請銘於予予與公游既久知
公爲詳義不得辭遂銘其墓且以寓其哀焉公之先蓋
京兆萬年人後家於果州至公皇考尚書公始家河南
沒遂葬焉有歐陽文忠公銘其墓河南尹公師魯爲之
碣紀其世緒官諱甚詳此不復書公諱尚恭字安之少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四

墓誌銘

朝議大夫王公墓誌銘

元豐七年八月九日朝議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終於西
都某里之第享年七十有八其孤將以十月十九日奉
公之喪歸葬於河南府河清縣上店里之原祔先塋也
以門人所狀公之行事來請銘於予予與公游既久知
公爲詳義不得辭遂銘其墓且以寓其哀焉公之先蓋
京兆萬年人後家於果州至公皇考尚書公始家河南
沒遂葬焉有歐陽文忠公銘其墓河南尹公師魯爲之
碣紀其世緒官諱甚詳此不復書公諱尚恭字安之少

力學與弟尚詰偕游庠序喜親賢士大夫故歐陽公書
尚書誌曰二子學于予較藝嘗爲諸生先而稱公爲尤
謹飭溫溫有儒者儀法則歐陽公知公爲先矣景祐元
年兄弟同登進士科公調慶成軍判官軍守多不法公
以言不見聽求攝他州官以避之終不言其情知公者
舉監鳳翔府酒稅父喪去職終制以判優遷袁州判官
舉監解州鹽池兼知解縣先文正公在政府公上書言
宜選將帥而委以不疑責大功赦小過以激其忠義節
寺觀土木之費損大臣郊祀之賞以寬國用精擇守令
以厚風化之本久任外計使究財貨之原取士推大公
而簡防禁官先才行而後常流委長吏徹冗員以省事

減巡檢增弓手以禁盜先文正公是其言時西陲用兵
使領皆一時名公文章論薦改著作佐郎知陝州芮城
縣孫威敏公經畧環慶群掌機宜深相任信慶曆八年
夏賊元昊爲子寧令哥所弑國人誅之立其幼子諒祚
而來告哀謂孫公曰元昊負國屢背誓寧忠臣義士痛
心頓足未能擒戮今父子相殘而立其幼殆天亡賊也
因請未賜王爵止授以節帥之名擇其彊臣寵以高官
使分其權復以厚賞招致近邊豪酋漸漸收其用以壯
吾籓籬則西陲可久安不然後難制也孫公奇其言爲
奏上之其深謀密畫多此類也時天下稱孫公爲良帥
公有助焉後帥杜公杞患屬羌支離爲西賊所攻不能

相救公請密諭屬羌之首比族結互爲應援每賊至則
舉烽擊鼓少壯畢集無敢後者自此屬羌安於耕稼賊
不能擾因得諸族所居險易山川道路兵賊彊弱之實
圖以上之仁皇嘉其策命諸路兵賦傳以爲法至張康
節公爲帥有承受公事中人者口傳上旨自今預聞經
畧司機事公謂張公曰其言無詔書且宜覆奏况中人
預機事則帥權奪矣張公遂以聞上中人坐奪官而罷
後公還朝被命押伴夏國使而使者求市史傳及佛經
公以史有東晉元魏間事不可示夸狄止與佛書而端
權通判寧州移知開封府陽武縣時包孝肅公爲尹愛
公才明邑人有訟事於府者包公曰既經王宰決矣何
用復訴也嘉祐中朝廷選能吏分行諸道訪民疾苦而
蠲之曰寬卹民力公當使環慶乃究悉其利病數十事
上之邊民至今爲便婦以太夫人年高不欲遠宦求知
河南府司錄又知緱氏縣磨勘西京脩內司歷兼判西
京勾院同判西京國子監丁母憂服除再判監營勾西
京崇福宮自著作佐郎九遷太常少卿遂得謝事遇更
官制改朝議大夫勲至護軍封太原縣開國子食邑戶
六百賜服三品公天性愷悌襟抱開朗居官有風力遇
事必務當理不爲苟且善與人交同僚嘗有不幸者公
周其後嫁其孤女恩逾至親蔭補疎屬而舍其孫事親
至孝雖假祿就養不復有榮進意每承順顏色唯恐不

及至博塞戲玩之具悉陳於前過歲時節臘必大會內
外親族躬率兒女奉觴爲壽歌舞嬉戲以爲親歡如此
不去婦鄉里者幾三十年士論雖惜公早閒而公彌以
爲樂至終養而公已老矣所居雖庠儉而掃洒清潔疎
竹幽花列植前後與鄉里高人賢士文酒相娛故韓國
公今潞國文公留守丞相韓公高年者爲耆英會圖其
像而賦詩者凡十二人公居第四且命公書其詩于石
筆力精健過於壯年平生有詩千首文士多愛重之娶
郭氏追封永寧縣君繼室席氏封福昌縣君一男純河
東節度推官知孟州錄事參軍五女長適知秦州隴城
縣事張景觀次適永興軍節度推官劉唐陸次適權夔
州路提刑楊畏次適進士尹煥次適進士席徽皆先公
而卒一孫曰康公銘曰京兆之王遷蜀六世尚書還洛
公克顯嗣伯仲爭奮力取名第彬彬其文矯矯其能時
方籲俊彙拔而升自幕徂邑藹然才稱書陳政要謀參
帥聞將相之事列如繩準命不我與弗究其蘊便局屢
請官閒志伸不以萬鍾易吾安親孝養克終感通神人
交必賢豪姻則令族貴亞九卿備享五福葬從其先公
願斯足

承議郎充秘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君諱公裕字益孺其先出於漢張留侯六世孫廣陵太
守某其後子孫有居犍爲者至公之六代祖葬江原今

遂爲蜀之江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潛德不仕父諱某以學行著于鄉里嘉祐中舉遺逸不起就拜試將作監主簿由君通籍拜太子中允而終贈太常博士母羅氏封靖安縣君公生而秀異幼喜讀書不好戲弄成童已曉經義善講解老先生宿儒莫能過也皇祐中應進士舉於京師時國子生多四方豪俊以聲名相高及較藝公爲第一士大夫皆驚歎焉俄中甲科爲戎州軍事推官戎熒近蠻素無儒生公請興學校立生員躬自教學後遂繼有登辭科者再調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居賈文元公幕中盡心舉職無少顧避郡政爲之清肅部使而下薦其才者二十餘人改太子中允知定州唐縣張

康節公鎮許昌精選賓佐辟簽書中武軍節度判官公事相國韓魏公薦公可任文館時英宗面命輔弼選求賢才二府擇二十人上之上親取十人公預其選充秘閣校理丁母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會議親王襲封公與翰林司馬公君實范公景仁協其議忤執政二公罰金而公坐免一官改判吏部南曹有選人與吏同爲欺以應格者公察知其罪置于理而執政有右選人者遂罷公南曹復知禮院中書建議尊僖廟爲始祖公獨請尊藝祖據經折理而爲之議凡萬餘言上不之從公亦不敢安其職矣時文潞公掌樞密欲辟公爲掾屬公辭曰親老矣願求鄉官以就養潞公嘉之因丐便郡得請

知嘉州遷太常博士移郡學就爽塏而新之學子便焉
又請傍青衣山浚江故道以泄水患監司沮格其議後
江漲果壅流入城害居民識者服公先見焉益州帥欲
發民開犍爲之沐川以便蠻人輸馬之路公曰蠻乃南
詔遺種日欲窺吾疆陞以山川之阻而不能踰也今奈
何通之以啟其心耶朝廷聞而罷之以父喪去職公時
年將耳順因衰毀致疾服除請開官就醫授管勾成都
府玉局觀賜五品服會改官制爲承議郎元豐六年五
月一日終于官享年六十一交舊聞訃皆悲其未盡所
蘊而不臻上壽也公天資孝友外和內剛識量宏遠喜
溫不彫于色多爲名公大臣所知如張康節公韓忠獻

公趙清獻公龍圖楊公樂道皆力薦之同舍臨川王平
甫尤稱愛之曰益孺真有道君子也臨終神意不亂言
不及身後事於書無所不讀而於詩易春秋老子陰符
尤能究達其義而各爲之注解共三十三卷爲文典瞻
有西漢之風家集三十卷娶費氏封仙源縣君子三人
洞浩洪洪爲其季父華陽縣君之後三女長適進士范
祖亮次適宣德郎趙仍次未嫁孫男四人孫女六人皆
幼其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縣某鄉某里之
塋請銘于予而爲之銘曰

留侯之裔居蜀隱微公獨自奮力學逢時秉義恂恂進
退有儀儒館鄉郡畫錦而歸孝養克終志願弗違唯其

蘊儲弗克究施慶流子孫在理則宜勒銘寔安以諗無涯

朝請大夫陳公墓誌銘

公諱安仁字公壽其先安陽人曾祖諱遠遭五代之亂
隱居不仕以德行著名鄉里衣冠子弟多歸之祖諱芳
繼以儒學名世以其子某爲三司某部副使累贈光祿
少卿考諱賡即三司公之母弟也以三司公任爲某官
以公伯仲通籍累贈刑部尚書始徙居河陽今爲河陽
人公少孤好學以舅氏劉公平蔭補太廟齋郎初調孟
州溫縣尉河陽司理參軍舉監西京商稅務用薦者遷
大理寺丞改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歷尚書虞部
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會易官制爲朝請大夫由知絳

州太平縣歷通判涇州揚州河南府知邛州權管勾西
京留司御史臺罷官歸鄉里某年某月某日終于某里
之第享年六十有七公爲人剛直不撓明於吏治在河
陽嘗曰獄吏有以容奸爲寬厚者有以深文爲嫉惡者
吾皆弗爲也唯情之所在耳故所決獄人皆以爲平西
京監征時巨商賂吏而墮千金以避征者公購得之人
皆襁服自是百貨無隱公悉寬其所征之半商人皆樂
輸課亦增羨曰此外嚴內寬之術傍郡取以爲法尹欲
試公才使攝長水令邑有羣盜吏不加禁公詰吏吏曰
所盜皆他邑而未嘗擾吾邑故容之公曰是則吾邑爲
盜之淵藪也皆擒置于法復使權他邑邑亦治尹曰君

才如泉愈汲愈新他日真能吏也太平絳之劇邑前令多以罪去審官選公以往公至訟者如市公以理區處未幾庭中寂然有叢祠號聖姑者惡少爲朋以祭至數百人或爭豪校氣至相殺傷公患之語吏將毀其祠吏曰此姦猾所怙慢者或替爲賊所咒敢毀之公曰令豈畏賊者耶即毀之境中爲清公在涇州時河州羌酋木征爲華人程白告變言其欲內侵爲叛朝廷命監司選公按治公遣价就訊木征自陳曰主上使守河州而程白阻遏誥命俸不時給我聚兵將取白耳公鞠得情且曰木征世爲外蕃以供職貢戍邊者興事造言激使驚擾以希功賞耳朝廷爲斬程白以誥命畀木征果渡洮

水而去邛州有匿名投書言戍卒欲連他郡兵爲變主兵者震懾白公公曰此奸人所爲命焚書於庭卒亦無變公恂恂似不能言遇事立決人不可奪好讀書經史皆手自校讐以誨其子弟故門中多令器云娶錢氏復娶其女弟封某縣君又娶曹氏封某縣君先卒男四人長曰保之次曰某早夭次曰偃之次曰仰之皆太廟齋郎女三人長適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次適次適陰縣尉劉唐聰孫男二人孫女三人並幼保之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之原請銘于予予嘗與公爲僚義不得辭銘曰

循循陳公慶門之英仕偶聖時位以才升伯仲

軒

冕尊榮壽終于鄉葬歸先塋燕翼唯良以紹家聲公其
無憾萬世斯寧

楊承事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某字某世爲滑臺人後徙管城祖諱某考諱
某皆隱居不仕至君喜讀書博學貫通尤知當世利病
人或勸君舉進士君曰聖人謂富貴不可求從吾所好
雕篆非吾好也遂隱居以自樂早失所怙事母至孝其
接人於少長貴賤一以誠信鄉里咸稱愛之康定中西
陞用兵執政聞君才召與之議君條所見以對不合君
既不以仕進擾意於是教諸子力學其後繼有所立識
者知君志雖弗果就寔在其嗣人也至和三年六月朔

邁疾終于家享年五十三娶尚氏後君三十年卒子男
七人某以方畧召試舍人院授將仕郎守鄭州助教與
某某皆前死琪忠武軍節度判官琪通直郎竝進士中
第女一人適李哀哀孫男六人孫女四人君歿二十八
年以其子升朝贈承事郎又二年元豐乙丑某月某日
葬某處琪等以宋城主簿魏璠狀來乞銘爲之銘曰
敏于躬弗克施侈厥後孰畀之善斯報理亦宜有不信
視銘詩

朝議大夫閻君墓誌銘

君諱克國字厚民姓閻氏其先幽州人唐末徙洛陽五
代祖式橫海軍節度判官有二子曰至者事晉爲樞密

直學士曰利正者商州商洛令是爲君之高祖商洛生規爲皇朝忠武軍節度推官卒家于許遂爲許人是爲君之曾祖推官生惟吉終尚書屯田員外郎是爲君之祖屯田生照贈光祿大夫是爲君之父君慶曆二年進士第調鄭州滎陽尉丁父憂服除再調河南登封尉能使爲盜畏罪反善用薦移唐州河陽令唐故地廣而耕者不足故戶多萊田州守募民增賦以自占主不得有於是豪右因緣奪民良田諸邑大擾君獨以法拒之邑人賴焉改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商州商洛縣遷著作佐郎知澶州衛南縣巡檢張繼明暴虐所部卒持兵讎謀將殺繼明以爲亂君聞之命駕欲往從者曰彼亂以成

矣願無往君曰卒亂將害吾民即馳慰諭卒悔皆泣拜乃執首惡械于州餘請釋而不問仁宗選良吏領諸路俾寬恤民力君得京東時轉運使方急財利租賦之入變折增數倍君諭以朝廷意令民輸納悉如舊轉運使圭田以虛名歲入縑帛無慮二千計君按實十損八九又罷諸州差鄉戶爲衙前以主公用六庫者鄉戶始免破產之弊遷秘書丞知鳳翔府岐山縣改霸州大城縣東南當大河支水歲決注民田澆漫爲陂君率民築張光隄隄將成水大至役者驚潰君獨留隄上曰民第去令獨死於水役者回顧相率復來竭力爭赴而隄遂成向之隄地復爲良田自是大河屢決不及雄霸隄之力

也故民至今目爲閻公隄被選知永靜軍將陵縣大城
民號泣遮留不得去君微服夜遁安撫使以其事聞詔
即還君舊治大城民扶攜老幼迎上而將陵民遮留君
如去大城時二邑之民至持白挺爭相攀挽吏以朝命
諭之累日方散去朝廷聞之特召爲三司鹽鐵判官治
平泛恩遷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員外郎神宗登極遷
都官員外郎求便親出知德州時地震後瀕河州縣大
興隄徭河流至德勢尤高悍視城中如深壑居人惴惴
君曰歲饑薪糧不屬民其魚乎即出常平粟募役者又
請給僧道度牒募人輸薪而薪不時至君乞易納見緡
以市薪不待報而行人以爲便大築遂成又築小隄以

衛瀕水之田自德至滄州護田數萬頃方其易薪爲緡
也僚佐畏恐請待報君曰第無連書罪不相及至論賞
河防功君悉上僚佐而已不及改職方員外郎知耀州
遷屯田郎中耀民喜爲盜羣聚推剽頗有良善爲所脅
從者君察其情區別上聞全活甚衆由是獄訟清簡民
德君多繪君像而祠之知江州轉都官郎中丁母憂服
闋官制行改朝散大夫知博州遷朝請大夫河朔聯民
爲兵獨君推行有法考課最留再任今上即位遷朝議
大夫六月二十四日無疾卒葬博州之官舍
享年六十有七君內外盡誠不爲私
嗜慾而喜自晦斂不欲人知事難
善甚於
物於勢利

則薄已而厚人樂易善容犯而不校在州有從事以書譖君於監司者監司察君無他以從事書示君君置不問未嘗見於辭色及罷州始以書示其人而且戒之曰爾後慎勿爲此從事慚服天資善吏事所至不嚴而治有古循吏之風歷守四州適會朝廷更法令部使者旁午郡縣吏務爲刻急以免咎而君所蒞必使事濟而民不擾嗜書多聞平日謙然似不能言者聞有所發矯矯直前未嘗以身爲恤也仁祖春秋高聖嗣未立嘉祐中君方陞朝籍上書乞擇宗室早正東宮以繫人望治平末異星出西方郎官孫琪以言事貶君即抗疏言罪言者非所以答天譴孝友純至事母夫人甚謹年踰

華顛膝下承顏順意爲嬰兒慕後居母夫人喪守墓哭泣三年而後歸初爲鹽鐵判官恩得任子奏乞先其弟朝廷以法不許復願納一官亦報罷後再推任子恩竟先官其弟輕財好施所得俸祿均及親族故舊隨盡無餘嫁族女之孤者數人卒之日家無留資殮以浣衣以元祐元年某月某日葬于許州某縣某鄉某原先塋之次母夫人李氏工部尚書昌運之孫女世父昌齡寶太宗朝知政事以君封僊源縣太君三娶皆名族黃氏仙源縣君直史館宗旦之女王氏五臺縣君我先公文正公之甥李氏仁壽縣君從舅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九人越泳澈淳演沆沃汶湮泳越州觀察判官澈舉進

士淳登進士科秦州清水主簿監岷州茶場淡郊社齋
郎餘先君而卒女二人長適峽州軍事判官杜會次早
亡孫男八人孫女九人長適熙州狄道主簿錢愬餘竝
幼初光祿與先文正公鄭文肅公孔寧極先生寔爲友
壻鄭公顯貴一時寧極以高節聞天下而光祿亦以經
行著名鄉里世稱李氏多賢壻云君與某爲從母兄自
少相與游長相友善今老矣而君則亡將葬嗣子以銘
文見屬義不可辭銘曰

亡欲行義失常近名唯君所存發必至誠由孝易忠顯
于王廷敬愛兄弟推及友生慈愛下民如保雛嬰事功
崇成謙牧不矜執器其心而不公卿施止一州素位而

行蒿高之麓渙水明清卜君幽宅萬世斯寧

中散大夫王公墓誌銘

宋有純孝君子中散大夫王公不疑以元祐二年三月
丙子終于西都某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其孤平
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魏封原
先塋之次來求予銘其墓予亦世葬河南故識公爲早
而知公爲深又嘗爲留司官從容燕閒益與公游觀公
之高行清節當與古人比誠欲論次公之事以自慰因
不復辭公諱慎言不疑其字也蓋漢高士霸之後東皋
子績之裔孫始家汾晉王父文康公事仁宗爲樞密使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葬其親于河南因爲

河南人文康公生司農少卿致仕贈特進諱益恭爲公
考公幼而篤孝以事親爲事之大以承顏爲樂之至故
孜孜家庭老而不懈視萬鍾蔑如也公學無所不覽而
尤深於史幼能詩以風騷自任文康公特罷之陰補將
作監主簿仁宗登極改太常寺奉禮郎恭謝改大理評
事文康公薨改光祿寺丞監西京商稅院改大理寺丞
三司舉監在京順成倉特進致仕居洛公不欲去親側
用陳乞差知河南府鞏縣復乞監西京洛河竹木務改
太子右贊善夫夫知并州陽曲縣不赴勾當西京磨勘
脩內司及襄外場務兼判勾院改殿中丞賜五品服改
國子博士再差知陽曲縣又以恩得知河南縣明堂泛

恩改虞部員外郎又改駕部員外郎勾當西京磨勘脩
內司改虞部郎中三司舉勾當西京排岸司不赴復知
河南縣改比部郎中英宗登極改駕部郎中賜三品服
丁特進憂服除■嵩山崇福宮加上柱國改司農少卿任
滿留守監司列上公孝行誥許再任公以母老不可一
日離去力求鄉任以便甘旨雖百里之卑筦庫之冗得
之欣然不知有貴賤之辨名公大人交薦所得他郡官
輒復辭避平生更九任而七在洛日與子孫侍左右從
容嬉戲以順適親志特進捐館太夫人春秋亦高即置
小榻於寢側晝夜候起居之節凡九年未嘗一夕改也
太夫人終養執喪過禮幾不勝哀蔬食誦佛書者三年

有識哀其志外除年已踰六十慨然曰吾向勉而仕者以有親也今老矣祿無所逮何甘此而不去耶即拜章求致仕朝廷從之初特進居文康公喪服除方五十即謝事家居一時仰其高風及是公又承先志近世搢紳鮮焉行官改制朝議大夫今上登位改中散大夫封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太師路國文公守洛與故相韓國文忠富公溫國文正司馬公并鄉里宿舊十二人為耆英之會公實與焉公天性愷悌志向清遠善與人交愈久愈相敬愛喜怒未嘗見于色雖對家人無惰容奉養省約居處儉陋所享如寒士紛華盛麗音聲好玩衆所汲汲者無一毫之愛獨掃一室所寶唯先世琴書

書幾萬卷間繙閱古今討究義理命子孫侍坐親爲講授遇意適援琴作雅聲條然獨得奉賜有餘則給宗族之乏者恩得蔭補先猶子而不及孫洛之士無賢不肖推孝敬有德者必以公爲首下至閭里亦無間言晚達理性間與道人游放懷物外往往忘返自寢疾逮屬纊神意安靜人莫究其際平日治官主於扶善抑彊條教寬明去益見思河南之民多識公風采遇之必再拜或相語曰此慈父也徘徊道周瞻仰而不忍去在漢州朝廷命完州城公董其役踰時而畢監司上其功詔書獎諭又嘗因轉對論鄉戶衙前多由役重破產理宜優恤又可募人充輕役以寬良農後朝廷頗行其言世之知

公者皆惜公有深識遠業而老於散秩然公獨能畢志
事親清潔以終自能成曾參柳下惠之美則其所得豈
小也夫人張氏光祿少卿師錫之女追封南陽郡君子
男一人羣澤州晉城縣主簿先公五日卒于商州上維
令女四人適朝奉郎馬孝孫知襄州宜城縣李琪大理
評事趙君弼陳州司戶參軍宋子房孫四人規蚤世恂
悟承孫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
孝惟德本公篤於天達行之原化及鄉閭世爲德門有
蕃子孫嵩山峨峨洛水沄沄公名永存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四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五

墓誌銘

司空康國韓公墓誌銘

公諱絳字子華其先真定人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考
某以忠義顯於仁宗朝至參知政事諡忠憲生公
於穎昌府之長社今爲長社人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
累遷大理評事公少好學及長益刻苦攻文章知名於
時慶曆三年進士及第名居第三除太子中允通判陳
州丁忠憲公憂服除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
同知太常禮院有事於太廟百官當入廟習儀公曰習
儀有贊唱登降之煩而神主在焉不敬當徙他處詔就

公者皆惜公有深識遠業而老於散秩然公獨能畢志
事親清潔以終自能成曾參柳下惠之美則其所得豈
小也夫人張氏光祿少卿師錫之女追封南陽郡君子
男一人羣澤州晉城縣主簿先公五日卒于商州上維
令女四人適朝奉郎馬孝孫知襄州宜城縣李琪大理
評事趙君弼陳州司戶參軍宋子房孫四人規蚤世恂
悟承孫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
孝惟德本公篤於天達行之原化及鄉閭世爲德門有
蕃子孫嵩山峨峨洛水沄沄公名永存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四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五

墓誌銘

司空康國韓公墓誌銘

公諱絳字子華其先真定人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考
某以忠義顯於仁宗朝至參知政事諡忠憲生公
於穎昌府之長社今爲長社人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
累遷大理評事公少好學及長益刻苦攻文章知名於
時慶曆三年進士及第名居第三除太子中允通判陳
州丁忠憲公憂服除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
同知太常禮院有事於太廟百官當入廟習儀公曰習
儀有贊唱登降之煩而神主在焉不敬當徙他處詔就

尚書省著爲令遷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男子冷清
自稱皇子言其母嘗得幸掖庭有娠出而生清都人聚
觀洵洵吏收捕不敢急一府驚疑莫知所決清止流近
郡公上疏引方遂詐稱戾太子事論奏甚切天子遣中
使獨以問公遂追清伏誅遷三司戶部判官江南饑詔
公體量安撫公論衙前役最苦一當其役或竭產破家
民至嫁母析居以求分丁減等公爲五則衙前法奏行
之發運司歲輸信州鹽三十萬漕不以時水涸則寓旁
近郡而州配遣上戶輦取之蓋信州上戶千三百家坐
鹽事破者八百家矣公廻奏越發運司以時輸鹽遂絕
其害江南歲以賤價市繒紙竹箭及他物種種民苦之

公乃令優其直仍以戶口多少爲差兼并之家私有陂
池溪湖而錮其利公乃以均所近民使衆共之信州官
庄四百頃以衙前四十人假官牛以耕牛死輸課不已
人至破產公減其課召民願種者予之宣州守廖詢不
法畏民訟其惡館公於深巖公覺之命駕直入傳舍訴
者果壅門收治詢抵法其所施設興置甚多民皆以爲
便使還除右正言是時仁宗春秋高國嗣未立公上疏
屢言之退而焚其藁詔除內都知王守忠判內侍省事
公言內都知判省本朝所未嘗置卒罷之道士趙清旣
有罪事連宰相公奏請窮治於是宰相與知開封府者
皆坐謫無幾何兩人皆遷公復爭之章累上不報家居

待非仁宗祀南郊道過公第遣使問勞除禮部員外郎
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脩
起居注召試知制誥選人劉抃改大理寺丞公言抃以
術數游公卿間而改官非士人也願以補天文官從之
內侍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詞頭因發其過惡繼隆
遂出爲鄆州鈐轄故事郊祀天子親閱警場公奏致齋
當專一祀事而臨觀鼓吹非禮也上從之後著爲式公
建議請間歲取士諸郡發解會試嚴保任之法減高科
恩例事皆施行以便私求外官遷吏部員外郎知河陽
公曰便私不當進官固辭不拜召判吏部流內銓河決
商湖李仲昌等開六塔河功不成河益爲患拜公河北

安撫使時執政有是仲昌議者及敗事人無敢言公到
部盡得其狀請致獄劾治於是仲昌等皆坐法使還上
欲公措置河北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避
親改知瀛州歐陽文忠公同列言於朝曰韓某宜在朝
廷瀛非所處也遂留知諫院公辭以謂前以言不用罷
諫官今不敢當改知密官院仁宗因上元欲幸奉先寺
宣聖神御溫成后園皆在奉先寺或言上欲臨后園公
上疏切諫明日將駕上使諭旨曰欲酌獻神御非詣溫
成園也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羣牧使仁宗嘗
遣使祠茅山祈嗣公當草祝詞因上疏論求嗣之道禱
祝無益願放掖廷宮人之無用者及限內臣養子以重

絕人之世即日出宮人數百而詔有司申嚴內臣養子法茶始議通商詔公與包孝肅公陳秀公唐質肅公同定其法縣官歲入不甚減而民不復犯法矣又詔公減冗役以寬民力公奏擇朝臣十餘人巡行天下其所經制一時便之嘉祐四年廷試進士仁宗預使公進三題公奏臣有兄子在試中以嫌不敢上固使進既試果取用之其爲人主所信如此遷吏部員外郎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有近臣守藩不奉法且得罪侍臣列奏願得少寬假公曰兩制有罪兩制營救則天下之法常屈於貴者矣遂拜劾之時大臣薦舉多不稱公論罷其尤無狀者十人內外嚴憚掖廷劉氏頗通請謁爲

姦公密啟之仁宗曰非卿言無由聞當審驗之不數日中書召公曰奉詔諭公劉氏及它不謹者悉逐之矣又請采唐制以正官名差九品以定章服百司常務不關二府倣倣六典以定官令以近臣異議不果行馬軍副帥張茂實之母乳悼獻太子茂實幼嘗從母入宮中前以嫌補外官至是復以茂實主兵公奏論以罪執政及列前後所陳不見聽者甚衆公遂家居請罪移牒閣門以言不用不敢稱中丞諫官因詆公中傷宰相擅去官號罷知蔡州不數月授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屬羌有據堡劫鎮城殺吏士者公曰是不誅無以肅諸部出兵討之朝廷聞舉兵疑問狀問至賊已平詔書獎諭加端

明殿學士知成都府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又遷禮部侍郎始忠憲公守蜀有美政蜀人喜聞公來公爲悉力興利除惡民大悅張乖崖鎮蜀仲春官糴粟仲秋糶鹽以惠貧民官爲給券歲久券轉婦豪右公一切削除籍貧民給新券著令三歲一易富人遂不得私其利蜀與夷接邊人伐木境上數起爭又壞障塞公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蠶崖門絕蕃部往來使轉就威茂交易民疾病官爲給醫藥立僧寺使葬戍兵貧民之死者諸所興建令皆行之異時中人奉使至蜀州使酒場吏主其貨易因附益取悅公奏請禁止英宗聞之喜使內侍省著爲令俄以羣牧使召中途遷尚書戶部侍郎權知開封府

浹日除權三司使公請以川陝四路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可以平物價養廉恥上歎曰衆方姑息卿能獨不合時耶詔行其言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詔已許之矣公執不可上曰朕初不詳知當爲卿改而僥倖者不已公論執益堅而爲上言即有飛語得究治上勞之曰法度日敝正賴卿盡心朕所曉勿慮也公建言宮中所用財貨悉以合同憑由取之而近時賜與亦用合同故歲常數十百萬而外徒知用物益廣而不知其有常典也請以其有例者悉付有司上從之三司始得會計矣尋拜樞密副使神宗嘗問天下遺利而公獨請盡地力因奏言差役之弊害農業傷民財

爲多願詔中外極陳利害更定其法上嘉納之詔學士
草詔訪問利害而所述不能盡上意上自具草示公使
損益以進舊制升朝武臣皆選樞密院注受無格吏因
爲姦公請置審官西院如文臣格又減兵額併軍營以
省軍費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拜參知政事樞密副使闕
神宗問公誰可補者公曰無踰司馬光上即以授之以
夏人擾邊慶州失利天子太息右府有請行者上不許
公請行即拜公陝西安撫使公薦今左僕射呂公大防
爲判官以今資政殿學士李清臣掌機密詔公得自除
吏補將校以空名告敕付公時呂公以直舍人院爲判
官使即草制除授公奏攻守策上手詔還之曰此良策

也然西路一委卿安事廷議公增築囉兀等城使河東
陝西爲掎角遂兼河東安撫使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學士公累辭不許其攻討防守既有成策而
慶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以謂數出師煩
勞致怨遂罷相知鄧州時慶州卒纔兩出塞怨自他起
然公以身任咎未嘗自明上諭草制官曰可以其自請
爲言者也公西行賜金帛不可計公悉以分將佐無一
毫私之者其後公所遣將校往往有功頗得要害地增
築城守議者借之明堂禮成遷觀文殿學士是時公年
六十自言先臣某嘗從容道馬少游之言爲父母守墳
墓使鄉里稱善人足矣臣嘗私誓於先墓期以六十守

墳壙章十上乞歸田里如初誓上遣中使諭之曰先臣有知見卿宣力國事必以爲愜公猶不已遂除知許州復諭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敢辭明年進大學士知大名府入覲上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時朝廷方更政事令下取朝夕辦官吏奉行不給公爲上言願寬期會簡節自息煩擾上嘉納之明年復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是時公繼王荆公之後請置局中書攷計用度以制國用而薦司馬文正數與同列爭論言不盡用乃歎曰吾知無補於時矣於是一歲之間三請去位而三司使發市易官職事無狀且創爲賈人出錢免行法民不爲便而詔孫永詳定執政有主市易者將罪

永公極論卒責市易官薄永罪選人鄭俠以上書譏訕下獄參知政事馮公京故嘗賈俠同列因指以爲黨得罪不測公曰明日京黜我繼去位矣因力爲辯解言未從乞罷政事上雖不許而京責由此少寬同列欲有所用公固爭上前未能得公曰請從此辭去即再拜出上曰此小事爾公曰小且不伸况大者乎俄遣使諭公曰已罷之矣公乃就職後數月又以疾辭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移知太原府俄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以年七十上疏請老不允復知潁昌府過關力辭遂以節度使領西太一宮使納節上曰使相領宮使有近例公固辭乃拜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而

宮使納節自公始陪祠南郊遷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
府夏大雨伊洛水鬪冒城郭民被溺者十五六是時公
方以疾在告迺力疾出率其屬救護全活者甚衆物價
騰踴人多不得食公大發倉廩賑之禁止盜賊收葬溺
死者其施設有法人侍以安奏請環城築隄備後患堤
成方數月水復至賴堤而免保甲養馬初今以十五年
足而提舉官邀功期以二年令迫急民以高價市馬無
所得人不聊生而不敢言者公條奏得依前令裕陵役
興異時昭陵厚陵官吏營職至夜分出妙擇才者分主
其任視事如平日有妄傳陵下乏水人多暍死者詔益
治運水之具數萬計公以水不乏間民賴以不擾而妄

言者遂止又料所市物次第緩急榜出之民得預儲而
價不騰踴洛人言裕陵成而不知者公之力也今上即
位恩移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進封康國公俄加開
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陛見面諭以河北
水蓄之餘非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賜告公以
天子新即位母后共政不敢復辭遂赴鎮嘗問役法利
害公具言頃歲臣言衙前一役當使人出錢召募而及
它役用錢廣而復取贏餘謂之寬剩者非也時河決小
吳未復議者欲爲支川傍大名注故道魏人惴恐公五
上疏獨乞復澶淵故道而朝廷遂寢河役公復告老十
上章除集禧觀使不就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公雖休

居而朝廷大事輒上書盡言恩禮優渥勞問賜予使者相望俄請還許上敕有司具舟遣內侍問行計詔入辭登對給一子扶掖命宰臣晏饌都亭驛是時大雨雪人有凍死者公曰非臣下宴樂時也得請罷宴將行上書其大旨以寬刑罰崇仁厚爲本其條陳多當世要務未行得疾上日遣內侍監國醫診治元祐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第享年七十有七三殿遣尚書致奠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兩宮臨奠哀慟賜賚踰等天子成服于苑中輟視朝兩日策贈太傅遣使賜告于柩前積勲至上柱國食邑至若干戶食實封至若干戶公方嚴莊重望其容貌知其爲夫人長者而仁愛愷悌即之益親居家悉

烝友睦親族內外無間言自未達時已嫁娶親戚孤獨者十餘人既貴所得俸祿悉以分給宗族故舊家常無餘立朝端方剛毅任重得大臣體遇事果敢臨義勇發不爲後顧樂善疾惡出於天性故其論奏雖一時有行與不行而讀之皆知其心本出於忠義感激而爲之也當時賢豪多出其門其後往往至公相列侍從其未顯時而指以爲賢者尚多有也雖高年家居猶與賢士大夫終日宴樂不厭忠憲有子八人而三人至丞弼公既位將相而仲嘗任門下侍郎今知汝州季嘗任尚書右僕射今以觀文殿學士知永興軍高年康寧列鎮藩輔近世未嘗有也其所臨鎮去而民立祠者六郡而定武

大名聞公喪皆飯僧哭於市有集若干娶范氏魯公質之曾孫先公二十一卒追封韓國夫人子若干某官塔若干某官孫若干某官宗師奉公之喪婦穎昌詔祭都門外給一品鹵簿某月某日詔葬公穎昌府某縣某鄉某原謚某某公之賓客也公之所以知某者至矣某不自知者公知之而不知某之所以誌公之行事得如公之知某乎雖然義則不得辭也謹爲銘曰

韓望許昌實自陳國於穆忠憲允時有德顯顯康公再世事興不倚不隨奮于休明一我肅心前無險夷直有未從以身繼之率是以行信于天子結于士夫一德罔二遂相神考董齊庶工正色在庭獻異於同弼臣遭讒

中外恟懼公曰我在彼黜我去用是得直善人以安或進匪人公爭帝前言不時信再拜避位帝曰俞哉公起視事國有君子以直在外時無敢言公薦於帝一時我非邦國卒賴有合非逢有違非憤物懷其誠無我喜愠堂堂巍巍公袞戎旃不卒我謀有命自天既壽既康受策歸第如山如淵重我國體德浮所受人壽其福有蘊在躬士覲其極嗚呼告凶兩宮震惻厚賻備禮哀榮有赫潁川之原高明而澤生以其神沒安其宅銘石告幽慰其孫子明明顯庸國則有史

朝奉大夫知華州蘇君墓誌銘

君諱澄字道淵河南人也曾祖諱易簡事太宗皇帝爲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其先世
爵里族望皆見於國史祖諱耆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贈
禮部侍郎父諱舜賓大理評事贈光祿卿侍郎生三子
舜元舜欽及光祿俱以能文章善草隸得名當世光祿
不幸早亡母夫人韓氏參知政事忠憲公之息女今丞
相觀文殿學士南陽公之女兒也生君一子而接見其
神意爽異曰此子吾可託其終也遂自誓不復嫁教養
勤至盡養母之道未成童以外祖參知政事忠憲公蔭
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參知政事康靖李公與忠憲公有
管鮑之誼見君於韓氏奇之妻以其子邯鄲公之女後
封仁壽縣君君既冠奏爲蔡州觀察支使移曹州二州

皆在錢脩懿公幕下君雖尚少凡參決政務人樂其平
獄訟者多願得蘇君決之故錢脩懿公屢舉君於朝移
信陽軍羅山令採歷代爲令者之美政集爲一編目曰
令長故事常法而行之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絳州太
平縣移河南府壽安縣爲教條約束簡而中理後令罕
能增損之者初作永昭陵近陵之邑皆供其役部使以
爲令者難其人遂檄君攝假師縣民免驅迫而事不愆
素課爲諸邑最使者交薦之以勞加騎都尉拜太子中
舍遷殿中丞秩滿知同州澄城縣改國子博士既去而
民思之以邑與君同名至今猶多稱爲比縣通判興元
府遷虞部員外郎又移通判原州未之官丞相吳正獻

公爲三司使薦君勾當京南排岸司會朝廷更司農常
平力役之法議欲自西都爲始而推行之君被選爲通
判河南府以司其事遷比部事就召還除提舉司勾當
公事改三司勾當公事未幾擢爲度支判官出知絳州
賜對上面加慰諭改知真州遷駕部會歲饑民之疲羸
流冗者遍其境君發廩賙貸或餉以糜粥存活者不可
勝計朝廷擢爲江東提點刑獄公事兼常平農田水利
差役鹽事部占大江公私舟船苦於風濤覆溺而莫知
避免君奏竝江鑿小河數十以紓其患人皆賴之還朝
出知單州會更官制改朝請郎又請知華州遷朝奉大
夫時朝廷興師西討州當諸路之衝調發供億名數浩

繁期會促急君施爲應接皆得其宜故先事而邊用畢
集然君亦積勞成疾矣以元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卒
于位年五十有二華民爲之罷市訃至都君之叔舅今
樞密韓公因奏事語及君之才不幸早卒而老母在堂
上爲之嗟悼君事韓夫人篤於孝謹非公事賓客未嘗
去左右承顏養志曲盡其方庭闈之間怡怡如也或太
夫人辭氣小異則不敢寢食至復常乃安晚喜禪學深
悟理性雖家人不見其喜慍之色臨終神意不亂君爲
人溫厚寡言事朋友盡誠久而益恭接物有儀檢見者
皆嗟愛之其家世姻戚雖多公相貴盛而任官升進未
嘗藉以爲資皆自以才選所至學校以教養士類爲風

化之本有文集三卷奏議二卷男三人長曰之純婺州
觀察推官次曰之才孟州司法參軍次曰之武早卒女
二人未嫁孫男一人孫女三人尚幼其孤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君于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尹樊村萬安山之
原以予與君葭莩之末知君內行爲詳來請銘其墓銘
曰

猗嗟道淵公侯之胄學由少成如性故有進匪世資以
才自取處躬以約持心以厚五縣三州課優績茂位不
配能勞而損壽孜孜孝誠養弗克究命也難誌名則不
朽刻辭幽堂以告永久

尹判官墓誌銘

君姓尹氏諱高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師魯諱洙師
魯其字也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
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官諱族系韓魏公表師魯之
墓書之詳矣慶曆七年先君文正公守南陽時予侍行
師魯自鄆鄉輿疾而來託先公以後事予得省疾于卧
內見嬰兒扶床方二三歲眉宇秀爽師魯指謂予曰此
吾兒也予始識君而愛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
必謂其遠大不可量也後十二年方見於許昌方十五
歲舉止談論已如成人予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
年忽聞君之訃驚歎自失迺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
深痛大賢之失其後也君初以翰林諸公薦名臣之後

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魏公奏爲相州安陽縣主簿點吏易君少而爲奸君得其情皆按以法一邑驚服魏公鎮大名復辟監倉草場秩滿調泗州觀察判官未行以熙寧八年六月十四日卒于許昌之長葛縣享年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爲文章下筆即成不加點竄善談論有時揚摧古今一坐皆傾聽英宗初即位魏公以願命元勳求解機務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於魏公曰功成身退乃天之道公今眷眷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久持大權讒嫉者衆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進一旦禍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公嗟賞之曰真

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蓋用其言性至孝十歲持母喪哀棘如禮見者嗟歎爲人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待人無城府受朋友規切竦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有厄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直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便他吏不敢白君曰苟容畏事以遂上官之失豈士人之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亦納之更爲薦舉公卿大夫薦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子舅氏司農少卿諱禹卿之女生一子照尚幼其猶子煥奉君之喪以元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龔澗里先營之次而求銘於予爲之銘曰

騏驥爲駒骨相不羣豫章發地勢凌青雲嗣復在幼星
眸貝齒爽如秋隼一翥千里未冠能文擺落塵腐大節
可觀不屑細故才長命短器遠位踟欲奮而萎壯年就
木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經豈徒云君躬弗蒙
宜在後昆勤辭于石終古其存

墓表

內殿承制閣門祇候衛君墓表

內殿承制閣門祇候衛君以治平四年八月某日終于
蔡州遂平縣之私第以熙寧二年八月甲子葬于縣之
龍泉鄉時諸孤皆幼弗克銘諸壙至熙寧乙卯請文于
予將表于墓道予少識君義不得辭且以展予知君之

意焉君諱某字希道其先河東解梁人姓出衛康叔之
後曾祖諱秘祖諱約五代之亂皆避世不仕父諱密以
君登朝贈左清道率府率君少孤從母夫人再適吳氏
夫人乃章惠太后之從母太后召見君補三班借職監
饒州鹽務時先文正公守饒州君與判官宣城施元長
軍事推官彭城劉牧司法參軍建陽張謨竝爲賓僚陪
先公文酒之樂而君與劉牧襟韻最爲灑落先公愛而
語人曰此子遠器也不以後生小官待之遷右班殿直
召試弓馬以挽彊轉左班殿直再遷右侍禁徙萬州駐
泊捉賊復徙夔州峽口關兵馬監押又改高陽關先公
入政府薦君知定州無極縣再與大臣同薦召見權閣

門祇候益州路走馬承受還朝勾當京東排岸司移江
南東路撥發綱運時大商巨艦載禁物爲所獲君止命
沈其貨而釋其人曰吾不忍黥汝以要賞舟卒六十餘
人習妖術君得其罪首送所部誣誤者皆削其名其仁
厚多此類也移德順軍靜邊寨主君以太平懷遠宜興
文教於是度西堞之外爲孔子祠設屋立師課居人子
弟講誦於其間後有應進士者此邊寨昔所無由君而
有也用經畧使薦移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會鎮戎軍
有小警以君爲前鋒戎人聞君名相語曰此前靜邊戎
將也未嘗侵我曹今不當戰遂引退移京西北路駐泊
都監又移定州路假禮賓使修傳公飲之使整丹陛辭

日英皇以君目疾命所過郡勿鹽其酒其被眷如此出
疆專對皆尊朝廷又能推其善於使遷真路鈐轄請
歸葬其先葬畢而君亦歿矣享年五十有七君爲人疎
財好施善與人交所居官必有能稱故多得當世賢公
卿之所推挽如故侍中賈文元公司徒富韓公樞密使
田公參知政事唐公少師趙公今太保侍中路國文公
皆其人也娶張氏先君幾年而卒再娶張氏封永安縣
君七男長之美早卒次之純奉禮郎次之劭次之方次
之奇次之彥次之深皆舉進士女三人長適進士王加
次適供奉官梁康叟次適進士司可及孫男七人竝幼
孫女七人長適進士黃好古銘曰

侯起於微以才自彰位不究蘊中壽而亡侯則命矣後
嗣其昌將諡萬祀勤此名章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五



845.16
2422
v.4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六

墓表

范大夫墓表

朝散大夫范君諱子儀字中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諱德隆之曾孫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開府儀
同三司祈國忠獻公諱雍之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
館贈兵部尚書諱宗傑之第三子妣永安縣太君陳氏
故相鄭國文惠公之女也范氏其先太原人自忠獻公
在仁宗朝入陪樞衡出秉旄鉞有勲勞于王室太原之
范於是大顯子孫蕃昌世推以為盛族君以忠獻公蔭
授秘書省校書郎公薨遺恩遷太常寺奉禮郎君年尚



31664-1 S00770

3279507 v.4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六

歲寒堂

幼請於祖母臧夫人曰不幸吾祖捐館忍復因此進官
耶願改奏他親夫人奇其言遂奏尚書從堂兄宗本屬
告命已出弗許醉衆知其志趣遠矣初命監鄧州商稅
有持金帛私出城者吏執之欲倍稅而縱之君察其物
非所宜有送州以治果皆巨盜監西京長泉稅兼採柴
務舊制役卒日有定課雖祁寒暑雨必如其數卒或買
薪輸官以是多凍餒爲盜民居患之君撫存區處積日
會數併輸皆樂事勸功不踰歲所增者千餘萬而卒尚
有餘閒得以爲生于今使之監杭州稅凡掌市征取之
若太寬而歲計入則倍歷知忻州秀容河南府伊闕二
縣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丞相韓公宣撫陝西雅知其

才就舉通判州事塞下華戎錯居歲月浸久多冒耕者
經畧使上聞委君提舉根括得二萬餘頃以增募弓箭
手步騎萬有六千邊兵益彊考課爲天下第一特除知
博州又易趙州皆以避親不赴乃知汾州又避親改耀
州還朝爲開封府司錄參軍大臣文章薦之改三司勾
當公事擢提舉京東西路常平倉河決澶濮水汎諸郡
歲荐飢民流散天子憂之詔委君賑濟東西兩路君多
爲方計所存活二十餘萬時諸郡方完城壘君請募飢
民給糧以役之計工十有九萬未幾而成公私賴焉初
朝旨賑濟及夏成而止君上言民遺棄幼稚尚數萬無
歸請賑至秋聽人得收養詔從之所活老幼者又數萬

就爲本路轉運判官君奉使不爲苛察務安全官吏法令有未便於民者必以上聞率皆見從故所至以寬厚稱丁永安太君憂服除授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改利州路君以職在巡察當勤恤民隱州縣多居山險君不避跋履之勞雖窮僻無不至以衝冒得疾元豐六年十月六日終于官舍年五十有三累階朝散大夫勳上護軍服五品娶周氏封壽昌縣君子二人長曰鎬太廟齋郎次曰鐸女六人諸孤奉君之喪以七年二月三日葬河南宣武村北邱山先塋之次既葬請余文以表其墓余與君有葭莩之親知君之行爲詳故不得辭惟君生於貴闕而不驕長於吏道而不矜仕優而志愈謙治

辦而力愈彊其居家也孝恭其事上也忠篤其蒞官也勤恪其治民也愷悌行已始終人無間言可謂士君子矣君之昆弟六人皆以才行稱顯用於朝而君不幸未中壽而沒不克究其所有其命矣夫故書以表其墓

神道碑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神道碑銘

惟宣簡公既改葬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之龜澗里後十有六年其配永嘉夫人富氏命其子承奉郎旦以公功行之狀易名之議誌壙之銘屬范某曰昔先文正公當朝號知人而吾夫乃所薦進士及公輔政吾夫遂居進侍而繼亦大用周旋歲久爲志同道合唯是墓隧

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敢以爲請某竊惟慶曆嘉祐之際
盛矣君明臣賢相與講圖治功而公以高文大策進預
國論出入要顯遂總機政某幼侍先君熟公之貌及長
又得公出處終始之大節爲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其先
京兆田氏後徙信都晉末契丹畧地河朔以公皇祖太
傅北婦生皇考太師景德初契丹寇澶州以生口數百
屬太師哀之曰是皆何罪而使就死地夜悉縱去乃自
拔來歸朝廷官之至太子率府率以終始家開封而葬
陽翟遂爲開封人公太師長子也少有奇志慨然喜功
名讀書彊記博覽一經目終身不忘爲文章秉筆立成
瓌富雅健尤長於論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

再舉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
李氏喪罷服闋調楚州團練推官就監轉般倉改秘書
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
寧府上書論時政甚切賜詔獎諭方且以諫官召會趙
元昊反西邊用兵夏文莊公韓忠獻公與先公經畧陝
右言公材請以自佐乃爲經畧判官直集賢院參都部
署司軍事時承平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每出輒敗衄
人心危懼其後制宜防患卒能以計禦賊公裨益爲多
大將前設攻守二策又欲專用攻策悉數路兵出擊賊
已得請公力言其不可乃止又上備邊十四事多見施
用召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脩起居注遂

知制誥判國子監西兵久不解闕陝大困韓忠獻公以樞密副使出宣撫而公爲之副使還判三班院又詔公視河北兵食而保州兵士殺通判嬰城作亂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路安撫使公以兵至城下賊懼開門自縛入誅首惡數十人遂定以功遷起居舍人移秦鳳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秦州丁太師憂是時邊帥遭親喪多爲詔奪公懇辭起復上又遣中貴人手勅起公公不得已請歸葬陽翟然後還治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今朝廷不爲乏人而螻蟻之志不復自盡臣死不瞑矣因泣數行下上聞其言惻然又視公貌瘠甚不忍奪其志乃許終喪

服除加樞密直學士涇原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渭州轉尚書禮部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知益州充益梓利夔路兵馬鈐轄洊升人犯邊勢且與烏蠻合公盛兵甲臨之因遣人招輯皆惶懼請命蜀經王均李順之亂人易動先是許守將以便宜多專殺立威雖小罪或并徙其妻子出蜀以故老幼死道路丁壯逃而爲盜者甚衆公至首詢問民間疾苦視貧弱不能自存者振業之先教誨後刑罰果桀惡然後致之法蜀人安之奏減三司市布增常平歲糴以備凶歉蜀大饑人無孳亡論者以公治蜀大畧有張忠定公之風治狀聞璽書褒諭遷給事中召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未至復以舊

職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遷禮部侍郎遂
正充使天下財賦自景德中嘗會計至是公始復鈎考
出入虛實之數蓋歲入多於景德而所出亦倍公以謂
天子恭儉無妄費而有司用度乃如此其弊不革則殫
民匱國日益以甚顧非主計者所得專則爲皇祐會計
錄六篇上之并乞頒示二府冀人主知其故而與執政
圖之上覽之嘉歎未幾遂以爲樞密副使天子平日固
待公以有爲及是任事事無巨細悉以訪公公知無不
爲亦言無不從嘉祐三年六月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
故事大臣進拜多以次遷公始超其列人皆知上屬任
意篤不久公且相矣是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

惋駭亟勅太醫診視中貴候問加損相望於道公辭求
去位章凡十五上猶賜告不許公意愈堅乃以爲尚書
左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公請
不已於是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數年疾遂篤以八年二
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詔輟視朝贈太子太傅賻
卹甚厚公仁厚長者貌稱其心與人言諄諄欵密唯恐
失其意而其中有以自守疑如也友愛諸弟人無間言
自爲小官未嘗私謁執政器宇恢然常以天下自任識
者知其必至公輔在諫職於小事未嘗言獨引大體啟
迪上心凡欲人主總攬威權分別賢不肖抑僥倖明賞
罰以救時弊當是時仁宗銳意太平數咨訪大臣以天

下事其所興爲公建明爲多與富文忠公少相友善夫
人即文忠公女弟也迨公爲樞密使而文忠公實爲上
相同時道行位冠百僚搢紳不以爲二公榮而相賀以
爲天下福也公既被疾下至閭巷咸感嗟聽伺冀公復
起而公竟以疾薨矣悲夫公諱况字元鈞皇曾祖諱某
贈太保皇祖諱某贈太傅皇考諱某贈太師無子以弟
之子至安爲嗣卒又以至平爲後焉始公以嘉祐八年
四月葬許州陽翟三封鄉西吳里之先塋居久之夫人
夢公若平生以爲水不可居既而復夢云然即發壙公
柩果爲水欹夫人乃自護還洛而以熙寧七年五月改
窆焉嗚呼公之神靈其不昧如是亦異哉銘曰

田氏陰德由太師積脫人而死報不躬獲克生宣簡爲
時賢臣其賢維何於時有陳秉哲蹈仁有燁其文於皇
仁宗俊乂盈朝發策大庭公維董晁乃司邊畫荒穢以
籌乃理邦財公私以饒遂都廟堂謀謨樞極帝曰休哉
維吾嚶稷文經武服無施不當帝疇公勞方倚爲相胡
以疾嬰而失民望士懷致君所難者時功多享厚讒毀
或隨公遭聖明坦然設施不終大耄天實爲之新宮孔
安壽安之道刻碑墓隧來世之考

行狀

大中大夫充集英殿脩撰張公行狀

曾祖誼皇任中書舍人累贈左僕射

曾祖母太君李氏

祖去華皇任尚書工部侍郎累贈司徒

祖母郡君王氏

郡君王氏

郡君高氏

父師德皇任左諫議大夫累贈太尉母郡君潘氏

隴西郡太君李氏

本貫開封府襄邑縣錦繡鄉濯錦里

公諱景憲字正國太尉公第二子其先河朔人七代祖達
唐末爲亳州刺史遂家於襄邑至司徒公始爲洛陽人公
天聖四年以太尉公薨授守將作監主簿明道元年遷太

常寺太祝監西京商稅院局事備舉吏不敢欺遷大理評
事衛尉寺丞康定初河東始籍民兵慎擇令宰公以安
撫使天章閣待制吳遵路秘閣校理石延年薦擢知并
州榆次縣榆次素號劇邑前令多以不職免公至則大
治改大理寺丞慶曆四年丞相杜正獻公參政丁文簡
公連章薦公超遷通判棣州改太子中舍以本路職司
避親就移通判齊州齊多盜賊而獄訟繁夥公謂民迫
於飢寒不能遠罪若一置於法則何所措其手足由是
原其情之輕者皆釋不問自此盜賊衰而獄訟簡少公
以辭學嘗預貢士之選而見遺於禮部遂不復再舉後
丞相程文簡公兩薦公乞召試出身公曰君子進以道

仕以義何必假此而後奮乎卒辭不就八年改殿中丞
知梁山軍梁山介於川陝民俗乖戾至有父子異居而
殺人以祭鬼者公以謂雖遠方亦當齊其風教即峻加
懲革未暮月而民不敢犯以祀明堂恩遷國子博士賜
五品服皇祐五年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海州州有富
民丐子以養而爲兒人教其怨家訟之累歲不決公親
訊其事盡得誣枉之狀即流所教人於遠州其連繫幾
百人盡釋之莫不懽呼而去遷比部嘉祐初仁宗患茶
稅不均遣使諸路較定公被命湖北凡一年悉按圍戶
虛實以定其稅所入不減舊而民無不均之患四年使
還權三司開坼司兼提點催驅公事未幾改開封府判

官天府浩穰自非通才敏識則不足以勝其任公發姦
摘伏洞見情僞老胥猾吏傍視惕息畏之猶神明時豪
宗大姓犯法者嘗請託于府僚有與故嘗往還者亦陰
爲之地公持之益堅而於法終不少撓自是都下翕然
稱之以爲一府之望開封捕盜賞法獲賊於舊城者比
新城爲厚時有殺人於新城外而捕者乃云獲於舊城
以覲厚賞辭已具公密訊其囚乃捕者日以飲食恩意
誘使殺人且邀於舊城而執之遂置捕者於法有忌公
者乃諷言路謂公侵擅尹權仁宗察公之直而不聽遷
駕部充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貪贓累十萬監司
以其親族多在顯要莫敢按公曰法當先於貴權而於

憑藉聲勢者有所不行則法尚可存哉乃窮治其狀會英宗登極赦昉得以不死猶除籍流竄嶺南自是貪吏震畏引去者數人淮南發運司常預借濱淮廩米以充諸路上供之數雖有文具而不即償公以謂諸路漕輓各有所職不容相侵即戒郡縣不復得借因此銜怨構飛語于三司務爲中傷公曰我職當爾豈可詭隨以苟自安設三司不我察我何恤哉八年英宗即位遷主客郎中又遷金部九年移京西轉運使丁母憂公至性過人一夕號慟髭髮盡白終喪哀毀若不勝服治平三年服除授京東轉運使令上即位恩遷司勳某官王逵嘗累任監司以苛酷聞及致仕還鄉里而貪恣不法爲鄉

邑之害妄稱受朝廷密旨察郡縣過失以脅持上下因取賄貨一路畏之莫敢與校公悉條其罪上之遂羈徙宿州鄉邑莫不稱快所部郡守有以貪汙聞者未至官先謁公公曰君昔在齊州已爲民患今又欲爲兗州患耶其人懼即請老而歸未踰年移江南東路因奏議漕輓之弊蓋由主者皆三司冗吏本無廉隅與舟人侵攘爲姦甚者沈其舟以滅跡宜代以命官且明其賞罰之格則可以絕其弊朝廷行其議迄今爲便熙寧二年移成都府轉運使過闕上嘉公才留爲三司戶部副使未幾奉使北部還復使西陲按視囉兀府寧二城公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后知既而行未半

道而府寧果已失守及還朝更陳囉兀不可守之狀且曰邊防本無事皆王人生事邀功罔惑朝聽以至於罪非嚴行懲戒則疆場無由安靜一自上謂公曰河東州蔡卿當出總漕事授集英殿脩撰河東都轉運使仍賜金紫時朝廷方行民輸錢免役之法議法者有希司農旨欲以備直之外廣增其數以寬剩爲名者公折之曰免役之法正欲惜民力可因以重斂乎况河東地多山瘠民情儉嗇多取之則虐矣迨所議定總一路歲費備直之外纔取數萬緡以備凶歲朝廷從之暨常平新法之行州縣多不曉法意而失於宣布司農奏請下諸路監司覆按所部行之差謬者悉俾正之他路或即加按

劾羣吏訕訕唯公所部但改正而已未嘗有所劾也議者欲以河東分爲兩路朝廷以問公公曰河東之田肥磽不同郡縣財賦兩屬不能相通而用矣分路爲不便朝廷從之時民力疲困倉廩虛匱公均其稅賦乘歲豐爲儲積未逾年民力遂寬而兵食有羨逮公之去雖窮邊小壘皆有數年之蓄六年改太常少卿七年擢授右諫議大夫再任明年移高陽闕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瀛州先是雄霸之間歲出金帛購謀者以揣知虜情公下車未久謀者自雄踰莫而至公謂幕府曰謀者遠來徒覬厚賞若不抑之殆且生事即醉以酒夜遣親信吏載還雄州俾雄守以狀聞他日王人錫冬服部將

有被酒後至公召立庭下責之由是軍中肅然有掌庾
吏曹諫恃戚里不法累職至死監司死之猶欲薦舉公
悉按其罪無所顧避元豐二年召赴闕因登對具奏熙
寧以來歲多凶歉百姓積逋甚衆今歲一小登州縣督
促使償累歲之負道路流言以謂其害甚於凶歲願少
假以紓元元之急天子可其奏以付有司因自乞便郡
就差知河東陞辭曰從容奏曰臣愚誤蒙陛下拔擢猥
備法從常愧縣力不能補報今犬馬齒衰恐一旦捐溝
壑不復再望清光區區之誠終欲竭盡臣聞聖人以天
下爲度其於四夸何所不容以陛下英武宜無不服比
來西南遠羌乃敢跳梁犯邊殆邊臣擾之耳若進兵遠

討則恐糧餉不繼坐困我師亦恐交相殺傷于犯和氣
將致饑疫之蓄則邇人先受其弊矣上曰卿言是也蓋
朝廷有不得已耳三城爲京輔要郡每郡歲秋夏常以
大河爲憂水官務省近費而不計遠功故連年決溢以
爲民害公至請增歲費又展北埽以當水衝其害遂息
俄以本路轉運使親嫌乞移他郡元豐三年徙知同州
坐失舉左遷朝議大夫知房州踰歲上惜其才復大中
大夫知兗州未赴感疾以是年十月十五日考終於房
陵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公天資英特少有大志方爲
兒時從母夫人過外氏李文靖公家與羣兒游獨不好
戲弄外家異之太尉公捐館公方十二歲處喪已如成

人母夫人嘗有疾公憂形于色寢食兼廢躬治藥劑爲杵傷指亟以衣覆之懼貽母夫人之憂母夫人李氏父太傅公有人倫之鑒嘗撫公背曰此兒風骨秀異發言不妄必能大張氏之門相國王沂公亦以太傅公言爲然及長侍奉母夫人竭力養志凡四十餘年未嘗少有顏色之忤龍圖尹公師魯負天下重名愛公之才兩以女配之公既游師魯門益好春秋學與朋友論辨古今至忠義名節之際必慨然歎息常欲身行之故歷官所至無不稱治雖有積弊素不振者於談笑間決之莫不當理退食宴坐披翫圖史澹然視軒冕若無足以動其心者又其自奉甚薄所得俸祿皆均施內外親族故歷

仕雖久而家無餘貲視兄弟之子情均已子有少孤者必先已子而保任之家居有法度嘗戒諸子曰汝曹立身行已當以孝悌忠信爲先苟不由禮義而進雖富且貴亦吾所恥矣方其副三司也士論已爲即當進用而公守道自信非公事未嘗及執政之門故居三司最久而不遷凡出仕五十年揚歷三期其所設施皆可爲法然公性謙厚既不自矜異復不妄許可故獨爲當世賢者所知杜祁公富韓公尤所信重及坐失舉謫守房陵雖僻陋無醫藥怡然順適家人不見有憂愠之色疾革召諸子屬以後事神色不亂先夫人追封天水郡君今夫人封長樂郡君子五人長塾通直郎河東轉運司勾

當公事次量前定州唐縣主簿次益承務郎權知鄆州
壽張縣次重承務郎次直夏進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
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石熙次適前潁州團練
推官李堅次適通直郎審官西院主簿李士京次適承
務郎韓宗質二女在室孫男三人孫女七人將以元豐
六年某月某日卜葬公於北邙之原以先夫人天水郡
君祔焉公之大節始終可紀以直道事君方正率下傳
家清白而信於朋友位雖居兩禁猶未足以究其才今
不幸已矣某勉從諸孤之請直敘所聞爲公行狀託當
世名公大人以爲之誌而垂不朽焉謹狀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六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七

行狀

故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武寧軍
節度徐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州大都督
府長史致仕上柱國韓國公食邑一萬二千
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戶富公行狀

曾祖處謙故內黃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鄧國公

曾祖母劉氏贈魯國太夫人

祖令荀故商州馬步使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韓國公

當公事次量前定州唐縣主簿次益承務郎權知鄆州
壽張縣次重承務郎次直夏進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
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石熙次適前潁州團練
推官李堅次適通直郎審官西院主簿李士京次適承
務郎韓宗質二女在室孫男三人孫女七人將以元豐
六年某月某日卜葬公於北邙之原以先夫人天水郡
君祔焉公之大節始終可紀以直道事君方正率下傳
家清白而信於朋友位雖居兩禁猶未足以究其才今
不幸已矣某勉從諸孤之請直敘所聞爲公行狀託當
世名公大人以爲之誌而垂不朽焉謹狀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六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七

行狀

故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武寧軍
節度徐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州大都督
府長史致仕上柱國韓國公食邑一萬二千
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戶富公行狀

曾祖處謙故內黃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鄧國公

曾祖母劉氏贈魯國太夫人

祖令荀故商州馬步使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韓國公

祖母趙氏贈韓國太夫人

父言故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秦國公

母韓氏封秦國太夫人

公諱弼字彥國其先出於周大夫富辰之後至高祖諱
璘因五代之亂自齊徙居於汴仕唐至京兆少尹至鄧
公始遷于洛今爲河南人初秦國太夫人夢有天赦旌
旛鶴鴈降盈其家覺而生公才數歲方戲於庭忽大雷
震同戲兒皆奔走公獨神意自若人以此異之少篤學
自刻寓于僧舍不就寢榻冬夜以冰雪沃面鄰居僧有
持苦行者猶服公之勤後應舉京師我先君文正公方

居文館見公而奇之與語終日曰真王佐才也自此深
愛重之親懷其文以見丞相王沂公御史中丞晏元獻
公洎諸近侍曰此人天下之奇才也願舉於朝而用之
晏公世號知人遂以女妻之時仁宗再復制科先文正
公謂公曰子之才非常流宜應是詔天聖八年公遂以
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逾月用
丞相李文定公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廳公事丁秦國
公憂服除會先文正公言郭后不當廢左遷知睦州公
上疏曰廢后非治世所宜又以諫諍斥逐忠良是一舉
而獲二過於天下也矧忠良漸逐則異日國家緩急何
由得忠臣之心聞骨體之論哉除通判絳州時天下久

安四方弛武備因東南歲凶民多失職或散爲盜賊公因上章言四事一曰闕將謂宜立武學設科目教養選求將帥之才及不當禁孫吳之書二曰聚兵謂詔凶荒之郡置營募兵收其壯健不止免爲盜賊兼可訓練以爲四方之備三曰救農謂以流民棄地召飢者貸以種食而耕爲屯田上可以資倉儲下可以賑窮乏四曰弭寇謂宜增邑尉弓手之數明其賞罰以捕小盜省巡檢之冗員明其兵力以防大寇景德四年召試館職公以不爲詞賦求免仁宗特令試以策論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自此登制科人試館職止用策論由公始也從丞相王沂公辟通判鄆州寶元元年趙元昊反河西僭大

號遣使致書且求割地邀金帛時事起倉卒朝廷施設用人或失折衝制勝之術公上疏陳八事一曰宜先斬其使則可以示國威折姦謀二曰聞闕兵四方馳使煩數非所以示威重安民心三曰兵興財用至廣宜佐以內府金帛不宜專責外計必將侵刻人民傷蠹國本四曰宜重賞戰功以勸死士五曰不宜以節旄王爵購募首惡殆非示威明罰之道徒可取輕夸狄六曰勿用夏守贇充樞密使以輕兵本妨賢路七曰備邊乏人宜選擇羣臣不限品格各舉其類以收才能八曰每遣邊臣請先賜對觀其敷奏以察人才撫以德音俾竭死力書奏中外服其切中時務二年召還爲開封府推官賜五

品服改知諫院時朝廷悉天下兵以防西北而東南九道至乏守備公上言宜於逐道擇其要郡各募兵數千人立帥訓練以備他虞又茶鹽之禁方密利厚而法重致貧民抵刑者衆公上言願省贏兵節冗費以佐國用而弛其禁以追王風康定元年歲旦日食公上言請罷其日錫宴以答天譴雖戎使在館亦宜徹樂就賜飲食朝廷不從公曰萬一北虜行之則貽朝廷羞矣後使虜者還云虜中果於此日罷宴中外服公遠識先是仁宗推委執政而執政者惡上聞其過失因嘗貶諫者遂勝朝堂禁臣僚越職言事公因日食上疏曰懼舊脩省之道無若開通言路納諫無諱使人人皆得盡言陳上得

失擇善而行則萬務皆脩不獨可答天譴亦將遂致太平矧庶政之多豈一二臺諫之臣所能畢舉必資衆賢多士之助願降詔求言盡除越職之禁俾狂夫瞽叟皆得獻議則可以下盡人情上答天戒尋下詔許臣僚皆得言事公又言西陲用兵臣僚奏封事甚多乞選侍臣置局詳擇可采悉施行之會劉平戰歿中貴人黃德和逃歸誣平以降賊朝廷以兵卒禁守平家公上言曰臣聞平受命之日即時首路志在忘家徇國寧肯降賊德和自以敗歸苟求脫免而造此語兼聞遣內臣體量深恐同類附會誤朝廷賞罰請遣文武信臣以往後劉平果非降賊德和坐要斬入內都知王守忠除陝西兵



馬都鈐轄公上言曰有唐之衰始疑將帥遂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命守忠爲都鈐轄乃監軍之任也臣恐兵權遂移邊將無功請罷遣朝廷從之又言今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而相臣不預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朝廷從之西夏大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朝廷補乞砂以奉職山乞以借職置于荆湖間公上言曰二人向化而來宜厚加賞勞採訪賊情今乃置之遠郡俾被羈縻之苦矧其親屬必已夷滅使有悔順之痛將何以招懷來者請召還優待以佐滅賊之計又言朝廷取士路狹天下必多遺佚按兩漢有賢良孝廉孝弟明經秀才進士之科在唐亦有制舉

五十餘科本朝唯進士學經二科及近復制舉大槩所取文士而已其他人材悉皆棄遺願以臨難不顧武勇絕倫智足安邊才可將帥謀慮宏遠可使絕域之類多設科目委逐路監司察訪選舉以盡遺佚之才朝廷從之明年充三司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脩撰差使葬丹二年五月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賜三品服時有用僞祠部牒爲僧者事覺牒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堂吏公遂白執政請收堂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他日公當居此無事沽激蓋羞已不能戢吏而以此誘公覲止其事公正色曰今以公事來白何得以私意相誘必得吏正其罪乃止由是執政者慚而憾

之差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西鄙連年用兵師老財匱
北虜乘我之弊慶曆二年正月聚其衆於境上遣其臣
蕭英劉六符非時來聘朝廷爲之旰食預選報聘者難
其人遂命中書徧擇侍臣率畏避免辭執政有忌公者
以事方危難若俾公往則覲其小失因可害公於是力
薦公宜使契丹仁宗召公面諭之公曰主憂臣辱今北
虜驕慢如此臣焉敢愛死遂先命公爲接伴以觀其意
英等入境仁宗遣中使慰勞英偃蹇託足疾不拜公謂
曰僕嘗使北病卧車中尚聞命起拜今公豈得聞天子
之命而不拜耶英畏其言遂使人掖而拜之前後接伴
者未嘗敢與虜使語及他事時朝廷猶未測虜使所以

來及國書中意公欲知其情遂開懷與之談論時動以
息兵繼好之意至大名宴勞尹勸六符酒公亦贊之六
符曰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簣矣公曰九仞之功
已大豈當以一簣遽棄耶六符笑而飲之退謂公曰朝
來九仞之言甚好願善承之公曰敢不奉教自是英等
始肯漸貢其誠實他日六符謂公曰國書中事可從者
從之其不可從者宜別思一策以善言答之况王者愛
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又一日英等與公從容語請却
左右公卽爲屏之英等曰此來蓋因兩國相疑初聞南
朝疑北朝借兵助元昊而北朝疑南朝將違約襲幽燕
公曰北朝與南朝歡好既久縱有間言南朝不疑也凡

疑不可有有則兩情不通而姦人得逞其離間之計若
兩朝洞達此理自然無事英等笑而稱善曰如此議論
通透夫復何疑又曰此來國書大意止欲復晉祖所與
故地關南十縣耳吾主深戒使臣毋得先泄書意今不
免爲公言之者欲公先聞於天子議其可不思其所以
答之耳吾儕當爲兩朝共惜生民也又言將來兩朝遣
使必慎擇其人使通兩主之意以解其疑其意蓋喜公
之明決忠信不以戎狄外之欲復得如公者以終其事
也六符密謂公之介曰六符燕人與南朝之臣本是一
家今所事者乃是非類則於公敢不盡情彼方盛彊且
與西夏世婚相黨南朝慎勿與之失歡也因再三詛誓

此皆非虜使所當言亦由公至誠感動使然至都公先
以其言奏之朝廷始盡得虜情豫以待之公又請遣大
臣就館與議若措置得宜可使此虜息心萬一乖失不
能揣見虜情兩疑不解則爲患不細仁宗遣御史中丞
賈文元公館伴不許割地而許以結婚將以太宗親孫
允寧之女嫁其子梁王或止增歲弊公聞之語所親曰
北虜無名肆慢朝廷遽有許與若增歲弊猶可如結婚
其可哉四月拜公樞密直學士公上章懇辭不受尋假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英等聞之甚喜公
至虜境接伴者問公以書意公即詰其求地之故彼曰
吾故地也公曰且燕薊尚皆中國舊封豈得關南却爲

北朝故地也又聞北朝來書以晉陽爲舊附之封且晉陽自古未嘗北屬此語尤不中理况彼此大國豈當妄相加陵設有他國如此加陵北朝豈能堪耶皇帝初聞即欲厚有報復徐思先朝歡好又以久爲兄弟故且隱忍聞今來書中但畧辨北朝所疑而已至虜帳見其館伴劉六符曰公來得非以向來賈中丞言結婚與歲遣事耶公曰然六符曰北朝皇帝不允此議堅要割地南朝亦嘗議及之乎公曰北朝若論割地此必是志在敗盟假此爲名耳南朝亦必不從當橫戈相待而已六符曰若兩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公曰北朝無故求地南朝不即興兵相拒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公主益歲弊北朝

猶不相從乃是北朝堅執非南朝執也及見虜主公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不知何故兩主無由相見故遣愚臣問其所以虜主曰以南朝違約塞鴈門又河北展塘水治城隍點民兵意將何爲諸臣競請興兵寡人謂不若遣使求闕南故地求而不得興兵未晚公對曰鴈門近元昊慮其潛有侵跌故塞之且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十餘年以地卑水聚故滋廣耳城隍皆完葺其舊且非創有增立民兵亦皆舊有久不補將廢故按籍補之非違約也虜主曰非卿言寡人不知其詳又曰寡人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公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契丹周世宗復取闕南皆異

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豈得復理前代所取之地乎必欲各理異代舊疆則豈北朝之利也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加之以兵獨不先告我知乎公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耶兼天子遣臣致意於陛下曰嚮也不知元昊與弟有姻今元昊負恩作亂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將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曰元昊爲寇豈有使南朝不擊之理他日六符謂公曰昔南朝太宗皇帝既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西邊用兵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公曰其時北朝先遣拽刺梅里來聘既而復出兵石嶺關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

遂伐燕薊蓋北朝有以召之過不先在南朝與今時異矣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公曰南朝皇帝曾言朕爲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之地與人昔澶淵方以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闕南故地但約歲致金帛豈今日而可求割地耶北朝今要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使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故不愛金帛屈己以徇北朝之意譬如人家兄順其弟弟必亦當順兄則敦睦矣若兄既順弟弟不順其兄則必致爭訟他人亦共見其曲直矣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也朕獨避用兵乎况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鑒臨之今北朝先發兵

端朕不愧心亦不愧天地矣天道助順人道助信朕何
憂不勝乎六符顧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即
當共奏之使兩主意通翌日虜主召公同獵引公竝馬
問公所欲言公曰南朝唯欲歡好之久耳虜主曰我得
地則歡好可久公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北朝欲
得祖宗故地南朝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
地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辱矣既爲兄弟之國不可一
榮一辱朕豈忘燕薊舊封焉有可復之理耶此事政應
彼此自喻耳退而六符謂公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甚
開悟然金帛必不欲取唯結婚可議耳公曰結婚易生
罅隙况夫婦情好難必而復人命脩短存歿或異則所

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有女
公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雖允寧女成婚亦
在四五年後今欲解目前之疑豈可待乎不若金帛之
速也公又知虜欲結婚志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
公主常制齋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緩結婚之意虜
主曰事皆多卿等口傳而書中不言何也公曰書之未
有令臣口陳之語斯可憑矣虜朝示公以辭曰公曰議
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其議虜主曰候卿再來當擇一
事受之宜以誓書俱來足明脩好決矣公乃還奏其事
仁宗大悅除公以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七
月復假前官持二事以往受書并口傳之辭于政府公

既行至樂壽縣忽思未嘗見國書其中或有與口傳者
小異則何以示信折敵耶乃竊發書視之果有不同遂
日夜馳驛歸至都時欲晡矣徑叩閣門閣門吏白公以
常制前夕進名翌日方對公曰我以機事來主上所急
要聞也遲之罪在爾曹吏遂急奏公得對既而宿于漏
舍一夕乃易書而往非公精慮善斷幾敗國事及至其
國虜主曰寡人孰思卿前言結婚則夫婦難必諧和徒
使南朝嫁女異國懷骨肉之思誠不如金帛爲便然受
之無名須於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公曰獻字乃下奉上
臣奉上之詞非可施於敵國也况南朝爲兄豈有兄獻
於弟乎虜主曰今南朝以厚幣遺寡人是懼寡人矣尚

何獻字之惜公曰南朝皇帝承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
盟好故以善意相承致幣帛以代干戈豈懼北朝哉今
陛下忽發此言正欲絕棄舊好以必不可事相邀耳南
朝顧惜生靈故曲爲歲增金帛今北朝見陵無已則南
朝亦不暇顧生靈矣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公曰亦不
可虜主曰卿勿固執恐敗乃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爲
卿國之禍乎公曰陛下出兵能保其必勝哉虜主曰不
可保也公曰勝既不保安知其不敗乎虜主曰南朝既
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况自古有之公曰自古唯唐高
祖借兵於突厥而臣事之當時遺賂或稱獻納則不可
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禮虜主默然復

見公辭色俱厲知其志不可奪乃曰我自當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公又嘗謂虜宰相及劉六符等曰北朝皇帝謂南朝懼北朝此是以五代之際待南朝也自祖宗削平諸國東至南海西暨蜀漢提封萬餘里精甲滿天下何隣國之懼乎六符曰南朝歲增金帛二十萬尚何愛於一字公曰金帛自前世固嘗有之至於獻納二字實繫國體金帛南朝所輕國體南朝所重何可比也公自至虜中日與其君臣論難或自日出爭至晡時方罷至指帳前高山曰此山可踰若於獻納二字則如天矣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敢諾於是虜留所許歲增金帛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

書以來仍求納字公至都上言曰契丹求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矣願朝廷嚴勅館伴力拒絕之彼察吾意稍緩則必逞其志然後歸耳時非公忠憤忘身詞辯如湧幾貽國辱公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亟行不顧其徇公忘家如此尋遷翰林學士公上章及面啟仁宗曰朝廷專力西事河北無備臣不敢以死爭竇慮激起干戈國家無以支吾遂奉朝廷之命歲增金帛以緩其兵此豈得謂之有功而遽受厚賞哉臣願朝廷增脩武備俟釁而動庶雪國恥遂不拜仁宗益嘉公有功而能讓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公復上章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未嘗見者臣皆見

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者臣皆言之以是得詳知其情狀
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一旦渝盟臣不
唯受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
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
未可知則守備不敢懈弛非臣飾小廉恐誤國事也亦
不拜七月再除前命公直獮論諾納於上前而罷逾月
復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於紫宸殿門仁宗
俟公綴樞密院班方御殿且命章丞相諭公曰是朝廷
特命不緣使虜之勞公知不可辭方拜受公既在樞府
自以遇主得位於是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知無不爲
忤權要不爲身謀時杜祁公爲相先文正公參知政事

韓魏公爲樞密副使與之同心協力期致太平仁宗開
龍圖天章閣命兩府輔臣各陳天下大政之先公條列
十餘事上之及河北安邊十三策又言乞擇宗室之才
者使補外官試以爲政漸增朝廷藩屏之固又奏以爲
安民在守宰得人守宰難朝廷適擇請令兩府協心共
議擇諸路轉運使委轉運使擇知州令知州擇知縣則
天下治矣元昊遣六宅使賀從齋書稱男兀卒曩霄上
父皇帝公上言曰處事必當在初曩聞西路得其使過
厚通判就驛置酒及入見賜與亦多又聽稱其僞官此
適足長其驕慢無厭之心也今若許以不臣則契丹尚
臣屬之必曰彼既與南朝爲敵國則天下獨我之尊因

此妾有邀求如何可拒由是朝廷却其使卒令稱臣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朝廷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上言今若虜使未至而行則是事由我出使至而後行則是恩歸契丹萬一虜詞不順豈可却拒元昊而徇契丹則爲夸狄所笑朝廷從之是年契丹發兵會元昊討宋兒族路近河東境外朝廷欲發兵調牙爲備會垂拱奏事仁宗面諭曰虜主在雲中受禮恐遂襲我河東令兩府設備公上章奏曰契丹必不入寇其事有九出兵無名一也自稱王師不肯寫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河東險阻易入難出必不肯捨易就險三也河北富貴河東貧乏不肯

捨富就貧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不肯捨無備而攻有備五也若欲入寇當行詭道不應先言雲中受禮六也契丹始與元昊約同因中國今契丹背約受中國益幣元昊屢出怨辭契丹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宋族屢殺威塞役兵契丹疑元昊使之遂發兵西伐必無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借燕地如腹心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牽制八也契丹自得燕薊更不由河東入寇九也臣以謂契丹異日作難必在河朔所以奏河朔守禦之策也乞自守一要郡躬行其事庶將刷身羞國恥其後契丹果不入寇公在西府力剋久安之弊時京邑局務如皇城羣牧司之類有以親近官領之而十

年不更代者公爲立三年之制仍不許干求久任由是
權倖之徒多不便之會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仁宗
雖不疑而公恐懼不安遂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路宣
撫使避之於外使將還遂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
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復罷公安撫使後歲餘讒者
無驗加公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河
北大水民流移入京東至公部中者六十七萬人公擇
屬郡之豐稔者五州勸民輸粟多者二石少者五斗得
十五餘萬斛隨其處而備之仍佐以官廩復於鄉村城
郭闕廬舍十餘萬區擇官吏至於前資待闕寓居者皆
給俸而遣各卽流民之所選其羸病老幼不能自營食

者籍名授曆而分領之均占居處給糧假器使便樵蘇
之利而無遠赴待給之勞至明年二麥既登計其鄉里
遠近給以粟糧俾歸土著活者五十萬人及募其彊壯
黥爲軍者萬餘得不爲盜且用衣糧活其妻子父母兄
弟及弛其公私山林池澤之禁恣其所取以自活者復
不可勝計其偶不幸者卽爲葬埋公自爲文以祭之謂
其冢曰叢冢朝廷聞之遣使獎勞拜公禮部侍郎公以
賑卹乃安撫之職懇辭不拜時王則據貝州亂齊州禁
卒千人謀屠其城以應之有詣公告者公以齊非屬郡
且不可報以移文會有中使張從訓銜命在青公受檄
使往合齊人而捕之至悉就擒而上章自陳擅遣中使

之罪向非公深謀果斷幾速其變齊人爲魚肉矣朝廷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亦懇辭不拜俄加資政殿大學士明堂禮畢拜禮部侍郎以秦國太夫人久違鄉里請京西一郡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至和二年拜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潞公並命宣制之日仁宗遣小黃門數輩密詢於廟堂聞士論翕然或舉手相賀後數日翰林歐陽文忠公奏事垂拱殿仁宗曰近除文富二相士人相賀古者求相得於夢卜今朕得於人情則不待夢卜也歐陽公頓首稱賀嘉祐初仁宗弗豫輔臣雖在政府朝夕

不得詳知起居狀公與文潞公懼有姦人矯妄之變遂率輔臣求入侍疾內侍之長止之曰未得詔旨公叱之曰豈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耶遂直入見上因以監視僧徒祈禳爲名奏乞留宿內殿自此宮中命出納事無巨細皆關白丞相而後行內外帖然至末年賴以爲法公以民間常多疾苦及橫賦重役朝廷有不知者遂遣使分往諸路寬卹民力其所革弊事及省徭役甚衆公又以仁宗春秋漸高國本未立遂與昭文文潞公集賢劉公沆參知政事王文安公同議擇宗室之賢者建立儲貳王公素聞英宗賢聖遂共以其名上之仁宗曰朕志已定卿等勿復疑也諸公喜而退三年加禮部尚

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仁宗淵默垂拱萬機之政
皆仰成宰相府公選用賢俊庶位得人而野無遺才除
權茶之禁以省刑罰至於民物豐阜夸夏安寧而天下
不知輔相之權則公代天胡世之勲不可勝言矣五年
丁秦國太夫人憂仁宗爲特罷春宴五遣中使詔起復
公上章懇求終喪從之仍給半俸英宗即位服除拜樞
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
退章二十上方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河陽封祁國公今上即位移鎮武寧軍進鄆國公累
求罷將相上以公輔佐累朝年耆德盛爲海內所重人
無間言虛心待之以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未能拜固辭詔以新官復判河
陽熙寧元年正月移判汝州且俾入覲詔曰渴見儀容
願聞風論以公足疾肩輿至崇政殿門令男紹庭入殿
扶持仍不拜又以門距殿上遠上特爲之御內東門小
殿以見之恩禮優重羣臣莫及賜其子緋衣銀魚召坐
從容日昃始退再對上欲留爲集禧觀使公懇辭之官
上欲召公爲相先遣中使諭旨曰卿今茲無得更辭當
力疾入輔爲宗社計明年正月召還京師二月除司空
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懇辭不受復拜
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陛見聞有人於上前言
菑異皆是時數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書菑異

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懼脩省董仲舒所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孟子對梁惠王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謂以蓄凶端之於時數也在人之一身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一家則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餘慶餘殃尚因人之善惡而致寧有國家天下之蓄祥而反歸之於天數而無事而致亦未聞推之於天也陛下萬一或時而信則救蓄郵患答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怠虧損陛下之德不爲生靈之福無甚於此是時羣臣上尊號及聽樂上以久旱皆不受而羣臣猶堅聽樂之請公上

言故事有蓄變皆撤樂恐陛下以同天節堦丹使者與羣臣皆當上壽故未止其奏臣以爲陛下聖政惟新四海屬目正宜彰盛德以示夸狄願并上壽罷之益足見陛下嚴恭寅畏之美也上從之即日而雨公復上章曰陛下答謝天譴不爲不至上天報應陛下不爲不速矧令戎使目覩中國異事更願陛下未以今日雨澤爲喜當以累年蓄變爲懼遠斥姦佞親近忠良恭畏上天即太平可至上即親書答詔云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蓄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又上章力陳君子小人之情僞繫王道

之消長天下之安危望陛下深思辨察用舍小失則招
致禍亂爲國大患八月以疾辭位除判河南府復得請
判亳州移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拜
左僕射判汝州再上章以不諳近制詔許歸洛養疾其
年冬乞還政事拜司空復武寧節鉞封韓國公致仕元
豐三年改官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又以王文安公之子
同老陳嘉祐嘗啓建儲舊勲上以諸公未嘗自言深嗟
異之特拜司徒仍以子紹京爲閣門祗候六年閏六月
二十二日薨于正寢享年八十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
內賜祭文遣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梁從政致祭賜
賻慰卹其家甚厚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垂泣相弔公自

還政未嘗一日忘愛君憂國之心朝廷有大事或降詔
訪問必竭誠盡忠纖悉以陳畧無顧忌安南用師公復
力言大兵遠行供餉皆出民力慮將帥漕郡縣之官務
逃已責不卹百姓願深加存撫以安國本晚年復上書
力裨時政臨終猶以遺藁一封付其子上之公爲人端
厚明粹識度淵遠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深極底裏必
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凡受爵進位未嘗不辭讓至六七
不得已然後拜受接士以至誠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
禮笑語從容送之及門人有所長不啻在己委曲採問
覲盡其能汎與人語詞氣極溫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
莫之能屈深嫉邪惡闕之盡力聞端人良士偶在憂患

必誠心軫惻竭意勞護其處家雖纖悉之務皆有規法
四夸蠻貊盡服其名北虜使至多問公所在及安否如
愛父兄至公爲宰相王德用爲樞密使謂館伴者曰南
朝用二公何得人之盛耶退居西都十餘年深居罕出
嘗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
之至徽安門市爲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文潞公尹河
南擇鄉里年德諸公爲耆英之會公爲之冠公平生達
性命之理臨終安坐奄然而逝未薨前旬日有星墜于
所居還政堂之後有文集六十卷夫人晏氏封周國夫
人子三人長曰紹庭朝奉郎少有才行次曰紹京供備
庫副使後公一月而卒次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

人長適觀文殿大學士知其定府馮京早亡追封某郡
夫人次爲之繼室封某郡夫人次適宣德郎范大琮次
適霍丘縣令范大珪孫男三人長曰直方守秘書省校
書郎次曰直清守將作監主簿次曰直亮假承務郎孫
女三人長適試將作監主簿張備次未嫁次南幼其孤
朝奉將以元豐六年十月甲子葬公于河南府河南縣
金谷鄉南張里秦國公之墓次某謹具公之家世歷官
行事次爲行狀將以求立言者銘於墓紀於碑及請謚
於考功而書於國史謹狀元豐六年七月具位范某狀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七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八

附錄

忠宣公國史本傳

范純仁字堯夫世家蘇州父仲淹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葬河南遂爲河南人純仁五歲知讀書八歲爲其徒誦說書義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第進士調知武進長葛二縣俱不赴文正薨始出仕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襄城有惠愛課民種桑號其桑爲著作林云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公事賈黯知開封薦宰襄邑縣有牧地衛士挾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八

附錄

忠宣公國史本傳

范純仁字堯夫世家蘇州父仲淹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葬河南遂爲河南人純仁五歲知讀書八歲爲其徒誦說書義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第進士調知武進長葛二縣俱不赴文正薨始出仕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襄城有惠愛課民種桑號其桑爲著作林云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公事賈黯知開封薦宰襄邑縣有牧地衛士挾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

言兵須農以贍卹兵當先卹農朝廷直之釋不問且聽
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治平中自江東運判召爲殿中侍
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
議純仁曰陛下親受仁宗詔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
繼之主不同請如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引誼據經語
斥大臣尤切納告牒家居待罪已而內出皇太后手書
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
使命出房闈異時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
尋詔罷追尊趙純仁就職純仁猶以不俱如從官請去
益堅上不得已出純仁通判安州繇是純仁之名震於
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

召遷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未幾加
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判國子監神宗屬精求治任用
王安石事多所更純仁言驟更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問何謂不見
之怨純仁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
也上善之令條故事可爲戒者以聞純仁作尚書解以
進及爲諫官前後爲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
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
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
不芻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激切無所諱避又言道
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

自古人君欲事亟就必爲檢校所乘不可不察純仁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安石以五霸富國彊兵之術啟廸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顛孫昌齡同時罷御史純仁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去令在廷阿附者奈何乎陛下言益指切安石并及他大臣上寢其章罷諫院留脩起居注固辭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覺察僚佐宴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入見上問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固懇辭遷任不許慶自文正爲帥有恩純仁至屬歲饑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爲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熟或言其

慶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郡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寃狀郡將種古訟純仁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純仁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兒童相率誦詩隨之久廼得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純仁猶以他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光入相首改差役法純仁力言之曰事當熟講而緩行之不然滋爲民病於是人服純仁平直知前於安石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

部尚書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召還兩宮亟遣中使賜大官饌出手詔問備禦西戎之策純仁請還兵棄地因使端所掠漢人執政持未決會純仁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與十練事俱施行既而夏人未順純仁請陝西一郡自效不許會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兩宮婦功輔臣褒賜異甚純仁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太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光廟鄧綰皆力爲採解因言臣嘗爲綰誣奏

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議論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題被詰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譏言黜及在相位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純仁復爲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明年吳處厚以蔡確安州所爲詩箋釋以聞臺諫執政主其說且欲貶之死地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矣不可自吾輩開之欲約大防相與論列既至簾前宣仁后曰蔡確以吾比武后大

防不敢言獨純仁與王存同奏乞薄確之罪不從於是
吳安詩劉奉世論純仁不當赦確而純仁亦堅求罷廼
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踰年進大學士爲河東經畧
安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徙河南府再徙穎
昌府召還復爲右僕射仍遷通議大夫純仁於事無所
回隱同列或病之會宰相呂大防引楊畏爲諫議大夫
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
公耶門下侍郎蘇轍從傍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由
是乞罷政不聽因固請時哲宗方親政於大臣中獨注
意純仁有密薦人材者輒以問又問先朝法度純仁悉
實以對因勸哲宗擇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而

臺諫參議論可以爲法然不可非其人哲宗嘉納之宣
仁崩後小人爭論垂簾時事純仁力陳太皇太后勤勞
保佑之功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蘇轍以論改
先朝法度引漢武爲言哲宗怒擬非其倫貶汝州方哲
宗怒轍不敢自明純仁獨前奏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
詞况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哲宗怒稍解轍平日
與純仁不相能至是服其爲人章光廟諱用事純仁請罷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府未幾奪
一官徙河南府改知陳州純仁當政時哲宗問貶竄之
人殆難永廢純仁前贊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
以時敘復及明堂肆赦章光廟諱等先疏呂大防已下數

十人終身勿徙純仁爲申理請追還辭甚懇至忤

光廟諱

等意落職知隨州明年以武安軍節度副使貶永州元符三年徽宗既即政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啟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純仁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又同請還穎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彊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純仁爲恨又手詔之曰卿有忠言嘉謨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年七十有五薨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贈開府儀同三

司勅穎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以是書于墓隧碑首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思多先疎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有文集二十卷子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

范忠宣公行狀

公諱純仁字堯夫幼警悟五歲知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能以其所授書爲之講說正席環侍剖析有理文正奇之十一遭楚國喪哀毀如成人文正仕漸顯一時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孫復石介胡旦李觀輩率命公從之游

乃博通羣書爲文無有長語切於語事文正曰是必能
世吾家以文正思起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及第
知常州武進縣辭不行改許州長葛復辭文正曰彼遠
固有名此纔數舍爾何辭焉公曰本不欲去親側遠道
非所恤也文正薨家貧無歸借官屋以居僅庇風雨長
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門內幾百口公寔主之人不堪其
憂而上下無一言之異服除始就仕賈昌朝守大名辟
公掌安撫司機宜文字公曰方北道多事時彼將以我
爲助義不當免其如吾兄相與爲命何人固彊之曰借
行何妨耶公曰兄之疾一作則數人不能制未論官守
不得專在側此去隔大河萬一中流疾作則我必與之

俱溺矣再辭遂已宋庠薦公堪館職召試學士院公以
兄疾辭再召又辭卒不赴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
民不知蠶公曰是可緩耶乃課民種桑後紡織比他郡
爲多既去思公不已至各其地爲著作林簽書許州觀
察判官事會昌朝守許事無巨細待公而後決知開封
府賈黯辟公知襄邑縣凡隸官屋舍無一椽不更而民
不知勞縣有牧地衛士歲牧馬率縱之壞民田前此莫
之禁或訴於公即捕而杖之主校抗聲曰令敢爾耶遽
白其事詔劾公甚急公曰衛士非令所當杖然民吾子
也又其實資田以養安忍坐視其抑哉亟自列以上尋
報免令遂兼領牧地蓋自公始天久不雨下將艱食公

命賈販者輟他貨一意積粟而告之曰異時之出吾當
爲爾宰果如其計賴以全活者甚衆利及旁境大興學
校號舍飲食畢自區處來學者益盛比自公湖外歸邑
人夾道焚香羅拜逆挽公舟唯恐其過之速也距公去
四十餘年矣擢河南東路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
未拜遷侍御史知制誥錢公輔繳詞頭責滁州團練使
公言此其職事也言雖有過情則無他陛下近詔求直
言而侍臣未聞有所獻得非以公輔爲戒耶又言自公
輔貶謫以來朝廷除授寧免失當臣下不敢言虧損聖
德無甚於此京師大水公請詔侍從官各上封事指陳
時政闕失餘官依次轉對如故事又乞罷秋宴以承天

戒時更定江淮荆湖福建路鹽法公請竝依兩浙法減
價并下三司別定私販之令又言日近雜學士待制脩
撰太冗宜立定員數又乞爲隸王東陽郡王澤保傳又
言歲上辛祀天南郊致齋日當聖壽節乞上壽不用樂
以明克己奉天之意有詔兩制依典禮議濮安懿王稱
號封冊已定而政府議不同復有詔權罷公謂同列曰
此大事也不可不辯蓋將有甚者焉乃上疏曰陛下昨
受仁宗詔命親許爲仁宗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
事以至纂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爲仁宗之子與前代入
繼之主事體不同願以大公斷之特降詔旨恭依兩制
所定相次果議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又疏曰仁宗

當盛年立陛下爲子皇太后不避六宮之怨力贊先帝
保育陛下是皆欲陛下繼統承祧一意大業不期陛下
率然建爲此議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太后之心下
則失天下之望又奏歐陽脩首開邪說妄引經據以枉
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請寘于理累上章未報公遂
繳納告身居家待罪皇太后俄出手書申追尊殊號之
議尋降勅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書之謀陛下謙慎
未行聞太后曾下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始末不同
天下將何以取信此必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假母后之
命以行其志或乃出於逼脅願察臣言凡繫濮王典禮
陛下自可擇而行之何必以母后爲說既而促公供職

公言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
陵土猶未乾豈遂忘而弗顧丹有旨起公公言臣不能
早悟陛下罪益深重豈可復居言路臣之心有死無二
又中書劄子督迫公出公乃錄前後未降出凡九章回
申又申御史臺殊號之議遂止公猶未已乃出公通判
安州移知蘄州改京西提點刑獄未到移陝西未到權
陝西轉運副使未到權京西轉運使復移陝西召對神
宗問公曰卿在陝西久必精練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
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脩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
才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曰粗者未精
之辭然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留意邊事陛下若留意

邊事則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夸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賞爵不唯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深留聖慮公又奏王安石變更法度物議沸騰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謂不見之怨公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此不見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以爲鑒戒者以聞公遂作尚書解以進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陛下深究而行之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公辭不允邊帥种諤坐擅興謫湖外俄除秦州都監公言朝廷既許夏人納款及謂取綏州非本意今

便令謬處邊任不唯致夸狄疑阻亦無以戒勵沿邊生事之臣又乞催促齋夏國封冊詔書使人進發所貴朝廷恩數速達異國而疆場早得寧靜進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公五上章辭不允乃促公受勅公既不獲免益思所以爲報公嘗謂人主之勢既重而又堂陛阻絕非開廣聰明則下情無由周察頃雖有言止緣一時之事事過即已今須推而行之以防壅蔽乃上疏言兩府之下則有侍從官寔古九卿之職是宜朝多論思同國休戚今則只將主判司存便爲已之職事寵亞四輔報同庶僚人情既習因循朝廷不知考核或有時政得失唯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

失竝須論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詮定量加賞罰時上新即位躬新庶政公言盡心所務督察細事者有司之職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蕤蕤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願陛下潛晦願養擇相而任廣聽納察邇言使愚智效力上下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又言近日御前揀退年老將校皆是久歷艱辛累歲戍邊守之人既因對御選擇將來殿前馬步軍司便爲永例此軍政也不可不察望於其間取稍堪部率者改隸已次軍分以示人主隱恤知難之意知秦州孫永以守邊失策詔以李師中爲代公言帥臣尤須久任方能練習事若屢更則難責其效而

又百事從而變易兵民無不煩擾兼永忠謹鎮靜師中任術躁動不若責永後效依舊在任又請用慶曆中故事增置諫官以廣言路又請重定縣令考課之法以防濫奏神宗切於求治臣下多自疎遠召對延訪得失公言小人之言謂之之似可采行之必有累蓋其知小忘大貪近昧遠急於奮身不思害國願加深察又言走馬承受妄有論奏動搖帥臣過索承奉其言不可輕信又請宣諭執政如有妄奏邊事及曾惹引生事之人不得與邊任又請委監司體量走馬承受不得於條約外妄陳邊事及言人長短其所入文字乞降出公行京東轉運使陳汝義進羨財及以官絲折還和買絹價荆湖北路

孔延之進納入官本戶不充則令三四戶共買一官公請重行貶謫以戒聚斂辱國之臣富弼再相輒辭疾家居謝客屢詔不起公言弼起布衣仁宗擢爲宰相先帝暨陛下倚爲舊德四方士民以爲賢臣弼當自任天下之重而盡陳其所欲爲而乃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向背失宜弼與先臣最厚臣待罪諫垣不敢通私謁以致忠告願陛下宣示此奏使弼循省以供厥職又奏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令臣下舉薦兼人亦得自舉選任雖冗然猶多得人材故姚崇宋璟相繼時出開元之治寔有賴焉願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以備選任御史中丞呂誨以言事降

黜公言誨正人也願留之左右以勸忠良又奏臣前此面奉德音令臣具陝西利害今列十事以進一於邠寧二州移置帥事二擇帥府通判令兼經畧判官專董糧草三罷監牧以其田爲營田四委帥臣監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藝人於近裏州軍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勾抽六沿邊次邊鄉村酒場月課不滿二萬貫者並停開城寨酒課不務增羨七通解鹽茶馬於轉運司八依秦漢軍功爵級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實邊備九沿邊置權場以茶并雜貨博易仍通入解鹽額十陝解虢絳四州歲差夫採斫黃河梢木竝以官錢收買神宗一日謂公曰取士之法不均行之雖久不能無

遺才命公條其利害公曰祖宗以進士一科爲盛公卿
以降多此塗出然所舉之業東南川陝之士最工至禮
部只合西北而考之故東南川陝多得而西北少設欲
明示區別不無寄貫巧僞之弊願詔郡邑嚴養士之法
每下詔責長吏與學官取本貫及曾入學滿二百日有
行者於解額中分三分之一送至禮部則別爲特舉一
科只試論經義明記路分考校優立所取之數至御前
賜第亦如之若是則均矣又乞詔政府臺省館閣經筵
監司並數路參取無拘有無出身著作佐郎章辟光請
岐王出居外第公言親王居外自有故事豈容小臣輒
生間言萬一岐王聞之不安其處則傷陛下友愛防微

杜漸不可不察三司判官張靖論陝西轉運使薛向博
買鹽馬不實事詔靖就劾而向已前知矣允換藏匿唯
意所任靖至而欺罔之迹已不可得靖反坐謫向遷發
運使公上疏極論賞罰之失致天下疑陛下責君子太
重獎小人太深靖許風聞言事即坐左遷向違法罔上
驟加進用向在陝七八年靖一旦體量不能盡見虛實
責君子太重則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微
臣恥枉尺直尋陛下不可啓寵納侮望追還二人之命
以正賞罰又言陛下但愛向小有才可備驅使其詐佞
不足深慮此臣所以竭力陳論死而後已兼臣在陝西
親見其姦不獨壞法民寔被害上有大臣主張下有小

人鼓譽衆雖深疾在陛下無由得聞今又被旨體量之人遽先坐謫而小人獎用益深復使均輸六路則必增其姦計巧於前日且復人人以靖爲戒誰復有言是縱裴延齡之詐妄極皇甫鐸之誅求爲朝廷斂怨害民使陛下財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音欲脩先王助補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必將割割生靈斂怨基禍蓋是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德章十餘上展轉詳盡其意欲人主之必聽也

餘在第十九卷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八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九

是時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條例司興青苗助役法分遣專使詣諸路搜抉遺利將盡變祖宗法度同己者進異己者逐富弼趙抃唐介日交論於上前或以疾辭或以事去或以至發疽而死司馬光呂誨范鎮章疏論辨每進對亦必極口指陳中外紛然公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以爲謗已姑取必於聽納而已逆耳之言可遽效耶不若馴至於深切則庶能售以故公自陝西召對因事以及安石者無一疏不反復開曉至論薛向均輸則漸至於深切於是上疏言臣自到諫垣方見陛下進用王安石與士大夫相慶以謂儒者得用必贊陛下行堯

人鼓譽衆雖深疾在陛下無由得聞今又被旨體量之人遽先坐謫而小人獎用益深復使均輸六路則必增其姦計巧於前日且復人人以靖爲戒誰復有言是縱裴延齡之詐妄極皇甫鐸之誅求爲朝廷斂怨害民使陛下財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音欲脩先王助補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必將割割生靈斂怨基禍蓋是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德章十餘上展轉詳盡其意欲人主之必聽也

餘在第十九卷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八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九

是時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條例司興青苗助役法分遣專使詣諸路搜抉遺利將盡變祖宗法度同己者進異己者逐富弼趙抃唐介日交論於上前或以疾辭或以事去或以至發疽而死司馬光呂誨范鎮章疏論辨每進對亦必極口指陳中外紛然公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以爲謗已姑取必於聽納而已逆耳之言可遽效耶不若馴至於深切則庶能售以故公自陝西召對因事以及安石者無一疏不反復開曉至論薛向均輸則漸至於深切於是上疏言臣自到諫垣方見陛下進用王安石與士大夫相慶以謂儒者得用必贊陛下行堯

舜三代之政脩已安人之務今安石臺官天子耳目將使警察百辟以防僥倖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降黜况在廷大半趨附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勢將無不至然而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所以景帝削七國之地而晁錯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興宋襄公急於求霸而致喪師唐文宗急於除姦而訓注禍作故帝王之圖治必顯仁藏用人材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不知無爲而天下自安矣又疏六路均輸爲害借周官賒斂理市之法謂可以奪兼并百物其實乃商賈賤買貴賣漁奪之術久之不免

抑配民間邀求羨息罔上毒下有傷盛德蓋上率下以儉上化下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願速詔罷之公以數言事未見聽因見上自陳曰臣言可用願加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臣言職重行貶竄上曰官家留卿不可求去公曰臣爲言事官言不信於陛下雖聖恩隆厚臣愈難當遂居家待罪上察公不可彊乃罷公諫職移公管勾國子監公求去愈堅執政密遣人謂公曰議除知制誥可出視事公曰斯言何爲至哉得用過於得美官如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又再乞早賜責降不從公言多激切神宗每優容而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左右近臣亦不得而知蓋防執政之或聞也而公每宣乞

付中書樞密院施行至是公盡錄前後章疏申中書安石見之怒甚攜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貶上曰范某無罪安石爭不已上久之乃曰與一善地遂以公知河中府益方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幾移成都府路轉運使安石憾不能釋而謂新法行之民間多不便公盡論仍戒州縣不得遽行以待報安石愈怒命其客李元瑜爲提舉常平官且伺察公將遂害之鈎索摺撫無所不盡卒亦無所得公竟坐謝景初李杲卿遊宴事爲失覺察降知和州移邢州未幾進龍圖閣權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因入覲神宗見公喜曰卿父在慶有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也公謝曰臣不

肖何足繼先臣又問曰卿兵法必精公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上曰卿久隨侍在陝西必熟邊事公對曰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體恐不同公察上意欲攘奪狄開邊境徐對曰臣不才陛下若使繕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開拓侵攘願別謀才帥因堅辭上曰卿才何所不能但不肯爲朕悉心爾公對曰臣子之於君父殺身且不避豈有不盡心之理但陛下所問悉非臣所長不敢上欺公又辭上曰不可明日上謂韓絳曰范某論邊事一何疎耶絳退而問公公即以對上之語語絳絳歎曰非我所及也上之謀公絳適與聞故及之慶大饑道殣相枕籍公到遽發常平米賑貸僚屬願請

而後行以避不用赦原之令公曰報到則無及矣當獨任其責何復累君等耶民遂蘇復斂釐爲聚塚已而懼無以繼忽蓬結實延表原野類粟而甘食之可飽境內以足前此民謠曰飯來卽飽方公命下民相告曰范果來矣至是民德其祥仍收所餘以實倉廩益市耕牛穀種分貸墾殖始遍雨暘隨禱而應歲大熟或謗公賑發過多全活不實朝廷遣使按視皆曰公實活我其忍累公乃相與兼晝夜輸還使到已無所負其窮核至發冢數骨卒無所中公知環州種古執屬羌爲盜奏流南方過慶輒聲寃公以屬吏果非盜古乘間訟公爲挾情變獄朝廷遣御史制勘獄急而情不可得古反誣告然朝

廷終不捨公會郟延呂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落職知信陽軍方公召對合四州之民無慮數萬遮道涕泣挽公馬不得前皆曰公擅回宥州牒而反坐獄我生不如死至是有自投于河者又有小兒數十號哭以詩送公西州至今傳誦移齊州或謂公齊俗凶悍輕爲盜劫屠販治不峻急不能戢公曰我寬乃性也矯以猛則不能久適取玩爾獄至不能容公問其然則皆不當繫不敢出公曰不出奈何曰出則官所病也公曰終如是安乎曰姑待其瘦用以除民害公曰是豈天理耶盡呼出立庭下而令曰爾等害民紊官莫不欲爾爲瘦者苟能自新我將生爾皆叩頭如令後犯法者至減常歲

之半而獄幾空以連喪子請官祠詔以公管勾西京留
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保甲教閱甚嚴非老弱不得在
家諸路專置官提舉督責按劾聳動天下公曰妨農無
甚於此三上疏請輟其力以應歲事之急俟其隙計日
補之遂乞計一歲應教之日并就開月餘日令並婦業
請著爲令又乞選武藝精熟人材可觀者以次選用其
類墮者刺充軍錄事參軍宋儋年暴卒公疑其非命即
遣子弟家人與後事微得其遇毒乃下吏果如之其謀
瑣細悉如公所料復直龍圖閣帥慶哲宗即位宣仁聖
烈皇后權同聽政詔中外實封言事公上疏請凡在官
各陳本職事及所經歷利害無間遠近仍設科條須隨

事具因革亦可因之以識其人時邊事未寧絕西夏歲
賜之物方議還其所賜或以謂夏國因弱不足慮公乃
錄光武報滅宮馬武詔書上之又引孟子以大事小可
以保天下之語爲據并渭邈川首領溫溪心所言夏國
大旱無苗難集人馬爲不足信務欲休兵息民已而夏
人入貢極恭順然每頓市物過平日之數謂恭順爲悔
過市物多爲於我無疑間公言恭順非本情多市物似
不爲頻來計恐於分畫地界之際阻兵脅盟願戒邊臣
益加嚴備邊天章閣待制以兼侍講召道拜給事中辭
不允公以謂人君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
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

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公每進講必反復開陳期於人君可行而後已於是司馬光初相將盡改熙寧元豐以來法度公聞而歎曰先帝勵精求治十九年間寤寐堯舜三代之君如旦暮相與紬繹但大臣用心太過希合者不計可行與否趨風迎意私致先帝寤寐之求旦暮之遇轉而之他今特去其太甚者可矣又須徐徐經理乃爲得計一時與光同者多指公爲好名公聞而歎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差役一事尤不可暴當擇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審利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獨此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法度無不便者既見光光即以所上役書藁示公公曰方欲有請也力陳不售又作書告

光曰此法熟議緩行則不擾急行則疎畧而擾委非其人其擾滋甚公忍以擾重毒吾民耶大不類公所舉或已奏難回則可先行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而持之益堅公曰不從容尚有說遽爾以益堅之請是使人不得言爾不言人孰不能亦可以贊公苟取容悅者若果爾何如少年合介甫以速富安用彊顏於此以媚公求合哉公未可以我心至誠便爲民受其賜也不勝憂懼光又欲進士得朝臣保任乃許應舉公曰不可此議已行人不我同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遂從則衆人莫如公者正人退而諂諛得乘其間不獨乘間且將增飾以迎公意推此以往何所不至既而都堂召公計事

退而上言曰三省樞密院召臣議邊事臣已隨問畧對矣欲降詔則臣對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欲審察敵情措置事機則臣對以專委帥臣欲棄地則臣對以不可徒然便可與換易陷蕃兵民此安危所繫而執政所異同計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決願賜對上前使得詳盡上尋遣中使賜御膳及寶封劄子問公曰夏人自升遐累遣使入朝外雖恭順中則未測向日所得城寨守之棄之何者可久公對曰今聞夏人將到請釋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聖政好生惡殺捨已從人之德以索其語如其意在得地則以換易諭之如無說則以此事付延州趙高俟其押生口至界上乃遷入城寨居人勾集

虜到生口人與地相交還然後罷兵息民以圖無前之利臣所以乞責之臣下者慮其言不婉順有虧國體爾又奏乞依嘉祐赦重定案問舉首之法又奏四方讞請大辟案見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書臣竊校之降詔以後比舊斷死者無慮數倍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得失甚明望委執政必決於上而降除誤奏之罪則可無冤濫進吏部尚書公再辭未報依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旨誥命更不由門下省遷付外行下時夏人在廷上欲公遂任此責而公與司馬光聯親慮光引嫌有言稍稍入院也公既辭又指此爲嫌不允公知上意所託乃力陳前議而同列或難之持久不下公偶移賜告

遂上疏具三策以獻以地易人一也留蘭州定西城二也并塞門吳堡義合二砦與之三也又乞還地之外每送到一漢人支絹十足以誘其利心而人盡可得章光緒得罪去父年九十歲議與一便郡已行矣而言者遽止之簾中宣諭三省今後不得如此似形責戒公言置往咎而念其親與夫從諫不惑皆陛下甚盛之德然戒約之言君臣之間不免形迹况二三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進之猶恐不及若更退之不免顧避自防翻怨無所裨益而偷合苟容之人進矣又聞宣諭假令私家尊長有所怒卑幼豈容寬解臣愚以爲不然人主之量如天地豈得更有喜怒好惡臣恐佞人讒間以惑聰明乃引唐

魏徵對太宗語君臣一體若有形迹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公自以不次被遇尤思所以爲報事雖非所與必亦竭盡啟沃知鄧州鄧綰知揚州言者指綰舊事論斥甚急公於簾前極論以爲非退又上疏言綰已經先朝責降今來因人易地豈可再有所貶三上章反復開陳期於必省又言臣曾蒙差知襄州因綰奏罷今日之言蓋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尚恐進呈之際有所移易不免再三冒瀆上遣中使密賜批語以謂當時希合者衆若人人而責則事無窮已似非安靜之道欲作一詔書諭以更不行遣當各安職業令改過自新如何卿更具可否奏入公奏臣伏讀批旨不勝感歎望只以

此意付詞臣潤色以成訓誥之美學士院試館職人蘇軾草策題言者論其引用不當公言軾乃臨文周慮不至本非有罪而聞言者不已臣深恐萬一施行則相與論辨紛紜不免上煩處畫望召言者論以朝廷置諫官蓋欲補闕失辨邪正人臣小過本無邪心不須深論若其引咎求去則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輕去言者有司議太皇太后冊禮依明肅皇后故事御文德殿受公乞不用此例又言近日以久無雨上心焦勞羣下利病寬卹殆遍獨禁軍教閱主兵之官牽於賞罰不復究察頗聞嗟怨有傷和氣望詔有司並依祖宗故事各量人力爲石斗察其偷愷而不繫賞罰則自然相濟公在樞密以

進退人材蓋大臣之事而地叅丞弼乃不得與聞遂因早上疏言古者多因舊異求訪直言所以宣導人情以防壅蔽陛下即位之初所得應詔章疏其中必有可采願選官置局隨宜行下公奏尚書六曹諸路監司多執文害事以致冤無所訴亦宜取索元案看詳求訪邊防利害軍民疾苦務從寬卹韓維有旨與外任公言維論議賞罰直前盡心未聞別有大過遽然罷去必有人譖毀致誤陛下任賢不終失進退大臣之節乞追寢前命是後朝廷議論稍以朋黨相目公疏其害并以歐陽脩朋黨論連進以明善惡好惡願上深加照察無使滋蔓以敗風俗諫官王覲以言事忤旨遂坐朋黨罷公曰覲

不免則朋黨興矣乃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上曰
朋黨甚多宜早施行亦恐於卿等不便公對曰朝廷本
無朋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臣已論之詳矣又指彥
博公著曰是皆累朝舊人陛下延之左右豈容雷同罔
上庇護黨人只如臣向以言事不合擯棄二十年陛下
拔擢置之此地惟一心事上豈復懷私自玷家世臣先
因面謝曾具奏聞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爲仁宗柄任各
舉所知引用忠良當時造爲飛語指作朋黨三人者相
繼補外造之者公然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
下深以爲戒次日又與彥博公著大防等上前斥論公
曰彥博公著以重德老成特留共政大防陛下親自識

拔以爲有聞望可信之人今同論一諫官差除久不見
納臣實愛懼覲由是得直龍圖閣知潤州元祐一年經
冬雨雪不止明年春積陰不解下民失業公又上疏言
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或慮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
以致陽不勝陰願詔三省選用正人以迎協氣公在樞
府踰年邊奏未寧夏人唯受封冊而不遣使入謝坤成
節亦不貢奉稱賀全失恭順公言西賊之勢可慮矣皆
臣竊位無效以致如此願除臣陝西郡萬一用兵則就
近可以備任使再奏不報公既不得去而議事終不能
同雖罷兵還侵地已決而慮邊臣不切爲備議遣中使
分詣陝西河東拊諭帥臣各盡心無致因此或失守禦

詔書所云體量邊事公言元議無體量二字若加之恐失朝廷恩數宜削去熙河俘蕃酋鬼章以獻上御便殿受俘百官入賀命從官告裕陵即遣中使賜公黃金三百兩犀帶兩條使者宣諭以公指蹤有勞故爾賜賚公辭所賜不報尋議質鬼章塞上以招其子公力陳不可又條十利害事請正典刑使四夸聞之彼雖怙彊如此卒爲我擒而其罪必誅無赦也夏人空國寇鎮戎諸路赴援到有先後故所俘有多寡議分釐賜銀合茶藥公曰均用命爾今乃有全不及者非所以激勸也請不及釐亦賜知熙州劉舜卿因李憲故事擅支金帶銀器與立功將佐及走馬承受朝廷議行戒約公言方委帥臣理節制而苛細責之所失不少上察公之忠將以爲相久矣特以邊事未定故留公樞密以責其成至是乃拜公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日降三麻在廷愕然延望至唱公名則舉筯相賀曰天下事無慮矣公辭至六七上遣中使促公視事不得已而就位公前在樞密欲誅鬼章以謝天下同列深不爲然上亦未決阿里骨使到文彥博欲令見之庶幾其子結兀捉知其父在僥倖得其心公曰不可鬼章既就擒彼國已絕望阿里骨納款因已歸罪鬼章矣若使之見必別生覬望而其子以必見爲期或未見聞死則嫌隙再生矣又欲以鬼章爲校尉公曰未正葦街之戮已爲非是况可

官之耶前日曾以團練使命之又寵以金帶且不顧尚
何校尉之能有方受俘告陵之際有志之士爲先帝快
意而熙河死事之孤皆欲就食其肉於刀鋸之下今乃
一切倒置何所示信元豐中河決小吳口水遂北流神
宗命因其性而導之要功之徒乘時射利輒謂北流害
塘濼請塞小吳使之東注文彥博呂大防是其說公曰
水性固未易知然水性就下則不待講而後信彥博大
防不悅公曰上初即位母后垂簾是豈宜興大役時耶
附會者益衆彥博大防持益堅乃議遣使按視遂以吏
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爲使既回具言東流地
高水不可行議遂罷然起事者終不快也輒密啟從中

批出再申前議以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公言先
帝因議者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此虜所併亦
是從中批出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者謂刻日取勝
遂興雲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今日之議正與之同又
言大河之役休戚半天下不先規度便欲興工將來垂
成水勢擁遏上下危急公私無備欲罷不能矣又言既
回之後不免擁住北下使之東向則舊河不能吞納必
致決溢附會者既不得逞乃欲先開減水河以探水勢
公曰此不攻自破也可回則回不可則止何用探爲必
其功料已有所費萬一不回則以此爲除破之名爾又
言水官驟乞計置稍草中書舍人彭汝礪請見其可回

計置未晚此安民惜費之所同也公因奏事上遽曰河
事且熟講公對曰臣前後所論無所易也欲望收回批
旨一切付之朝廷上遂遣使收回所批責大臣與水官
參議知漢陽軍吳處厚以蔡確知安州所爲詩解釋而
進以爲譏訕簾下助之公曰不可長也句端語隙輒快
私忿而欲置人於死地羅織黨錮之禍將起於此已而
章疏交上所以詆確者無所不至遂流確新州公於簾
前具言不可以曖昧不根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
爲將來之法又上疏言臣知蔡確衆議不容不可以不
容之故行希闊之事又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
所不容至於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不免傷恩又奏

以重刑除害正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况國
體久安尤重審慎明日見上公再三論列呂大防曰蔡
確之黨甚盛不可不治公曰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
此事正宜詳審公又上疏極論朋黨爲國家之患且如
王安石喜同惡異至今風俗以觀望承迎爲能事願陛
下寢確命下詔釋附會者之罪以安反側又於上前期
於必辨方論次同列不顧公而退王存議與公協因留
存同議卒不能回或勸公引去獨明已之力盡公曰我
方慕古人願爲良臣不爲忠臣安得楚楚以自見耶言
者果復論公公遂與存俱待罪不報繼請補外竟亦同
罷而宰執內屈不敢罪公乃如公請出公觀文殿學士

知潁昌府公到潁水蓄之後官私屋舍倒皆漂蕩井邑蕭然公極力振補上下康乂遂環城築長堤植榆柳以防其害後數年水復至堤遂有功公因請將兵所駐遇水火盜賊急難之際協心拯救仍許長吏不拘常制差

使

餘在卷二十卷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九

范忠宣公集卷第二十

公才罷相廟堂復興回河之議調發入潁昌公得報歎曰是可已耶上疏言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希功好進行險生事以求爵賞然其利口足以欺罔勸更法令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勸興邊事則曰將為北虜所并時不可失勸回河則亦曰河勢方東時不可失故臣前日深畏其言而力陳之今日之舉又必用時不可失之說動搖天下遂欲少快其意如一路生靈何如一路民力何上曰范某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議復少緩其調發猶未已也會公再相紹聖初再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

知潁昌府公到潁水蓄之後官私屋舍倒皆漂蕩井邑蕭然公極力振補上下康乂遂環城築長堤植榆柳以防其害後數年水復至堤遂有功公因請將兵所駐遇水火盜賊急難之際協心拯救仍許長吏不拘常制差

使

餘在卷二十卷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九

范忠宣公集卷第二十

公才罷相廟堂復興回河之議調發入潁昌公得報歎曰是可已耶上疏言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希功好進行險生事以求爵賞然其利口足以欺罔勸更法令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勸興邊事則曰將為北虜所并時不可失勸回河則亦曰河勢方東時不可失故臣前日深畏其言而力陳之今日之舉又必用時不可失之說動搖天下遂欲少快其意如一路生靈何如一路民力何上曰范某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議復少緩其調發猶未已也會公再相紹聖初再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

井寬來相視亦言其不可公罷東流之役遂與搔費半天下而不閱歲果大河之北幾爲一空天下益以公爲耆龜也潁昌歲料河役每輸七千則免一丁之行或以爲便已奏得請公曰此有錢而不出力者之便有力而無錢者何便之有且用民之力於古有限而今其遠不過五百里乃一槩催之特在官者與上戶爲地爾復奏罷之移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知延安府未行進大學士改河東路安撫經畧使知太原府河東地狹民貧至畧尺寸地使死不得葬公下令葬必如期又撥官錢殮無主者瘞之仍檄一路皆如此熙河分畫地界邊將以兩不耕地爲控扼而不與以故持久不決公請依元約因

上言與司馬光陳棄寨之策與陛下議定大計以示輕地愛人之德今邊將蓄疑敗謀留兩堡之地將再起事端以招後患望詔邊臣速令界畫悉依已行詔旨三上章並乞錄示邊臣夏人犯麟府神木寨無所得而去朝廷猶詰責將吏公一無所累上章待罪上曰無所得而去何罪之有公請不已曰非將吏失律乃臣之罪也人君賞罰必信不可爲老臣屈乃不得已降公一官移河南府又知潁昌未幾上遣中使齎詔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爲右相公辭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謝簾中驟曰卿此來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勵公對曰

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賜進用一日奏事次簾中
曰卿父文正公在明肅皇后垂簾之初仁宗親政之後
忠厚正直見於始終卿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
公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獎勸委任之意太
皇太后崩所賜遺留物公再上章辭不從則又乞以助
山陵之費亦不報侍御史楊畏議除諫議大夫公難之
呂大防曰畏曾論公必無所嫌公曰初不知也除自不
敢與聞容上前別有奏請三上章乞避位哲宗謂大防
曰范某有時望不宜去卿可爲朕留之亦遣中使促公
歸府第又遣中使促公入見有間上獨問公曰先朝行
青苗法如何公對曰先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

法過當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故爲民害上曰當時
不須立賞罰公對曰不唯賞罰不當立付之尤宜得人
遂又述此意上疏引論精確卒言青苗非朝廷所能行
行之終不免擾人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而侍
從言事官多不由進擬公上疏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
以觀知人舉直之化小有失當其繫不細疏奏上爲
之動而中批之人類由密啟上乃以所得姓名質之於
公公曰天下治亂實本於此不可不慎又疏言舜舉臯
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聖政之初選用人材
正宜如此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中書省以
二疑獄爲不可貸已畫可門下省復奏貸之公曰門下

非取旨之地就使未安亦當各正其職容無辨耶遂上
疏言二囚一殺舅一殺妻之父皆已殺也情雖可疑如
死者何若論親黨則全無渭陽之念頓戾寡妻之刑公
然背義忘恩弗思投鼠忌器尤緊朝廷風教不可不慎
也請如已盡又言王存可大用彭汝勵可任言責上曰
王存如何人公曰忠厚正直臣所信也今年已七十願
早用之紹聖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簾時事人情大
恐公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欲躋天質於堯舜之上其
功烈其誠心幽明共所鑒也今人主初親政而議者輒
自爲計不卹國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
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已而狂人趙

天啟作擬試策傳播中外御史章疏稍取以爲用其語
何止誣罔也公曰太皇太后勤勞公正陛下尊奉備至
一旦策題出小人僥倖臨事致誤陛下又曰狂妄詆訐
者已多矣容之則累聖孝愆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詔
書禁約一遵仁宗故事天啟在元祐中已上書詆熙寧
政事爲非道矣後見其書編管鄧州上不納公言亦不
許公去客省副使高士敦以太皇太后恩特旨改官蘇
轍責知汝州御史來之邵言士敦任成都府路監司士敦
事又論轍所謫太近公言之邵爲成都府路監司士敦
有犯自當按發轍執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
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公知不容於時再上章乞去語

甚懇切遂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陸辭日賜坐啜茶慰勞甚渥上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賴然堅不肯爲朕留卿雖在外兩爲宰輔凡有所以裨益於時政者但入文字來無事形迹公曰敬受命既到官值興廣武埽役下潁昌汝州科稍草一百萬公曰兩處之民不習河役方荐饑之後加之道路阻遠乘此急難又須數倍之價何以堪異時遂以爲例則永爲深患力請至七八方免然破產失業已十三四有至非命而死者矣報到閭巷田野謹呼鼓舞如脫機穽方爲公立生祠會公南遷畏事者止之司馬光呂公著奪恩數毀墓碑凡元祐時大臣侍從官例皆貶竄章光廟諱以

公嘗斷國論遂以爲黨而將因其例上曰范某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爾光廟諱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其請

降公一官移知河南府公以疾辭改陳相次大防等竄嶺表先是公未罷相上嘗問公曰貶謫之人幾似永廢公察上意甚善特有所牽制而未果因致賀曰陛下語此堯舜不如也今重罪編配之人尚理期敘復豈茲等人不與此比願陛下只用檢舉候進呈令依條則或有言者亦易裁處唯在陛下力主之爾是歲郊祀上懷公語將因赦稍理大防等寬而光廟諱近測上意前期奏大防等難從恩宥遂以爲永例公聞而憂憤乃齋戒累日奏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

而又憂慮不測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已爲怨讐以疑似爲訕謗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鑒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靡卹效尤兼臣與大防等共事臣有所言多相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聖德不爲其他兼今夏內地大熱炎方想不易處向來章光廟諱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又陛下常憫遷謫之人幾爲永廢臣測知聖心亦曾乞用檢舉之說陛下以一蔡確嘗軫至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奏上亦感悟光廟諱持意

益堅反誡公爲同罪未錄遂落職知隨州方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得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如此無一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不小設有不從含糊觀望之際體國愛君亦曾有人力陳其非者果得罪死復何憾耶促家人束裝以待謫命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少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間有嘖者則曰我兩爲真相報國無狀今日之貶無所憾也或謂公近名公聞而歎

日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在永三年人不堪其憂公處之有餘裕非醫藥方書未嘗經理非脩身行已不以語人預作棺衾以俟瞑目上即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南遷流人例徙內地以公爲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二聖將復用公而意若未得伸乃遣中使至永州就賜銀合茶藥問勞委曲曰二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已虛位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云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何說公謝曰唯鼓舞聖德又云天下有何不便但奏取來

公對曰敢不奉詔又云鄧州莫且去否公對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云離關日二聖再三命某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公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遂復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乙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矣詔書有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體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感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諭渴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強中使曰朝廷自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繼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仍遣國醫診視

醫藥所須竝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又敕須公病愈乃得歸公乞免供職許歸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而許後見輔臣問公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其面足矣久之上知公決不能起始命上宰公既安里第有間疾少瘳念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幘請改其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幘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色已依所請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上表謝遂復告老尋降詔不允比詔到而公薨矣實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五歲正旦坐受家人賀如平時明日若熟寐然家人視之則公逝矣前期戒諸子殮如古人周身之外不得侈一物葬務

至約口占遺奏以授諸子歷敘家世遭遇晚被厚恩不得一見上爲不足言不及私唯指陳切務數端而已讀者蓋知公爲不可及也又令遍別廟堂及侍從諸公內外知舊書其大致則欲尊王芘民竭誠盡瘁以輔成聖世也上覽表震悼時東朝晚出中外縞素輔臣進見語及公上爲之出涕尤歎恨不得用公也得遺書痛悼嗟惜蓋期不負公之囑潁昌之人無不揮灑而遠近來哭者無虛日上遣中使密賜銀三千兩且宣諭曰非常典也撫慰諸孤索其所須無纖悉問欲勅葬否諸孤以治命力辭尋勅潁昌河南府給其葬事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添差壻蔡穀通判潁昌府專督喪舉及存卹喪家

諸孤卜以四月十日葬公於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下
文正墓之西北初楚國之娠也夢步月中庭有兒自月
中下以衣裾承得之明日生公既就學晝夜不少休夜
坐帳中燈煙所薰帳頂如墨色後公貴魏國出以教子
其在襄城有貴公子挾進士第筮仕方初歆豔一時公
頽然其後政事之餘從諸公勸講賦詠爲樂嘗賦秋風
吹汝水讀者已知爲公輔器也文正墓碑石未得而葬
之日且逼公衰服行哭密有所禱遠得之道左逮公將
終潁昌城內外林木俱冰集賢殿脩撰唐義問與公久
游且相好也亦起自謫籍而歸遇公于鄂相語甚款公
折簡抵義問曰某非久就木後事願公證明公捐舍館

義問適守潁昌凡經理陳請切於已事雖氣類相求亦
公精識前有所托也方文正即世遺二稚子一男一女
甫七八歲公教養至於成人男爲名臣官至龍圖閣直
學士女嫁令族封和義郡君又公伯姪娶居公爲給事
中請以所得恩典改授冠帔簾下諭政府曰范氏文正
公女宜特賜何必改也公草謝表曲盡感遇之意後亦
以公恩封高平郡太君公有文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
卷邊防奏議二十卷公內剛外柔端亮不撓其正身齊
家以至許國愛民皆得之天資而本於平易不宿怨不
吝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未嘗忽細故而不親常欲以
天下如一堂之上人心如已之心利害休戚皆欲與之

同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耳食不重肉亦無所得錫賚入手盡散任子恩必先疎遠故其仲子垂五十而官未寄祿幼子與五孫猶未仕也位宰相如布衣時無好惡不以聲色加人在政府賜予纔在門徑以廣義莊歸自南遷家人衣食將不給所賚金帛均給親族曰上不忘老臣之賜也幸同此恩論事周旋油油翼翼唯理之得唯陳請之通而後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自人主信其忠士大夫服其義武夫悍卒匹夫匹婦懷其德外至夸狄皆知其名其爲留臺也一時耆德多在洛公與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

飯酒數杯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爲勝事而天下唯憂公不起也方其在永也天下固未嘗一日忘公其召而來天下跋首以望其用其病而歸也天下猶幸其復興至其薨也莫不嗟咨太息或至泪下故其歷事五朝用捨出入踰五十年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方晉叔向唐裴度雖近是而彼則不能無少愧矣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魏國夫人卒于永州今舉以祔五男長正民單州團練判官次正平次正思宣德郎次正路次正國五女嫁將作監崔保孫朝請郎荆湖北路轉運使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轂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馬氏二女皆先公卒孫七人直彥

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孺女一人嫁長安李琥曾孫一人公雖篤於恩仁然非其義纖介不以假人教子弟則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以謂有爲亦若是豈不在人耶故皆表表自起士大夫指以爲勸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其如病者何故雖以人材爲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元祐中嘗實封手詔委公薦士公具十餘輩上之後皆進用亦有至廊廟者上以爲公知人性不欲生事不欲撓人其婦葬兒也廊廟先以屬河南府守將以爲助公既葬而後見太守守問公曰卜葬定何日公曰已葬矣姑一見公而去守驚曰何不一相及也廟堂諸公皆有書以見託今將何以報之比其薨也前飭子弟無以後事累公上皆取給於私力而亦不可以煩人也公之再相也策下非特知公之賢亦將有所託故其引文正以賞公其意可知也公亦感激遭遇期以身盡而哲宗亦察公之忠咨訪眷待不與他等然退而寒之者至矣公雖披見肺肝上亦無從可知也嗚呼之儀既銓次公章疏每至抑揚論列之際未嘗不掩卷而歎亦或至於墮睫也蓋無一語不出於誠意無一事不切於物情或所指者小而所戒者大所陳至近而所及至

遠其言而未行也。臺臺如理棼絲，必至於緝而後已也。丁寧反復，愈挫愈勵，甚者如救焚溺，其已行者畧而不行者，詳竊以問公子。其子曰：「此先公微意也。已行者君臣一心而信矣，所以畧不行者，將以示吾君優容聽納。臣下屢瀆而不厭，所以詳既互見君臣一時相與之盛，而又可以爲來者之勸也。使公之言行於熙寧元豐間，必無元祐之更張，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元符之已。甚至是上虛心，必有待於公，而公病矣。所謂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與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天下孰不有禱也，而公弗顧以往，其果有命耶？抑物理自有其數也。觀公終始一致，白首不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於斯可以無憾矣。一時之語固不得而加損，姑撮其切於事者載之，蓋非其語不見其實，故不得而簡盡。其文不出其事故，不必備使讀之者聳然必作，而欲有所爲，則如公臨之而致不朽之托，公既有所命矣。或曰：孔子作春秋而定哀之間，多微辭，是不能無所避就也。然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執筆者固當論世而言，亦當知盡萬物不能易己之重庶幾不負公之記，而異時可以下見於公而無憾也。謹狀。」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845.16
4022
v.5

范忠宣公奏議目錄

卷上

奏乞壽聖節不用樂 奏乞復錢公輔官

再奏乞復錢公輔官 奏乞權罷秋宴

奏乞慎除授以革僥倖

奏乞詔臣寮上封章陳闕失

再奏乞降詔臣寮各上封事及依次轉對

奏濮安懿王稱號乞依兩制所議

第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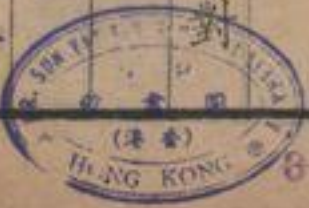
第三狀

奏減江淮諸路鹽價 奏論濮王稱親未當

奏論執政尊崇濮王邪議

范忠宣公奏議目錄

歲寒堂



81665-1
S00771

3279508 v.5

再奏論執政邪議
之臣
再奏乞責首啓邪議
論皇太后追尊漢王

詔令

論陝西沿邊冗費

奏乞早遣夏國封冊使臣

奏乞詔侍從陳朝廷關失

論求治不可太急
論親決庶政

奏設特舉之科分路考校取人

奏乞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

論擇臺諫
奏乞增補諫官

再奏乞增補諫官
奏乞戒妄陳邊事

奏乞戒飭邊臣弛備
條列陝西利害

奏乞令孫永依舊知秦州

論富弼入相久謝病不出

奏乞將章辟光所奏宣示臺官

論新法乞責降
第二狀

奏乞詔還呂誨
奏論責君子太重獎

小人太深
奏論薛向

第二狀
第三狀

奏乞罷均輸
論劉琦等不當責降

第二狀
奏乞詔御史覺察諸

路轉運使

卷下

繳進後漢光武詔書

論蕃官久例在漢官

之下

奏乞詔內外官條陳

利害

奏乞保甲併用冬教

奏乞掠闕保甲

荅詔論西事

畫夏國疆界三策

乞早分畫西夏地界

論消復陰沱

論告命不經門下辭

同知樞密院

繳奏歐陽脩朋黨論

論大臣輔政不當顧慮形迹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奏乞寬王覲之罪

又論王覲乞從文彥

博等所言

奏舉彭汝礪

奏乞看詳臣庶所上封章

奏乞誅鬼章

論不當授鬼章陪戎

校尉

論不當許阿里骨來

使與鬼章相見

論朱宿梁二不當貸

命

論誅蔡確當與師臣

商量

論不宜分辨黨人有

傷仁化

論回河

再論回河畫一

再論回河利害

論精選股肱

奏陳青苗等法

奏乞戒邊將

奏彈吳安持李偉

奏乞棄廢寨地與西夏

范忠宣公奏議卷上

奏乞壽聖節不用樂

英宗治平元年公時為殿中侍御史

臣伏聞將來壽聖節在上辛祀天致齋之內於禮不合用樂而太常禮院議稱用樂無妨伏緣祀天致齋行自古昔誕辰上壽起于近朝以禮較之祀天爲重昨來郊祀小次黃褥皆是有司於禮合陳而陛下虛次徹褥以示至恭臣民懽然歌頌聖德若今來致齋之內却許用樂則恐前後之禮不侔伏望聖慈指揮將來上壽以致齋之內權不用樂則不惟合於典禮亦使中國四夸知陛下克已奉天尊禮化民之意

奏乞於郊散前復錢公輔官

治平元年

知制誥錢公輔因繳進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竊緣
繳進詞頭亦是中書舍人故事其言雖有過當其情應
亦無他不過欲補陛下聰明盡其愚直而已不應重蒙
貶責遂同邪佞贓污之人中外人心寧不疑懼因此言
路頗壅實損惟新之政今聞陛下以水災之後深求直
言然在數十近侍之臣亦未聞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
失得非以公輔爲戒各務保全其身是使受恩無言於
陛下將何所賴伏望聖慈特於南郊赦前牽復公輔一
官以明陛下容納直言之意庶使大小之臣各盡忠正
上補聖猷則天下幸甚

再奏乞復錢公輔官

治平元年

臣近曾上殿奏陳乞於南郊赦前牽復錢公輔一官至
今不蒙施行蓋以自公輔貶官之後朝廷除授寧無不
當臣寮各以公輔爲誠不復敢有言者使濫進者不畏
公論苟容者足以偷安虧損聖明無甚於此况臣僚中
能不以身計爲心而以職事爲恤者十無一二陛下容
而納之尚恐不勸今又深加貶謫則誰不各求自安人
或盡然國家何賴臣之區區實在於此伏望聖慈降臣
前奏付中書門下施行使言路復開聖政無壅盡忠勤
職者有所勸苟容偷祿者有所羞則天下幸甚

奏乞權罷秋宴

治平二年

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秋宴竊以京師昨因大水之後

軍民壓溺死者甚衆哀痛之聲至今未已陛下爲民父母憂樂與天下同之加以連日以來陰鬱未解民相傳恐復有大雨暴露之衆憂懼方深若聞陛下鐘鼓之音必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君臣宴樂似非其時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權罷今來秋宴只令支散酒食庶幾上承天戒下順人情示聖君脩省之誠消兆民災沴之氣

奏乞慎除授以革僥倖

治平二年

臣聞君之大柄在於刑賞賞不僭則爲善者勸而下無覲覲之心罰不濫則爲惡者懲而人無冤抑之患善爲國者必慎於斯陛下臨御以來於刑罰固已慎矣而於濫賞之弊未聞更張近日兩月以來尤多輕授如待制

龍圖脩撰之職相次拜者幾十餘人豈必盡是賢才且復別無勲績但以一人擢用比之同列稍優則人人攸遷以足其希望之意務爲姑息如止兒啼輕爵濫恩無甚於此伏惟祖宗之制尤慎寵名至於小官未嘗輕授况於近侍之職豈容什五而進哉伏望聖慈詔中書門下凡經筵雜學士待制脩撰等職竝依內外置脩注體例各立定員數必須才德兼優或聖意揀擢或委以重任或別立事功仍俟闕員方許除授自餘不得進擬如此則得馭臣之道革僥倖之風近侍得人名器增重

奏乞詔臣寮上封章陳闕失

治平二年

臣伏見近者小災爲害萬衆失寧愁痛未平繼以淫雨

陰沴不解人益無聊陛下軫慮至深嘗降詔旨責躬求
諫非不丁寧多士盈庭徒爲竊意未聞各明上封章副
陛下之意者其間或有奏疏亦未聞采擇施行羣下有
未通之情朝廷無恤災之實以致天意未順人罹其殃
若非陛下至德動天推誠納諫則恐未能上承天戒下
格太和伏望聖慈特降詔諭令兩制近侍及三司副使
已上臣寮竝須令逐員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其省
府館閣諸司主判朝臣及常參官等竝令依次轉對各
依故事如此忠言可盡下情可通聖政之得失必聞羣
臣之能否皆見惟祈天造俯納愚誠

再奏乞降詔臣寮各上封章及依次轉對

治平二年

臣近日曾上封奏乞降詔令兩制及三司副使已上臣
寮逐員各上封事及諸司主判常參官等依次轉對至
今不蒙施行伏惟陛下臨御方初天下延頸企足觀望
聖化正宜博覽羣策通達下情使四方之利病必聞羣
下之能否皆見然後可以布順民之政恢太平之風固
不當以聽覽爲煩而以多言爲厭也况自古昔有敷奏
以言之法官師相規之誠警爲詩工誦箴大夫規誨士
傳言皆所以深采羣言裨助時政之道也近世則有百
寮轉對之法本朝累聖悉曾行之非臣至愚獨有是說
伏望聖慈體明日達聰之道念羣情壅蔽之弊將臣所
奏付中書門下檢會施行則天下幸甚

奏漢安懿王稱號乞依兩制所議

治平二年六月

臣近到闕下伏聞兩制等已依典禮議定漢安懿王稱號封爵却因政府議論不同且令權罷中外人心疑惑未已伏緣陛下昨受仁宗詔命親許爲仁宗之子至於遷官封爵悉用皇子故事問安侍膳孝德已彰以至纂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爲仁宗之子故億兆欣戴一無間言子子孫孫長享天命此則與前代出繼之主事體不同故於本宗難加殊禮况濮王自有封國繼嗣蕃昌今若改封大邦世世傳襲夾輔帝室永垂鴻名則於濮王之尊不爲不盛於陛下之報不爲不深伏望聖慈斷以大公特降詔旨恭依兩制所議如此則上合天心下服民望桂詔諛希合之言爲萬世不易之法

第二狀

臣近曾上殿進劄子言乞依兩制議定漢王封爵稱號事早降詔旨及面有奏陳皆蒙聖意開納至今已踰旬日未蒙別降指揮近風聞有臣寮建議欲尊濮王以殊號者朝論相傳未知實否臣夙夕思念萬一有執政大臣造作此議致陛下聖意難于可否故臣不避再三之黷須至奏陳惟望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伏以仁宗皇帝當康盛之年立陛下爲子皇太后不避六宮之怨力贊先帝保育陛下者是皆欲陛下繼體承祧一意大統報德述事傳於無窮陛下自爲皇子則問安侍膳

純孝已彰即位以來烝烝不怠謳歌欣戴夸夏帖然但臣下不明陛下之心故率然建爲此議殊不思若加濮王以殊號則致天下疑陛下以懷報私親爲重以傳授大統爲輕事不兩兼理之然矣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皇太后之心下則失天下之望當聖政惟新之際豈宜失天下之心如此况今三二宰執皆是先帝舊臣計其贊先帝立陛下之時必不肯爲今日之議但以有保身之計故不暇深慮事機阿旨遂非一至于此豈顧事行之後虧損聖猷貽譏今古雖悔何逮臣竊見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書其事甚明陛下神聖博學必亦覽之詳矣足以度先帝皇太后期望陛下之心雖先帝聖德廣

大非魏主之可同在其愛子之心必不相遠如陛下以宗廟重事議論未同聖衷難於獨斷則望降臣此奏付中書門下令兩府大臣及未曾預議兩制臣寮同定聞奏如此則自然公理可見是非可決使天下知陛下以至公大義昭示今古不以邪說諛論侵紊典禮

第三狀

臣近曾累上封章乞早依兩制所議加濮王封爵典禮以安中外之心未蒙聖慈開允蓋以臣愚見兩制所議已合至公今若尚更遲留不惟濮王追崇之典有闕亦恐增長觀望希合之意導惑聖聽虧損大猷臣不敢遠引古義止以漢事言之如宣帝因霍氏所立又是昭帝

旁孫昭穆之間自當有考尚以其有爲人後之議終爲魏昭所非况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事體與宣帝全然不同難倣而行理亦明甚以近臣各有董宏不正之言將致聖明之朝亦有哀帝之失故臣雖微賤寧不爲陛下惜之陛下若以臣言爲可采即望更令兩府大臣及未曾經議兩制臣僚同定奏聞施行若以臣言爲妄謬不足取聽則乞下臣前奏付有司議罪重行貶責亦使臣引罪知非雖死無恨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奏減江淮諸路鹽價

治平三年正月

臣伏見江淮諸路鹽價太高致私販之人獲利轉厚及所立刑名亦重過於盜賊而又不分強竊利厚則誘民

犯法而刑不可禁刑重則民思苟免而竭力拒捕不分強竊則民知等罰而務結羣黨是故販鹽之人千百爲羣州縣之力無能禁止若非朝廷別立法制則恐更相扇誘羣黨轉盛凶年饑歲遂爲盜賊伏望聖慈指揮將江淮南荆湖福建等路官賣鹽價竝比附兩浙體例逐斤減價出賣及令三司將私鹽條貫重行刪定分爲兩等如持杖及不持杖十人已上即依舊條施行如不持杖不滿十人者竝依空手竊盜法計贓定罪其贓各以逐處鹽價估定如此則法制平一民漸知禁

奏論濮王稱親未當

治平三年正月

臣伏聞手詔節文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

克當固已見陛下守義徇公慎重之至也然稱親之禮殊未爲安羣口紛紛不勝嗟憤臣等竊議皇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門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爲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喧然皆謂母后手書非出慈壽之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構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臣觀陛下繼明之始與漢宣故事不同宣帝之時尚爲有司所奏爲人後者爲之子請謹視孝昭所爲未有却合大宗正統之母追稱小宗所生爲親也錯亂禮法失其本意若欲以漢王爲親則襄國已降自當爲母於皇太后豈得安哉恭惟陛下親受仁宗詔命而爲之子

故先帝遺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爲皇子即皇帝位四裔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漢王爲親則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况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近臣之謀遂忘而弗顧陷兩宮於有過之地使四方春秋惑先帝之遺詔疑陛下之過舉移謳歌欣戴之心爲忠憤不正之氣可不痛哉萬一點虜姦民有以先帝遺詔爲問則執政之臣其將何辭以對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臣等待罪于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踧踖未敢承命者以此之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爲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

早悟明主之罪益深益重矣豈可復居言路預耳目之
臣哉臣等之心有死無二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
甚

奏論執政尊崇漢王邪議

治平三年正月

臣伏見執政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
利負先帝欲累漢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奉之
議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臣之所共棄
臣地居言職勢不嘿全請尚方之劍雖古人所難舉有
國之刑典章猶在且議既不合理難並立昔師丹之說
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家臣等言
不足用願從竄謫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廢朝廷之

職業臣等之志足矣竊以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嘗不
以人心爲本得之則中可以免危亂失之則賢智不
能保治安故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人心之
得失可不慎哉豈有身備大臣與國同體希合上意內
營已私移過於人君失望於天下爲臣之惡莫重於斯
伏惟陛下紹膺大統稱尊御極生育之恩禮宜追厚然
當俟先帝祥禫之既畢陛下德澤之已行然後講求典
禮褒從本親况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開越禮
之言欲違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
左右卿士之議陛下自臨御以來厲精爲治遇災而懼
則有周宣之風至誠感神則蹈虞舜之德至於徽稱所

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難行之節治朝可紀之政推而行之和氣可致然而中外人情踴然不安者良由邪說震驚大議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羣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再奏論執政邪議

臣近兩次全臺列章彈奏執政官不合首建邪議欺惑聖聰上損君德下驚民聽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兢兢業業慎重萬幾四方翹首已望太平而執政不能以古先哲王政治之術開廣上意發號施令動合人心使億兆之民鼓舞神化而乃希意要寵但爲邪說違越禮法不

顧大義將陷陛下於有過之地及乎近臣集奏禮官討論遷延經時大議不決而又欲牽合前代衰暗之世所行謬迹以飾奸言距塞正論挾邪罔上心實不忠伏望聖慈奮然獨斷將臣等前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臣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門下不合建議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納又於近日臣等三次全臺列狀奏彈未蒙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奸惡肅清朝廷遂使大議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祿不自引罪則上成陛下之失德下墮臣等之職業臣等已將元授御史告身隨疏繳納自今月二十二日更不赴臺供職居

家待罪伏望聖慈早賜黜責

再奏乞責首啟邪議之臣

臣等近准閣門告報奉聖旨令赴臺供職臣等尋爲所論濮王典禮未正具狀奏陳不敢奉詔復准御批令依已得指揮臣等伏緣近以彈奏輔臣乞正大議以雪君父之謗欲清左右之奸愚忠憤懣陷於僭越乃至封還詞誥擅離官次情雖憂君罪實違法伏蒙陛下深察其意貸其所犯朝命再行諭令就職臣等徒荷陛下全度之恩未見朝廷法制之正今濮王典禮雖去殊號而首啟邪議之臣未加顯責之命中外猶以爲惑臣等何敢自止伏望檢會臣等前奏施行所有本職未敢祇赴依

前居家待罪伏望聖慈俯賜睿斷

論皇太后追尊濮王詔令

臣伏聞皇太后手書追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陛下已降勅命施行竊以追崇濮王之事始因中書不正之謀陛下謙謹未行之間聞皇太后曾降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今皇太后復降命令追崇爲皇始末不同天下將何取信况皇太后自徹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源耳且三代以來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自秦漢以後母后方預幼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以行其志

往往出於逼脅而天下不幸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萬機之務當出宸斷內奉慈闈惟宜竭仁孝之誠盡四海之養而已豈須更煩房闈之命參紊國章一開其端流弊極大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也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繫濮王典禮陛下自可采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臣方待罪于家日俟誅竄而區區之誠不能自己者尚冀一悟明主之聽以安宗社臣雖萬死亦復何恨

論陝西沿邊冗費

治平三年公時爲陝西轉運副使

臣伏見陝西沿邊兵將俱冗城寨亦多倍費供須虧耗

財用今來既許西人納款諸路罷兵正宜節省經費漸圖豐實若更因循舊規不務改作豐實之期固無可望年計支用亦情不足萬一再有邊事或值歲歉倉卒之間何以爲計伏望朝廷檢會天聖以前陝西沿邊軍馬兵官數目及委帥臣條列今來合留城寨及合減將官冗兵人數參定中制各令遵行其間或有帥臣不思體國務爲冗占者亦乞朝廷特行誠勵如此則不惟西陲漸可完富兼使夸狄畏威易爲馴服仍乞覺察沿邊希功生事之臣重行責降使夸狄知朝廷好生之德則可省戍守之勞坐致豐實

奏乞早遣夏國封冊使臣

治平三年

臣近聞朝廷許西人納款先遣梁交齋賜詔書而封冊之使未聞進發竊以夸狄之性荒忽無常惟在朝廷結以恩信今既納其善意賜以德音則封獎之恩亦宜早下名實相副示我至誠犬羊之性感思必固不可更自稽緩益彼姦心逆詐蓄疑恐貽後患又關陝自春少雨邊計未豐難於此時與較毫末漢祖行封南粵稽首頂籍剗印英雄離心况如聖朝不可不慎伏望聖慈指揮夏國封冊使臣速令進發庶得疆場早寧兵民受賜縱彼別懷狙詐固亦曲不在我但使彼國生靈先感朝廷好生之德則其首首自無能爲

奏乞詔侍從陳朝廷闕失

神宗熙寧二年公時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臣竊以古者三公之下即建九卿皆所以左右王朝協贊治道蓋祿厚者其報宜重位高者其責當深理之必然不容僭濫本朝自兩府之下亦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議以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位貌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罔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擇易舍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爲己之職事言寵名則亞於四輔論補報則同於庶僚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况今來災異之後是陛下宵旰之時凡在近臣正宜盡瘁而其間甚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之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慙僅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祿蓋

因習以成風不稼取禾莫斯爲甚伏望陛下明降詔旨
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竝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並
付政府其盡心論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進其持祿
不言或言而無取者量行黜責如此則朋龜效靈庶職
脩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論求治不可太急

熙寧二年

臣伏見陛下即位已來切於求治思欲革去舊弊速致
太平此固聖明之君盛德之舉也然而道遠者理當馴
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
革道不馴致則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
人急求則才佞進而巧僞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怨憤

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晁錯受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
大興宋襄公急於求霸以致喪師唐文宗切於除姦而
訓注禍作此皆前世之明效而後王之龜鑑也故帝王
之圖治必在顯仁藏用自下升高人材以長育而成功
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而使民不倦神其化而使民不
知無象無爲而天下自安矣故傳稱堯之德曰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稱舜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稱
文王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聖人之治以無爲
而成也又稱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此則聖人之心毋固毋必無適無莫不作偏黨好惡而邪正自辨萬事無惑也故水止則方能鑑物心清則可以理事自古人君有以才畧自任果於興作欲其事功速就必爲儉佞所乘迎合之人則以才能被寵忠直之論皆以沮排見疑以沮排被疑則不暇察其忠以合意爲才則無以覺其佞自然善惡無辨賞罰不明人情怨怒而不知禍亂已成而莫見以至國家顛危者多矣此果於興作之害也孔子曰子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有以見小人承順之言可懼也陛下聰明仁孝脩己篤恭自有堯舜之資可以垂衣而治不須急務於近效乃雜五霸一爲豈唯徒

勞睿思寔恐以小妨大伏望陛下清心簡事尊德委賢以知人安民爲大方以富國強兵爲末務覆之如天容之如地四海被不言之化生民躋仁壽之域與三王並美唐虞比隆使後世歌頌無窮在陛下留神而已

論親決庶政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治親決庶政日煩聖謨萬乘增宵旰之勤羣下負尸素之責君勞臣逸顛倒衣裳異天德不言而成虧聖人無爲之治又况人主詔令當務簡而必行萬機之多寧免一失先有司則不容差謬當職者得以糾繩出上意則事關綸言爲臣者難於輕議行之寢久益少損多蓋夫尊者當領其要卑者當

任其詳尊卑之殊其職亦異盡心謹職督察細事者有司之職也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也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也以卑僭尊則不恭而失職以上逼下則太察而勞神故易稱黃帝堯舜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孔子稱堯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稱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簡易博大無思無爲之明效也惟聖心稽而行之易若反掌伏望陛下察虞舜叢脞之戒思老氏清淨之言潛晦聰明願養聖慮擇宰司而委以萬務謹庶長而責其成功廣聽納以導羣情察邇言而安庶政大臣無不以之怨多士懷得職之喜愚智效力上下盡心自然端

拱垂衣太平可致

奏設特舉之科分路考拔取人

熙寧二年

臣近奉德音以朝廷不能均取四方之士慮有遺才令臣具合設科制及取人之法進呈臣智識淺疎不能畫遠大之策上副詔旨竊以所見粗陳一二竊以自祖宗以來取人唯進士科爲盛凡舉擇公卿近侍多取進士出身之人故天下之士競務此科而進然進士舉業文賦唯闕蜀江浙之人所長至南省則與西北之人一處糊名通考故西北之人得進者少今若明行分別則必東南之人與難進之嗟而寄貫巧僞者益多不若用臣前來所上貢舉之策先於天下郡縣各立學校養士之

法仍擇明師以教之每科詔之下委州郡長吏及學官於進士明經中唯取士著之人先曾入州學各及三百日已上才行優於衆人者許用解額中人數三分之一特爲薦送至南省謂之特舉之科南省只試策論經義仍各分路分攷校逐路各與優立分數取人至御前亦依分數與放及第則諸路得人無不均一朝廷遠於貢舉優立五路之法又乞詔政府今後舉臺省館閣經筵職司並於明經進士或無出身人中數路參取但擇才行優長不必限以科第如此則四方賢士可以俱進矣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奏乞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

熙寧三年

臣聞唐虞之際俊乂在官成湯亦曰旁求俊彥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論政則曰赦小過舉賢才是皆以舉擇人材爲治道之先務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不減古昔而庶官得人不及前代良以舉用之道未能開廣選任既由政府多以資任采擇執政不過數人豈能遍知天下之士雖展轉採訪只亦得之私言未如公舉之審實也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令臣寮舉薦兼亦人得自舉選任之道固爲太寬然猶多得賢俊下無遺材故姚崇宋璟之徒相繼而出開元之治實有賴焉况當陛下刻意勞心興滯補弊之際若不數求賢才與之共政則何以致百揆時敘庶政



惟熙者乎求才之術莫若特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其
大兩省已上於省府諸路職司之中舉堪充三路及臺
閣清要庶寮之中舉堪充職司知州等人及諸監司臺
諫省府舉堪充轉運判官知州等人亦許舉堪充清要
之人各舉三員並於薦章之中終身保任一有不職與
之同罪及前來應詔舉到未曾進用及臣寮所舉自代
之人一處參較凡是庶官有關便可選擇進用如此則
俊傑彙進官無曠職上可以輔成聖政下可以激勸多
士

論擇臺諫

臣累聞德音欲選擇臺諫官命自中出事既出於宸斷
發自至公宜須言路得人則中外快慤然臣愚以謂臺
諫者陛下之耳目朝廷之準繩可以分別邪正規助風
化百職之中其任最重當陛下初親庶政四方拭目以
觀知人舉擇之化萬一小有失當汗渙難收綸綍既行
所繫不細更望深留聖念慎加審擇則天下幸甚

奏乞增補諫官

熙寧二年

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所以廣聰明而益治道也
昔在章聖之朝開廣言路置諫官六員仁皇慶曆之初
亦嘗增置員數近年以來止及三員又自呂誨改御史
中丞其闕至今未補當陛下求治之際耳目之臣正宜
多設伏望聖慈檢會慶曆故事增補諫官員數庶使言

路得人上裨聖政

再奏乞增補諫官

熙寧二年

臣近曾上言乞添置諫官員數未蒙朝廷施行伏緣諫官迺天子耳目之臣設之不可不備當陛下明日達聰之際尤藉羣才協力况有呂誨員闕久而未補陳襄至今未到惟臣獨員當此責重進無同寅協恭之助退無商議講求之益以臣暗拙實懼曠闕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

奏乞戒妄陳邊事

熙寧二年三月

臣聞舜難任人而蠻夸率服詩稱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有以見小人用之則交亂邦

國遠之則能服蠻夸皆前世之明效而聖人之深誠也伏見近日因陛下求治之切延訪之勤時有小人之上惑聖聰聞之似若可采行之必累至明蓋其天性儉邪智識淺狹効小忠而忘大體貪近利而昧遠圖急於營身不思害國皆以己之所好爲致主之謀行於其身尚爲衆人所惡采而治國豈能有補大猷如昨來薛向等起橫山之謀西陲至今受弊及河北王臨好奏邊事亦多細瑣不實自謂朝廷委信帥臣難爲節制并諸路走馬承受亦有不遵條約輕妄奏論搖動邊臣過當生事朝廷每有升黜適足助其威勢若不早加禁約實恐深壺紀綱伏望陛下法宣尼遠佞之言體虞舜疾讒

之道凡是檢人近習其言不可輕信伏乞宣諭二府如有妄奏邊事及曾引惹生事之人不得令在邊任候有急難方得用之及委轉運使提點刑獄等體量諸路走馬承受不得於元降條約外妄陳邊事及言人長短其所奏文字亦乞降樞密院公行如此則小人道消太平可致

奏乞戒飭邊臣弛備

熙寧二年

臣近聞夏國累次遣人赴闕禮意恭順外議皆謂漸可罷兵竊知西人頓買漢物數目過多似不爲類來之計臣愚慮或恐分畫地界之際復欲阻兵脅盟臣已指揮沿邊諸將寨柵常爲意外之備更望朝廷戒敕邊臣不得少有懈慢其向來所增軍馬及創添吏員且與存留候將來畫定地界納到誓書抽減未晚蓋朝廷舉動夸夏所瞻固宜慎重及臣所奏請邊防利害并舉辟官屬亦望不付有司特降聖旨施行免用常格沮礙臨時關事萬一落賊姦便上貽宵旰之憂則臣不早陳述之罪萬死難贖伏望聖慈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

條列陝西利害

熙寧二年

臣前次上殿親奉德音以臣曾任陝西令臣具陝西利害聞奏臣才識淺拙慚無長策上裨聖猷謹具管見條列如左

一唐以涇原帥府在涇州爲四鎮北庭邠寧帥府在

邠州爲靜難軍本朝置逐路總管亦多只在涇
邠二州自康定慶曆後來方於慶州置環慶帥
府渭州置涇原帥府蓋以邊事之際便於照管
然事平之後饋運增遠民力倍費所以陝西之
民久不完復臣今乞移兩路經畧使只於涇州
邠州置府或遇邊事緊急可令行營就近照管
庶減供饋之勞實於邊事無關

一邊帥多以糧草責不在已務擁重兵於無事之時
坐耗軍食及妄興軍旅誘致寇讐或縱熟戶邊
人劫掠西界殺害平民爲國生事皆非朝廷愛
人柔遠之意臣今乞選擇慶渭延秦四州通判

令各兼本路經畧判官專主本路糧草及覺察
城寨使臣邊人不得誘致寇讐希功生事如能
愛惜邊用比常歲不增供億及將到任至罷任
一路糧草比較如有增羨及本路竝無生事之
人卽委監司保明其判官并帥臣並與旌賞或
枉費供億糧草虧耗及縱邊人生事者竝行責
降如此則不惟邊計可實亦使夸狄懷我恩信
一陝西有沙苑等處監牧草地七八千頃自來養馬
別無增息虛占良田今來陝西四塞之地不通
漕運若得彼中自出穀食則屯聚大兵易爲供
贍今乞罷陝西監牧將上件地開爲營田募民

耕種一頃歲收公私無慮二百石則歲可得一百五十餘萬石以助關右兵民之食爲利不細其所得芻糧自可秣馬以助軍計一方今陝西苦於城寨太多及冗兵冗官爲害又朝廷時有試中武藝等人並與班行殿侍送沿邊指使城寨多則分却兵糧冗官多則坐耗邊用及班行等各懼替歸本班難得差遣故人人皆思僥倖以爲身謀交構邊事無所不至今乞將開慢城寨冗官冗兵檢會臣前來劄子委帥臣監司減省其試中武藝等人即乞且送陝西內地易得糧草處差使緩急旋行勾抽不惟惜得軍儲兼

免妄生邊事

一各邊地瘠薄公私難得米穀又山險艱於般運而逐處場務醞酒耗蠹無度每遇邊上兵馬屯聚難得糧草之際裏外賣酒愈多轉致穀米耗竭和糴不行兼一遇凶歲民即無食官中却較軍糧救濟今乞將沿邊次邊鄉村酒店課利每兩月不滿二貫文者並行停閉其州縣城寨酒務亦不得於常年課額外務爲增羨庶使不奪民食饑凶之年可減賑貸兼免添起和糴米價大費官錢

一解鹽之法是爲邊備根本近因法壞朝廷雖曾遣

張靖體量亦不能深究利病朝廷以未見弊源
重於更制臣恐三二年間糧草亦更虧少今乞
檢會臣前來劄子令轉運司通管公共講求長
久之法庶幾范祥時糧草之數漸可復補

一今之商賈富人車馬器服皆無制度役屬良民豪
奪自奉蓋前世聖王法所先禁今不惟恣其奢
僭耗蠹民用而又於朝廷急難之際一有率斂
則羣聚與怨今既不可暴行禁止可以因其所
欲而爲之節文又得財利以資公家之用今乞
如秦漢武功爵之類立爲散官及銜校名品使
富人入粟於邊然後授之即以其名品高下定

爲車馬器服僕使屋室之制仍聽贖輕罪如此
則國不失權而民皆樂輸不惟可實邊儲亦可
漸行內地此亦漢之遺法在聖朝舉行之爾

一邊人好食西界青鹽雖嚴禁所不能止販者多是
邊上強人事敗悉遭遠配邊上強人漸少甚非
中國之利今乞於沿邊置權場以茶并雜貨博
易青鹽盡收入官與解鹽同賣仍通入解鹽課
額其合用茶乞自朝廷賜與其他雜貨即令解
鹽司管認如此則不惟省刑愛人亦可以固戎
心息邊患

一陝府號解等州與降州每年差夫共約二萬人至

西京等處採黃河稍木令人夫於山中尋遂採
斫多爲本處居民於人夫未到之前收採已盡
却致人夫貴價於居民處買納及納處邀難所
費至厚每一夫計七八貫文貧民有賣產以供
夫者今乞竝破官錢收買如官中少錢即許合
著人夫戶情願出錢免夫每夫納錢二貫文與
官中合破夫糧相兼買稍其監買官仍與別立
賞格如此則河防無闕大省民力

奏乞令孫永依舊知秦州 熙寧二年四月

臣前次上殿親承德音以孫永守邊失策更且責其後
效有以見聖心寬大使過責成深得秦繆公任孟明視

之道矣今日却聞孫永降職移知和州以李師中代爲
秦帥臣竊以帥臣之職尤須久任方能諳熟邊事經輯
遠畧若因事屢更則不惟迎送勞人兼亦百事更變兵
民之情不無煩擾兼臣舊與孫永李師中相識各粗知
其性行孫永雖無應變長材然忠謹慎靜足可使之安
守李師中實有材力急難可用然好進任術不能靖安
其職若邊事稍寧必須躁動別圖進用如此則久長之
效未必得如孫永欲乞且依前來聖訓孫永與降職且
令依舊知秦州以責後效李師中且令在河東徐觀其
政績兼免移易勞人庶事煩擾

貼黃臣與孫永相識頗熟今言之則有營救之疑

不言則有曠職之懼被疑則臣身受責若曠職則
誤朝廷臣是以再三思慮不敢不言惟在聖明採
納又仁宗朝韓琦以好水川事敗亦只降官仍知
秦州今若以一寨易一帥則恐邊上得力將帥不
易安職如臣言可採只乞作聖意更改

論富弼入相久謝病不出

熙寧三年

臣聞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則君之倚良臣猶人之須手足也手足不可舉則無以為人大臣不任事則無以為國故虞舜作歌戒其臣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是股肱之臣喜於任用則元首之德日以興起也陛下即位以來審求輔相冢宰之位闕已逾年近得富弼委之大柄

四方士民莫不歌舞以謂聖主既得賢臣則德澤日新太平可待而弼登用以來屢以舊疾謁告入則隨衆循舊不欲有為退則謝客杜門罕通人事雖陛下丁寧宣召而弼終未樂就職竊以中書政事日有萬機朝夕之間贊襄是賴在陛下萬乘之尊尚以宗廟社稷之重惟日孜孜旰不暇而弼乃以養病自便處之晏然臣逸君勞於義安忍或以謂陛下待弼恩禮雖厚而誠有所未至用弼雖重而任有所未專使弼不盡其才所以鬱鬱失職而逸邈求去也以臣思之竊謂不然且弼起自布衣仁宗擢為宰相先皇帝暨陛下倚為宿德元老四方士民望弼為賢臣碩輔在弼報稱之義自應如何况

陛下懼災求治之時而弼位居冢席君臣之際不宜形跡當自任以天下之重盡陳其所欲爲必曰方今何事可憂何人可任何利可興何弊可革何者爲先務何者宜緩行然後審陛下用捨之意而弼之去就自明何必儻勉媵阿自爲卷縮是非不欲明辯進退不敢顯言第且移疾於家使人主厭於容養然後翻然決去方爲善謀者哉臣必慮弼惑道家全神養氣之言徇曲士忘名忌滿之節不以天下之重易其愛身不以萬務之急妨其養性恤已則深於恤物憂疾則過於憂邦但能早退自全卽爲明哲之術殊非聖人朝聞夕死之意而弼以爲得此又弼之過計也且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則是朝之老成過於典刑之重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則是人臣之分不以一身爲恤也今弼若迤邐遂去則致陛下有不用老成之迹弼亦有不能竭節匪躬之名不用老成則於聖德有虧不能匪躬則於臣節無取則弼之處身致主兩皆失宜而望儀刑四方表率百辟難矣臣又自念弼與先臣素有契義在臣當有忠告之言而以待罪諫垣不敢私通書謁伏望聖慈將臣此奏宣示弼如臣妄詆大臣則乞重行貶責如以臣言爲是則弼宜恐懼脩省不可更如前日倚疾自便速當靖恭厥位同寅戮力竭致主安民之慮講興治補弊之術延訪多士採擇羣才上以副陛下倚毗下以副士民屬

望使虞舜之賡歌不獨見美於前世微臣不勝大願
貼黃聞弼以足疾迎送有妨不見賓客則將何以
詢訪事幾別識人材竊計弼雖在家養疾不過安
坐靜室賓客既知弼有足疾必不責其迎送之禮
若只坐與之語於弼有何所損亦乞聖慈宣諭此
意

奏乞將章辟光所奏宣示臺官

熙寧二年

臣竊聞臺官上言著作佐郎章辟光不合妄進文字語
干岐王臣以不見辟光所陳但聞外議喧騰未能知其
實否伏緣國朝親王外居自有故事豈容小臣輒生間
言伏望聖慈將章辟光所奏宣示臺官如別無過當之
言則可以安中外之心如其言涉輕妄則乞依臺官所
奏早行責降以戒儉佞若只但示含容足使外議傳播
及岐王聞之不能自安於陛下友愛之間所損不細防
微杜漸不可不察

論新法乞責降

熙寧二年七月

臣自備位諫垣殫竭愚衷實欲少裨聖治仰荅天恩但
其才不逮人技有所止多言煩黷一無可取加以執政
之臣遂非強復自謂人莫已若惟欲衆不我違率意而
行畧無顧忌至於元臣舊老皆務泯嘿雷同漸恐欲事
必行嚴立法制深嫉異同之論急繩違忤之人以致忠
賢日疎諛佞得志陛下無納諫之美百官懷苟且之心

衆怨潛興無敢言者此事將有漸固非臣力可回則其
疲懦無堪罪在難赦伏望聖慈早行黜責別擇諍臣庶
幾取信朝廷可救時弊大臣有所警懼小人不能爲奸
惟在睿斷行之不疑臣無任激切之至

第二狀

熙寧二年七月

臣昨日上殿劄子蒙恩令送中書臣恐執政遂非不以
臣言爲是進呈之際不蒙施行伏緣臣自到諫垣方見
陛下進用富弼王安石臣與士大夫私相慶抃以爲儒
者得用必贊陛下行堯舜三代之政以脩己安人爲務
敦舉直錯枉之風先道德而後事爲先教化而後法度
變俗易於偃草施仁速於置郵是將拱手垂衣而天下

晏然矣今則富弼移疾居家堅不就職安石乃以五霸
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去其舊聞以希速效甚異孔
子不言軍旅孟軻恥道威文之意也又復任用小人專
興財利將使上玷聖德侵刻生民臣雖屢有奏陳不蒙
聽納而執政之意持之益堅故臣太息失望不能自己
觀其爲事倉卒知人不明必恐別生事端上負陛下注
倚此臣深憂過計愛君行己區區莫奪之志也今執政
之臣既謂臣言無狀而臣亦患執政不能致君若使尚
處諫垣議論無由協濟豈惟職事廢闕實亦不可同寅
伏望陛下察臣狂愚早行責降庶盡犬馬之力別圖報
効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奏乞詔還呂誨

熙寧二年

臣竊見前御史中丞呂誨坐言事失實奪職降知鄧州緣誨賦性質直素秉忠義朝廷許其風聞言事誨亦行之不疑既有所聞遇事輒發論議雖有過當其情實可含容又况陛下舉直錯枉過惡揚善之時有臣如誨不宜謫去四方不知其罪無以獎勸正人伏望特回睿恩放罪詔還雖是已補中丞亦可別與職任留之左右實激忠良

奏論責君子太重獎小人太深

熙寧二年七月

臣累言張靖不合責降薛向不合仍加獎用不蒙聽納緣臣備位諫垣職在箴補時政凡是賞罰差失必須竭

力陳論臣曾任陝西親見向之姦迹豈敢偷安苟祿結舌保身况居聖神之朝當盡強直之說愚臣自叨近職固亦上體聖心無非獎善旌能去邪黜枉深欲明示好惡將使天下風從而乃執政之心喜人承順故不能分別邪正以致賞罰不平使天下之人有疑於陛下必謂督責君子太重崇獎小人太深委近習則務優容而來其言用臣察則因違忤以沮其志蓋以近事明之不得不謂之如此且如呂誨是御史中丞詔許風聞言事才有失實即坐左遷此則責君子之太重也薛向外官固合守法而敢違條罔上罪跡顯聞不獨曲被優容而復驟加獎用此則獎小人之太深也陛下間或遣內臣走

馬承受輩體訪外事固已不使臣寮得知其或言不審
詳必爲隱而不責又况肯使與罪人對辨而反坐其言
者哉此則務優容而來其言也且薛向在陝西壞法已
七八年張靖一旦往彼體量不能盡見根柢詢訪之際
容有不詳朝廷忘其元初被旨使與罪人對詞一有不
詳先被黜辱此則因違忤以沮其志也責君子太重則
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優假以來之則近
侍之言皆進違忤者沮之則中人之性盡移如此而望
風俗之不偷聰明之不惑不可得已陛下天資睿聖超
越前古臣之遭遇千載一時微臣尚恥於枉尺直尋陛
下固不可啓寵納侮若止向及惡德實亦有害邦家伏
望聖慈捨已從人勿憚改作近者二人之命悉賜追還
不唯賞罰均平實亦天下幸甚

奏論薛向

熙寧二年七月

臣累言薛向有罪不宜獲貸又其性貪狡不可付以六
路之權不蒙聽納臣聞傳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聖王之政在乎
愛養百姓而補助其不足使之衣食有餘然後供給公
上猶先培其根本而待華實之茂理之必然也陛下方
以公私匱乏故務先於理財蓋欲厚本抑末補助百姓
將使富而後教冀三代之政耳非有意於損下奉上廣
殖貨利增大侈心而已也然則付其任者宜得仁愛有

德之士視人如己方能知民飢渴發歛以時庶可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固非如薛向急進希功貪狡刻薄之人所能爲也方今多士盈庭必有賢材可副選任在陛下擇之而已今乃付以薛向而欲使黎民不飢不寒知陛下愛養之意是猶愛其赤子而付之狼戾貪狡之乳母欲其子無飢渴之患而知其父母之慈固亦難矣今陛下成命已行聖意定也而臣區區猶言之不已者是臣之職天下之士未至絕無君子而致陛下屈法獎用小人是執政之罪也陛下聰明聖智有納諫之資而臣言無可取則臣不肖失職之莫回執政之罪在聖恩得以含容而臣之罪又安得不治哉臣不勝待罪之至

再論薛向

熙寧三年七月

臣前來累言薛向在陝西違條罔上罪狀顯明不當曲加恩貸仍蒙獎用及張靖不當先於罪人責降皆是朝廷賞罰之失將使奸邪得志盡謂憲典可欺中人之性易移悉以張靖爲戒遇事必皆希旨蔽惑人主聰明蓋自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政臣雖累曾陳奏不蒙聽納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靈使之專治財賦則薛向奸詐必更甚於陝西緣陝西有都轉運使諸路帥臣走馬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爲向所統攝又有非時使命往還訪察若是臣寮善惡朝廷易爲得聞而向以巧能彌縫尚敢肆爲欺惑今來東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統

臨又無非次使命採訪加以吏民懦弱被苦不能伸陳
即向奸欺足以自恣又聞東南諸郡民力多困窮近復
連被水災正要朝廷優恤陛下當遣寬厚仁愛之使惟
令撫養瘡痍俾得漸就富完以厚根本豈宜更令纖巧
刻薄之吏別肆誅求或致民心困窮亦必別生事變則
於治亂所繫非輕臣居諫垣豈敢緘嘿陛下度臣於向
素無嫌隙又非強愎欲遂已言何必區區頻黷天聽蓋
以朝廷賞罰爲重六路生民可憂復遇陛下聖明其言
不可不進惟望早垂睿斷勿憚改爲從諫黜邪二美兼
舉使天下風俗一變奸人革心豈不盛哉如或以掩善
嫉能其言無取則乞宣示外廷早行責降

又論薛向

熙寧二年七月

臣准中書劄子以臣乞補小郡奉聖旨不允所乞者竊
以臣叨預諫垣裨補無狀遂使奸人壞法朝廷賞罰不
平固當竭力陳論死而後已乃敢妄求責降輒請郡符
疲懦無堪罪宜不赦而蒙尚加容貸未賜允俞在君父
保全之恩極於仁厚而臣子補報之義愈宜竭忠然有
未盡之誠不避頻黷天聽緣薛向詐佞貪狡衆所共聞
陛下但愛其小才臣依違而不言負陛下之罪不容誅
矣

奏乞罷均輸

熙寧二年七月

臣伏覩近降勅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此蓋制

置條例之臣不務遠圖欲希近效畧取周禮賒斂之制
理市之法而謂可以平均百物抑奪兼并以求陛下之
信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雜貨買賤賣貴漁
奪商人毫末之利以開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
務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曰陳之以德
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恭遜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
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使貪鄙之吏多引其類
習商賈之態以市道誘民固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
意而欲民之興康知禁不可得已且成湯不殖貨利孔
子罕言利蓋朝亦曰何必曰利聖賢非以財利爲不可
用也蓋惡其誘導民心以滋貪慾之風耳夫上之所好

下必有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苟國家得末利
而敗風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民惟在務農桑禁游
惰開衣食之源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
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今耕桑之人不勸衣食
之源不廣朝廷不先節儉百姓率多游惰不務生財之
道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風而欲國家財用富足是猶緣
木而求魚也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而又將有害之大
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養之道不可不至撫
之以仁則孝愛生導之以利則爭奪起則其所施之法
所任之人安得不謹哉今執政不明引用小人使爭利
柄而其人素有貪饕之行屢爲欺罔之姦必將以羨餘

悅朝廷以賄賂結權倖加以人民貧弱官吏承風君門九重朝廷萬里有掊尅之患而不得訴有瘡痍之苦而不得伸怨憤一興何所不至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黜霸者之術以農桑爲衣食之本以殖貨爲敗俗之端特降詔旨追改前勅以近者東南郡縣多被水災其均輸未得施行則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則乞先罷薛向但委逐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賤者貴價以斂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人民務求羨息亦足以均平物價沮抑兼并又何必過爲更張以傷大德哉臣職叨言路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惟望聖慈留神納聽不獨微臣幸甚實天下幸甚

論劉琦等不當責降

熙寧二年八月

臣今日忽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動喧朝聽等罪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率職之臣獲罪則忠勤不勸納諫之風或闕則君德有虧是以仁宗皇帝開廣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皇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臣爲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封回自是誨等力求外補此陛下之所親

見固爲萬世之光陛下述事繼明思紹先烈而因二三
執政不能以道事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
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
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原而柄臣遂非
摺撫其罪欲其畏避播縮遇事不敢輒論雖於政府便
安而陛下將何所賴且執政王安石以文學自負以議
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難回
舉意發言自謂中理近以陛下切於求治安石不度已
才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
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
老成爲因循之人棄公論爲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爲不

肖合意者即謂賢能所以薦薛向爲通才指呂誨爲無
用致陛下無從諫之美使時政有握苗之憂臣常失望
痛心故已屢有陳奏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
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安石議桑羊之術不恭甚矣四方
百姓未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擾之賊之甚矣加以曾
公亮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安石見容惟務雷同苟
且舊則好拘文法今則一切依隨趙抃心知其非而詞
辨不及安石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此皆陛下
大臣所爲安得政令無失求諫尚恐不及何暇深責諱
臣蓋以安石之心將欲果於興事所以深惡言者懲戒

後來殊不知成湯罪已而興禹拜昌言曰聖周道既衰則有防川之蔽秦法雖暴而有敢怒之民陛下睿知聰明洞照古今豈可放寵偏聽而失天下之心伏望陛下平氣虛懷深爲國計將琦等責降告敕速賜追還安石不可久在中書必恐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機務或且置之經筵足以荅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如是則商湯改過之美可復見於今帝堯從欲之仁不獨稱於古臣不勝大願然臣久居諫列智慮不明不能救止未然遂致聖政有失雖陛下不憚改作而臣之職事已墮豈敢復在諫垣輒已居家待罪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職伏乞重行貶竄以戒百官

貼黃今後政府臣寮每欲主張親知但只先同議論後至簽敕之時別作回避則言者無由奏彈陛下豈可不察劉述方被勘劾恐執政陷以稽遲之罪劉述既見事有未安自當不敢行下本是盡心職事却蒙執政深怒况王安石舊作中書舍人糾察在京刑獄亦曾繳納詞頭不肯入謝今日不存忠恕以至于此亦乞陛下詳察

第二狀

熙寧二年八月

臣昨日上言乞追還劉琦等責降誥敕臣已居家待罪以俟竄殛然有愛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緣臺官爲天子耳目將使警察百辟以防權倖之非今琦等一言柄臣

便蒙落職監當若指君父之過則將何法以加之况自先皇帝以來人主未嘗自有過失皆因大臣舉措不謹玷累朝廷且君父既爲人所玷累則忠臣孝子寧忍不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貶竄不惟自摧耳目乃使忠孝莫伸方今多士盈庭大半趨附執政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任性恣行何所不至陛下雖欲制馭必傷終始之恩所以人主雖當仰成執政而督察之任委之臺官俟有過愆則使彈擊下以使大臣知懼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從古以來馭臣之要道也陛下將臣此奏反覆究詳特與追還二人以正朝廷之失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公素與安石意最不合安石嘗言公多所更改人心不寧云召自陝西即言于上曰書云安石在朝不見是謂顯陛下圖不見

之怨而止之杜牧亦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此不見之怨也及居諫職其言事大抵皆安石意故後言薛尚不可爲發遣使安石不樂及論劉琦羅御史且力求去上弗許又言臣爲言官言不見信難望思隆厚臣愈不敢當實無面目居此責任遂居家待罪

奏乞詔御史覺察諸路轉運使

臣竊以天下財用出於耕桑耕桑出於民力民力有餘則財用足民力困弱則財用匱故傳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如此則財用以民力爲根本未有弱其根本而盛其枝葉者矣向聞京東轉運使因進羨財公私窘迫今又聞本路官將綿俵與人戶每十三兩折和買絹一疋人戶却須減價賣易如有斤兩折耗比給見錢甚有虧損及至納絹之日所賠益多及聞荆湖北路監司令民進納授官有人戶家財不能滿數者須令三四戶同共

進納內只一户受官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錢大爲僥倖同納者無名被斂徒抱怨嗟陛下方患國用不足正宜愛惜根本今轉運使所爲如此安得民力不傷孔子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畜盜臣蓋謂盜臣止侵末財聚斂必傷根本伏望聖慈下逐路體量如實有上件事狀宜與重行責降仍乞詔御史臺覺察諸路轉運使有敢以剝削爲政者速行彈奏所冀民力漸蘇王道可行

范忠宣公奏議卷上

范忠宣公奏議卷下

繳進後漢光武詔書

神宗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公時知慶州

後漢光武報臧宮等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家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北狄尚強而屯田

進納內只一户受官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錢大爲僥倖同納者無名被斂徒抱怨嗟陛下方患國用不足正宜愛惜根本今轉運使所爲如此安得民力不傷孔子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畜盜臣蓋謂盜臣止侵末財聚斂必傷根本伏望聖慈下逐路體量如實有上件事狀宜與重行責降仍乞詔御史臺覺察諸路轉運使有敢以剝削爲政者速行彈奏所冀民力漸蘇王道可行

范忠宣公奏議卷上

范忠宣公奏議卷下

繳進後漢光武詔書

神宗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公時知慶州

後漢光武報臧宮等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家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北狄尚強而屯田

警備傳聞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臣伏見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報賊中事宜漸却添屯兵馬必是發情疑阻却欲別生邊患伏望聖慈以陝西生靈之故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幾可以罷兵俾華夏復見太平則陛下好生之德洽於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賜爾臣常讀後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良有深戒臣恐陛下欲聞謹錄繳進惟聖心採擇

論蕃官久例在漢官之下

元豐八年四月公時知慶州

臣昨准兵部相度欲乞應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

序相壓其城寨等管轄蕃官即依舊在本轄漢官之下詔依兵部所乞契勘諸路蕃官不繫官職高卑久例並在漢官之下此所以尊中國而制夸狄也行之永久人情安熟雖蕃官之甚黠狡者亦不敢有覬望等輩之心蓋分義體勢不得不然上下遵承自無爭較况蕃官職名雖高只是管幹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須從漢官彈壓理斷及戰鬪亦並用漢官使臣統制驅策故于平日必使各分相殊體勢相異則緩急之際不失統御今若無故忽更舊制悉依漢官之法便與不相統轄之官依品序位即邊上使臣及京職官當在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而沿邊將副使臣纔過替移或於它處出

入相值坐席相同便合在舊蕃官之下人情之間豈能
堪此况夸狄之性兇狡尚氣當務裁抑驕慢之心豈可
輒啟契勘緣邊使臣任滿多是就擬鄰近城寨差遣他
日或再相統攝即漢官使臣中必有摠憤報怨之人而
蕃酋之徒既以等輩自處必生嫌恨致統制官司煩于
處置開端生事爲害不小防微杜漸實在于此伏望朝
廷詳酌特賜指揮諸路蕃官各依久例不得與漢官敘
班並在漢官之下所貴不失中國夸狄尊卑之限絕蕃
酋驕慢覬望之心統制有常不爲後患

奏乞詔內外臣僚陳利害

元豐八年六月公時知慶

臣伏覩六月二十三日詔書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

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者有以見聖心求治之
深也臣雖至愚不敢泯默竊以陛下方啟重熙之運布
日新之政天下之人翹首以望至治固未聞闕政之可
陳也所謂民間疾苦則陛下臨御之初聊整數事而百
姓歌舞歡呼者是也蓋近在畿輦之下事理著明者陛
下得熟聞而更之其在僻遠幽微者則陛下莫得而聞
矣固宜明詔四方詢求之廣也然中外臣民猶未能深
副聖意極有所陳者蓋民庶之愚雖有疾苦不能自言
唯舉人胥吏有能言者又以利害不切於已而不言也
臣寮則亦有不能言者矣或有所畏避而不言者矣有
疎遠而謹靜者矣有怠於憂國愛人者昔未嘗言而今

愧於言者矣如此者皆不言也倘非陛下深詔執事及羣有司使各罄其所聞自陳於上則懼聖詔將爲空文而天下之情終不能盡也蓋向來朝廷脩立法度付之有司以施於天下固欲便民而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者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曰唯知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人行法者不恤民之利害惡欲曰唯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宜其百姓疲弊而無告也然則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害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

明詔內則敕六曹四司九寺三監三帥百司外則敕監司提舉提點邊臣牧守以至令佐監當曹掾各使條陳本職及所經歷之利害無或隱蔽曰某事利人益國可以興行某事煩密勞費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限一月內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畧知其人之才識然後陛下參命近侍與大臣審擇而行之流爲需澤被於萬方如此則朋龜獻兆庶績咸熙堯舜三代之政可不勞而成唯陛下留神省察特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奏乞保甲并用冬教

元豐八年七月八日時知慶州

臣伏觀提舉保甲司賅准樞密院劄子指揮鈴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飲博即遇閒暇於本家閱習事藝切緣

保甲每月雖蒙指揮併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來全少然未免往來聚集有妨農務蓋子弟慣入鎮市漸喜游惰託以脩葺弓弩箭器或期約同保私閱爲名不肯專意生業官司及父兄終難鈴束覺察自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曰皆於農隙以講事此古人不易之法所以東作西成得盡其力三年之食可足武藝不廢民力不窮三代興王同此道也蓋農事播種斂穫不可少有失時常如寇盜之至苟一日愆期或致終歲之闕則職在勸農者所當申陳也臣今欲乞應三路教閱保甲計一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閒之月其餘月分並歸農業則官司與父老易爲拘管不唯農不失時亦因併教多日事

藝必得精熟

奏乞揀閱保甲

元豐八年七月六時知慶州

臣伏觀進奏院狀報七月六日奏聖旨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止令每歲農閒月分依義勇舊法赴縣教閱一月所有差官置場準備軍器及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等仰樞密院取索會校措置條畫與三省同共立法取旨施行臣愚竊以先帝留神訓練保甲今已是累年其間甚有人材武藝超出羣衆者乞並給盤纏赴闕委殿前司揀閱其間人材事藝可及諸班者與等第於諸班至散直殿侍安排如不願者委逐路安撫都總管司合量材於敢勇效用或弓箭手軍

員十將內安排更不願者即於本鄉保甲守闕副都保
正或依弓箭手例特置正副都頭指揮使都虞候都指
揮使等階級及立定年限遷轉候至都指揮使與換近
下班行則人人皆有進身之望有所顧藉不肯輕易犯
法其間武藝尋常情於作業者即委郡縣覺察仍許父
母尊長陳告與刺充本土禁軍上可以增壯禁衛次可
使強民有歸下可絕敗羣游惰之人及免凶年饑歲聚
爲寇盜如此則聖制曲盡久遠無弊茲古人所以慮事
於未然弭患於未萌也天下幸甚

答詔論西事

元祐元年二月

詔曰勘會夏人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弔慰察

奠繼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者又復遣使入朝謝恩
使人比來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戎情狡獪未測其
誠心何如耳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
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
卿久在西塞深曉邊情當此宜罄嘉謀輔予憂勞可
條具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寶封聞
奏無拘以文者

臣奉命皇恐不知所措蓋臣智識迂昧計慮不長何足
以仰承聖問上副天心雖然臣蒙被大恩未有補報敢
不竭心悉慮強勉以對以成陛下詢于芻蕘之善臣竊
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

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之初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悉爲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謹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於夸狄又邊上臣寮亦多體朝廷之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以至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其意應爲前來朝廷拒之太峻却慮啓口之後更失朝廷之意則和好愈難今聞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寮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捨已從人之德彼必有所對答則夸狄之情亦可測見

若有願和之意則可令押伴臣寮自作意度說與自用兵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待將虜到生口賜還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而陳請朝廷必應量度應副彼若云前來已曾請地入貢蒙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前來請地乞貢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廷與國主必無所難彼若無對答則乞委延州趙禹宣布此意其肯還生靈及來請地則可曠然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獪難測彼將陷蕃官吏軍民押在界上即却將向來所得邊地及城寨內外所居漢人屬戶先次漸令移入近裏并勾集前後虜到夏國生口亦在界上先且立定誓表

預約期日兩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舍有名於國威無損其有向來所得邊地雖是建設城寨其間實有孤僻不易應援供餉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邊事難息若却換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陛下聖德超越古今爲中國無窮之利矣若趙禹諭意不肯換易及換易之後尚生狡計別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絕之嚴戒邊臣堅壁靜守任其所爲如此則我直彼曲我逸彼勞我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彼勞則雖久不來庭於王道無損所有交地之際及宣布之時其間合有意度節次更委趙禹條上不得落賊姦計臣倉卒畧具大槩仰荅聖問未能詳盡如蒙召對尚

有口奏事件得以粗陳更在陛下擇而行之天下幸甚貼黃臣所知邊事只熟知環慶及粗知鄜延其他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王體當然爲萬世之法非一時之利害也又其宣布意度及換易事節先須只作押伴臣寮及帥臣意度者竊恐戎人萬一於應對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無損又將來夏人回目必有答詔便可獎諭其累次遣使恭順及喻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之意

元祐元年二月公自慶州召入具奏乞賜宣召

上殿面呈邊事奏入太皇太后選中使以實封手詔傳宣及召大將令條具措置守禦公上此奏

畫夏國疆界三策

元祐元年公自慶州召拜右諫議大夫

臣竊見前日簾前文彥博等諸執政論疆界事宜其時

以諸臣奏對已多臣雖有管見不敢久煩聖聽欲於別日奏陳而臣今病假在家未能如心竊慮夏人在庭議論日逼謹先具條列聞奏若以所得夏國地土換易陷蕃生口如此則便可罷兵息民陛下仁惠之化得以久行堯舜之治可以速成此上策也又蘭州定西城間元是西蕃境土後來方屬夏國已有景德中誓表更不虜掠西蕃彼雖堅意欲之我亦留之有名徐委邊帥婉順商量雖便未可罷兵彼應難便猖獗此中策也又若留塞門吳堡義合而止棄遠處難守二三城寨則朝廷與之不足以示大恩彼雖得之不足以副其欲如此則兵必不解夸夏難安陛下仁惠之政何由復施勝負安危

之機邈未可料所得之地不及秦漢萬分之一乃妨陛下堯舜之政而且有後憂此下策也右臣謹條此三策上進伏望陛下深賜採擇以爲天下國家無疆之福臣稍可勉強更當面具奏陳臣未曾見夏人表章如其過有邀求則雖與地不能息兵非臣今來所料俟臣別具陳奏乞且嚴戒邊臣過作守備凡有所闕盡令陳請朝廷當一一應副庶令責有所歸不致悞事惟中策安燾頗與臣合近曾將擬下詔意示臣內有不與中國舊寨一節臣曾簽帖欲其除去然安燾未曾脩改應待聖意裁度

乞早分畫西夏地界

元祐四年

臣近入劄子爲夏國分畫地界未定恐邊將斬地失信復致用兵所陳利害頗明必已上達天聽近日伏覩樞密院指揮及諸路關報西人頗有點兵侵犯漢境或聞邊將多亦乘此希功先動恐至秋涼再爲邊患臣是以夙夜過慮不敢緘默臣伏見陛下始與司馬光等議定大計今乃爲邊將貪鄙之論沮害遠圖前捨四處已成之寨換易生口以示輕地愛人之德今乃傳聞復留兩堡從來不守之地再起事端以招纏兵致寇之患昧聖君舞干之化進市道苟得之謀則其是非輕重不待詳陳蓋今日斬地之邊臣多昔年生事之黨類朝廷若不早悟必恐復繼前車將致聖恩無由下通天威不以義動生靈受弊後害難量臣之區區實在於此日近坤成節夏人進貢在庭若有所請不至乖悖伏望聖慈特賜寬納或令押伴宣諭所有地界早令分畫或邊臣未能宣達朝廷詔旨有所不盡特許奏陳候朝廷相度指揮然後嚴戒邊臣分畫地界並依已行詔旨不得虧失大信別起事端雖云春秋貪婪必亦難生怨叛息民偃革指日可期則天下幸甚臣前來所上劄子更乞檢會看詳特垂收采

論消復陰沴

元祐元年公時爲諫議大夫

臣竊見去冬以來寒雪過常今已中春陰沴未解商賈束手不能營生貧困之民死者甚衆聖心憂勞脩德禳

變賑卹備至祈禱精虔尚猶未有消復之應臣竊思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或慮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因致陰氣過盛而陽不能勝也伏望深詔三省選用正人在外者使復歸朝廷在京者拔居要近俾得聚會精神講求政要以裨聖治所謂舉直措枉庶使民心悅服自然協氣應誠災異不作

論告命不經門下辭同知樞密院

元祐元年二月

臣近以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累差中使封回劄子宣諭丁寧者愚賤之臣何煩天聽再蒙遣使恩典過優固當勉勵疲駑上副任使臣有危懇須合力陳竊聞臣今來告命不曾經門下辭讀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所

以昭示至公杜絕私門乃有司之職守爲朝廷之典章此萬古不易之規而聖王之通道也今聞臺諫臣僚皆有文字論列而未蒙追改陛下必以謂進用輔臣已有成命不當因人之言輕有回改以示睿斷欲全恩禮臣之愚慮竊謂不然方今拔擢臣僚頒宣號令多因公卿密啟或非陛下素知若不經歷有司必然難得審當今來臺諫官若俱有文字即是朝野公言其言當則人皆謂之忠賢其言不當則人皆謂之讒黨各自係其名節豈肯輕易奏論非同一人私竊之言可以悞惑聖聽陛下當坦然聽信不必致疑彼皆陛下選用正直使爲耳目之官豈有人不用耳目而可以視聽於天下也况能

下臨御以來聞善必納從諫如流今乃於臣告命特令
不過門下言者必不肯已微臣必不敢居久鬱衆情恐
失羣望不如因臣辭免特賜允從則上可以資陛下納
諫之明下可以成愚臣安分之志而俾近臣得職言路
開通廣帝堯捨己從人之風協成湯從諫弗咈之義一
舉而數善皆得在聖明可不務乎與夫微臣叨被誤恩
沮格公議利害相去遠矣伏望陛下察臣竭誠爲國不
爲身謀特賜留神采納天下幸甚

貼黃臣未曾得見告身只是傳聞迫於自陳不暇

更候審實伏望聖慈憐察

門下侍郎呂公著言安燾范純仁除命雖已依中書發下而中外紛

紛皆以爲門下省失官若言者論奏不已則恐轉難處置聞書方固辨不致受或因其請特賜命則朝廷命令不乖失其于待書亦爲得體尋而

中札問公著不置知院官而兩員並爲同知院故事乎公著既以故事對且言近例同知院有位左右丞上者時書亦自言近來除知樞密院事非才曠等不敢輒當至于舊職亦難安處望收還成命俾領道州尋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范純仁告未經給事中書讀見在門下可勾收別出錄黃告身逾經門下省官施行

繳奏歐陽脩朋黨論

元祐元年公時同知樞密院

臣聞舉直措諸枉則民服故陛下臨御之初舉用二三
正人而天下悅服蓋有泰卦拔茅連茹彙征之象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則陛下得以裁成天地之化而太平
可致也近日頗有匪人架造謗言毀黷良善始以疑似
之事玷汙一二忠臣漸與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
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難分眩陛下知人之明失陛
下求治之意漫成遯卦否卦之象則是小人道長亦恐

聖功難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博采羣議惟以至公臨御天下故進退百辟悉用臺官諫官之言然臺諫之所風聞未必皆是善人之好惡凡所彈奏亦在深詳臣又聞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又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大抵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是君子不免爲小人所惡故雖衆而必察若專取善人之好惡則不善人架造之言易爲辨明若不追監前言無由防其微漸臣切見本朝歐陽脩作五代史於六臣傳後論及朋黨之事輒敢備錄上進伏望萬機之暇畧賜觀覽庶幾仰裨四聰之萬一也臣不勝區

區激切之至

論大臣輔政不當顧慮形迹

元祐元年十月公同知樞密院上宣仁皇后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子厚父年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便見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爲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上陛下即賜允許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老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宣

敕戒諭丁寧微臣固宜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
罄竭敷陳方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爲之
際豈宜顧慮形迹蓄縮周防今所用大臣多是老于患
難陛下獎之使進尚恐立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戒使
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爲
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恐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
躬自信爲難媿要固寵爲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
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爲得計甚非朝廷之福伏見
仁宗皇帝唯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
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
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行朝廷之綱紀自正是以四十
餘年不勞而治况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
不倦任賢不疑紀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
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
論思羣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爲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
職具脩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貼黃凡人於富貴功名皆願乘時早立近用二三
執政年皆六十已上或七十正是餘年無幾今幸
遭逢陛下行堯舜之政擢居近輔可謂千載一時
不於此時攀附神聖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豈
肯別懷顧望阿徇他人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常
情且無此理况陛下以公望選擇之人哉其間或

有進人不敢太速責人不敢太深者不過謂事當
馴致不可黑白太明却恐扇成朋黨害陛下和平
之政矣萬一因此恐有間言誤陛下不細又蒙宣
諭譬如人家尊長所怒之人卑幼豈可輕易寬解
臣愚以謂不然蓋人主之量當如天地無所不包
衆人所欲進退則人主從而行之所謂舍己從人
便無喜怒好惡之迹不使奸人測見意旨別生讒
間以惑聰明古今盡然商鑒不遠惟陛下稽測唐
魏徵有毀其阿黨親戚於太宗者帝使溫彥博責
以不避形迹遠嫌疑徵謝曰臣聞君臣同心一體
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

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以此可見自古君
臣之間不當更事形迹此陛下之所熟聞臣敢引
而言之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元祐二年十月公同知開封府

臣竊聞門下侍郎韓維有與外任指揮臣伏見韓維公
忠篤實稟于天性議論賞罰據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
嫌謗陛下用爲執政可謂股肱之良伏惟陛下寬仁大
度委任羣臣進退輔弼咸以至公今韓維未聞別有大
過不候封章陳請遽然遂去必有奸人密行增訴上誤
聖聰致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退之節實恐正人
失望有虧聖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或因臣寮開陳却

令追寢前命以成帝堯捨已從人之心以繼商湯改過不吝之美臣被恩殊異難以緘默伏望聖慈深賜采察天下幸甚臣與韓維亦需姻戚既欲上禪聖化難以避嫌自安更乞聖慈遍詢文彥博呂公著以下諸大臣則知維之邪正若維果是正人則雖有些小過失全望陛下主張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奸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臣聞謗韓維者多言其引用親戚乞陛下將進用過韓維親戚遍問三省元是何人發意因與不因韓維自然有無阿私事狀明白庶不悞陛下至公懲戒之意

奏乞寬王覲之罪

元祐三年五月公同知樞密院事

臣昨與呂公著等并今日與文彥博等兩次簾前奏陳乞寬王覲之罪蓋欲假借臺諫使人敢言其間雖有不當亦須稍垂寬宥以彰朝廷容諫之美况陛下臨御以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慮來者或多若一一竄逐寢失朝廷清淨之體其心止於如此更無他意側聞聖訓以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以爲朋黨欲得人主深防嚴戒盡行貶逐自然君子道消小人可以得志所以臣等不避違迕縷縷開陳罄竭愚誠莫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簡求何面目處羣臣之右又况彥博公

著等皆是累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已二三年輔翊皇
猷未嘗有關今日豈有雷同固上庇護黨人蓋其愛君
之心與臣無異唯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先降貶謫王
覲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

貼黃臣自先朝言事不合擯斥處外幾二十年遭
遇陛下一新庶政從諫任賢夸夏歡呼古今無比
此昔聖心所悉非愚臣獨敢妄言而一旦拔臣於
疎遠之中驟致於丞弼之位故臣夙宵盡瘁恐負
聖知豈有容庇朋黨自損身名玷辱家聲取笑干
古蓋是愛惜聖政思報大恩螻蟻之誠惓惓不已
今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即乞謫臣補外則指爲

朋黨者自明臣雖一身斥遠若遂決朝廷大疑則
是猶有少補不辜簡拔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貼黃臣面謝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蒙
仁皇同時用爲執政三人各舉所知引用忠良有
匪人之不得進者遂撰造謗語指爲朋黨先臣與
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造
謗之人皆欣快相賀曰且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
衆人猶知亦可以爲朝廷深戒

元祐三年五月朔宗愈除
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王
觀疏宗愈自爲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不可以執政內批王觀論
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仍不得帶職居公著言觀降責未嘗又
與文彥博劉摯呂大防及公著論于簾
前公退而上此疏時爲同知樞密院

又論王覲乞從文彥博等所言

臣昨日入劄子未敢簽書王觀文字因以文彥博呂公著累朝舊人其言乞加採納及論朋黨事繫善惡消長皆愚臣受恩之深罄瀝血誠用伸補報更無顧望嬰觸之慮伏望聖慈特加詳覽又彥博公著年皆垂老屢乞退閒陛下特留平章國事蓋以重德老成一心向國真可委信此聖慮之深高出前古兼呂大防等皆陛下選拔于衆各有公望之人今若商量一諫官差除有言不蒙垂聽則與陛下眷留擢任之意輕重不同臣所以更望聖衷審慮少回天意良加採納以成唐堯捨已從人之意不使大臣有不用之言則社稷幸甚臣前年初到闕時聞有德音令意深重官有言事太皇自主張臣愚不

勝忻喜今見彥博已下諸大臣奏事未蒙聽納臣不勝憂懼

奏舉彭汝礪

元祐三年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臣近曾具可充臺諫官人姓名奏入亦曾與鄧溫伯等面奏彭汝礪等可爲御史中丞乞陛下早賜點差至今未蒙降旨伏緣舉直錯枉則天下心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用得其人則不惟朝廷尊嚴亦可使天下士風知所趨向則其選用當否所繫不輕臣職叨宰弼今逾半年未嘗進用一賢以居要列於臣可謂失職朝夕不遑寧處所以不避煩瀆天聽伏望睿慈早賜選擇庶當聖政之初得以化服多士

奏乞看詳臣庶所上封章

元祐三年公爲尚書右僕

臣竊見早曠作沴兩宮焦勞減膳責躬聳動羣聽臣以
輔政無狀已與呂公著等同奏待罪乞行降黜夙夜憂
懼思所以消弭災異之術上裨聖猷愚者千慮庶或一
得臣觀前代多因災異訪求直言所以宣導人情以消
壅蔽自陛下臨御之初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當時臣
庶所上封章盈於萬數其中必有可行之事可采之言
若收其燭火之微亦可補大明之照大臣不能適覽有
司憚於舉行棄擲散遺稱獲省錄故未能上副陛下求
言之意也伏望特降聖旨下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將
前來臣庶應詔所上封章後來不拘行與不行據元初
承受到都大數目並令檢尋進入然後擇賢明近臣專
爲總領仍許於尚書省閤曹及秘書省太常寺國子監
王府一應閒慢寺監司局內選擇郎官丞簿博士帖職
教授等指射一二十員分擘看詳逐旋節畧緊切大意
同申三省其有關久遠利害未可便行者即行下當職
官局及逐處監司州縣相度給與日限具可否保明聞
奏其決然可行者便令執政進擬施行如此則必得芻
蕘之言上裨堯舜之治

奏乞誅鬼章

元祐二年公爲諫議大夫

臣近日親聞宣諭欲留鬼章在邊以招其子臣等奏對
不若且令到京丹蒙德音三省密院且更商量止鬼章

於沿路所到處別聽指揮臣有管見已曾錄于文彥博
已下看詳亦合上瀆聖聰具畫一條件如左

一朝廷獲罪人若畏其子弟之強防其讐嫌而不誅
則典刑廢矣如梁乙逋之輩假設獲之若有強
子弟則亦將費秦養矣若止欲存鬼章而招其
子則有遂件利害

一若存鬼章而招其子必曰我父之存由我輩在我
若皆往則父子俱死如此固無束身歸朝之理
若使復統部族効力伸報則鬼章常宜存在忽
然死亡則適足以爲其怨叛之資却貽後日之
患

一鬼章本非君長止緣誘殺景思立而覆其軍干犯
先朝罪大而告于裕陵設若留之有用尚恐不
快神明之怒今留之無益則告陵之典乃是虛
行

一鬼章今已七十餘歲設使可繫其子之心亦無多
日况更囚處異鄉憂愁寂寞其死朝夕可待既
死之後其子必却歸怨朝廷雖諭以善終亦必
不信兼以解紛向罪人之子深損朝廷威重若
任其疑怪則彼必曰既誤我降而殺我父則將
一怨叛有名

一存鬼章若不稍使寬足則必無聊而死若使之寬

足則戰士當星霜矢石之苦皆有不如之歎

一鬼章自先朝以來前後殺害中國兵將蕃漢人民萬數極多死者怨憤莫伸其家孤寡窮獨之人恨不嚙食其肉今得朝廷生獲日望藁街之戮以快存歿之冤而得存養供餉過於有功之人徒使激憤幽明有傷和氣

一朝廷賞功雖不繫鬼章存歿然用命死戰之人見朝廷將其所獲怒而誅之則其心喜快若釋而養之則其心憤鬱今大寇未平尤當體察將士之情

一鬼章之獲本由熙河蕃將怨其害已故對游師雄憤怒請行今既冒死獲之使其不得安心亦恐惰其鬪志

一交趾方欲妄起事端若鬼章戮於京師則四方易得傳聞交人亦將寢謀兼使其他夸狄尊畏中國

一阿里骨見令兼錢來求鬼章俟得然後納貢若存鬼章近邊不惟阿里骨以不如所請遷延爲名未肯納貢兼其辭已曰鬼章在漢在胡一般若今留之在邊厚加奉養卹其羸瘠則正行阿里骨之言彼將示息於鬼章之子何暇復感朝廷哉

一誅鬼章則上可伸先帝之怒其次可正朝廷之法
使夸狄知畏又其次可雪踏白南川之讐增戰
士之勇快人神之憤又可使阿里骨知朝廷果
於誅惡不敢侮慢邀求早肯納貢此一舉而數利
從之也

論不當授鬼章陪戎校尉

元祐二年

鬼章自先朝作過陷沒將卒最多近日南川之圍殺害
邊人亦衆百里之地爲之一空邊人素重怨讐發憤往
報偶得擒獲昭告裕陵阿里骨失其強臣亦便納款既
釋先朝宿憤亦快天下人心陛下曲示至慈特貸其死
足使族類懷感已是國體權宜今更命之以官於事却

恐過當伏惟陛下視民如子賞罰至公今殺匹夫者必
就大刑殺衆人者乃獲爵位不惟刑賞倒置有紊典常
兼恐被害之家冤憤難訴人情天道兩皆有違伏望聖
慈特以臣言子細詳察又言鬼章曾授團練使仍賜金
帶尚自不顧恩義謀叛殺害邊人今一校尉何足以收
其子心若朝廷久遠要與一官可俟他日不必太速以
違人心兼已具劄子奏入昨日同樞密院進呈依已得
旨與官則恐臣言未能上動天聽臣以備位宰執叨預
朝政國之刑賞尤當盡心竊緣鬼章獻俘之日親受聖
旨令招喚其子歸漢或納質之時與貸生命後來鬼章
並不曾肯依詔旨寫蕃字招喚口稱我唯一死如此悖

慢違命朝廷尚貸其死已是優恩今更與官恐傷信令
所有樞密院關到聖旨未敢施行兼劉舜卿回報溫溪
心文字正用鬼章曾陷邊將及昨來犯邊且歸罪鬼章
圖得不見阿里骨罪過未解今却與鬼章官爵即是今
來朝廷不以為鬼章之罪不唯赦阿里骨無名兼使邊
臣失辭今後難為應答又欲使阿里骨人使畧見鬼章
止欲使知生存審實今既有文字來乞則是彼國已知
鬼章之存今來人使自亦不消使見却恐誘引別生覬
望勘會捉到西蕃大首領鬼章昨引見日奉聖旨候親
書蕃字招喚得結呪捉等歸漢或納質時與貸生命仍
免囚禁令於茶場安下其鬼章後來雖寫到蕃字到熙

州及阿里骨亦遣使詣闕謝罪兼朝廷已降回詔訖乞
賜詳察

論不當許阿里骨來使與鬼章相見

元祐三年八月為
尚書省口供時

臣竊見昨日文彥博與樞密院堅欲令阿里骨來使與
鬼章相見欲其子結呪捉得知父在審實可以繫累其
心臣愚以為不然鬼章是西蕃驍將身繫其國輕重未
擒之前敢與中國相抗既擒之後遂便狼狽納款則其
要藉鬼章灼然可見然其謝罪之始既已推過本人雖
與劉舜卿蕃字中曾乞放還未敢便於朝廷陳請今若
得與其使相見其心必猜朝廷別有意謂歸國却須生
心或請放鬼章歸國如夏國乞還城寨之類至時必須

堅拒却致嫌怨復生若更於不與之間忽然病死則必謂朝廷因其請而殺之尤可爲阿里骨舉兵之名則是今日使見未必爲利適足爲他日之害也又况大國舉動當使夸狄難測使其知存足以示恩使其知亡不能生怨今區區欲悅其子悉使見我之情恐生輕慢之心亦似有虧大體若陛下以大臣之言須至依從則乞候將來常貢之使因事漸通消息則亦足以使知陛下容貸之恩伏望聖慈更將臣言子細審詳庶幾事無害鬼章就擒已久彼國自己絕望故於納款蕃字之內一切歸罪鬼章若却使之相見深恐復生覲望之心結呢捉等既知朝廷顯示其父必以得見爲期後若不遂其心而死却恐嫌隙再生更乞聖意深加詳察

論朱宿梁二不當貸命

元祐三年

門下省送到奏案朱宿爲殺親舅梁二爲殺妻父錄黃二道本省元奏依法已得御寶畫可今却准門下省批到奉聖旨送中書省取旨朱宿梁二各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刺面配沙門島收管今來本省合依聖旨取旨又緣却已有貸配逐人沙門島指揮即不是中書省進擬本省未敢行下合行覆奏及有難貸情狀具畫一下項

一凡人投鼠猶或忌器豈有殺舅不顧母憂今母之兄弟可殺則父之兄弟固亦無難觀朱宿犯上之情亦必有以致母不能安室之事其舅見而

迴避必是諳其所爲尚猶尋逐持杖擊其腦而殺之不惟全無渭陽之情亦異夫七子自責之意及無敬親不敢慢人之心此事雖不可以盡責愚人然朝廷亦當示好惡風教以全民之天性今乃特貸其死以示優恩甚非用中化民之道

一據律節文祖父母父母爲人毆擊而子孫即毆擊之至死者竝依常律然則古人立法豈不知救父母爲可貸蓋不欲使民專殺而亂治也今非毆而止拽其衣袖便敢擊折足脛而殺之乃得貸死全與人情法意相遠在於凡人猶可况於

妻父尤難屈法門下省以謂梁二固宜處死以其能忘妻父之愛情理灼然可憫臣以爲天下之治本於人倫人倫之先本於夫婦伉儷敵體其合以義所以古人刑于寡妻不敢失于臣妾妻子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今使男子殺其妻之父易若雞犬則或婦人爲父母而殺其夫及夫之父母亦皆合爲可憫

一親屬相犯於國家風教不便父子兄弟夫婦各有典常其情各須篤厚今夫婦相殺骨肉相殘比陛下即位之初歲歲有增今數已過倍若不稍示禁約則將來此類更多何由使朝廷致比屋

可封之治

一刑罰平當則下無冤人或有幽冤必傷天地之和氣古者匹夫銜冤六月降霜所以朝廷深戒官吏明慎用刑恐有冤也今乃縱百姓專殺平人特貸其死使死者怨憤不雪致干陰陽之和爲水旱之災延于億兆臣職居調燮不敢不盡其言凡今檢到斷例與臣所陳情犯義理不同雖有近似者亦是當時偶有失當難爲准用若更添今來二人貸死之例則今後如此行兇之人鮮有可正典刑者

一朝廷緩一死刑須當有所勸沮不可無名曲貸使有罪獲免無罪銜冤今特貸此二人使天下不知所謂是欲使今後人子皆得如此爲父母而殺人耶又欲勸夫婦之間恩義當薄耶但見不卹死者之冤而寬兇惡之人耳於風教人情皆爲未便緣臣今所開陳非止爲正二人刑名蓋有前項所繫風教利害朝廷好惡及爲冤氣致災之本所以須至執奏自來朝廷命令或有舍人繳奏或門下省封駁若道理別無不當即蒙聖旨令依元降指揮其朱宿梁二欲依本省已得指揮

論誅蔡確當與師臣商量

元祐四年公爲尚書右僕射

臣之愚心雖知蔡確衆議不容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
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
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蔡確之故煩
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復恐
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薄有擬議則於聖德神功深有可
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
地鬼神不能容貸至於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
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
明之所昭鑒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誠亦應陛下可
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衷惟願睿慈曲加
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師臣已下商量所貴責
歸臣佐不累聖明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論不宜分辯黨人有傷仁化

元祐四年五月公同知樞密院事

臣昨日蒙前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欲陛下留意分
別臣奏以爲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爲
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含糊不問臣遂言
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審
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拘區
區之誠未能少開宸聽退而憂惕不能自安然須至重
復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荅大恩竊以朋黨之起
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
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

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呂惠卿爲大儒黜司馬光爲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鑒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爲帝王之師從諫審刑任賢容衆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脩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以疾其黨類彼黨遂起大謗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脩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斲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爲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爲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爲成法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枉邪爲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皋陶不仁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跡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況陛下聖度包容與天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切於斯仰惟皇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

論回河

元祐三年公爲尚書右僕射

伏觀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

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
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
先言此三道入君當寶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爲
大唯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拱拱手
而天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
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
向羣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
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審也臣今竊詳所降指
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
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北
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
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
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
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爲深
監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見但一面
商量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
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
病乞付之羣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
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貼黃臣切見自來邊事陛下多委樞密院及邊帥
如典禮亦委執政并禮官今來河事正與此同况
利害尚在久遠不至倉卒可容詳熟商量

元祐三年
河議久不

歲暮堂

決既召到水官王孝先會理等合陳道利害孝先等稱除孫村口外更元不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處其孫村口欲作二年開脩米谷在下于開減水河分減水勢十月詔差范百孫趙君錫躬親相視利害既交命未行大臣主議皆乃密從中批出旨揮于是公等累疏論列尋有旨收回批旨再遣百孫等行公為同知樞密院事

再論回河書一

元祐三年

臣伏見昨日議論河事大臣各有所見聖心慎於裁決天下幸甚臣輒更陳一二仰禪宸聽具書一如左

一大河爲中國之險此乃人所共知今欲改移須先審驗河勢所向地形高下可爲則爲固不可以人力國財強與水爭前來執政輕信事不預慮已枉用過人工物料不少今來又必不度可否決要施工只恐將來用過財力漸多朝廷欲罷不能財匱人勞別生它事則設險之利未成而疲耗之弊難救矣昨來止用兵卒二萬亦聞逃亡至多若下諸州取蒙放減生還人數便見的實

一凡欲舉事雖小亦必預計財料先備人工然後度力可爲方議下手豈有大河之役繫乎天下生民休戚未曾計定的確人工物料便欲興工將來事至垂成水勢壅遏上下危急之際方却旋有增添公私既無預備倉卒科率於民何由可辦擾人害國莫此爲大所以宜加深慮也

一河役所費既廣則既回之後亦要數年安流若水

小之時僅能閉塞至水大之後便復橫流反恐
壅住北流或東向舊河吞納不快却致別處決
溢則爲害愈甚此事須當建議相度之臣審度
保明然後定議如此則民力國財不至耗用朝
廷所舉不爲天下竊議

一議者本欲回復黃河今見議論不同已自不敢執
守却稱來年且先開減水河川試探水勢若此
小工料猶可苟爲試探若大段費耗豈得不先
審度便從舉事又云將來若河有改易不罪水
官此是姦人希賞逃罪之本兼黃河北流今已
數年未曾別爲大患而議者先事回改恐失中
國之利正如西夏本不曾爲邊患而好事者以
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所以臣言與
向時邊事正同望聖意深察

又論回河利害

元祐四年十一月公爲觀文殿大學士知
河陽府

臣聞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
不妄動緣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於聖明無事
之朝則必妄說利害觀朝廷舉事以求爵賞朝廷若輕
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弊常必由斯臣不敢遠引
古昔只以近事言之國家自仁宗以前天下無事百姓
安樂雖有元昊曾叛獨陝西應副不易未聞四方匱乏
百姓有嗟歎之聲也自王安石輕信小人之言勸先皇

更改法令而後乘間妄作者紛然矣主用兵之謀至於勸興靈武之役而生民被害衆矣且以先帝聖明舉動固欲詳審然小人利口欺誤執政而致執政復誤朝廷也其勸更法令者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及勸興靈武之師者復曰將爲北虜所并時不可失臣前在政府又見欲回復大河者又曰河勢方東恐變改不定時不可失臣以前車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嘗屢有奏陳以謂百姓久勞方賴陛下安養不急之務不可遽興蒙陛下專遣范百祿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以復見堯舜知人安民爲慶三兩月來却聞孫村有溢

岸水自然東行議者輒謂可因水勢以成大利朝廷遂捨向來范百祿趙君錫之議而復興回河之役臣觀今之舉動次第是用時不可失之說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難成及雖成三五年間必有決溢爲慮且以河水東流之後增添兩岸隄防鋪分大段數多逐年防守之費所加數倍則財用之耗盡與生民之勞擾無有已時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預約回河之後逐年兩岸掃鋪防捍工費比之今日所增幾何及逐年錢物於某處出辦則利害灼然可見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臣受陛下不次拔擢之恩雖養病補外不敢自同衆人坐視成敗所以不避僭越之

愆而伸補報之萬一區區愚誠惟聖聰憐察

論精選股肱

元祐八年公再爲尚書右僕射

臣昨日面奉德音詢及將用之人臣愚雖不足以贊陛下則哲之明然不敢不竭心極慮仰副聖問須至再三陳奏少補萬一伏緣聖政之初選用股肱正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須宜譽望出衆才德過人方可以倚辦國事化服羣心縱未能遠比古人亦須極天下精選不宜參以中常之士上悞知人之德伏望陛下深垂聖念少察愚衷審推舉直之方以補安民之化

奏陳青苗等法

臣今月初五日上殿奉旨蒙聖慈面賜詢問臣有奏對未盡事理今合再具敷陳蒙聖問先朝青苗等法臣對以先朝愛民之意本如父母愛子而立法付之乳媪若乳媪苟欲應法而無愛心則赤子必生它患更爲王安石立法非是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尤爲民害尋聞德音謂當時不須立賞臣以奏陳他事未暇詳對今合子細敷陳大凡朝廷立愛民之法不若示愛民之意法行則拘文徇迹苟且應命意通則隨事便宜宣布實惠令陛下愛民正如父母念遠處嬰兒若不教乳媪愛子之心而特爲立乳哺燥濕藥餌之節而使行則乳媪將不問兒之大小肥瘦虛實之異及臨時飢渴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徒益生其疾苦

至有不能言而天橫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心哉不若
選擇乳媪而委之使各盡其愛兒之心飢渴燥濕隨事
得宜而字養之則嬰兒皆自便適而康壯矣今朝廷愛
天下之民爲立徭役補助之法付之監司守令而行之
將不問俗之同異民之好惡利病及施行先後一切守
法強民而行則民將失耕田鑿井之樂增加疾苦無告
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意哉蓋拘以文法之害
也况天下親民之官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復
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焉
能合於民而不顧身之得失違上之喜怒肯盡已心而
行者百無一矣如何使朝廷德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

哉臣願朝廷如臣乳媪之喻選舉監司守令教之以愛
民之意則將有實惠及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
其青苗等法若當時雖不立賞不免擾民故元祐初朝
廷聞而更之至今人以爲便

元祐八年十二月公時爲右僕射馬外
上而論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
卿其爲朕留之密遣中使趣公歸府人等遂中使趣公入見云既入見上此奏先是
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愛公同者名委擬公曰上新聽政陳官當求
正人畏傾邪不可除因不敢與相遂回爭遂任大防不辭意求遂畏爲禮部侍郎
畏尋上疏乞講求神宗法制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自是悉召用屬豐舊
人實畏
發之焉

奏乞戒邊將

真廟朝與契丹講和懷撫有道兩國情通小人不取生
事間諜今將百年生靈安帖自古和戎所未曾有今來
西夏雖是小國亦未可輕况自與兵以來恩信未孚動

生疑阻加以邊將慣得厚賞樂於生事邀功多是先自引惹却稱西人侵犯構起邊患朝廷不知致使夸狄之情無由通達此風不除難得安靜伏望朝廷常加審察

奏彈吳安持李偉

臣伏觀都水使者吳安持李偉等決大名第三鋪口欲因漲水回大河入孫村口使還故道暴集薪芻屢差夫力倚河之民殆不堪命訖無成績虛費不可貲計若知不可而強爲是貪賞欺天若果可爲而不效是不虔欺事欺天敗事未嘗議刑奸儉之人既無所懲艾故今又欲興作大役數十倍於前日假託是朝廷賞罰之失實係消長安危事理豈可不蒙聽納臣若偷安苟且徇俗

好名則必謂此事已曾力言自是朝廷不聽足以聊塞責任遂可竊位保身何必違忤君親以取擯逐之辱蓋以人臣之罪莫大於容養小人下使侵刻生民上使虧損聖政况臣謬居諫列職當指佞嫉邪又以連任陝西親見安持奸迹今若言而苟止則是輕職愛身不惟非臣素心陛下亦何所賴是以區區不已上黷睿聰伏望更將臣前後所陳反復詳究如臣言非誣罔則陛下何惜施行不惟使奸吏悛心亦可正朝廷綱紀如或謂人材難得須當委任小人而臣欲遂已言務隨流俗不思體國意在嫉能則臣之不忠罪亦難恕豈可尚叨任使猶處諫垣雖蒙聖恩含容於臣何施顏面唯望早行黜

責以懲戒百官

奏乞棄廢寨與西夏

哲宗紹聖三年公爲武安軍節度副使

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懷柔西戎恩德備至至於冊封賜地皆出宸斷遂使累年之間戎馬不能犯塞蕃漢生靈全活無數好生之德格于皇天故使百穀屢登四海豐樂此帝王之盛事太平之大本也近日傳聞熙河邊臣分畫地界各惜向來久廢寨地以爲要害未欲給賜致其假塞不從以至未能罷兵邊事難了竊恐蓄疑敗謀事久生變萬一姦人間謀復致猖狂容之則虧損國威討之則前車未遠連兵不解勞費無期若或饑饉相因兵民乏食則雖有智謀之臣未易爲計如此則功虧

一篑併棄前恩伏望陛下少留聖念特務遠圖不舍易而爲難不以小而妨大檢會元約朝旨荷賜允從遵孟子樂天之言稽虞舜舞干之德則天下幸甚臣受恩至重職與邊臣過計深憂不能緘默惟陛下矜憐曲加采納又奏司馬光爲陛下陳棄寨之策及後來換易生口并降賜封冊臣實皆與其議昧者尚多不以爲然至朝廷力行浮議方息今與西夏君臣體分已定惟有分畫地界所較不多若是去城寨二十里內雖夸秋無厭亦可以理開諭必肯依從以臣愚慮但恐邊將貪功生事不樂罷兵將去城寨二十里外聖恩已許給賜或向來用兵之時不曾保據之地指爲要害却欲築城占守則

虧朝廷大信悞國家前謀不可不察議者或謂春秋無
厭與之必將更有邀求竊以祖宗朝兵勢國力尚因德
明端順賜以數州元昊稱臣加國主之號蓋欲安民息
戰不以小利玩兵後來彼國果自服從亦何嘗更有干
犯而况今日所損利害絕小惟聖明深慮昔樊噲欲以
十萬行匈奴中季布指爲面謾武夫邊將之言多若此
類上誤先朝少今可爲鑒

范忠宣公奏議卷下



285.16
4122
v.6



重刻范文正公忠宣公全集後序

康熙戊申之歲先大人忠貞公奉

命撫浙時崇方在幼齡侍行過吳得謁始祖文正公書

院先公顧而言曰我父文肅公尊祖敬宗而於水源木

本之地尤所留意願以身秉國鈞不獲南來一省祠墓

未遂厥志今余幸官越中屬在接壤庶有以匡扶祖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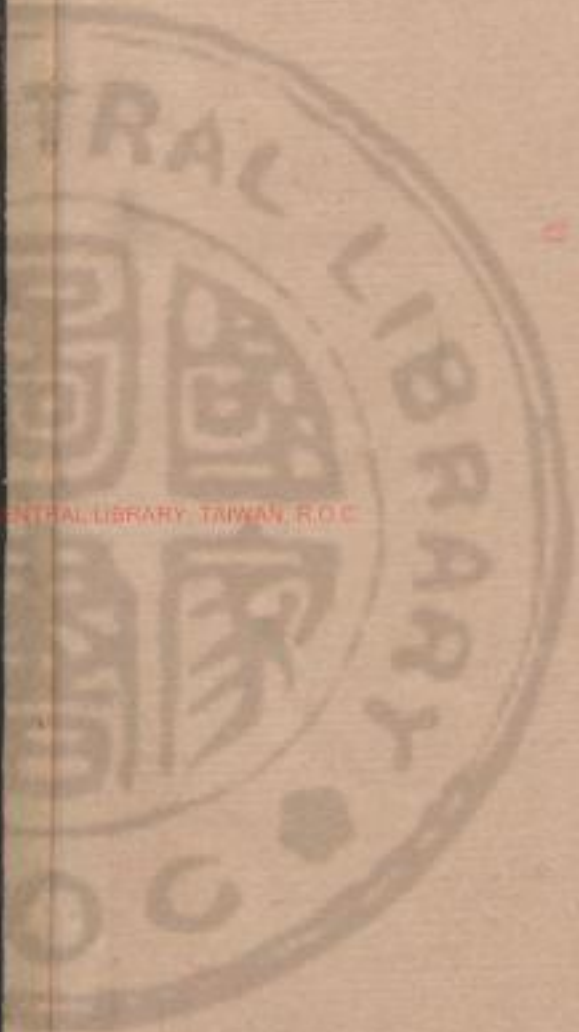
上體文肅公之心亦即文正公忠宣公之心也時崇退

而識之不敢忘既而三年政成入都

陛見旋擢制閩凡三過蘇必瞻拜祠下見棟宇傾圯日

甚特捐清俸脩葺鳩工鹿材什成五六乃遭逆藩搆亂

盡忠以歿閱二十餘年而三叔父總制兩江始克竟其



重刻范文正公忠宣公全集後序

歲庚堂



01666 S00772

3279509 v.6

事因撰世德源流文詳述始末以鏡諸石迄今讀之有餘悲焉時崇倖邀餘蔭屢受

國恩潯歷閩臬痛念先公殉節斯土既感且泣誓矢冰蘖上報不

君親五年之中重膺

聖眷于宣山左晉撫粵東往來道里之所經於文正書院又獲再至焉堂寢輪奐規模宏敞迥非昔比益慨然歎先公之遺澤爲甚長也昔始祖置義田立義莊建義學定規矩教養備至貽謀克臧數百年後用能謹守其法而我祖父復相爲維持經理之義澤振興自茲可勿替已惟是文正公忠宣公文集刻本漫漶殘缺不可傳

久寶爲闕如詢之主奉能濟云歲寒堂舊本歲久板俱不存今惟有明熹宗時雲間所刻板不特利缺且字句多脫落寔非善本思欲遵舊本重鈔而物力有待因循未果時崇仰承先志敢不以尊祖敬宗爲務因命工重鏤板於先憂閣下而校讎之役即以屬之主奉上體忠貞公之心亦即文肅公之心文正公忠宣公之心也工始於乙酉仲秋至丁亥暮春告竣其間采輯遺漏增補完善以垂不朽之業寔主有力焉時崇樂觀厥成因爲識數語於卷末云若夫祖宗之道德功業具載國史

家乘爲子孫者無容贊一辭也故不復贊

康熙丁亥暮春中潯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

理鹽法糧餉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文正二十
一世忠宣房孫時崇謹識

先文正公集家存舊本凡三一本止有文集二十卷已
闕而弗完一本有別集及忠宣公集二十卷俱全一本
則元天曆戊辰重刻於吳門義塾之歲寒堂按別集北
海棊煥跋云番陽郡齋舊有文正文集奏議孝宗淳
熙十三年丙午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刊補又得詩文
三十七首爲遺集附焉尺牘則淳熙三年刻於桂林郡
齋者也元天中世孫國雋始刻年譜而褒賢祠記碑
傳規矩言行拾遺遺蹟忠宣遺文諸種則元統中世孫
文英又得番陽別本續刊以補集後今考文正文集
全本二十卷中已增四十餘首意不全舊本當猶是淳
熙以前所刻也忠宣公集二十卷始刻於嘉定中樓鑰

序云少讀忠宣公言行錄如奏議國論等書皆當終身誦之而陳宗道亦云范公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今侍讀脩史紫微先生以家藏文集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鈔板郡庠紫微先生謂清憲公之柔史君則零陵守沈圻也 則忠宣公文集在宋時惟永州始有刻本明初王賓序云文正公十世孫天倪言忠宣公文集前朝已刊十卷今吳縣主簿三衢清之江公特爲刊之以完焉今按舊本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具存未嘗缺其半也惟忠宣奏議舊本獨無而國論言行錄亦佚而矣傳意江君所補刊別有一本不可復覩已明嘉靖中又重刻於書院亦缺忠宣奏議是時世孫惟一視學兩浙

復續編文正忠宣奏議書續命嚴州守韓叔陽梓行板久俱不存今惟存天啟中雲間司理所刻板官府程督取材匪良身其事者大都苟簡塞責故不數十年而漸即於蠹壞且其間舛錯遺落字句甚多較諸舊本又復遺去西夏堡塞道蹟諸賢論贊數帙殆將什之一焉潘主祠事數年以來有志剗刷而力未逮弗克舉也言已之冬潘陽忠 公子時崇方膺廉察之寄出按八閩未幾晉藩山左旋擢開府粵東往來吳中子謁祠下詢知先集藏板殘缺遂捐貲重梓屬潘董其役深幸素志克酬乃合家藏諸本細加校勘止其謬訛文集悉遵舊本摹刻而中 奏議則考趙忠定奏議標目而次第其年

亂者稍爲序次而條分諸目以便稽考復搜輯國史家
乘手澤所載又得文正忠宣恭獻侍郎諸公遺文若干
首并制詞傳記名人題跋手蹟及忠宣公墓誌祭文之
未刻者分補 六卷以附於後雖見聞未廣尚有所遺
而閱是編者或不至如雲間本之遺憾於闕畧也乙工
竣之日撫軍自敘始末以紀其成潘卒讀之下竊歎忠
貞公文子第弟祖孫有造於吳中祖澤也深矣今吾郡
子孫聚處者不下數千指大半食貧自力者居多曾不
得一二人致身公朝克紹先烈爲義澤慮久遠者昔鼎
新書院忠貞公任之於前司馬公成之於後今文正公

忠宣公全集又得撫軍鏤板以永其傳潘不材再行勸
事而厠名於文字間以垂不朽蓋有厚幸焉然益滋愧
己是役也贊成之力會稽右丞房裔孫嗣恕暨子龍威
而承是編者郎中房裔孫君植也并附識之康熙丁亥
三月文正書院三奉文正十九世監簿房孫能謹識

裔孫彌隆彌勳能濂興禾興校口校

遺文目錄

舊本遺文一卷載忠宣公四首恭獻公一首侍郎公十三首按忠宣二首已見奏議重出今不載又按侍郎公家傳云公所著詩文皆亡于兵獨存奏議十七卷今遺文所見寥寥無幾且大半節文餘復散佚因考宋名臣奏議中得文正公十餘首全集所未載者增入補編又得忠宣公三首恭獻公一首侍郎公六首內二首雖已見舊本俱係節畧今爲刪其同者一首而錄全本悉增附焉

忠宣公

遺文目錄

舊本遺文一卷載忠宣公四首恭獻公一首侍郎公十三首按忠宣二首已見奏議重出今不載又按侍郎公家傳云公所著詩文皆亡于兵獨存奏議十七卷今遺文所見寥寥無幾且大半節文餘復散佚因考宋名臣奏議中得文正公十餘首全集所未載者增入補編又得忠宣公三首恭獻公一首侍郎公六首內二首雖已見舊本俱係節畧今爲刪其同者一首而錄全本悉增附焉

忠宣公

與中書論責劉琦事

舊注云此篇亦見言行錄中但彼以為上神宗而此以為與中書兼

詞論亦多不同故重出之今按奏議中論劉琦不當責降狀與此不同者惟君友稱謂間易數字且被詳此畧故茲不復錄

論王觀不當責疏

按全文已具載奏議請寬王觀之罪一疏此條節畧重出今不錄

王氏語錄序

議太廟增室事

論除呂公著文字不經書讀

以下增編

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

繳進明道詔書

恭獻公

議南郊合祭

奏請察譏論之臣

增編

侍郎公

論西事當改圖

論熙延與夏國所畫

封疆事

前年論畫封疆全文具載增編論是兵一疏此條節畧因後邊梁乙通等事故並存之

奏乞脩明元頒戰守約束

奏荅訪問所問邊防機事

全文具載增編荅詔論邊防一疏此條節畧今不錄

奏乞那差將兵

奏蕃官李忠傑等事

奏牽制西夏事

奏分兵守汝遮

奏乞不許蕃官私自改姓

論交換生日事

論治平兵馬與今不

同

奏乞訪問州縣關食

去處

奏乞勞賞曲珍

奏論西師不可再舉

以下增編

乞以棄地易被虜之人

答詔論邊情乞不妄動以觀成敗之變

舊本節畧不載

舊本節畧見前

乞令蕃官不得換授漢官差遣

議進築非便

范恭獻公遺文

議南郊合祭

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神宗皇帝攷援古誼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者也又言春爲陽故以正月迎於東郊秋爲陰故以七月迎於西郊聖人有作莫之能改也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夫野叟猶怪以駭而況於鬼神乎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祭方澤也而合於圓丘用夏至也而用冬至益何以異此合祭肇於漢末其言不經朝廷近制考之方策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

以憲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不可也

奏請察譏論之臣

元祐三年徽宗即位公爲尚書右丞

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奸爲私也今譏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開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

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真諸要塗人君欲得英傑之心故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

范恭獻公遺文

范忠宣公遺文

文正忠宣父子諸公道德充積於中著於勲業
見乎文章其片言隻字皆有裨於治道世教非
若世之文士徒枝詞琢句務爲工而已故今於
諸公之文雖有數語亦必記錄使人知范氏之
不朽者蓋在於穆叔之所謂立言而非宣子之
所謂世祿云

王氏語錄序

先生名偁字孔章希逸子其號也自唐中葉世司天文
能先見藝祖祚曆之象者先生之世祖也族居京師有
年矣以議金雞曆出江西故先生爲江西人明經取青

紫佐雍熙者先生之志也不幸試南宮偶遺乃蘊所學以紹箕裘交遊中有以功名勉之者則曰植黨蔽賢象數已著吾人苟獲漏網亦幸矣未幾王介甫出焉朝野咸服其明嘗病卜相之術雖可與醫同試見效然於人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詭誕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使與儒家不相角立曉迷釋惑俞爲有力異乎太史公所謂流者遠矣又有醫書二十四卷行于世此又可以見先生之博物也一日葉叔亮集其語錄以示丹陽叟嘉其純正不爽時譽出處之節無愧古人因援筆以書左界焉叟謂誰范其姓純仁名堯夫字先生故人也

議太廟增室事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禮記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蓋七世定於廟數之中不緣所事之人所謂有天下者事七世云者特因廣數以經禮言之也國朝自禧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來大行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禮未有合者况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爲一世故事不遠在後無違將來大行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爲昭上遷宣祖以合

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呂公著文字不經書讀

元祐元年閏二月公時為給事中上此奏請令

別出黃黃送門下省仍今後急速不係利害文字不過門下省並開門下省照會施行

臣伏以近除門下侍郎呂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吏部亦將不經門下省文字直行慮別有被受按門下省繳覆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有與侍郎妨礙或係親戚竝貼黃奏知欲今後侍郎兩員皆合避親或妨礙及獨員除依舊奏知外許令給事中繫書繳覆

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

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將來太

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道之事皇太后受冊依熙寧二年故事皇太后與皇太后同日受冊皇帝於殿上發冊令尚書禮部太常寺詳定儀注開奏公持同知樞密院遂上此奏

臣近聞將來太皇太后冊禮竝依明肅太后故事於文德殿受冊緣明肅太后當時禮官議定合於崇政殿受冊仁宗皇帝特降詔書移于前殿蓋是人主尊奉母儀出於一時之詔非有司所定常行之禮今恐三省取旨之際不曾詳悉奏聞遂降敕命直依明肅故事更不用皇帝降詔便御文德殿受冊不唯不顯皇帝尊奉之意兼不稱太皇太后謙沖之德緣自太皇太后同政以來至仁盛德高掩前古所行典禮為萬世尊仰不必專稽明肅伏望特自太皇太后聖旨指揮更令禮官子細詳定務合中制以副聖意

貼黃易謙卦稱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謙而四益從之又曰謙尊而光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皆經典之法言在聖明正所當務臣不勝區區犬馬之誠乞賜采錄

繳進明道詔書

紹聖元年四月時公爲尚書右僕射

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曰莊獻皇太后夙承先願保佑冲人一紀于茲恩勤備至凡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日雖機務之繁竝用祖宗之憲永惟慈訓居極孝思而上封之人固識大體務爲詆訐有佛聽聞其垂簾日除改及所行詔命不得輒有上言咨爾中外體朕意焉時上躬攬庶政而言者多譏斥垂簾日事惡其持情近薄故降是詔

臣近曾錄明道二年詔書進呈望陛下稽倣降詔以誠薄俗至今未蒙施行近聞有狂人傳播擬策自云嘗已進御又臺官章疏或已取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此詔書不頒行薄俗恐難禁止臣今再錄明道詔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遵本朝之舊典法仁祖之聖孝特降明詔以信萬方天下幸甚

貼黃今妄爲詆訐者已聞多矣陛下容之則妨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全伏望聖明早降指揮

范忠宣公遺文

范侍郎公遺文

論西事當改圖

元祐六年九月奏准樞密院劄子夏國既失恭順又復已絕恩必須輕忿日以擾邊爲計更須別圖方畧元祐以來朝廷之所以御夏人處邊畫者莫匪以禮義爲本以恩信爲先一切容貸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間戍兵之卒未嘗減罷金穀之費未嘗省羨備禦之計未嘗簡弛耳且彼所求我必與之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不爲他日之患乎夫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墮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願竝以元頌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置而不問戒飭將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固所不

可護邊待敵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以歲月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

論熙延與夏國所畫封疆事

前段全文具詳增編論息兵珠今兩存

臣聞熙延兩路與夏國所畫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于欲速故強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奔固爲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虧失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秉常計至乾順自立使者係道往返五六賈販貿易隨已豐富雖脩好甚恭亦爲自資之計耳朝廷即遣使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爲賊所窺果聞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與兵入寇延渭破殘反覆不恭宜在殊絕後日復有所請但

可只委邊臣謂之要約示以開暇使之望望然惟恐拒而不納則輕重之權在我事既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于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彼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婦吾陷賊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爲此計聞其有請即許造朝使人既至朝廷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顧接太重許可太輕既許以陷虜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勢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皆著于書然後受人割地交相付與則彼尚何所能爲乎今謀約不素明定彼以疲殘百餘人塞責而來我乃不復較問亟以四壘付之四壘

既付即以平轍熙延二境始議畫疆顧不晚乎夫已然者固不可追今可爲者審究徐圖尚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城重有邀求又聲言與西隣有合從之謀將以重我外議謂朝廷不以爲重而輕棄之信如是則欲速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爲不可棄者非以兩孤壘之爲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藩籬邊徼土田沃壤足以贍給邊兵也故不在賜給之限今乃欲局目前之小休棄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斷數百里斥候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遇敵道路梗澀運餉艱虞孤壘僅存我將安用詔旨不與之地徒虛名耳彼乃愈益猖狂邊患滋甚固宜朝廷之改圖也聞梁乙通用

事之久元祐二年三寇涇原而漢兵十一將拱手城中不出一騎使席卷而歸後乃悉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每語人曰嵬名家人管國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黜兵者欲使朝廷憚我而爲國人求罷兵耳昔元昊叛時雖數遣人求和而故爲悖慢難從之議朝廷既不從則語衆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衆戰威力乙遁今乃劾之今朝廷既議貶絕宜作邊帥草檄以淺近易曉之言具道乙遁無厭犯順之詳朝廷用兵于不得已之意令諸路多作木印棄于賊疆不惟可以伐徂衆怨之謀又足以激怒其衆使知禍自梁氏始庶有衆怨親叛之理朝旨但欲使道邊之人不能著業

臣已謂未足繫彼國之要害使一國之衆奔命不暇而莫知所備斯可矣欲如是當令諸路帥臣公心叶力謀議相關一路將有所舉則諸路陽爲點集出兵之勢以留對境之備則實出路分賊無併兵拒敵之患諸路更守迭出則彼所備者勢分而力勞矣又自來諸路多招納降人自元豐以來諸路所納不爲不多若謂可以耗彼力戰之人則夏賊舉必數十萬豈招降之可耗也若謂可以助戰緣降人出入將帥豈敢全然倚仗計口給食坐耗邊穀借有地土可給亦妨占弓箭手請射之田其間仍多姦細緩急漢界有所舉動則猝然逸去致漏機事有害無益將來漢兵迭出宜悉止絕以清久弊朝

廷如果令諸路互出銳兵撓賊當密戒諸路帥臣每有所舉不用過爲秘密畧使兵聲先出勢若大舉使彼衆得以遠避我鋒然後出偏師以信其聲則其誰敢當要使數百里野無得耕之土衆無休息之期而已又申嚴博易之法以絕市貨則困賊之策在其中矣是不待多殺而爲利也

奏乞脩明元頒戰守約束

國之所以前坐制西夏者誠由連城北帥竝統重兵利害相同左右相援首尾相副聲勢相接心一而力同氣遠而勢重如一身之有手足上下交相爲用而無有偏廢此我之所長而彼之所畏者也昔寶元康定用武之

時先臣仲淹嘗統兵往援隣道破元昊長驅深入之謀
救涇原屢勦可憂之患見於已試理勢灼然朝廷後來
參定戰守約束頒降諸路實用其策昨因徐禧計議邊
事輕有改張遵行之初自罹其害蓋兵家張耀聲勢左
牽右制古所不廢固未聞兵寡兵乏不假聲援而能獨
勝者也今邊事未平虜情難測伏望朝廷深賜詳度檢
會臣前奏及元頒戰守約束再加脩明

奏乞那差將兵

紹聖二年呂大忠乞赴闕願早降指揮始朝廷劄下熙
河范純粹預行措置建汝遮堡有如脩建定遠城之類
機便行以乘伺間隙脩建之時即趁時併功興役伏奉

指揮昨脩定遠城下除本路將兵盡數調發照應防托
外更蒙朝廷指揮下秦鳳路那將兵三二萬於通渭砦
側近擇利駐劄照應萬一西賊犯境於本路將兵共力
枝梧及下涇原環慶路各於本差定兵將領及萬人已
上沿邊擇利駐劄大張聲勢使賊疑懼不敢併於一路
作過將來萬一遂舉汝遮之役除本路兵馬斟量調發
防托外乞朝廷預降指揮下秦鳳涇原環慶路經畧司
各令密切依昨來脩定遠城例差那將兵預作準備候
見本司關報即於逐處沿邊駐劄照應

貼黃稱仍乞下逐路帥臣別以他事爲名密切爲
備雖弟子官屬竝不得預聞庶無漏落

奏蕃官李忠傑等事

准樞密院劄子蕃官包順包誠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許時暫赴闕臣赴任之初准朝旨體探招納邈川河南人戶等蓋自范育在本路日曾有遣納趙嗣忠之議又種誼還自京師昌言被旨招納緣日有阿里骨般次買賣向者謀議不容不知今醇忠之子被召恐多猜疑於臣所放機事有害兼懷義永壽資才無可取未敢遣赴闕并免與功多蕃官別有形迹及李忠傑見體量將入界捉來首領却送過天都等事臣輒從宜將行出文字節去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姓名止將包順包誠差使臣押伴赴闕其包順包誠今來朝見如欲示旌勸只乞

賜與金帛願留官爵差遣以責來效及乞不以邈川河南情偽詢訪逐人恐有漏泄詔阿里骨見差般次赴闕進貢所有前後經營青唐指揮更不施行李忠傑三人別聽朝旨其體量李忠傑事狀如無顯迹即不得少有枝蔓漏落致使危疑不安

奏牽制西夏事

牽制之要當於平日先探知彼界人戶團聚虛實之所遇事決策前去指其巢穴攻其必救則解圍制寇不致虛發緣諸路帥司所出牽制之兵止於一路而賊之大衆勢必十倍既衆寡不敵則牽制兵馬所行分須與賊兵聲勢相遠彼犯我東我出彼西進退之際不相逢迎

庶無取困之慮今熙河秦鳳路地如犬牙兼秦鳳一路止有雞川兩寨之地係有邊面受敵之處若西賊舉衆欲秦鳳兩寨須經由看都川淺井川羅和市一帶山谷分頭南來此外更無他路如此則賊兵未至秦鳳已先逼近本路通遠軍通渭砦一帶邊面地形道路披圖可見除通遠軍蕃漢兩將人馬自須戒嚴以防侵軼不惟難以內自空虛引兵它出外所有熙河蘭岷等處漢兵蕃馬雖是可用緣本路對境惟東北天都山南牟會打繩川劉子一帶方是西界人戶團聚住坐之所指此而進即行兵之路却須自看都川淺井川羅和市或石碛子等處結陣前去乃在賊兵歸路之外聲勢甚逼彼雖

已犯秦鳳若探知本路兵行不遠必是引衆而還遂出我師之後即見我之歸路立見梗絕甚非安全之計蓋本路在夏國西南極盡之處除天都等處路與賊迫近不可經畫外捨天都而西即全無人戶住坐如蘭州正北屢經漢兵討蕩具見的實決然無利可乘恐徒有塞命之名枉致勞弊以此推較蓋諸路地形遠近不同而夏人團聚居止疎密有異故攻取便利理難一體本司今相度除賊寇河東鄜延環慶如探得天都一帶別無大段人馬會聚本路可以出兵牽制外如西賊併兵寇犯秦鳳路即本路兵馬止可於白城谷災竿堡左右照應相度賊勢寬便攻擊或會合秦鳳之兵共力掩殺如

此則兩路兵勢相合賊必不敢爲深入持久之計所貴不失機便伏緣今降朝旨定本路不許策應只令牽制有此利害深慮緩急申請不及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揮

貼黃熙秦兩路既相隣接則形勢一同今秦鳳之於熙河既不可牽制只可策應即熙河之於秦鳳利害不殊竝乞驗會本路前後所供對境圖籍即見逐地名道路形勢利害牽制策應之法中間久廢因臣在環慶累曾論列方蒙朝旨下諸路頒行臣等曾預先探知西界人戶團聚之所後因賊犯鎮戎係在涇原西北與環慶相去三百餘里臣曾

搗虛破賊於曲六律掌俘馘甚多遂解鎮戎之圍比其歸護巢穴則我師還塞方纔一日僅免阻扼轉戰之患是時若賊勢稍相附近即歸師難保伏乞朝廷更賜照察

奏分兵守汝遮

樞密院檢會已降朝旨下熙河蘭岷路乘機會脩築汝遮去訖近節次據本司奏乞脩展蘭州西城及定西定遠城雖已各降指揮依奏三處所用功役萬數不少慮本路於脩建汝遮有所窺避將來以此爲名致失機會昨者本以三處城圍全闕增展或見今人馬暴露或緩急矢石交逼無計保民日憂招寇念汝遮大役既須候

可乘之機則廂兵數千不當廢他壘之用兼汝遮役所
地里非遙候其進築有期立可移兵前去愚慮偶爾及
此於理合具奏心實無他事屬兩便臣所以且以脩築
蘭川定西定遠爲名分擘役兵前去使衆人明見逐處
興作庶解夏人之疑比至汝遮有機可乘則役兵皆在
隣近委實安便

奏乞不許蕃官私自改姓

臣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婦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
姓名以示旌寵如嵬名山爲趙懷順朱令峻爲朱保忠
是也後來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畧司不爲止
過據狀申陳省部亦無問難遂改作漢姓如乙格爲白

守忠兀乞爲羅信是也亦有不曾陳乞衷私擅自改作
漢姓如盧峻之子爲周俊明是也見今更有蕃官攀援
陳乞蓋是自來未有禁約致蕃部無故自以衷私撰改
漢姓竊詳古者賜姓名氏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別忠勤
也今反使夸狄醜類無故自易姓名混雜華人若年歲
稍遠則本源汨亂無由考究漢蕃弗辨非所以尊中國
而別異類也須至奏陳乞立法止絕者欲乞諸路蕃族
除係朝廷特旌寵賜與姓名外即不許陳乞改作漢姓
所有今日以前不因朝廷賜姓之人竝行追改各令依
舊如允所奏只乞作朝廷訪聞立法行下

論交換生口事

樞密院言環慶路將兵與夏人戰俘馘老幼婦女范純粹選留仍揭榜喻其親族以舊掠漢人對易其引導者人賞以絹三匹十歲已下二匹

交換生口若施之於講和罷兵之時則名體俱順無所不可緣夏國方爾悖慢與師盜邊在朝廷宜明示棄絕戒諸路邊臣整兵聽命或間出奇兵使其應敵不暇或擾彼農事使其地不得耕或反間用權或旁行招納必使彼衆勞厭人意搖動則其凶酋必使改轍然後邊釁可期於止息也若於此時便議將生口與之交換即恐體勢不重有害事機廉訪聞得西界凡是捉虜到漢界人口竝一一赴衙頭呈納多是於近裏去處監防羈管

今來本路所獲老小人口止是橫山一帶人戶縱有逐家骨肉丁壯願遵朝命亦何緣於近裏取得羈管之人前來交易以此推之恐徒有輕動必無實利

論治平兵馬與今不同

元祐三年癸亥詔以治平臣僚所上互進方畧授逐路帥臣講求困賊之策

切詳治平年兵馬數目以至將佐頭領遣應次第即與目今全然不同臣仰悉朝旨大意而已使西賊於逐路山界各有所畏分兵待敵不敢併兵一路則我計方行邊機難以預定貴在臨時處決即先事無可預陳所有准備西賊互有酬賽防庇邊民一節即不異見今備寇

之策

奏乞訪問州縣闕食去處

臣訪聞得本路州縣民間甚有關食去處及逃過主客
人戶數目不少蓋緣累年不熟又自軍興以後調發顧
卒凋弊爲甚而保結團教之法方此推行兼民間以邊
事未平安意私憂加之向春闕食遂此流散深慮關陝
根本益致殘弊所繫不輕如蒙施行只乞作朝廷訪聞
內賜指揮

奏乞勞賞曲珍

昔年雖有隣路牽制應援之法多是兵將官不務公心
不以隣路被寇爲己職或量以少少軍馬或故爲迂遠

備禮塞命遂致永樂之禍臣自領漕關中至忝今任累
累論列三年間方蒙朝廷定議再立牽援之制昨來九
月初五日晚得涇原路報賊公牒臣於是特遣委曲珍
已下點兵束裝翌日長驅出境外三百餘里大破賊巢
賊衆到漢界三數日解而去者珍之功也今來受指揮
臣竝未敢輒以語人欲望聖慈只遣近下使臣依涇原
例就慶州勞問出界將官曲珍已下支押賜合得銀合
茶藥見朝廷勸賞不忘功之意在朝廷無所增費而於
本路士氣足以激勵稍厭人情不爲小補

奏論西師不可再舉

元祐五年五月時爲陝西路轉運使

臣伏見朝廷聚兵一道以俟西討將脩積堡寨聚積芻

糧爲進攻必取之計臣以非才職專餽餉雖前後累與同職官條具事狀仰煩聖聽然其所論皆區區餽運職事之所當言者至於攻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實師期之緩急民情之戚休所以繫朝廷天下之體者則非臣之職而前此未之言也臣愚以謂猷畝不忘君者蓋臣子之常守况臣世荷國恩久叨器使今事有所覩而心有所懷詎當以非職爲間而隱默自欺此臣所以自信不疑而欲言者也臣竊聞去年邊事之初議者謂夏人悖亂因辱其長衆怨親叛席捲可平朝廷大治兵師諸道竝進所向力戰而賊巢不拔則是與夫議者之言有間矣今朝廷會兵涇原欲爲且城且戰之計臣以謂

精騎二十萬聚於一方聲勢重大彼必請朝以避我鋒決於他路犯邊以爲牽制萬一乘虛入寇則事可憂兼涇原進築之衆所食糧米日將萬斛所築城堡不過一二而地里漸遠餽運無可繼之策時日漸久丁夫有奔潰之虞當此之時勢必中罷豈不負陛下興舉之意而繫夸狄觀望乎矧所城堡障深在賊疆存守久長豈敢自保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朝廷休養民力充實府庫久矣去歲兵師一出而公私困弊若此其甚今者再議大舉人氣事力大非去歲之比若今歲事功不就即來歲又將如何國財民力將何以繼此臣所謂攻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實者也臣准制置司牒坐到調發時諸

路兵馬之期皆在六月竊計出兵之日決是初秋去歲
涇原環慶兩路各以九月出兵比至仲冬漸以還塞然
猶士卒疾凍十七四五今七月行師方是苦暑以二十
萬之衆冒犯炎日或被堅禦寇或負重力役渴飲難周
瘡痍多有復當大雨時行之月豈無霖潦之虞臣恐疾
病傷殘有甚前日內外重兵上繫國體此臣所謂師期
之緩急者也臣竊見去年調夫出界其上等人戶有至
獨出數十夫之家其貧下人口亦須數戶共出一夫每
夫雇直至百貫文又諸路轉運司接續調發至於再三
其間凍餒艱辛若遇賊被害死亡凋弊久未可復今茲
再籍百姓已諳事勢人必駭畏頗有逃散麩麥在隴秋

禾將耘妨奪農時適於此日緣軍興未計動須人力臣
等蒙朝廷誠以軍法責令趣辦若人戶大段流移關內
騷動根本之地事有可憂異日言者必以臣等爲端咎
之地一身之責無足自愛其如國事何此臣所謂民情
之戚休者也臣竊謂朝廷興計當萬全而不當幸一時
之無事發而無成前車可鑒臣竊與老於邊事之人曲
折講議事可寒心而中外之臣妄意朝廷謀身畏禍無
有爲陛下言者臣獨何人特以忠義所激不復以職事
爲間寧受盡言之罪於今日而不忍被不言之罪於它
時故敢以所得衆人之論昧死以聞

貼黃臣非不知危言橫議自速罪悔竊以謂今日

盡言蓋無負於陛下雖即鼎鑊何所愧心若雷同
衆人公肆欺罔苟幸目前之無事使昭昭公議雍
塞不聞貽朝廷他日無窮之患非臣所知也今日
之論誠若迂誕陛下異日當以爲忠言

乞以棄地易被虜之人

元祐元年三月時公守慶州先是司馬亮建議遷夏人侵地忠

宜公同知樞密院請以地易陷蕃生口公上此奏七月二府議定詔夏人以永樂城沿邊將吏士送歸中國當歲除元符中國舊塞及順德西蕃土境外交還詔商議分爲兩路至四年六月夏國遣使入貢詔永樂陷沒人口經隔歲久感其間實有死亡如將未送遂到日依數交割支與實緡仍將沒處未陷淨關安疆四塞給賜十月公奏夏人以永樂人口百五十五人欲以十一月十日至界首交還詔用同日交領四塞乞許令將棄地內人戶官物遷移搬運於交送生口日以前畢事並依所乞

臣自元豐元年在陝西路備員監司適當軍興之時至七年乃得還朝故於陝西邊事粗知始末昨蒙除授今

任赴官過關雖蒙特許朝覲累狀乞上殿奏稟職事尋准樞密院劄子催發出門故欲敷奏職事了不獲陳今既到任身遠朝廷須至披露論析仰黷聖聽竊以西夏之國効順歲久邊隅無事夷夏晏然祇因種諤沈括數輩希功造事欺罔朝廷以謂夏國失勢衆怨親叛無甚勞費席卷可平或請覆巢長驅或請進築開拓致朝廷大舉戈甲諸路並興固嘗長驅而無功亦已進築而失利衆說並試一無所成徒致關輔瘡痍公私困弊百姓流徙國兵殘耗雖諸路各有收復故砦廢州多非中國所利之地深在虜境勦爲興脩橫添兵屯倍置器械加費金幣益耗芻糧盡關輔公私之力曾不足以自支故

日煩朝廷自內應副而邊防覺隙日在可憂彼夏國者深沈自居未即報應蓋亦以頻年應敵部族疲勞橫山之人失業良久勢力未復舉動良難故但比時以來數數遣使跡如効順實乃有謀外則不議土疆內則不脩常貢既形款我之計又爲自資之謀臣聞累番使人貨販滋廣通約所得不減三數百萬其自資之謀亦可見矣諸路軍兵經累次凋瘵之餘雖將招填畧充舊數而新人渺小未堪戰鬪朝廷但知兵籍數目而未知士卒之氣全未振奮臣未測朝廷謀畫所向但見近降朝旨應因軍興增置兵將官吏及添戍軍兵並已抽還外議以謂朝廷晏然自以爲無事人竊憂之則其款我之計亦已行矣常貢未脩彼所以言邊事之未竟也疆土不議彼所以爲將來舉事之端也理勢灼然無可疑者然則邊防大事未見成畫臣恐歲月滋久彼力漸全待草豐穀實之秋當弓勁馬肥之際稱兵有請暴肆跳梁倉卒之間何以遣應若臨時欲議許可則國體有傷若至期復舉干戈則生靈被害唯編戶之方困豈再籍之能堪臣心之憂言有不忍臣昨者既不得奏稟聖算尋曾往見執政大臣語此邊事雖所慮亦或切至而爲謀未知所從如臣之愚亦何敢以此自任唯是思慮所得參訪羣言不敢內有所懷願陳其說臣切以謂諸路所取夏人之地固未足繫彼國存亡之機而彼之所以乘困而

必爭者蓋以謂日侵月削而不敢校則小國之勢在所可憂故自保之計不得不然一國共謀豈不及此由是推之乃知必爭之地未棄則邊釁無時而可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自出也今彼之與我必爭者顧禮義當如何耳臣竊觀近時之論邊事者獨以謂彼既困怠無所能爲加以數年可以柔服臣竊以謂不然彼所以嘿嘿自處未有所請但爲自全之計者乃所以養銳待時也是豈終困之理哉謂新地自興復以來糜耗鉅萬斤棄爲難殊不思前日之已費者不足復追而他日之未費者尚可救也臣伏觀陛下即位以來累降德音凡聚斂招積之令有害民生者悉行蠲除四海兆民懽呼愛

戴蒙被聖澤可謂盛矣臣竊思念天下之費莫大於饋邊若邊事未有措置他日一有調度帑藏空虛無以取濟則聚斂傷民之令恐不能輒已此又不可不慮者也臣願陛下靜占往鑒斷自聖心因彼遣使再三而未有所請之時乘彼辭理恭順而姦謀未露之日特降詔旨概述先帝所以問罪之意具道秉常所以復國之由嘉其忠藎之誠諭以逆順之理趣令先以前後戰陣虜陷官員使臣將吏丁夫悉歸朝廷其所削之地並從給賜如此則邊釁可期於止息生靈有望於安全亦足使四夸知朝廷前日興師之意在于拯患問罪而不在于疆土之利也中國陷寇之人又知朝廷愛人而不愛地也

神功偉績可謂難名臣非不知危言異議自速禍悔伏
念不獨守邊之職理當建明重以事君之方義無可避
臣於先帝臨御之日數論邊事屢竭迂淺伏蒙先帝曲
賜優容每有稱可非敢獨於此日驟爲首尾異同之論
古人有言曰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取予之間正在
今日伏望陛下察臣誠在憂國志切愛君以臣今言少
關聖慮如其粗有可采即乞宣付三省樞密院令大臣
共議事貴機速伏乞早賜處決庶不爲朝廷異時之患
則天下幸甚傳曰事君有犯無隱臣則無隱矣其如位
卑言高妄議朝廷機政實犯天憲不敢以誅竄自逃

貼黃臣頃者或聞北虜曾有文字到朝廷請勾下

西邊兵馬臣昨充北朝國信使日其接伴虜使嘗
語及夏國之事亦云曾有文字教南朝罷兵臣是
時隨宜應對尋具奏聞臣以謂西北唇齒之國萬
一北虜狡慢或一日又以夏國所失疆土爲言即
朝廷至時却已難爲處決今日機會恐不可忽此
臣所謂事貴機速者也

貼黃臣竊見所得西夏舊城堡砦如河東路葭蘆
吳堡鄜延路米脂義合浮圖環慶路安疆等寨皆
係深在賊疆於漢界地利形勢畧無所利而所費
芻糧皆是倍價計置及歲歲勞煩稅戶遠入輸納
至於運置錢帛器械置官遣戍一一艱苦今日若

行斥棄委是並無闕害唯是鄜延路塞門一寨係
當中路之衝平川廣闊去帥府地里甚近別無地
利控扼之險自得塞門增遠四十餘里可爲中路
屏蔽粗爲邊防之利兼此塞門一寨舊是漢城棄
陷以來年歲未遠似與其餘城寨利害有殊朝廷
若議存守則理或有名更係朝廷裁決所有蘭會
之地耗蠹尤深如聞朝廷已遣使相視勘會更不
敢縷細開陳

若詔論邊情乞不妄動以觀成敗之變

元祐元年十月

時公以首能
圖開列慶州

准樞密院劄子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

擅國事遂致諸部首豪往往不伏變亂交攻日相屠
害雖不住據逐處奏報終未見的確事情緣自來賊
中事宜多是歸順人口通說事必真實慮兩界近上
酋首因此變亂離析各懷去就或欲據元有州城自
守遙託朝廷應援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爲近
塞藩籬若從而開納即慮展轉生事難保成功若一
切拒之又慮反爲他國所有爲國患轉甚未審於當
今邊情合如何處置致不失事機右三司同奉聖旨
令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蘭會路帥臣密切
指揮沿邊官吏若有投來西人如審驗得委知次第
即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所

藏書堂

有西界首領若謀歸嚮中國仰詳前項所問各以目
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條畫實封入急遞
聞奏親自收掌不得下司今劄付臣准此

右臣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蓋邊防機事
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顧何足以語此然臣
早膺任使久在邊陲採摭審料粗若有得伏見陝西諸
路邊防自元豐用兵之後未即解嚴廼者秉常失職諸
首並奮相與吞噬未有寧日方其自顧之不暇尚能爲
中國患耶在朝廷正宜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今詔
旨以謂近上首首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遙託朝廷應
援夫夸狄蟻聚鳥散盛衰無常先王列於荒服之外棄

而不擾縻而弗絕御戎之策無以過此今彼酋豪手變
亂艱危之時欲以內附爲名而請朝廷爲應援苟可而
許之臣不知一日急難有請則朝廷將真應而援之乎
應援之舉名正而理勝乎邊兵之衆樂援而悅行乎不
爲之援則害大信乎凡此數者皆不可不慮也聖朝方
以安靜治天下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
日尚何此策之議哉又詔旨以謂或欲率其部族直謀
歸漢願爲藩籬昔漢武帝時降胡數萬仰給縣官天子
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後日之害大不可救是知夸狄爲
欵附之名則中國受勞弊之實也今沿邊諸路自元豐
以來所納降羌無慮二萬口而老稚無用者十有七八

增耗邊釁爲害已大其心之向背未可知故平日間有引而去者則警急之際安知其非謀也然則降羌之無益中國亦已明矣况彼之存亡興衰有未可知者異時彼事既定復有君長必曰前日某部某族某人之亡歸中國者我國叛人也奈何受之我今請之則朝廷將若爲處乎豈不理屈而勢沮乎此又不可不慮也或謂彼既附我奈何不受何辭以却之臣以謂不然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于朝廷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當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爲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而不爲爾捕寇也夫如是則中國豈不甚尊而名體豈不甚正乎如此則彼於異時必曰我變亂患禍之中朝廷不乘我之不幸而存我有德接我有道尚得志而負之乎夫如是則朝廷之義豈不甚勝而彼之德我豈不甚重歟又詔旨以謂若一切拒之慮爲他國所有臣觀戎狄之性以種族爲貴賤故部首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雛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衆何哉風俗然也唯秉常父子有國縣久國人歸心焉今諸路謀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此特自今之勢然耳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繼後者乎豈遂甘

心爲梁氏屬乎臣以謂借使李氏遂有絕滅之禍尚當
爭奪反覆屠戮相仍曠日持久然後定也夫困獸猶鬪
者冀其或生也彼有力者方互爲爭奪各將以衆自守
乘隙而奮觀釁而動大必并小強必吞弱縱未敢統一
諸部豈不據一隅以自全固願束手爲他國虜乎臣知
他國未能遽有者斷可識也借有亡命避患而他附者
不過遁逃之餘種耳顧何足道哉夫夸狄相吞并者中
國之利也若天祐聖世遂使此羌卒至離析凡力等而
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爲一部則於時庶幾有思附大國
者矣雖然夫河之南橫山之地必附於中國大河之北
賀蘭之封必附於契丹酒泉武威之地必牽於西域蓋

勢力遠邇之異也昔呼韓裂爲五單于匈奴分南北庭
自是漢之邊候遂無匹馬之蹤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
臣所謂在朝廷今日唯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者蓋
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願朝廷靜占往
鑒處以理義參稽古昔無蹈後患深敷諸邊將吏使積
粟養士勵兵戒嚴從容無爲坐觀其變應夏國酋領及
部族生口有欲歸漢者並依前降詔旨一切約回決無
收受以全中國尊大之體以破夸狄反覆之謀如此則
詔旨所謂目今邊情向去利害者臣愚妄意切以爲盡
之矣若夫一得一失小利小權私已喜功爲國生事者
非臣所知也伏惟聖慈特賜省察

論息兵失於欲速

元祐五年七月公時為環慶路安撫使

臣伏見熙延兩路與夏國所劃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於欲速故狂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夸固為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虧失何以言之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而秉常訃哀乾順嗣立使者往返五六賈販買易隨已豐富雖脩好甚恭蓋亦為自資之計耳在朝廷固宜開納容彼自新然或處畫土疆未經決議當徐觀向背以察姦謀而朝廷即遣使人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為賊所窺果致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起兵入寇延渭被殘反覆不恭宜在誅絕後日復有所請但可一委邊臣

與之要約示以閒暇使望望焉唯恐朝廷之拒而不納也則輕重之權豈不在我乎所謂要約者凡疆界之地與夫後日之可慮者皆當條畫具盡必使異日莫得而變也事既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於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其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為此計而聞其有請即許造朝此又欲速之意為賊所窺者也使人既至朝廷凡朝夕議論往復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顧接太重而許可太輕此又欲速之意為賊所窺者也朝廷既許以陷虜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

有形勢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必皆著見於書
然後受人割地兩相付與而彼尚何能爲乎今謀不素
定約不素明彼以疲殘百餘人塞命而已我乃不復較
問亟以四壘付之則彼計固已行矣聞四壘付之即已
平徹而熙延二境始議畫疆固不晚乎欲速至是其理
固然外議但見朝廷旌賞邊臣切意朝廷謂事已平無
足慮者豈以其目今貢奉不爽謂其無事乎彼貢奉不
爽者是復爲賈販計耳恐不足恃也前日事之已然者
固不可追今日事之可爲者若審計而徐圖之未晚也
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地重有邀求之請聲言與西
隣爲合從之謀將以動我外議恐朝廷不以爲重而輕

棄之信如是則欲速亦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
爲不可棄者非以兩孤壘之爲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
以藩籬邊徼土田沃壤足以贍給邊兵也利害所係他
壘莫比故獨不在給賜之限今畫疆之議乃欲苟目前
之小休棄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斷數百里
斥堠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遇敵道路梗塞運餉艱虞孤
壘僅存我將安用譬猶欲保一身而捐去四體是大不
可也然則前日詔旨所不予之地徒虛名耳且彼之所
求我必與之臣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而不爲他日之
患乎失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墮賊計謀養
虎開端不可不謹臣伏思邊隅設誓迨今十有餘年不

爲不久也朝廷不惜十年之費不憚十年之勞而務爲堅守者何哉爲形勢人民惜也今日之議信如所傳是能久而不能近也前日諸路大舉雖覆巢之計尚能爲之今安以待敵而屑就如此是能大而不能小也能大而不能小能久而不能近棄前功於垂成開後艱於不測臣切爲朝廷惜之臣願朝廷舍其淺近計於久長其所取予並以元降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置而不問但飭邊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則固所不可護邊待敵則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期以歲年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臣聞自陝以西議者靡不知此而莫有爲朝廷言者是亦以出位爲誠耳雖朝廷前此議論邊事專委廊延他路邊臣無得干預而臣任忝帥寄職在論思今以所得衆人之論妄進狂說則亦未爲出位也伏惟聖心採擇不勝大幸

乞令蕃官不得換授漢官差遣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二月時公以龍

圖閣學士
再知延州

臣久忝帥任殆遍諸邊竊見諸路蕃官近年以來志意驕滿習於惰慢緣數有立功之人叙述祖父曾任漢官或帥臣姑息特爲陳乞遂得輕授漢官差遣致互相攀援不安守分訪聞各有觀望不肯專意訓習軍馬管幹部族以至遣使探謀講論邊事無復留心倣倣成風事有未便竊緣屬羌部族既始祖元是羌人即雖繇隔世

代因功授官不論高卑要之終是蕃種豈容輒有變易
雜亂華人况自來應蕃官首領侵刻部族或犯餘罪罪
雖至死止是罰納羊馬以至婚姻亂倫喪葬異制皆與
漢戶禮法不同兼條禁不得與漢官婚姻亦不許置買
產業固有深意今昔不殊雖功大官高不過充蕃將享
厚祿而已而其位著久來不以官品高卑竝敘在漢官
之下所以尊中國而賤夸狄也故每遇差黜驅使並聽
漢官統馭指呼命無不伏今則輒容僥倖改授漢官差
遣不惟上下姑息之風既已增熾而於漢蕃區別之體
遂致陵夸因此又多與漢人婚姻敗亂中國禮法各自
置買田產廢格朝廷典刑胡種亂華不可不戒兼逐人
皆是近上使額或至遙郡防團一旦既攸漢官多在舊
統轄官之上事屬倒置人情不甘犬羊之徒豈可如此
積弊在後無有已時若不別作申明來者未易止息兼
誘致諸路蕃官子弟儼衣豐食驕恣相尚不肯伏從若
復緩急之際更無可使之人雖有得力蕃兵亦無舊人
統領臣恐積久之後部族減耗籬落凋殘遠畫長謀爲
損不細輒有短見謹具下項

一乞朝廷明降指揮今後帥臣不得奏乞與蕃官換
授漢官差遣其蕃官亦不得輒有陳乞

一乞朝廷契勘諸路蕃官已換漢官差遣之人竝與
改換就差充元舊部族都巡檢或官職甚高者

即與某路蕃兵統領兼本地方沿邊都巡檢名
目竝在將副之下仍明降指揮並令久任不限
資考

一乞立法應蕃官雖已換授漢官如遇舊曾統轄將
副城寨官不以官職高下依舊在舊統轄官之
下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人竝止終其
身其弟姪子孫雖因薦奏得官並只得充舊管
本族蕃官各依蕃官條貫施行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家婚姻及置
買產業並依蕃部舊條施行

右伏乞朝廷更賜詳酌如臣言可採即乞以臣今奏潤
色立法速賜施行仍乞不坐臣所奏行下

議進築非便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時公以龍圖閣學士
知延安府尋移知永興軍十月坐朝廷方選將
於章奏有沮壞之議落職知金州

臣伏見陝西河東沿邊諸路拓地深遠城守增多凡邊
臣始議經營利害之實與夫朝廷處決之計臣固不得
與聞而他路形勢之狀保明之計臣所未嘗親見者亦
不敢輕議唯是河東一路臣忝領帥任雖止百有餘日
而承乏邠延亦既累月耳目間見畧已詳熟誠心所得
義不敢欺竊惟兩路凋殘困於進築在公則所費金帛
緡錢不知其幾千萬内外之力既已匱竭此朝廷固亦

究見不待臣言而後知在私則大兵之後洵有凶年雖去歲夏秋兩經豐穰而物價未甚減小如鄜延路新城堡砦今春糴買米斗猶有至一貫四百文省則一方艱食可以概見春冬苦雪饑殍縱橫士卒疲羸鵝服過半其月得料錢不足充一飽之費民之窮弊從此可推唯是浮游賊貪之人欺天罔上盜竊名器大得所欲賤者既貴貧者既富閭閻小子畧遂封侯之望而掉臂散去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人也所拓之地疆界遠絕由是封堠有去城砦一百五六十里去處必欲責巡捉人馬頻至境上則裹糧露宿曠月不返奔走疲弊衆情厭苦若欲休養士卒則新地之內無復人迹將士觀望不敢有

言朝廷欲墾闢新疆每路置提舉官招刺弓箭手以資兵備而所得多浮浪闕食之人唯幸借貸種糧牛具等錢而隨即逃亡臣在河東路勘會得一季之內逃亡至四分今至鄜延考究得提舉弓箭手官石杏所招人計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內已逃亡過二千八十八人地未加闢而所失財用亦已多矣是未見得地之爲利也鄜延一路前此頗以招納爲事臣今契勘自紹聖三年後來計招到夏國人口共一萬一千五百餘人其中丁壯纔及三千自餘皆婦女老小之數竝計日給食內已得班行各目人皆給料錢驛券歲費極廣錢糧浩博若謂可以分彼兵力則一國之衆豈以三千爲重輕若謂使

可以致彼離叛則前後招納甚久而未嘗小驗平日莫測心腹間輒叛去不唯出入之時決不敢保其爲用而緩急之際內變可虞邊防幾事靡不傳洩由是推之安知其非謀也哉是未見得人之爲利也新地之內既有城堡之備莫非先計兵力今計廊延一路新舊城砦二十七處合用守兵六萬三千然祇是依守禦之法計地步排立之人而出奇禦敵番休固守者未在此數新壘守人既不可闕餘雖舊壘亦當足兵有如金明最是近裏迺者賊至屠戮無遺則知不問城堡之新舊舉不可乏人而後可以責其固守也自夏人納款以來朝廷已將戍兵將吏十減六七今諸城堡砦守禦人數未及合

用十分之四若將來稍有警急則兵備何以自全若萬一再遇凶年則歲用何以取濟是城守之計爲甚可憂也議者以謂夏人力屈情見既極恭順請命率職誠服不渝邊患封疆自此大定臣愚不善料敵未敢信然而日夜區區私憂國計何者在彼國勢恐尚惜諸路所取之地在人常情恐未忘積年所結之隙今雖脩貢而未及疆議者良有以也乃養力待時聊以自歎耳蓋歲額賜予至於來朝商販所得甚厚而又諸路塞上博易公行度彼三二年間事定力全則必先以畫疆爲請一語不諛決復盜邊臣恐朝廷未可以今日之迹遂爲奠枕之安虜情深狡爲甚可憂也臣以謂開邊之初昔固神

速善後之計今實艱爲雖得地得人未見稍利而虜備實可寒心臣不敢苟無事於目前乃所願圖安於永久若一路城守朝廷可以增足戍兵增戍之兵朝廷可以長足歲費則臣雖疲懦敢不竭心庶幾上遵廟謀聊可居職今守計不備而無兵可增縱有兵可增而財用方窘以此禦寇豈臣敢當他路事宜度不殊此措置宜先於機會豐凶難測於天時伏望聖慈曲賜軫惻內量國力外察邊情深詔大臣更爲遠慮明降畫畧以杜艱虞臣於神宗皇帝在御之時數陳兵議後於哲宗皇帝臨朝之日復論土疆或賜優容或因而坐廢有干典憲實出狂愚今者再被使令未忍便爲緘默不唯身任憂責况復職在論思雖置散投閒固重覆車之戒而納忠敦事詎忘體國之心

范侍郎公遺文

范忠宣公集附錄目錄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

鄧忠臣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論忠宣公分資蔭

楊龜山語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間見錄

論李清臣

邵氏間見錄

論徽宗不及相忠宣

王偁

本傳贊

王偁

論忠宣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祭丞相忠宣墓文

也先不花

舊本載洛陽志歲寒堂

范忠宣公集附錄目錄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

鄧忠臣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論忠宣公分資蔭

楊龜山語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間見錄

論李清臣

邵氏間見錄

論徽宗不及相忠宣

王偁

本傳贊

王偁

論忠宣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祭丞相忠宣墓文

也先不花

舊本載洛陽志歲寒堂

附贈荅侍郎公詩四首

黃庭堅

送范德孺知慶州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

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可發一笑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次韻德孺惠貺秋字

之句

范忠宣公集附錄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

節文

鄧忠臣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疋後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徒救當世正人君子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忘已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扶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

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途云云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予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予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歛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分資蔭與進士事

楊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

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爲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爲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種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爲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

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議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爲之主曾布爲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竝進而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論徽宗不及相忠宣

王 侂

臣僂曰元符末命欽聖定策以立徽宗起范純仁于謫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烏乎純仁不得

相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尊羣陰用則禍亂作徽宗既已悞矣於是改過不吝以彰信兆民遜位于子以克謹天戒雖二駕遂狩而大業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王 侂

臣侂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爲己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王巖叟言伏觀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闕茸器識猥庸立朝以來無一長爲人所稱燾之不材舊位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額兵柄所有書命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爲別敕行下又言臣聞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親罰當罪則姦邪止陛下一日逐章惇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范純仁爲執政可謂賞當賢矣燾之進則未有所當此臣所以當力爲陛下言也又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當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

祭丞相忠宣墓文

也先不花

至正七年八月辛未朔越四日甲戌奉議大夫河南府路達魯花赤也先不花奉議大夫河南府路同知郭文彙承直郎河南府路判官董鉉將仕佐郎河南府路知事劉臣源河南府路照磨胡欽祖等祭墓文曰維公世濟忠直名昭日星眷茲洛土有崇其塋彼氓蚩蚩恣爲盜賊既伐松楸又滋稼穡神雖未殛法實難容裔孫戾止爰復故封凡百丘壘莫之敢廢矧公父子有功於世戒飭禁約責在有司繼今以往孰敢弗祇崇酒於觴登肴於俎神其鑒之永安終古

附贈荅侍郎公詩四首

黃庭堅

送范德孺知慶州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女掩耳不及驚雷霆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羶九京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騁麟地上行潭潭大度如卧虎邊頭耕桑長兒女折衷千里雖有餘論道經邦正要渠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旂旗擁萬夫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

可發一笑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笑真成夢狂歌或似詩照灘禽郭索燒野得伊尼早晚來同醉僧窻卧虎皮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潭潭經畧府寂寂閉門居
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瀦
官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
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

次韻德孺惠貺秋字之句

少日才華接貴游
老來忠義氣橫秋
未應白髮如霜草
不見丹砂似箭頭
顧我今成喪家狗
期君早作濟川舟
漢家宗廟英靈在
定是寒儒浪自愁

范忠宣公集附錄

范忠宣公補編目錄

尺牘

與

附錄

制詞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加勳邑誥

拜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誥

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再拜

右相誥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正議大夫出知穎昌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潭潭經畧府寂寂閉門居
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瀦
官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
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

次韻德孺惠貺秋字之句

少日才華接貴游
老來忠義氣橫秋
未應白髮如霜草
不見丹砂似箭頭
顧我今成喪家狗
期君早作濟川舟
漢家宗廟英靈在
定是寒儒浪自愁

范忠宣公集附錄

范忠宣公補編目錄

尺牘

與

附錄

制詞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加勳邑誥

拜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誥

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再拜

右相誥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正議大夫出知穎昌

府誥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乙宮使召赴闕供

職誥

題跋

跋忠宣公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跋哲宗御筆賜忠宣公早朝詩

謚議

宋考功郎中鄧忠臣覆忠宣謚議

傳

忠宣公家傳

兄純伯弟純禮純幹子正民正平正思正國附

墓誌銘

宋曾肇撰忠宣公墓誌銘

祭文

宋陳瓘

從孫直隱

范忠宣公補編目錄

范忠宣公集補編

尺牘

與

純仁啟奉別滋久良積欽想介來煩惠書深荷重意喜聞近日公外康寧衰拙出處無補朝廷惟養疴自便而已何日再會惟希自重不宣 純仁上

附錄

制詞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加勳邑誥

誥曰朕出欵真室還祀合宮祇見昊天陟配文考禮樂具舉華夷駿奔方恭默無言之中繄羣公顯相之賴

率履弗越肆于汝嘉具官范純仁慶曆名臣之家熙
寧正諫之士著績西鄙總任中樞謨猷靖深兵革銷
伏領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享之勤降福孔多推恩宜
廣矧予宥密之地可無勲邑之加往服寵章益敬無
怠可封上柱國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元祐元年三月 日下

拜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

郎誥

誥曰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強固
則精神折衝故爲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

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
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
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材周識明進如孟子
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跡永懷
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
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
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艱得而易
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夸以爾爲偃兵之姚
宋子欲藏於百姓以爾爲息民之蕭曹緬思古人以

稱朕意可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主者施行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下

以觀文殿學士出知潁昌府誥

誥曰百揆居中所以和庶政九牧在外所以阜兆民茲出入之勢有殊而始終之恩無間式敷厥命其告諸朝具官范純仁心總天常道濟民極顯致朝廷之上竝收文武之長越進陪於萬幾遂升正於三事趙公入相歎先父之遺忠韋氏繼侯嗟後人之愈畏方倚成而熙績遠引疾以退身言雖重遠禮實增厚加殿中之近職涖環海之大州斯崇寵名益懋恩數於戲九德咸事無曠官而代天工四國于蕃有良翰而周邦喜位隆者報益重志深者用彌堅勉迪爾猷往宣予治

元祐四年六月 日下

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再拜

右相誥

誥曰朕嗣定丕后若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相眷言舊德還復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具官范純仁秉心直諒履道坦夷寬閒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始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鈞衡少曠藩屏介圭脩覲喜

見儀型公袞言歸益隆體貌是用延登右弼仰應中
台寵進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傳說
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惟賢能俊傑
盡其用則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存內附百姓非
至公不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厥殫乃心無
替朕命

元祐八年 月 日下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正議大夫出知穎昌

府誥

誥曰謨謀廟堂入則股肱於大政偃息藩翰出則師帥
於一方惟時宗工引疾辭位均佚近輔敷告大廷具

官范純仁端良稟於世資樂易成於天性有砥名勵
行之志有面折廷諍之風越歷累朝寔登華要暨冲
人之嗣服適父母之仰成咨於臣隣付以宥密一踐
樞要再持國鈞朕恭已彤廷向明圖治緝熙緒業追
適先猷方有望於弼諧遽固辭於機務重違爾志姑
即厥安增視秩之榮名進倍封之寵數式隆體貌何
吝眷私於戲論道經邦常在倚毗之地承流宣化勿
忘勵翼之心祇服朕言往供爾位

紹聖元年四月 日下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乞宮使召赴闕供

職誥

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猷日聞忠告
全文道

元符三年七月 日下

題跋

跋忠宣公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忠宣之誥蘇文忠之辭文正家之世寶希夷獲佐文昌
公於儀曹遂得再拜敬觀竊謂與政慶曆而不登台司
兩相元祐而董逾再稔斯摺紳所共惜德厚流光又將
有所待已詩人美召虎之辭曰自召祖命又曰作召公
考希夷庶幾見之輒識卷末嘉定丙子上巳眉山任希
夷書

此忠宣公誥余藏有朱巨川告身爲顏文忠書顏告身
又復自書此告爲子瞻制詞而視唐告稍不逮然規模
皆建中法度也庚戌仲春得觀於文正十八代孫必溶
玉映堂謹題志幸陳繼孺

跋御筆賜忠宣公早朝詩後

辨色鳴珂步玉墀君恩猶賜早朝詩明良相戒如無逸
想見當年全盛時 有元至順壬申人日天台楊敬惠
拜手書於歲寒堂

宰臣待漏入龍墀朝退君王寫賜詩未必權輿思紹述
方當元祐太平時 元統二年上元日東陽胡助依韻
謹題

忠宣公於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此詩當是其時所賜也公自爲執政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上於大臣中獨注意於公尤渥云後學鄭僖敬題萬曆己酉夏漢陽守華亭孫克弘獲觀

丙戌年之八月十九日觀於文正公之二十世孫孝廉公安柱即公柱之鳳來堂王心一謹識

士奇荒陋於秋濤爲同年友初夏雨中訪令子濂於芝蘭堂既觀文正公楷書伯夷頌又觀宋哲宗賜忠宣公御筆早朝詩當日君臣遇合成雍和之治流傳數百年世澤源長鄭重善守令人欽慕無已康熙庚辰三月廿六日錢塘高士奇敬書

謚議

覆忠宣公謚議

考功郎中
邵忠臣撰

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充太乙宮使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贈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謚曰忠宣議曰謚法曰慮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達曰宣古之慮國忘家者固嘗有焉兼之善聞周達者蓋亦鮮矣全是二美婦之范公太常既易其名博士有爲之議移文覆訂屬於考功忠臣按公世系高華天資開敏榮名委質早由父教之忠學古入官益廣功崇之志爲大臣之子布被脫粟而不以爲非都上公之司袞衣繡裳而不以爲泰要

終原始考實中聲歷事五朝堅持一節視同宗之族
猶葛藟之庇本根見慢上之人如鷹鷂之逐鳥雀凡
言責與官守皆諫行而計從謹論嘉猷確乎其不拔
令名廣譽聞然而日章在猷畝未嘗忘君思飢渴不
獲由已作尚書解以進如宋璟之爲元龜抗濮園議
以聞如師丹之爲黃耆臨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得大
小之情矜而勿喜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
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文有黃裳之
吉而內美言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頃緣秉釣適丁連
茹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奸黨投石而謂
太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

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匪惟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織
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已爲國惜
賢興言歎嗟使人於邑天地有時而否股肱於是或
虧放之江湖去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
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惟天與善惟君知臣適訪落
之初年講圖舊之新政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趨
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公望益隆恩敷彌渥法座想
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遂欲入覲則未能願養疾
者益懇改元二日以不起聞天子於是震悼輟朝賻
贈加等告其第開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賜世濟忠
直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尚此學訓有獲阿衡詎專美

於商君違不忘臧孫將有後於魯古云遺直今也則
亡謚曰忠宣於義爲允謹議

按長沙鄧忠臣字慎思宋神宗朝擢爲秘書省校
書郎知衡陽入爲南宮舍人歷考功因覆謚忠宣
公遂入黨籍出守彭門改汝海以宮祠罷歸終於
家後贈直秘閣所居玉池峯自號玉池先生
傳

宋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上柱國高平郡公贈太師許國公謚忠宣
堯夫公傳

公諱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也其始生之夕母楚國

太夫人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遂生公資警悟八
歲能講所授書仁宗慶曆三年以文正公任爲太常寺
太祝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
葛又不往文正公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
公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就養
焉文正門下多賢士如胡瑗行狀作胡旦孫復石介李觀之徒

公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
墨色其墨囊藏義莊至明季時猶存文正公薨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

縣兄監簿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

賈昌朝守北都今直隸大名府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

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

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
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
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
尹誨不先聞公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恩公爲哉簽書許
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今睢州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
民蔭公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
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公言養兵出於稅
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
隸縣凡牧地隸縣自公始時旱久不雨公籍境內賈舟
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蓄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
爲糴之衆望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

內民不知也英宗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
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
事歐陽脩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
追贈期親尊屬故事公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
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
等更論奏不聽公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
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
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
計尋詔罷追尊起公就職公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
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神宗即位
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

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鑒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公言小人之言聽之若

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公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公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培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

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檢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無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公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公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公沮格因譏者遣使欲据撫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

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公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願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公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

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公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環州種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公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譴訟詔御史治於寧州公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於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郟延呂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强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公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

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索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公曰法不致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公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闖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公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公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鱉肉中公問食肉在筵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且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鱉其

曰毒斃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僭
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
知慶州召爲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
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
寧元豐法度公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
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
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
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公
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
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
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

經之意公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种古因
誣公停任至是公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
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
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
院事初公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婦所掠漢人執政
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子丁縑事皆
施行邊倖鬼章以獻公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
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公復
固爭然鬼章子終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公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
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公請置往咎而念

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公言臣嘗爲綰誣
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
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
蘇軾以發策問爲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
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覲言
事件旨公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
解公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
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
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
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
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

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
之諫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說惟公與左丞王存以
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公謂左
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
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公於宣仁
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
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
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
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畧云蓋如父
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
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

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公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
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
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
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
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因喜同惡異遂至黑
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
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
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
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文章擊公黨確公亦力
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

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公遣僚屬收無主燼
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
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公自引咎求貶秋有詔貶官
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
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
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
賢望陛下加察公之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公不
知至是大防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公曰諫官當
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耶公始知之
後畏畔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
召公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惟勸

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公
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公乞避位哲宗語
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可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
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
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
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
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
公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
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末如古人亦須極
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公奏曰太后
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

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
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
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
不敢仰視公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
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
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
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
與公多異至是乃服謝公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
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
英州公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諫議不

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太近公言之邵成都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公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公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哲宗既召章惇爲相公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爲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

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公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公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公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來不止一蔡確矣

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
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公曰七十之
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
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
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公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
覆扶公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
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
公之子欲以公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公曰吾用君實
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
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乃止居

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公光祿卿
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
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
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公頓首謝道除右正
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
宮使詔之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
謀日聞忠告公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
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乞
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
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
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

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徵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薨年七十有五詔賻白金三千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公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謹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又以文正所定規矩特奏聞取旨敕遵以垂永久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

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言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耶弟純粹在關陝公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高宗

建炎四年詔配享哲宗廟廷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有文集二十卷奏疏二十卷國論五卷彈事五卷行於世五子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

宋將仕郎將作監主簿天成公傳

公諱純佑字天成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稱文正公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時公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關陝皆將兵公與將卒錯處鈞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功文正帥環

慶議城馬舖砦砦偏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公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公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罷公不得已蔭守將作監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文正之鄧得疾昏廢卧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公

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一

史作四十九按富弼墓誌公年二十二暴得疾凡病十九年而

卒則年止四十一也

家譜與誌同公幼有知畧十餘歲時在洛與富氏家子游

富氏引葬陳設從葬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者公在側取一器擘以示衆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已公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

民致疑害爾先瑩耳富子服其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琦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違褰帷帳琦起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琦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公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琦執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也其才器過人類如此不幸早以疾廢時人惜之一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宋中大夫尚書右丞上柱國高平郡侯贈資政殿學士正議大夫謚恭獻彛叟公傳

公諱純禮字彛叟文正公第三子也仁宗皇祐初以文

正公蔭爲秘書省正字治平中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埽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公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姓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元豐元年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公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公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公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

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公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公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叅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公公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耶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即徙公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公曰寬

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爲患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鞠享澤村民謀逆公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婦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公辭奏云臣今月二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降誥命特授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天地隆恩實出非望犬馬賤質未知所從切以丞弼之任素號綱轄協贊機務阜安

黎元非待偉人曷副聖選而臣起自謫籍召還近班議
論疎闊智識褻淺付以一職尚憂鰥曠使之叅秉國鈞
陪輔聖訓非惟忝冒抑亦不能伏望睿慈察臣愚衷特
寢成命使得稍安義分不勝惓惓詔不許公復以年老
力辭上謂安燾曰范純禮作執政不應引年况精力康
強當以國家圖任老成之意勉之御史陳次升乞辭罷
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
乞降黜次升公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
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
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公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
足重然當存國體又乞罷京城猪羊園減山陵盟器之

煩費布又奏議者多愛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
勿以爲慮公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
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耶因從容諫曰邈
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
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
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
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
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
國事直欲快私憤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
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
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

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
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
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公贊之曰願
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
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
政漸進紹述之說公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駭馬都尉
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僚使
公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
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啟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
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
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有六

按史符六十七誤

公居二府布

衾絕袍不事表襮沽名譽飲食不擇肥鮮不役婢妾中
年即清居端坐容物不爭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
劉寬卓茂方之其任江淮荆浙發運使時過吳謁郡學
因復奏請於朝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基又請給錢脩造
添建齋宇一百五十餘楹至今學宮甲於天下紹興中
贈資政殿學士謚恭獻一子正已

宋朝散大夫戶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鄜延

路經畧安撫使贈宣奉大夫德孺公傳

公諱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四子也以文正公蔭遷至
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
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

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湮原李憲出熙河
种鏐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
之昌祚憂恚病卧其麾下皆憤焉公恐兩軍不協致生
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
謀欲再舉公奏闕陝事力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
根本可憂異日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於
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
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
緡助陝西公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
即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
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公以直龍圖閣往代

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公與軾同建募役
之議軾謂公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忠宣知慶州時
與夏議分疆界公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
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
環慶之安疆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畧無所益而
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請以所陷官吏丁夫歸
朝廷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所言皆畧施行公又言諸路
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
有不勝而隣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脩明戰
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湮原公遣將曲珍救之
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

隣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
檇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
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
釁御史郭知章遂論元祐棄地事以爲棄四寨之地實
啟戎心於時司馬光文彥博等主之於內公等行之於
外乃降公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
格蔡卞經畧西夏疑公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
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知信州復故
職知太原初斷殺牛未得令牛死者官以數百買瘞之
殺牛遂絕每支官吏及軍士餼糧同出一廩雖有濕惡
衆亦不以致怨建中靖國元年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

延州奏言昨帥河東日聞晉州守臣所得職田因李君
卿爲州諭意屬邑增廣租入比舊數倍後襄陵縣令周
汲力陳其弊郡守時彥歲減所入十七八佃戶始脫苛
斂之苦而晉絳陝三州圭腴素號優厚多由違法所致
或改易種色或遣子弟公皂監穫貪污狠賤無所不有
乞下河東陝西監司悉令改正從之改知永興軍尋以
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
置銅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
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
有二公沈毅有幹畧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
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

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竝免試注
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於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獨
商捐錢數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
凡論事剴切類此紹興中追復原官贈宣奉大夫所著
詩文若干卷皆亡於兵獨存奏議十七卷五子正夫正
圖正蕃正與正需

史臣論曰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
豐太急純仁採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
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
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知子孰與父哉

宋單州推官子政公傳

公諱正民字子政忠宣公長子文正公孫也居家以孝
友稱於書無所不窺遇事剛正以蔭補單州團練推官
紆賦恤民撫輯盡瘁三年歿於單父年三十有三忠宣
痛惜之至求解職平生著述甚夥皆煨燼於兵火僅見
於豫章黃庭堅題跋中云士之學期於沒身而不朽君
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壽夭之際未嘗置言
鳧鶴之短長物固不能齊也雖然有連城之壁操之甚
栗中道而毀豈能無慨於心哉范正民子政子不及友
也子於親友聞其人又得其言皆可傳授問其所與交
游則司馬公愛之問其爲吏則年三十試吏單父方使
者割膚攫髓取於民以自爲功子政以歲饑獨捨民賦

十之九雖早世可以不朽矣或謂子政父祖皆名臣賢士自宜如此應之曰文王割烹武王餽鼎叔旦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子政賢於人遠矣其大概有如此一子直彥官朝奉郎

宋忠武軍判官贈朝奉大夫子夷公傳

弟正思附

公諱正平字子夷忠宣公次子也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紹聖中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隣田廣民有訴者公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搥鼓上訴哲宗怒京坐罰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於公迨忠宣謫居永州徽宗嗣位之初

欽聖皇后同聽政即日遣中使蔡克明至永州先除忠宣公光祿卿分司南京徙鄧州密諭曰皇帝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不知相公目疾如何當赴闕供職而忠宣病不能朝乞歸潁昌養疾詔許之繼上章告老不允比詔至而忠宣薨矣時公以特恩授忠武軍判官侍疾忠宣疾革時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公兄弟以所言皆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潁昌府印寄軍資庫及葬之儀作行狀論平生立朝行已之大節具詳其事於時蔡京當國乃言公矯撰父遺表又謂之儀所述忠宣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逮公與之儀克明同

下御史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中使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復下潁昌府取元繳納遺表八事亦實獄遂解然公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公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歸潁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公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公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貽笑君亦受其責矣卒撤去之公退閒久

益工詩尤長於五言著荀里退居編并理窟集三卷年五十有七終於家初元祐間忠宣公爲相時公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公堅不肯曰正平當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是時公年二十餘其立志已如此忠宣公薨詔特增恩澤官其內外子孫公推與幼弟久之以黨錮興例追奪外官公遽納其第三子直舉官全其姪與二甥焉二甥一爲司馬光姪孫一爲郭忠孝之子也忠宣二女所出皆以外祖恩得官或謂公曰以親則異姓爲疎以序則子爲長公曰不然向使先君自處度其去取或於孫或於外孫可從也且孫與外孫等孫也今獨私吾子人其謂我何且傷老婦之心卒以納焉其後

宰相徐處仁問公之爲人於王實仲弓仲弓作卓行一篇以對大畧謂公力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表爲宰相子有聲譽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可以利誘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屋漏而無愧云紹興中贈朝奉大夫弟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推居父忠宣憂哀毀過甚因感疾釋服不調者十年遺表獄與公謂兄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兄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一身任之公乃止以蔭起官至朝奉郎加武騎尉年五十有八致仕卒有惜羞集一卷纂忠宣言行錄三十卷子直方官司農卿

宋朝請大夫荆湖漕運使贈中奉大夫子儀

公傳

公諱正國字子儀忠宣公第五子也以父蔭補承奉郎遷知開封府延津縣靖康之亂奉生母趙太宜人避兵蔡州旋丁母憂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如洪州公以樞密院幹辦官扈從累官至朝請大夫除荆湖北路漕運使秩滿當入覲會時相不樂遂卜居臨川既得告獨念先世祖塋在吳向以王事勤勞未遑拜省遂以乞休之暇至吳展謁墓下遇疾卒於天平山白雲功德寺年六十有二祔葬徐國公祖墓旁從公志也公長於吏治既內擢尚書比部員外郎請補外已而復召又力辭凡任監

稅者一監倉草場者一除轉運判官者三終於漕運使措置有方國用饒裕而民不困高宗嘉之常錫三品服以示寵焉所著有詩文二十卷名斐然集申明利害奏議五卷惜未克大展其用以終有子六人長直筠官朝奉郎居臨川其後復遷於樂平遂爲樂平人

墓誌銘

范忠宣公墓誌銘

宋曾肇撰

元符三年今皇帝既即政虚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丞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咨皆國家大體蓋

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公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公固請還穎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強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公爲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間對輔臣語及公輒動容常贈外賜其家銀三千兩贈開府儀同三司敕穎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於墓隧碑首又詔葬爲輟視朝有司節惠謚曰忠宣四月庚子葬公河南尹樊鄉萬安

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贊時祖周國
公諱墉考楚國公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諱仲淹皆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陳氏唐國太夫人祖
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太夫人妣李氏楚國太
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文正公議
論設張紀於國書暴於天下有德有勞爲宋名臣蓄不
盡施鍾於其子楚國太夫人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
之寤而生公五歲知讀書八歲能爲其徒誦說書義十
有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既長力問學長於論議
恩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起家歷知常州武進
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薨乃出任以秘書省著

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爲政有惠愛課民種桑民獲其
利號其桑爲著作林用舉者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
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州賴以治賈黯知開封府薦
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爭歸之衛士挾牧地暴民田公
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詰公公言兵須農以
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
公始治平元年以某官爲江東轉運判官擢殿中侍御
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陛下
親受仁宗詔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
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
家居待罪既而內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

公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
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尊趣公就
職公猶以不皆如從官議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公通
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事引誼據經
語斥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
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判
國子監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述先王內脩政事外攘
夸秋之志得王荊公任之多所更張公自還朝即勸上
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問何謂不見之怨公曰

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
條古事可爲戒者以聞公作尚書解以進及爲諫官前
後爲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
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
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
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嘗論富韓公在相
位不當數移疾杜門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
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
六路必將培克生民斂怨基禍他所開陳類如此上方
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
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急就必爲愞佞所

乘不可不察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伯富國強兵之術故迪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顛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繼今在廷阿附者衆奈何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及它大臣詞氣甚厲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不出乃罷諫院留脩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所親諭公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錄所上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事左遷知和州徙邠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入見上問公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

因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爲將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爲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公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流人道慶稱寃按得寃狀郡將种古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公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久迺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它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訟前守率尚威嚴公獨治以恩信歲終犯法者視舊減半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以直龍圖閣

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讀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革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是時初改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議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溫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知前於荆公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兩宮亟遣中使賜大官饌出手詔問禦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使婦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婦一漢人予絹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陝西一郡自効不許會邊臣俘番首鬼章以獻兩宮婦功輔臣褒賜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爲揅解因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

太深實係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勿避嫌謗不可因讒言絀及在相位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公復爲辯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明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丞相確安州所爲詩傳釋以爲謗訕言者遂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諫獨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疏極論無虛日蔡丞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

異論公二人亦堅求罷乃以公爲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築防備水後賴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畧安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邊公直將佐引咎歸已章累上乃貶秩一等徙知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爲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爲相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爲壅水使高必難成功况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爲出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懌密敕以手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爲收還手詔公既罷而河役復興調發及潁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宮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

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大做
至於今未復也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諷公再相時
御史嘗有言公即避位不聽固請上亦固留之時上方
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質於公
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上慎擇
執政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
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士嘉納之初公召還宣仁
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間始終一節以勉公宣仁崩
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
扶持之心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蓋明道中詔
實文正公啟之及是公又以爲言羣御史撫蘇軾所行

制詞以爲訕及先朝蘇轍常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
父子爲言上怒擬非其倫自門下侍郎貶汝州御史來
之邵以爲責輕之邵又論宣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
事公奏御史在位日久當軾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
蜀日之邵爲監司未嘗按謫一旦乃爾其情可見上之
怒轍也轍不敢自明公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畧史無貶
詞况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上意稍解軾轍平日
與公論異至是人益服公爲平時上方更用大臣公力
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於是
元祐公卿大夫相繼貶竄公亦坐奪一官徙知河南府
辭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上嘗問公貶竄之人殆將永

廢公前贊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敘復如法及罷辭上又從容諭曰卿雖在外有所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至是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前疏呂丞相大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公即爲申理請悉追還辭甚懇至忤大臣意落職知隨州喪明告老大臣勿許通明年再貶永州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他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公性夷易寬簡勿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好善不爲伎克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矣由是所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四世始終無間言自爲布衣以至宰相廉儉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

廣義莊晚年南遷貧甚得賜輟均及衆人前後任子思多先疎族故公歿之日幼子五孫未官賴上贖乃克葬公之配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有賢德能成公志封魏國夫人卒永州今舉以祔五子正民單州團練推官正平忠武軍節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婦將作監主簿崔保孫朝請郎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轂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皆前卒孫男七直彥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儒孫女一曾孫一蓋文正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不以其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

志氣彌勵人以為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朝廷務獎進
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為消長有文章論議三
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天下主於平恕不為己甚世謂
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
中必無紹聖大臣仇復之禍今上虛已待公天下亦幸
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諸子
遺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初公南還道過故人唐義
問屬以後事比薨義問適守潁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
如此某晚游公門辱知厚甚手書諉以銘文誼不得辭
銘曰

遠矣范宗陶唐其系更夏商周保姓受氏在晉宣子以

告穆叔流非不長止曰世祿孰為不朽維後有人若公
父子再秉國鈞有德有言百世弗泯公起諸生至位丞
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御史抗議公惟守禮諫垣建白
公不言利封疆之畫公曰休兵廟堂之論公則持平利
害異趣公為砥柱愛惡相讎公為虛舟世參以爭公避
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堂堂巍巍古社稷臣正色四
世屢亨屢屯白首南遷縱心順命已僵復起天子之聖
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人以為魯惟其卓偉山
高日赫婦從先君嵩洛之側帝念公賢形於詔墨後人
來哲不假方策請視豐碑世濟忠直

祭文

祭范忠宣公文

宋陳瓘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
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著龜兩遭勅榜益奮不移外禦
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
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異
各遵其時不述其迹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蔡
相南行公獨執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
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舍安取危一斥四
年盲廢始婦天子哀憐拜命涕洟其心不盲意欲有施
人願公留爲帝寵夔病不能對人所歎咨天子曰吁疾

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遺國醫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
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
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
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恐死有述小
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
作忠太宗征遠喬苑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
靈願合朋黨願爲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
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
有此誠神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
之經徧於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脈應
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我曰偏

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被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薨我悲豈緣葭草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芳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何無憾我亦奚傷

祭忠宣公文

從孫直隱

嗟嗟叔祖度量孰比江漢汪洋莫知涯涘嗟嗟叔祖功名曷擬日月昭明莫掩光暉兩秉鈞衡憂勤國是人不能爲公則力致忠言憤激弗顧身計人或媚之謂其立

異譖愬遂行謫居遠地烟巒一涯風濤萬里處之怡然曾不介意一日生還疇爲之使能鑒其忠明明天子遣使屢召將欲眷倚拜章力疾丐歸舊第令德令名善終善始天宜報之黃髮兒齒胡爲弗裕壽不遐俾朝廷節義誰復繼此元臣碩老今其亡矣公之燕居雍雍樂易薰然惠慈親疎一體直隱不肖最爲受賜委曲成就使之從仕恩同山岳感激心髓方沾寸祿歸養所恃惡積禍生酷罰遽爾抱恨終天零丁憔悴去秋側聞舟御歸止扶力而趨白沙獲侍教誨諄諄言提其耳欲從西行勢不果遂山以新塋堂以靈几豈知一別永隔生死聞訃之來哀號驚悸征途雖邈匍匐而至撫棺一奠流涕

如洗英靈有知敢冀來視尚饗

范忠宣公集補編

